周作人散文全集

钟叔河编订

（一八九八—一九一七）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周作人散文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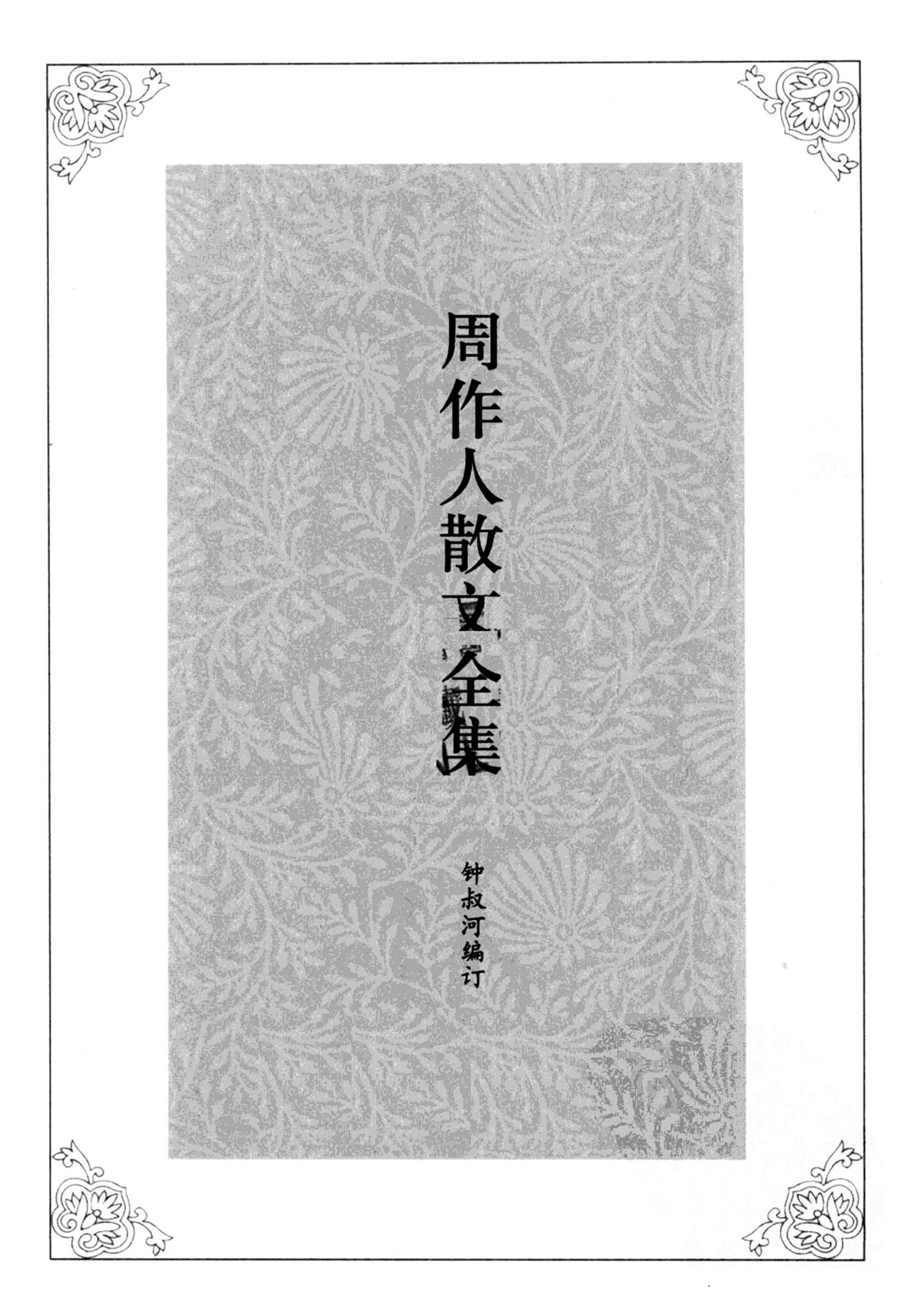
1

1898～1917

ISBN 978-7-5633-8295-8



定价：2280.00元（共14卷）


周作人散文全集
钟叔河编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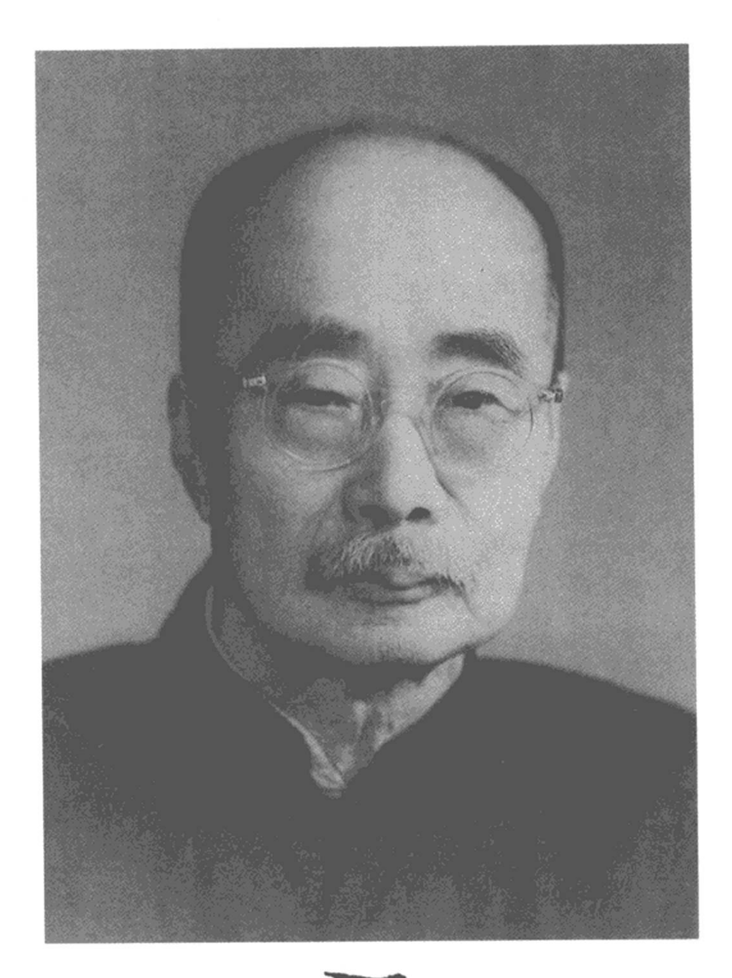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散文全集／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633-8295-8

Ⅰ．周… Ⅱ．钟… Ⅲ．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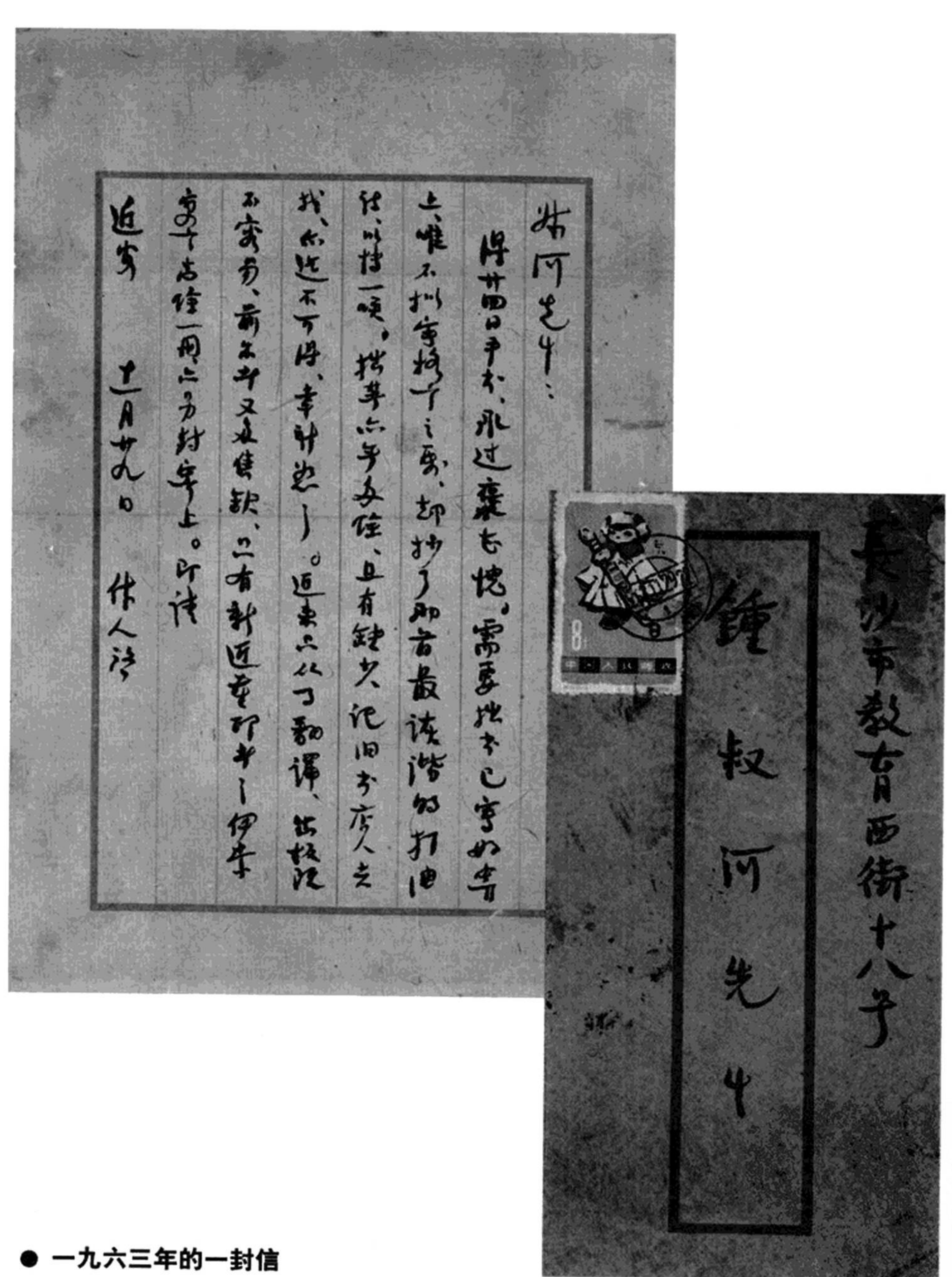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452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530001）
开本：680 mm × 970 mm 1/16
印张：708.25 字数：6236 千字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2 500 套 定价：2280.00 元（共 14 卷）



周作人

知堂



叔河先生：

得廿四日手书，承过褒，甚愧。需要拙书已写好寄上，唯不能写格言之类，却抄了两首最诙谐的打油诗，以博一噱。拙著亦多妄谈，且有触犯，旧书店人之忌，亦近不可得，幸祈谅之。近来只从事翻译，出版很不容易，前年所出又是售缺，只有新近重印本《伊索寓言》尚余一册，已另封寄上。即请

近安

十月廿九日 作人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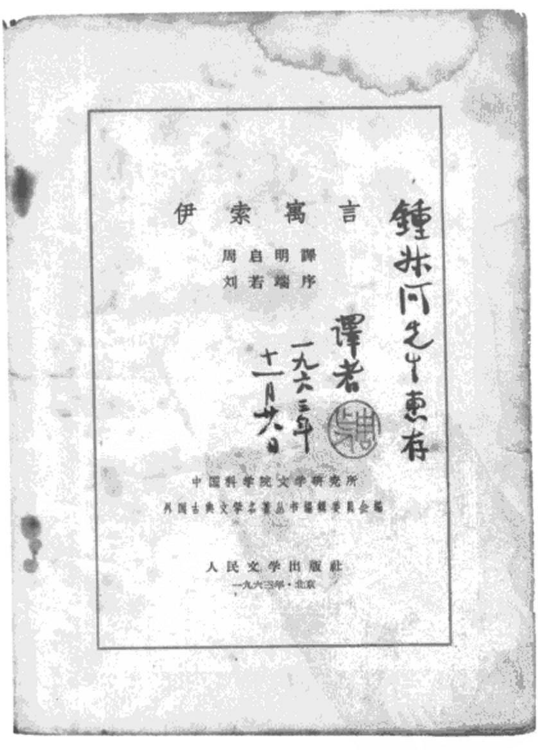
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

钟叔河先生

● **一九六三年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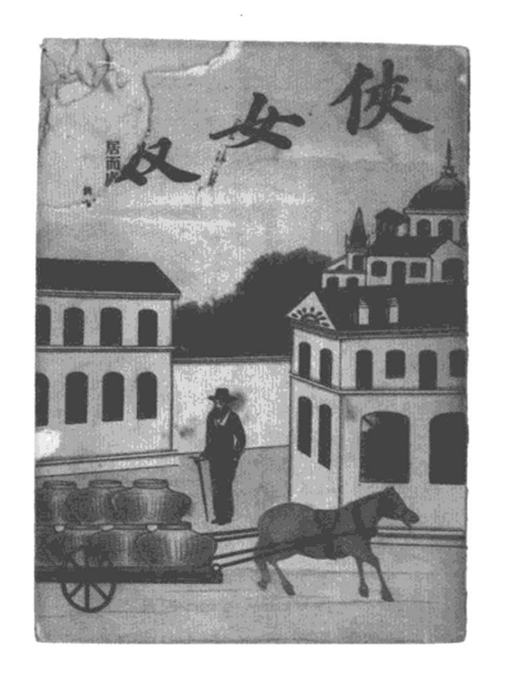
（信封左下原有戳记“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已褪失）





● **赠给钟叔河的书**

(1963年11月29日日记云：“下午，丰一为寄钟叔河信，又寓言一册及写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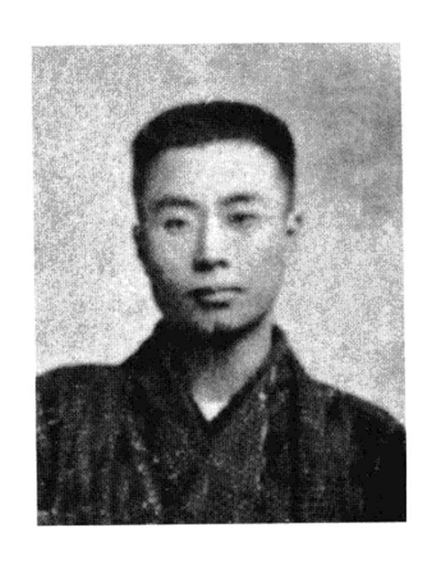




● **最早的四种译作**

《侠女奴》(1905) /《玉虫缘》(1905)

《孤儿记》(1906) /《红星佚史》(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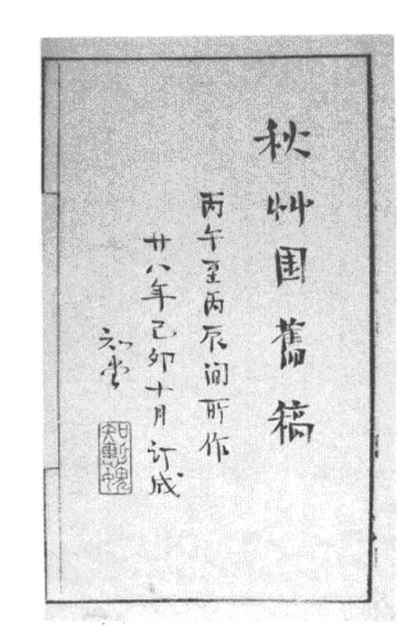




● 留学日本时摄影

（1909—1910）

● **自订旧稿**（1906—1916）



● **现存最早的手迹**（1898）

光緒二十有四年歲次戊戌孟春二十日東越若耶周櫆壽訂于浙江武林仰山樓之東窓下

正月大

廿八日陰 去 下午豫亭兄偕章慶至坐談片刻偕歸 收到壺天録四本 讀史探驪録五本 淞隱漫録四本 閱微草堂筆記六本 雨水亥正二刻三分

廿九日雨 兄往申昌購徐霞客遊記六本 春融堂筆記二本 宋本唐人合集十本有布套 畫報二本 白奇一斤 五香膏四个 上午兄去 飯歸

三十日雨 上午兄去 食水芹紫油菜 味同

望越篇　　科　第　學年級生　獨應　分數

紹興府中學堂試卷

●《望越篇》手稿
（参阅本卷 12・001）

日本之浮世繪

日本繪畫初多摸擬唐土不自成家後堀川天皇時藤原信實始創大和風繪其種土佐守信隆立為土佐派傳至光信業始大成光信弟子元信別立狩野派皆日本畫也岩佐又兵衛畫仿土佐而多寫時代風俗啟浮世繪之端人稱之曰浮世又兵衛菱川師宣繼起初作浮世繪木刻行於世又有一枚繪即為江戶錦繪之起原往昔畫人多仿漢風但書別號而不名師宣始自署名字題曰大和繪師蓋浮世繪至菱川而獨立始成日本固有之美術至今不替其後有鳥居鈴木歌川諸家各自名世及喜多川歌麿出時稱極盛次有葛飾北斋歌川廣重皆自成流別明治之世繪師尚多繁其著者如尾形月耕鏑木清方是今尚存此繪史之大略也浮世繪多以木板印行不若墨迹之名貴不易得故民間流行

●《日本之浮世绘》手稿
（参阅本卷 17・004）



一九一二年和家人在绍兴

（前中为母亲鲁氏，右为妻信子与子丰一，左为妻妹芳子，后左为弟建人，右为作人）

编辑说明

(一)本集所收周作人散文作品,均依写作(始刊)时间顺序,按年份编成一十四卷,外加索引一卷为第十五卷。

第 一 卷　一八九八年 —— 一九一七年
第 二 卷　一九一八年 —— 一九二二年
第 三 卷　一九二三年 —— 一九二四年
第 四 卷　一九二五年 —— 一九二六年
第 五 卷　一九二七年 —— 一九三一年
第 六 卷　一九三二年 —— 一九三五年
第 七 卷　一九三六年 —— 一九三七年
第 八 卷　一九三八年 —— 一九四三年
第 九 卷　一九四四年 —— 一九四九年
第 十 卷　一九五零年
第十一卷　一九五一年
第十二卷　一九五二年 —— 一九五七年
第十三卷　一九五八年 —— 一九六二年
第十四卷　一九六三年 —— 一九六六年
第十五卷　索　引

（二）本集所收作品，除周氏自编文集已收者外，还增收了篇数超过前者两倍的集外文。

集外文多数录自不同时期的中外报刊，少数则或从周氏其他著述中辑出，或据他人发表的资料转载，还有未刊稿。所有的集外文，都分别注明了出处；索引初步编成后发现的，则作为“补遗”，置于第十四卷之末。

译文、书信、日记等，亦依自编文集之例酌量收入。但这和所有集外文一样，都严格限制在“散文”范围之内，以避免体例的混乱和不必要的重复。

（三）本集所收作品，一律于题下注明写作（始刊）年月日、始刊出版物名称、作者署名，以及是否收入自编文集的情况。需特别说明者，另行加注。

每篇作品均作了校订，校改订正处均出注，并在注中保留原文，外文除外。

作者原注视同原文全部保留，并加“原注”字样，以示区别。

（四）索引一卷系鄢琨君所编，包括全书篇目索引、主题分类索引、自编文集篇目索引、人名索引、书名索引等。

为了利用索引，每篇作品都设有一个五位数的代码。如第一卷第一篇《戊戌在杭日记》，代码为 98·001，前二位数 98 指所属年份 1898 年，后三位 001 指在 1898 年目录中的编列次序为 001。这些在书眉和目录上一目了然，十分清楚。

（五）编辑能力有限，错误缺点难免，敬希不吝指教，于再版时订正。

编者前言

人归人，文归文。

——1986年撰广告语

一九九八年春节之前，《文汇读书周报》上登了我的一则小文《辞年》，里面说：

> 我还有什么好辞呢？……离休后已经辞谢了要我在原单位“发挥馀热”的好意，决心从此只读自己想读的书，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当然也许还会要编几本自己想编的书。……

这想编的书，首先便是周作人的散文全集，而“人归人，文归文”六个字，便是我做这件事情的最初的宣言。

八十年代初重操旧业，即有心辑印周作人的文章。因为从八九岁时起，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我便喜欢上了《故乡的野菜》和《卖汽水的人》的文字。反右派后流落长沙市上，白天拉板车，晚上在暗淡的十五支光下，用红格子“材料纸”给八道湾十

一号写信，意外地很快便得到回信和题赠的书，后来又收到过写在宣纸上的一首诗：

> 半生写文字，计数近千万，强半灾梨枣，重叠堆几案。
> 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读书苦积食，聊以代行散。
> 本不薄功利，亦自有誓愿，诚心期法施，一偈或及半。
> 但得有人看，投石非所憾，饲虎恐未能，遇狼亦已惯。
> 出入新潮中，意思终一贯，只恨欠精进，回顾增感叹。

乃是周氏作于老虎桥的旧作，我却把它看成前辈文人给予的一点信任。七十老翁何所求，一位在五四运动中"出入新潮"的老作家，居然认为我这个板车夫还能懂得他的文章，我又怎能不怀着知己之感，努力去理解他的"誓愿"，让"诚心期法施"的气力不至于东风吹马耳般白白地浪费掉呢？

于是当自己有选题出书的可能时，便立即编印了一部《知堂书话》，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书。接着又开始出版《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自编文集"的单行本，并在报纸上登了一条"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广告，开头几句是：

> 人归人，文归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过是另一问题，其文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反思，对中西与中日的文化历史作比较研究，今之读者却不妨一读。

谁知《秉烛谈》还没印成，湖南的"三种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国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对"人归人，文归文"尤其不以为然，质问道："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能好吗？"

讲政治非我之所长，亦非我之所愿。幸亏讲政治的人中也还有懂文学、懂周作人的，这才使我没有再一次落到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零年那样的境地，内情到后来才明白，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黄裳来信告诉我说：

> 去年乔木来沪，一次谈天，谈及周作人，他自称为“护法”，并告当年吾兄呈请重刊周书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顾别人反对批准的，谈来兴趣盎然。

从此我便对乔木有了一种好感，虽然他的文章我只读过一篇《短些再短些》。后来秦人路又给我看过楼适夷写的一封信，也说到乔木和周作人：

> 五二年我调入我社（指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以后，记得胡乔木同志在中南海，曾召我谈话约二小时，是专谈周的。他认为周是有功于新文化运动，在文学上饱学博识，为国内难得人材，出版社应予以重视，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还说，过一段时期，还可以出版他的旧作。
>
> 现在能出版周的文集，我很赞成。我认为周作汉奸，如未有党的指使，则并无平反问题，但即为汉奸，其书今天仍可出版也。

这岂不也是“人归人，文归文”的态度么？

但重印周作人作品的事仍然进行得不顺利，后来我离开了岳麓书社，这事就完全中断了，广告过的三十五种“自编文集”终于没有出齐。

对于有心做事的人来说，想做的事被迫中途放弃是难受的，也

是不甘心的。于是，我谢绝返聘，正点离休，“亦自有誓愿”，这誓愿就是一定要把周作人的散文作品像模像样地印出来。我相信，乔木和适夷的观点，应该是一切尊重文学尊重文人的人的观点，如果国家民族还有希望，这观点总会慢慢为多数人接受和认同，周作人的书终归是会得出、出得好的。离休后成了老百姓，编书成了个人的事，爱编什么就编什么，爱怎么编就怎么编，既不必请示报告，也无须谁来批准，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编出来印不了，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今年印不了，来年总会印；今生印不了，来生总会印。“挖蝴寻蛇打”似的在文人中寻斗争对象，对与人奋斗感到其乐无穷的人，总不会生生不息、永远一言九鼎的罢。

那么，周作人的文章怎样来编呢？最省事当然是像台湾里仁书局那样，将周氏自编文集三十多部一次影印出版。但周氏集外文的数量特别多，尤其是一九一八年以前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章，大都没有结集，怎么办？其自编各集亦多排印错误，且不少重复，从报纸杂志上辑录来的集外文，错字甚至更多，这又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即是把周作人已刊未刊集内集外的散文作品尽可能搜集起来，尽自己的能力认真进行校订，在编年的基础上编出一部完整的散文全集来。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对周作人有研究的人很多，学识水平、编辑经验、工作条件优于我的正复不少。但有本事做学问的人不太可能拿出几年的时间替出版社当校对，同时大量集外文又已经陆续汇集到了我这里（这得感谢鲍耀明、罗孚、陈子善诸位），再加上我和周氏有过的那点交情，这在他无非是普遍的“法施”，在我却是诚心地领受，那么，就让我以离休后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编校出这部全集，也算是对所得布施的一点回报罢。

编散文全集的目的是存文，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觉得这样的文章值得存。而且我知道，不仅仅只有我，在天地之间，也还有别人喜欢周作人的文章，看得起它们的。不是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吗？现在便请三位前辈文人来当代表。

第一位是鲁迅。据斯诺夫人海伦提供的原始采访记录，斯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书面形式向鲁迅提出了三十六个问题，鲁迅都一一作了回答，诸如：

> 请问，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好的长篇小说家是谁？
>
> 当代中国还没有出现很有名的长篇小说家。
>
> 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
>
> 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
>
> 最好的剧作家是谁？
>
> 郭沫若、田汉、洪深。噢，最近有位有名的左翼剧作家叫作曹禺，他的作品在天津上演了。
>
> 最好的散文作家是谁？
>
> 周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鲁迅）、陈独秀、梁启超。

在这里，鲁迅将周作人列为“最好的散文家”的第一名，在林语堂和他自己之前，而此时早已经“兄弟失和”了。

第二位是巴金。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记有他谈周作人文章的两句话，一句是：“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好。”还有一句是：“人归人，文章还是好文章。”

请注意，巴金说的，也是“人归人”。

第三位是胡适。陈之藩《在春风里·纪念适之先生之八》这篇

文章中写道：

> 胡先生对周作人的偏爱，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他在晚年是尽量搜集周作人的东西。……我如果说："不要打呀！苍蝇正在搓搓手搓搓脚呢。"（按：原文是"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他似乎就想起了苦雨庵中的老友。在他回忆的茫然的眼光里，我看出胡先生对朋友那份痴与爱。

"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这便是胡适晚年对周氏文章的评价。

当然，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或者自以为比鲁迅、巴金、胡适更会评判文章的人，在我们这里总是有的。但鲁、巴、胡三位，大体上总可以代表着大多数正常人的看法吧。

至于周作人本人，则似乎并不以文章为重，他在《苦口甘口·自序》中说：

> 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

这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呢？随后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有一概括的说明：

> 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

神灭论不信灵魂不灭，讲求科学；民为贵论反对君王至上，追求民主；二者相加，岂不就是五四先贤们所要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科学思想与民主思想么？同一篇文章中又写道：

> 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中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至于闲适的小品我未尝不写，却不是我主要的工作。……英吉利法阑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

如此看来，周氏自己倒未必是赞成“人归人，文归文”的，我说他的文章好，犹未免皮相。好在他“计数近千万”的文字绝大部分都摆在这里，是将它当作“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还是当作“一杯浓普洱茶”，也就是说，到底同意不同意“人归人，文归文”呢，就完全在于高明的读者了。

此文历时十载始最后改定，二零零八年八月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目录

(1898～1917)

1898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戊戌在杭日记抄[①]

1898年2月20日起作
署名周樟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正月三十日，雨。上午兄去。食水芹，紫油菜，味同油菜，第茎紫如茄树耳，花色黄。兄飧归，贻予建历一本，口香饼二十五枚。作《炒红果法》，存稿。

二月初五日，晴，燠暖异常。上午，食龙须菜，京师呼豌豆苗，即蚕豆苗也，以有藤似须故名，每斤四十馀钱，以炒肉丝，鲜美可啖。

十八日，晴。去。买西湖全图一张，计三十六钱，德记石印。

三月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并文二篇，题"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诗"苔痕上阶绿(苔)"，"满地梨花昨夜风(风)"。剃。

闰三月廿三日，雨。食莴苣笋，青鲻鲞，出太湖，每尾二十馀文，形如撑鱼，首如带鱼，背青色，长约一尺，味似勒鱼，细骨皆作人字形。午晴，下午小雨即止，天色蔚蓝可玩。

---

① 日记及自日记中辑出的文章均据原件影印本，下同。



绍兴家居日记抄

1899年1月9日起作

署名蚕藿僵道人、汝南驹隙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戊戌）十一月廿八日，阴，路滑如油，上午街道稍燥，往大街发杭信（协兴）。购洋锯一把，洋角五分，洋烛三支。每支十文，红色粗如笔杆，长二寸半，文左纽，送夏叔一支。定刻图书一方，Kwei字（英文“奎”字），洋五分，明日往取（钱尚未付）。下午县大案出，余拟往，阻雨不果。伯父叔自菖蒲溇归。

十二月十一日，阴。在场作文，扫舍宇。通场：“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人官有能也”二句（《礼记·礼器中》）；诗题“望云思雪意”，得云字。六点放头牌，余出场。状元楼饮茶一瓯。购信纸二十张：一种上印帘外牡丹一株，题曰“一帘花影诗中画”，十张；一种上印一人，背后有泉，作听状，题曰“听泉”，五张；一种上印竹一枝，题曰“竹据平安”；共洋一分。

十三日，阴。午偕章庆完粮米，共洋十八元弱。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至涵雅庐购机

器煤头一束，二分五，洋烟一匣，五分。

（己亥）元旦，晴。食汤圆。偕茗三叔拜像，往老屋过桥拜像拜岁，自往寿镜吾老夫子处拜岁。偕方叔往祠堂，得馒首四枚。下午偕樵峰弟游大善寺，购火漆墨牛一只，洋二分，青蛙一只，洋六厘，黑金鱼一只，洋六厘。归，送神。方叔当年失去古铜檀香炉一个，约洋二元。

传柑节，晴。早起，同茗三叔往和记食早饭。下舟，衍生伯山叔昌叔莘叔及余五人。舟中舱颜，一曰“水月”，一曰“咏而归”，联曰“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又“清风明月添豪兴，镜水稽山入画图”，又“官舍不离青雀舫，人家多在白苹洲”。午至调马场，坐兜轿行山中，过一岭约五百级。下山行二里，过一溪，径丈许，舁者赤足而渡，水及骭。下有圆石颗颗，大如鹅卵，颇觉可观。再行二里始至，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萝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地[1]，而吾将终老乎其间。墓前刺柏数株，子离离然，撷得六枚，擘而嗅之，香烈无比。傍晚归家，食圆子。

正月二十日，阴。往三味书屋上学，同砚二人，寿斌，许焯然。

二月十二日，雨。重访叶雨香，适在，托画四弟小照。

三月七日，晴。[2] 三弟衍伯方昌新三叔廿八再叔同予七人，往富盛拜坟，折得刺柏四株，踯躅三株，牛黄花数枝回。

四月初六日，雨。放舟至大树港看戏（鸿寿班）。长妈妈发病，辰刻身故，送去。

---

① “地”原作“意”。

② 此处原衍“同”字，已删。



庚子扫墓日记

1900年4月15日作
署名漂溪甲申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三月）十六日，六点钟起，同叔辈往老台门早餐，下舟往调马场扫墓，同舟七人。出东郭门，挽缍行十里，至绕门山，系陶心云太史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女贞子各花，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埠，乘兜轿过市行二里许，过一岭，约千馀级。山上映山红、牛黄花颇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竹林甚多，竹萌之出土者粗于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咯咯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雊也。又二里许过一溪，径阔二丈馀，水没及骭，舁者赤足而渡。行四里许至墓所，松楸夹道，颇称壮观。余及方叔作赞，方祭时，小雨蔌蔌落衣袂间，幸即晴朗。下山午餐，下午开船。方将进城，忽天色如墨，大雨倾注，列缺数声，电光烂然，至家不歇，簷溜如柝声历滴然。

逍遥处士小传[①]

1901年3月30日作
署名蛮麓山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处士名椿寿，字茂亭，号荫轩，蛮麓山人之季弟也。光绪癸巳六月十三日寅时诞于鑑城之光霁轩。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即能言语。性孝友奇杰。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

至戊戌之冬，忽患喘，百药不瘳，至子月八日下午竟溘然以逝，时方未正，享年六岁。计卧床方三日而遽溘逝，殆天仙游戏人间者耶！况其来去了然，非有宿根者，曷克臻此。呜呼！是殆天之不欲兴吾家乎？抑吾家德薄不克有此人乎？是真不可解矣。

戊戌季冬葬于常禧门外印山之麓，立碑而志之。越三载，辛丑之春，其仲兄蛮麓山人挥泪而为之传。

时光绪辛丑二月十一日，蛮麓山人撰并书。

---

① 自日记中辑出。



清虚先生小传[1]

1901年4月1日作
署名之江柑酒听鹂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先生齐人也，其先有为齐后，至先生而族式微矣。先生出于卑污，而趋于高洁。性廉介，缄默少言，日以风露为饮食，非义之物不取也，以故人咸重之。内臣多象先生形，缀冠以自励，其为人所仰如此。先生善啸，声清越以长，如同暮鼓晨钟，令人喜悦。时有慕光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性与先生异，尝云游四方，冀有所遇。喜趋炎附热，先生甚疾之。后慕光以忤炎者，焦灼以死，而先生以清高，终其天年。

芋园主人曰：清虚以自好存，慕光以附炎死，君子当知所劝戒矣。每怪世之人，名慕清虚，而行同慕光，卒以趋炎死，而犹不悟也，悲夫！

辛丑如月朔丁酉，越十又三日己酉，之江柑酒听鹂生撰并书于芋园之来服轩中。

---

① 自日记中辑出。

南京学堂日记抄

1902年2月13日起作
署名海上看羊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壬寅)正月初六日,晴冷,春风料峭[1],刺人肌骨。上午独坐殊寂寞,天寒又不能出外,因至桅半探鹊巢,大约如斗,皆以细树枝编成,其中颇光洁,底以泥杂草木枝炼成者,唯尚未[2]生卵。鹊在旁飞鸣甚急,因舍之下。大哥来,少顷去。下午看《时务报》。夜抄梁卓如《说橙》一首。

十二日,阴。上午抄书。下午大哥来,交书箱一只,篮一只,云二月中随俞办去东洋,定明日旋里启行,闻之惘然。坐少顷即去。夜方寸甚不敞快,磊块满矣。灯下作三十绝句为大哥送行,至十一下钟始睡,转展不能寐,夜半始睡酣。至六下钟,又矍然醒,即起。是日额外生茅乃经来堂。

三月初八日,礼拜二,阴雨。洋文。上午收拾什物,下午看书,

① "峭"原作"俏"。
② "未"原作"不"。

夜从同乡王君处借得《日本新史揽要》《万国鉴》各一本，阅少许。十下钟睡。

五月初八日，晴。季考，我等二十人不考。上午同升叔闲谈少顷。见窗外绿阴如障，芭蕉又展数尺阴矣。数日前尚卷心如马耳，今则绿满窗前，颇可悦目。

七月十四日，礼拜，晴。上午阅《名学》一卷，睡少顷。下午阅新会梁任公（启超，横滨《新民丛报》总撰述，自称“中国之新民”，亦号“饮冰室主人”，著有《自由书》《中国魂》等书，其馀论说著述尚多，不及纪）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板，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厉焉。又看那特硁《政治学》上编一卷。夜阅《开智录》，不甚佳。夜半有狐狸入我屋，驱之去。

八月初一日，礼拜二，阴。洋文进二班诵堂，因头班已搬出也。上午雨风甚大。下午看《泰西新史》，译笔不佳，喜掉文袋，好以中国故实强行掺入，点缀过当，反失本来面目。忧亚子译《累卵东洋》亦坐此病，可见译书非易事也。夜看《百年来泰西大事记》（即《新史》）一卷，漏二下即睡。

（癸卯）正月廿七日，礼拜二，阴。进洋文讲堂。上午地叔往城南看绍兴学堂课艺，午看徐陈二君下棋。下午有便人往花牌楼，托寄日信，予只书西历，Sage 见之大咤，加以申饬，目予为无父无君，奇哉，一嚏。夜阅《萤窗异草》一本，从公歧处借来者，阅竟至永仙处，取去年寄存之贝箱，谈良久始回，八下钟睡，小雨。

二月十六日，礼拜六，小雨。上午看《李鸿章》。午体操。下午作算学三三问，看《累卵东洋》及《茶花女》。夜作日本函二纸，韵仙来托附寄与子樵信及致预兄笺，及了已十下钟，看《露漱格兰小传》少许，即展被寝。

《林和靖先生诗集》题记[①]

1902年2月23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宋林逋撰，国朝朱孔彰重刻本。卷首列《四库提要》、宋梅尧臣序、《宋史》本传、元叶森墓堂记、题咏附录、《总目》诸人诗话。集四卷：一，五律；二、三，七律；四、五，七绝；总计三百八十九首。后附拾遗，系五古、五律、七律、七绝共十三首，逸句四联，诗馀三阕。末列朱孔彰跋。同治癸酉依抱经堂卢氏本重刊于长洲。光绪壬寅上元后一日，以青蚨二百从江南官书局购得之，因识缘起如是。

十七日，浙江周作人书。

---

① 自日记中辑出。



江南杂记[①]

1902年4月11日起作
署名夔狂居士
未收入自编文集

萵苣菜生食鲜脆，江南人用以煮肉，味如蒲子。

（三月初四日）

北门桥有“一片瓦”鞋甚佳，绒面薄底，每双半圆[②]，泰元号售（是否此名，记忆不真），老义和售。（三月初四日）

红萝卜[③]大如芋头，色红如胭脂，皮甚薄，味甘。搥碎，不可用刀切，加秋油拌食。江南人杂以萵苣片，红绿相间可喜。

（三月十一日）

---

① 自日记中辑出，“江南”二字今增。
② “圆”原作“员”。
③ “卜”原作“蔔”。

江南笋甚少。淡笋无[1]大者，长只五六寸。百钱得六七支。切片同咸菜炒食甚好，土人颇珍之。然吾乡则为常物，以菘芥蔓菁视之，每斤只需青蚨数翼。 （三月廿二日）

紫苋菜长尺许，如常苋，叶深碧，茎[2]鲜红。瀹熟，汁作胭脂色，味尚可口。江南有之。 （五月初二日）

陕西长安县署壁嵌石碣，有东坡题字。族人有自陕来者，拓以见示，为录其词如左云：春风寂寂夜寥寥，一望苍苔雪影遥；何处幽香飞几片，只宜月色带花飘。后题：元祐二年春日眉山苏轼。

（五月初八日）

《前汉书·苏武传》：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苏林注：取鼠所去草实而食之。张晏注：取鼠及草实，并而食之。刘攽注：今北方野鼠之类甚多，皆可食。诸注未知孰是，然苏说似为近之。颜师古训去为藏，盖亦以苏说为是也。 （五月廿四日）

蟠桃大如茶杯，色青黄，形扁，如吾乡之双合桃。皮多斑驳痕，食之甘美。海上有之，价甚贵，且不能致远。由轮舟递宁，隔宿辄败，十八娘之流亚也。 （六月十一日）

六月中，江南人买小藕，切片瀹微熟，去水，加秋油、醋拌食，以为馔，色淡紫可爱，味不甚佳。 （六月十三日）

---

① “无”原作“毋”。

② “茎”原作“筋”。

同学胡君韵仙，豫人，藏有古墨。其一作玉佩形，镌“豨膏烟”三字；反面泥金，刻“乌金”二字，下有一豖，颇肖。又有“龙脊”墨，镌二虬，不甚珍贵矣。（六月十五日）

薏川荫仙小传[①]

1902年6月14日作
署名秋田梦枰
未收入自编文集

薏川荫仙，名椿寿，字亩亭，秋田梦枰之幼弟也，生于二千五百五十三年[②]（癸巳）之夏，至五十八年冬日而卒，年六岁，与梦枰为弟兄仅二千有馀日。

荫仙生而神异，目炯炯有芒，如岩下电，虎头燕颔，有食肉相。性任侠，又聪颖喜读书。四岁作擘窠字，有劲气，为韵语清绝。至六岁而学益进，《暮春》有句云，“尘缘方粟六，花事已阑三。”《寒食》云，“小屋春生新插柳，破甑尘积亦无烟。”皆可诵也。

中冬忽患喘，久而益剧。卒之日，自知不起，索纸书“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字，掷笔而逝。葬于圭山[③]之麓，长兄树人为之树碑焉。嗟乎，兄弟无故，人生一乐，鸰原起难，亭荆忽摧，悲愤之怀，

---

① 自日记中辑出。
② 此用孔子纪元。
③ “山”原作“岛”。

莫可告语，予复何心哉！免俗未能，聊为之传。

………………①年六月十四日，浪华旧游子秋田梦枰撰言，即支那壬寅五月九日也。

① "年"字上原涂去若干字。

汽船之窘况及苦热[1]

1903年9月13日作
署名不朽[2]
收入《风雨谈》

晚九点钟始至招商码头，轮船已人满，无地可措足。寻找再三，始得一地才三四尺，不得已暂止焉。天热甚如处甑中，因与伍君交代看守行李，而以一人至舱面少息。途中倦甚，蜷曲倚壁而睡，间壁又为机器房，壁热如炙，烦燥欲死，至夜半尚无凉气。四周皆江南之考先生，饶有酸气，如入火炎地狱见牛首阿旁。至南京始少爽。

---

① 自日记中辑出。

② 署名据日记，《风雨谈》录旧日记未另署名，下同。



江南考先生之一斑[1]

1903年9月13日作
署名不柯
收入《风雨谈》

江南考先生之状态既于《金陵卖书记》中见之，及予亲历其境，更信所言不谬。考先生在船上者，皆行李累累，遍贴乡试字样，大约一人总要带书五六百斤[2]，其日用器具靡不完备，堆积如山。饭时则盘辫捋袖，疾走抢饭，不顾性命。及船抵埠，乃另有一副面目。至将入场时，又宽袍大袖，项挂卷袋，手提洋铁罐，而阔步夫子庙前矣。

① 自日记中辑出。

② 《知堂回想录》四十五节引作"大约一人总要带书百许斤"。

说死生[①]

1904年5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5期
署名会稽十八龄女子吴萍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天地一蜉蝣，百年一旦暮，死生之问题，渺乎小哉！年华不再，白发催人，老大徒悲，头颅责我。处今日竞争之世界，而不展长袖于舞台，与强敌争一旦之命，惟是优游没世，消磨志气于秋月春花，断送生涯于米盐琐屑，初不知美雨欧风且将横渡太平洋而东袭，人种竞争日趋剧烈，而我四万万人类馆里的动物，迫于自然之淘[②]汰，将日以困，日以病，日以死，日以尽，必至于大兽哀龙，同归澌灭而后已。嗟嗟！人生百年，莫不有死，泰山鸿毛，毫厘千里。耗矣哀哉！我黄帝子孙也，以世界之贵种，神明之世胄，徒以不能参透死生之理，至欲免死而日迫于死。倘于一息尚存之际，以谋光复，而竞生存，其尚有一线之生意乎。嗟我同胞，男儿死耳，盍归乎来。

“百万骄民事醉醺，坐使中原厌羊酪。”噫嘻悲哉！我中国民族

---

① 此为现知作者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

② “淘”原作“陶”。

之污点也。死生之见存于胸，得失之念萦其虑。妻财子禄，竭数十年之心血以图谋之，平居惴惴，深恐一旦身先朝露，不克坐享。于是由喜生悲，由悲生惧，遂至崇[①]拜犬羊，赞美狗彘，所不顾矣。风尘澒洞，豺虎咬人，大地苍茫，豺狼当道，渐至降旗瑟瑟，出现于大江以南，崇碑峨峨，矗立于风云之表，而支那人无爱国心之一语，遂为世界所共认。呜呼！是岂我同胞之性质，果若是乎？亦身家之念重，畏死之心胜，有以致之耳。

然世界之事，有铁血而无公法者也，祸患之来，初不因畏避而少减。其惧祸也深，其受祸也亦必酷，其理成一正比例。不鸣之雁遭烹，吞舟之鱼漏网，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我民族既以驯顺称于世，于是禽心膻种，厉其猰貐之齿，择十八行省居民而食。扬州十日，堆百万之头颅；嘉定三屠，断万家之烟火。试一披野史，虽相去二百年，犹觉磷飞鬼啸，纸上森森有阴气，是莫非我同胞畏死一念之所致也。呜呼！种族之感，人畜皆然。我同胞之濒于尽者亦屡矣，而今之尚苟延残喘者，不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耳。推其狼子野心，果不忘以汉土为牧场也。及今日而瓜分期迫，一异族屠割不足，复添数异族焉。三省膏腴[②]，已为瓯脱；八千子弟，尽逐鸱夷。平居畏死，今竟何如？死亦死，不死亦死。嗟我同胞，处此四面楚歌之中，何以处此？

尝闻佛氏之言曰："我不入[③]地狱，谁入地狱，谁出地狱。"呜呼！今日之事，大类此言。今日不死，他日必无一得生；今日偷生，他日将无一不死。嗟我同胞，何忍[④]以一己之恋爱，而竟以祖宗四千馀

---

① "崇"原作"祟"。

② "腴"原作"腹"。

③ "入"原作"八"。

④ "忍"原作"忽"。

年辛苦开辟之一片土，断送于吾手乎。人生一世，鲜不有死。病死与战死，一也；早死与迟死，亦一也。等死也，与其自尽天年，草木同腐，曷若易病为战，易迟为早之为愈乎？人能免水火刀兵，而卒不免死。然则此时不死，异时必死；少时不死，老时必死。即使老时不死，至地球末日，微尘世界，一切有情，皆归虚空，则亦必死。等是待死之身，不愿以血灌自由之苗，而甘以尸饱江鱼之腹，乌乎可哉？

如生[①]而痛苦，则何尚天年？死而无知，则何悲菹醢？吾身虽死，自由不死；吾身虽灭，原质不灭。乃为之歌曰：

> 原质成吾身，身死复原质。原质无灭时，
> 吾身亦不灭。

又为之歌曰：

> 病死人所安，战死人所悼。宁知枯髑髅，
> 一样委荒草。

① “生”原作“死”。



论不宜以花字为女子之代名词

1904年5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5期
署名吴萍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此殆我中国女子之代表也。情如小鸟，弱不禁风，多病多愁，工啼善怨。四千年来，我女子之不出现于世界也久矣。委身于脂粉生涯，闭置于无形牢狱。骚人逸士，形之歌咏，不曰艳如桃李，则曰闭月羞花，一似天生女子，惟色足称，止以供男子之玩弄，为生殖之器具也者。而我女子亦遂自认为玩具，日驰情于粉黛罗纨，断送其有用之光阴，造成一种不可思议之恶状，以博男子之欢笑。耗矣，哀哉！泣虫欤？弱虫欤？胡为而至此？

然此乃十九世纪之女子，而非二十世纪之女子也。十九世纪之女子，执箕帚，供井臼而已。二十世纪，则将易陌头杨柳、梦里刀环之感情，而尝弹雨枪林胡地玄冰之滋味。美世儿乎，玛尼他乎，罗兰夫人乎，非异人任也。故二十世纪之女子，不尚妍丽而尚豪

侠，不忧粗豪而忧文弱。今之人每字女子曰花，唐突女子矣。婀娜其质，缤[①]纷其华，春雨春风，良辰美景，非不美且艳也；一旦而[②]秋风瑟瑟，岁序催人，昔日春华，皆归乌有。以望秋先零之花，为文明之母之女子之徽号，吾女子所不受者也。今之以花字女子者，犹有轻视之心；女子之以花自命者，未脱依附之习。吾甚望吾同胞吾姊妹，一脱此恶根性也。

① “缤”原作“滨”。

② 原无“而”字，今增。



《秋草园日记》序[1]

1905年1月6日作
署名天欹
收入《风雨谈》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已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于此而尚欲借驹隙之光阴，涉笔于米盐之琐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纪之，以当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不亦傎乎，然则吾之记亦可以不作也夫。

甲辰十二月，天欹自序。

① 自日记中録出。

好花枝

1905年1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2年第1号
署名萍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阿珠夜坐绮春阁。

时三月上旬，天气晴和，颇暖。月如钩，色苍白，淡如银，光线柔弱，照碧纱窗上如雾，云时时来掩之。风苏苏动槛外芭蕉，鸟雀无声，钟声远远自数里外山寺度。

其处在山阴道上，屋数楹，东面镜湖。高阁直上十尺，北窗梧叶正肥大。庭前绕砌芳草如罽，竹数十竿森森立。隙地，海棠、桃、杏、棕榈树。菜一畛，马铃薯、落花生。亦有花畦十数，莳牡丹、荼蘼、佛桑、蔷薇、紫荆，佳卉种种，正开，甚艳媚。

好花枝！

室中孤灯炯炯照壁，焰青白如萤。

少顷[①]，月黑，风忽大，淅淅雨下。斜雨急打窗纸，如爬沙蟹。

阿珠大气闷，思庭前花开正烂熳，妒花风雨恶！无情，无情！

---

① 此处原衍"少项"二字，已删。

恐被收拾去。愁！野外花落！明日不能踏青去！

雨益大。

阿珠一俯首……侧耳听，何处有雨？起开户，日光偷入，照我罗袜。地无润湿痕，花竟开如故。万绿丛中，添夹竹桃二枝，放红绿，何可爱！

望屋角蝼尾春，犹未作蓓蕾。

花帷静垂，小金铃寂不语。

柳丝拂拂，中立一鹊，时时欲叫。

奇！下雨？梦？阿珠今者真梦?！何处有风雨？

我惟见斜阳红晕，似女儿颊。

瑟瑟——惊醒，竟一梦。

灯欲死，天色破晓，已曙。

雀声啾啾起庭树。

阿珠出，倚栏看，花不落？花竟落！满地胭脂片，伴泥土。花薄命，花薄命！零落至此。无情云雀，就地啄花片，蹂躏，侧眼视，啴啴鸣不已。

叶丛中，残花一二朵，含雨瓣，如欲泣。

无情之鸟雀！

日渐渐东上，微光照落花，狼藉如血。

咦！阿珠忽瞥见篱角虞美人花两朵，凉飓扇，微动，好花枝！不落？否！阿珠前见枝已空——落花返枝！

落花返枝？

蝴蝶！

蝴蝶飞去。

月不常圆，花无长命。缺陷何多，缺陷何多！！

天下何处有黄金世界?!

萍云氏曰:五浊恶世,何处是人间世?落花返枝之世界,吾惟于梦中或得见之,然吾恐无此梦福。

吾惟歌以自遣,歌曰:

Cathering clouds to the moon,

Storm and rain to the flowers,

Some how this world of woe never is just as we like.

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欢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

……



女猎人

1905年1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2年第1号
署会稽萍云女士假造
未收入自编文集

约 言

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耳。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

是篇参译英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惟所引景物，随手取扱，且猎兽之景，未曾亲历，所言自知未能略似，阅者不足深求，致胶柱而鼓瑟。人名地名，亦半架空（今假定书中主人翁为篆因女士，其地为寿眉之山），无所据也。

或谓传女猎人，不如传女军人。然女军人有名之英雄，而女猎人无名之英雄也。必先无名之英雄多，而后有名之英雄出。故吾不暇传铁血之事业，而传骑射之生涯。

一

寿眉山之麓，草原平旷，杂树扶疏。东北有丛林颇深密，土地卑湿，荆榛罥衣，有古木枯藤，鸱时时巢其上，下有蝮蛇如绶，鲮鳄出没泥涂中。其处亘古无人迹，无大树中绳墨，伐木者不至焉。其馀一带旷野颇平远，丰草如人，怪石如群羊，高下起伏其中累累然。东望界一河曰哀笛，河流悠缓，两岸生豆科植物及刺草等，蔓延甚厚，数处小树及一种之苔类，缘石隙泥罅。盖其地润湿，与丛莽及攀绕植物极宜，故青葱荣畅，蔽河之半，映水如青缟幔。

原上多小沼，宽不二十码，水停滞作浑色。数个之池塘，尚有小溪细流如山泉，或几已全涸，惟积许多粗细之白石铺涧底。有泥淤处，青草茸茸茂发。

水族以其处乏水，大率不长。惟有两栖类动物，多栖宿其中。每日出，鳄鱼辄踞水旁大石块以受曝，或时伏黄沙白石间。

草间时时有貛鼠窜出。

河流浅处亦尔。循流下则水渐深广，曲折下行。水际岸边，惟有芦苇满生，达三十至五十尺之高度，无风亦苏苏响，夹杂水流溅溅声，殆幽绝如在浔阳江畔。芦无人斫取，故益高大，如小芭蕉。

如此芦苇丛中之最深茂处，猛兽每每以为巢穴。而狮子尤喜潜伏水旁苇丛，以伺来饮水之小动物。

大凡动物之性，因事制宜，善自便利。穷山荒林，怪异之物魅，山魈木客，不得而知。狐兔狼鹿獐獾种种小弱兽，善窟穴以避仇敌之攻击。丛篁深林灌木，攀援奔窜伏匿皆便，或石穴土窟，不能容大兽体者。要之细小之动物皆乐居僻处，以山深林密为护身地。

食肉兽类，身庞大不易匿。小穴密丛，不足容体。森林黑暗，逐兽牵触，不如平原便。且强悍不畏攻袭，无须伏匿。为求食计，

又平原最便。故长草杂树芦苇茅菁之丛,已足为其隐身地,山深林密,实非所喜。

古人画虎,每于斜阳衰草中位置一二,风吹草低,时见双耳,此实神似。然非特虎如是,凡猛兽莫不如是。

是盖非谰言。

二

予(篆因自谓)寄庐屋数椽,近兹山麓,不十里。

驰马击射,固予之所长。常常狩猎,与女友俱,非止若干次。所得豺狼鹿麂,不足为奇,时而大兽亦稍稍来就缚,心益雄。

于是约女友隽猎具,思一见百兽王,乃作猎狮计。

跨马长征,意气激发,回想二十年前事,已如隔世。斯时几不知世间女子,有幽囚绣闼,断送生涯于春月秋花之苦事。

浊雾濛濛,笼罩四山,微月失色,蛮云不流。时正春季,天未破晓,予乃与女友束装就道,向寿眉山平原进发。道左枯树矗立雾里,森然相对如鬼怪。

天地寥寂,万籁无声,侧耳细听,惟闻草声萧瑟,与马蹄之声相和。

进行良久,天色微曙。予等所行之处,系一洼地,水潴为沼。循沼而行,两旁丰草长及马腹,拂予足有声。

未几日出,衔东山作黄金色,映射大地,涣然改观,非复惨淡气景。

予等之猎念于是暂歇。

日既上,兽皆伏,惟一二狐兔窜起草莽间。予友往逐珠鸡,傍小川行。予立马高地以俟,其处相距约四十码。

四顾,忽见沼之左方芦林,有巨兽徐徐行,气咻咻然,是盖一狮

夜出觅食而归者。予亟呼女友，但其处不能见狮子，闻予呼，携枪鹗顾。狮闻人声，举首见予，似甚怒，厉声以哮，回身向予所立之高阜而疾进。惟时女友在隔沼，仅见狮双耳，然因此即可知其全体之所在，燃枪速射，中其股。怒吼，见势不敌，疾窜人芦中，潜伏不复见。

予等知彼已伤，必思歼之以为快，举火焚草作野烧，思驱之出。草嫩绿湿不受燃，意大阻。既念铅丸已贯其足胫，不复能为大害，姑舍之再取未晚。

于是乃改途猎取小动物可佐膳食者。

驰逐既罢，临流据石盥手以为乐，不觉日午。

下午又游览荒野，或人林薄，或登小岩，时时发见动物，顾细小不足猎，任之去。惟于池塘丛薄，必再四留意，是等处，予等每呼之曰狮子之寄宿舍。

未久，日又近暮，遂思处置宿泊所。其处有薇莫衰树数株，正作花，香四溢，枝干壮茂颇高大。予因择一树，攀登之，离地约一二丈，以刀芟去其杂枝，支木代榻，铺以罽为巢居，宛如南非土人之床。又以巨钉钉树枝为升降之用。树下立帐幕以藏马，帐外置一只猎得之小斑马，已死。

此实一奇异之寄宿处，乃宛如野蛮人之巢。

予居之前，有茂草蔓延，人不能人，为一五十码之方形，四周薇莫衰树丛生，予等据其一。一河流树之右，斜下之地，迎流而渐高。

远处林峦起伏，浩无止际，其外则无所见，惟一望平远，时有小山矗立如屏风。

薄暮，予等援树上暂息。少选日没，乃更番守望，以防危险。

于树叶绿影中，仰视见天一线，作浅碧色。

三

热带地方之夜景，多呈奇观。

新月流天，发一种白色奇特之光辉，如新银，如素练。

星光璀灿，摇摇如欲坠，如露水荷珠，悬挂天际，又如水银之颗，闪烁不定。

天色如天鹅绒之幔低垂，疑离树顶不远，若可扪捬。

地上草叶花芽，历历可见，惟其形状朦胧少异。

露宿荒山，觉万物皆有一种不可思议之状态，此实不可思议。

热带地方，日夜之分别，听动物之动静可知之。每日间野兽皆伏，嗥叫咸歇。一至天暮，日光褪色，尖锐之虫声，渐渐盈耳，是盖为夜声之先导。继而踯躅跳跃，咆哮嘶鸣，一切夜声（如猛兽之吼、虫之鸣等等，凡夜间之声皆是）皆作，黑夜之中，自树下望，隐约可见其形状。或鸟或兽，异声不一，彻夜不息，令人怖。至日将出，始肃然寂。总之自暮至晓，无一刻宁静。

夜益阑，草声苏苏，时闻豺类之窃步。忽而怪声作于耳畔，有野犬如豚，每每嗥叫，奔逐窜走，殆无一处不是。黑色之体，时攀援木上，远视如鬼物，惟月色如雾，映照之，约略见毛色。

至小之动物，夜中视之常如一巨兽。

月黑星沉，天就曙，嚣扰稍息。未几又作，羚羊、斑马驰驱过，如群羊归栏，又继以鸣。既而狮子之怒吼忽起，闻之恐怖。一时寂静无声。少选草丛有声，似狮子已出，缓步行，行不数步，辄复吼叫。

东方渐白，而奇怪之夜景以消，惟闻草际狮子之行声吼声。

巢居之前，予又闻狮子啮骨声在草地，其声息颇似狸奴食鼠。少顷，草摇动声沙沙，似狮跳跃。

予乃起从树下视，一狮体庞大，色苍然，据斑马之死体而立，张口衔斑马，意将携之去，摇荡行，未十步。

予举枪燃之，中其股。狮痛怒吼，弃衔物，直奔向予。距离已不及二十码，蓄势猛进，予可见其齿。铳又发，洞其胸，断喉之气管，并折其脊骨。狮少却，又突进。三发，弹丸陷其肩，血肉狼藉，前体已破碎，始坠，目光炯炯如炬火，似死有馀恨者，良久不复能动，竟死！

狮既就获，予等乃以干糇充腹，倚树坐，思今日之事甚如意。

未一时，日已出。

奇事！日光射及河沿，又有狮伏，一牝一牡，狮儿二相傍处。予等急速射，一发再发，以至三发。馀逸去，一狮竟坠死河畔草际。

予乃下寻，取径芦中。见此狮腿已折，铅丸二贯其胁。曳之上，与前狮不相上下。一日获两狮，甚乐。

彼！彼乃凶猛之大动物，黑鬃纷披，显其凶暴，彼常为土人之大害，今就歼，快事，是盖为著名之 Man-eater 与 Cattle-thief。

既淹留又良久，复纵猎。下午以马驮战利品，奏凯归故居。

自后猎狮以为常，或得或否。不数礼拜，得见狮子生者三十、四十以至五十，毙其八头。

四

猎猛兽亦无难，盖亦有法。

英星德夫人作《搏狮记》，有言曰：

> 射猎小技耳，然而非有大胆力者殆不克任。
>
> 羚鹿，兽中之最柔弱无能者也，而困穷之时，铤而走险，其牴触盖甚凶猛。胆怯者无能为也，而更何论于大动物。

故射猎非射的之可比也，射的恃眼力而已，至射猎则眼力尚其末，而必须以胆力为之主，其次则体力尚矣。女子射猎，非具丈夫之体格不可。穷山恶兽，非荏弱者所可当，无相当之体力，而欲一试，所必不能也。

故第一主义，当主精神之健全；而其二，则必需体魄之健全。

其外尚有一要义，则须善走与善骑是也。

此其法，从之者可以涉荒山，搏猛兽。

非特此也，强权世界，腕力与脑力并重。何事不如此，是非徒可作猎法观。

女猎人乃女军人之嚆矢。

○

述者曰：吾述女猎人，吾几自以为狂矣，吾国何处有如此人？世界何处有如此人？

或曰，是不过寓言耳。

虽然，吾安知竟无如此人乎？吾心目中固宛然有女猎人在。

艳服弓鞋，吾以为猎装旅服也；金钗犀钿，吾以为匕首短枪也；其旖旎而行，花枝招展，吾以为奔驰驱逐于平原蔓草陂陀起伏间也。噫，是非女猎人耶？

吾脑其非变耶？吾目其非瞀耶？何见之异也。彼姗姗来迟者何耶？吾国之女子中无如是人也。彼其驯柔可怜，虽雉兔无是过也。噫，然则吾之女猎人，惟于吾纸上见之而已。

1905年2月作
署名萍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天下之物，莫不各有其代价，纳价若干，则得货若干，无或出入，此贸易之道然也。惟事亦然，欲成一事，必先纳其代价。或以劳动为代价焉，或以心力为代价焉，或以一切之苦乐荣辱及生命财产为代价焉，夫而后乃各按其所应得之数，得报酬以去。而决不容徼天之倖，得无因之果，此实人事之自然，而合于公理者也。夫人之贫富，天地之一大缺陷也。然而贫者必有其所以贫之故，富者亦必有其所以富之故。逸者，贫之代价也。劳者，富之代价也。纳如何之代价，则得如何之报酬。然则一事之成败，天行虽存乎其中，而人事实为之枢纽，于缺陷乎何有？夫不观之力学乎？以助力器运重者，力省则时必费，时省则力必费。二者交相为因，故交相为果。浅人不察，相惊为异，不亦陋乎。顷者碧罗女士之译述莱格兰

事也，叙其以一月获百五十万之钜金，然而无足异也。彼其一月之间，绞脑汁，竭心血，焦心苦思，以探索此事者，其价值已不下百五十万金也。且此百五十万金，非彼之智慧，亦莫能支配也。故如安介坡之不屑于此事，则不得也。如迦别之不能思得此事，则亦不得也。如莱以外之种种人，或莱自己，不能解明此秘密，则亦不得也。何者？盖此思索劳苦，实为得百五十万金之代价也。夫致富，难事也。然以掘藏而致富，则易事也。既易易矣，而复有难，甚矣，天下无易事也。近者吾国之人，皆思得财矣，而终勿得；吾国之人，皆思做事矣，而终勿成。何也？以不纳其得之成之之代价故也。使读此书而三思之，知万物万事皆有代价，而断无捷径可图，则事庶有济之一日乎？

乙巳初春萍云序于建业客次。

《玉虫缘》例言

1905年2月作
署名译者
未收入自编文集

——是书为美国拔尔祛摩人安介坡所著。坡少负隽才，年三十八而卒。其诗文惨怪哀感，为一时所欢迎，顾天不永年，殊亦长吉鬼才之俦也。此书曾应斐力代而夫一新闻社小说之悬赏，当选受三百弗之赏金，其价值可想见。闻其所作《大鸦》之诗及《泻梨（酒名）之酒桶》等篇尤奇异，惜未得见。

——是书英文原本名曰《金之甲虫》，著是事之原始也。日本山县氏译本名曰《掘宝》，著事之结果也。译者不解和文，而于英文少有涉猎，因从原本紬绎成此，别著其名曰《玉虫缘》。

——是书推测事理，颇极神妙。虽只一平常记事之文，而其中实含有侦探小说之意味。书系人作者口气，今仍其体例。

——书中形容黑人愚蠢，竭尽其致，其用语多误，至以 There 为 dar，it is not 为 taint。译时颇觉困难，须以意逆，乃能得之。惟其在英文中可显黑人之误，及加以迻译，则不复能分矣。（如英文

“故”Cause 可误为“爪”Claw，而在中文则否，不加注语，便觉费解。）

译者识。

《玉虫缘》一节[1]

1905 年 2 月译
[译文]署名碧萝女士
未收入自编文集

此岛在南楷罗林那省查理士顿府之左近，形状甚奇特，全岛系砂砾所成，长约三英里，广不过四分之一。岛与大陆毗连之处，有一狭江隔之，江中茅苇之属甚茂盛，水流迂缓，白鹭水凫多栖息其处，时时出没于荻花芦叶间。岛中树木稀少，一望旷漠无际。岛西端近处，墨忒列炮台在焉。其旁有古朴小屋数椽，每当盛夏之交，查理斯顿府士女之来避尘嚣与热病者，多僦居之。屋外棕榈数株，绿叶森森，一见立辨。全岛除西端及沿海一带砂石结成之堤岸外，其馀地面，皆为一种英国园艺家所最珍重之麦妥儿树浓阴所蔽。岛中此种灌木，生长每达十五尺至二十尺之高，枝叶蓊郁，成一森密之矮林。花时游此，芬芳袭人，四围空气中，皆充满此香味。

---

① 美国爱伦·坡原作。《知堂回想录》曾录入此节，认为"描写也还不错"。



《玉虫缘》译者附识

1905年2月18日作
署名碧萝女士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译者曰：我译此书，人勿疑为提倡发财主义也。虽然，亦大有术，曰有智慧，曰细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独致富，以之办事，天下事事皆可为，为无不成矣，何有于一百五十万弗之钜金？吾愿读吾书者知此意。

乙巳上元，译竟识。

《荒矶》译记

1905年3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2年第3号
署名会稽萍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此文为英小说名家陶尔先生(Dayle)所著。先生著有《福尔摩斯全案》行于世,其声价无待言。此其小品中之一,叙惨淡悲凉之景[①],而有缠绵斐恻之感。今兹译者不文,重辱先生,重辱阅者。

此文本名 The Man From Achemgle,日译易曰《荒矶》,今仍之。译者未能读日译,从原本述出,拙不能文,甚自愧也。

先生著作,素以有趣味闻,彼作小说,不喜如理想派之高远落漠,亦不如写实派之平凡无味,故凡所作,皆奇趣可喜。然我译此,则觉悲惨甚,未知阅者以为何如?

---

① "悲凉之景"四字原倒错,今乙正。

乙巳日记附记一则

1905年3月30日作
署名顽石
收入《风雨谈》

过朝天宫，见人于小池塘内捕鱼，劳而所得不多，大抵皆鲻鱼之属耳。忆故乡菱荡钓鲦之景，宁可再得，令人不觉有故园之思。

（二月廿五日）



《侠女奴》说明[①]

1905年5月3日作
署名萍云女士
未收入自编文集

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

[附　录]

题《侠女奴》原本[②]

采得薪归日暮时，绿林巢穴侈新知。敝囊满载驰驴去，侥幸人间暴富儿。

不意量金起祸胎，贪夫形役剧堪哀。石门不启飞磷火，

① 《侠女奴》原本为《天方夜谭》中故事，由"小说林"出版。

② 附录曾于1904年12月刊《女子世界》第12期，署名会稽碧萝女士。

何处孤魂泣夜台。

金钱费得唤缝尸，敌计虽深那得知。不道春光终泄漏，粉书已上小罘罳。

一误何堪再误来，朱门红粉费疑猜。巡逻终遣旁人觉，掩耳何曾有疾雷。

驱骡踯躅向前村，暴客俄为座上宾。可惜一声何满子，空教肠断卖油人。

请君入瓮已堪伤，灌顶醍醐那可当。三十七人齐并命，殉财千古吊金伥。

对门侨寓费深心，揖盗多从孺子婴。汝欲报恩侬报怨，两家情事不分明。

姓名假托苛琪亚，监察难逃史拉夫。再入侯门非易事，却教空送好头颅。

居然妙手胜空空，舞踏蹁跹唱懊侬。羯鼓冬冬声忽断，筵前血洒杜鹃红。

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

《造人术》跋语

1905年5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4、5号合刊
署名萍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萍云曰：《造人术》，幻想之寓言也。索子译《造人术》，无聊之极思也。彼以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必得有大造鼓洪炉而铸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是盖悲世之极言，而无可如何之事也。

夫世果有新造物主欤？夫人而知其不然矣，然我则以为实有之。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其权直足与天地参，是造物之真主也。呜呼！抟[①]土为人，创造世界，造化之恩何足贵？自今世天文学之发明，而新造物主之徽号，乃不能不移之以赠我女子。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

吾国二万万之女子，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国人才，于是乎发育。昔有一造物主，而天地清明；今吾国有二万万焉，其结果之宏大，又安可量！华严世界，会心不远，区区造人术，又何足道也。

---

① "抟"原作"搏"。



《秋草闲吟》序①

1906 年 2～4 月作
署名秋草园客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予家会稽，入东门凡三四里，其处荒僻，距市辽远。先人敝庐数楹，聊足蔽风雨。屋后一圃，荒荒然无所有，枯桑衰柳，倚徙墙畔，每白露下，秋草满园而已。予心爱好之，因以园客自号，时作小诗，顾七八年来得辄弃去，虽裒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闲居无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娱，仍名秋草，意不忘园也。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前因未昧，野花衰草，其迟我久矣。卜筑幽山，诏犹在耳，而纹竹徒存，吾何言者，虽有园又乌得而居之？借其声，发而为诗，哭欤歌欤，角鸱山鬼，对月而夜啸欤，抑悲风戚戚之振白杨也。龟山之松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苍黄，如入梦寐，春风虽至，绿意如何？过南郭之原，其能无惘惘而雪涕也。

丙午春，秋草园客记。

---

① 《知堂回想录》说是据“鲁迅手抄的一本保存在那里”的转录的。

《孤儿记》缘起[①]

1906 年 3 月作
署名平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著者曰：吾为此书，不过驱于一时之情，初无覃识洪思磅礴胸次，或有不平于人间，因托事稗官以舒吾愤，而吾文浅陋无章，又胡足以为载。且人天之际，其理至为覃微，使浅乎言之，徒以人生之困苦为词，而不深究夫进化之至理，惟为是咄嗟叹叱，寄恨于造物之不仁，斯其言每不免陷于巨缪，而为当世学子之所笑，吾何敢焉。虽然，吾闻之，人生以苦休为究竟，否此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嗟夫！一夫之呼謈，于事本无足重轻，然自达人观之，何莫非浊世迷沦之恶兆。试观东西文家之所记述，与夫古今诗人之所哀歌，其言抑何相类也。著者不敏，窃本斯感，以作是书。纵其所陈朴素断续，令人不欢，甚或犯学术上之大不慧，窾言杂出，不免为识者所谯诃，而吾书则竟如是矣。

① 《孤儿记》系据雨果小说摘译改写，曾由上海"小说林"作为"小本小说"出版。



《孤儿记》凡例

1906年3月作
署名平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是记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借设孤儿以甚言之，然世间亦未必无此等事，愿读者作一则实事观亦可。《哀史》为嚣俄名著，共五卷，其自序云，颛蒙贫困不绝迹于世，则此种书一日不可废。彼又尝云，此书为全世界而作，其主义之大如此。各国已传译殆遍，而中国尚无之，惟终当不可淹没，吾敬瓣香祝其出现耳。

一、著者久欲著是书，而终不敢下笔，逮至不可复忍而作，而视之仍毫无趣味。其故有二，一思路窄，二文笔劣，实则国学缺乏之故，敬敢谢罪。著者本意，欲于汉文上少加修饰，而为力所限，故多弱点，且存之俟后日之改正。

一、是记中第十及十一两章，多采取嚣俄氏 Claude Ceaux 大意，此文系嚣氏小品之一，志此以示不敢掠美，且谢唐突。

一、小说之关系于社会者最大，是记之作，有益于人心与否，所不敢知，而无有损害，则断可以自信。

一、记中间有意有未尽或费解之处，则于附录中说明之。

《红星佚史》序[1]

1907 年 3 月作
署名周逴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罗达哈葛德、安度阑[2]二氏掇三千五百年前[3]黄金海伦事著为佚史，字之曰《世界之欲》。尔时人间尚具神性，天声神迹，往往遇之，故所述率幽秘荒唐，读之令生异感，顾事则初非始作，大半本诸鄂谟（Homer）。

鄂谟者，古希腊诗人也，生三千年前，著二大诗史，一曰[4]《伊利阿德》（Iliad），纪多罗亚战事。初有睚眦神女曰亚理思，以当沛留斯与提谛斯婚宴不见招致，思修怨，因以一频婆果投会中，识其上曰致最美者。海拉、雅典那、亚孚罗迪谛三神女随共争此果，神不能决，宙斯命就巴黎斯断之。巴黎斯者，多罗亚王普利安子，方居

① 此据 1907 年 11 月商务印书馆印本，文字与《苦雨斋序跋文》略有差异，亦有的改从《序跋文》。
② 此处原有"俱"字，已删。
③ "年前"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④ "曰"原作"日"。

伊陀之山视其羊群，三神女各许以酬，而巴黎斯终纳亚孚罗迪谛之请，愿得美妇人，二神女由是衔多罗亚。未几巴黎斯游希腊，王美纳罗思厚款之，后曰海伦，绝美，亚孚罗迪谛为种业恋于胸，见客美之，会王他出，巴黎斯挈后奔。王归索之，不听，遂大举伐多罗亚，海拉、雅典那为之助，九年不下。后用伊色加健者阿迭修斯策，造大木马空其中，伏甲士百人，弃城外，复率舟师隐邻港中。多罗亚人意敌既去，启城出，见木马，乃拒洛公（Laocoön）之谏，舁之入城。入夜伏甲尽出，启城，舟师亦返，多罗亚遂下，希腊人大掠，杀普利安于宙斯神座之下。美纳罗斯复取海伦，将之返国，遭飓风流地中海，抵息普洛思、斐尼基、埃及诸地，已而至斯巴达，复为国王。后诗人欧黎辟提斯（Euripides）及思德息科罗斯（Stesichorus）则谓巴黎斯仅得海伦之形，真海伦盖已至埃及云。

诗之二曰《阿迭绥》（Odyssey），即记阿迭修斯自多罗亚归，途中涉险见异之事。而《红星佚史》一书则设第三次浪游，述其终局者也。中谓健者浪游，终以见美之自相而止。而美之为相，复各随所意而现，无有定形。既遇斯生眷爱，复以是见古恶，生业障，得死亡。眷爱、业障、死亡三事，实出于一本，判而不合，罪恶以生，而为合之期则又在别一劫波，非人智所能计量。健者阿迭修斯之死，正天理应然，不足罪台勒戈奴之馈矢。台勒戈奴事亦本鄂谟以后传言，非臆说也。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缗，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人制作，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

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他如书中所记埃及人之习俗礼仪，古希腊人之战争服饰，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盖即摩西亚伦，见于《旧约》，所呼神名，亦当时彼国人所崇信者，具见神话中，著者之一人阑氏即以神话之学有名英国近世者也。

丁未二月，会稽周逴识。



女祸传

1907年5月15日刊《女子世界》第4、5号合刊
署名病云
未收入自编文集

芜城寂寥，荆棘如幂，鼪鼯昼窜，鸺鹠夜呼，昔日风华，已无片影。其仅留残骨于人间者，惟是荒沟古井，断瓦颓垣，历风霜兵燹之馀，带凄厉荒凉之色，历历以映人目帘而已。每当斜日西薄，苍烟满林，牛羊归墟，踯躅上下，酸风旁起，败叶飕飕，与嘶鸣之声相杂。行人指顾，辄相告语曰：此某某前朝之故宫也，而今沦为刍牧之场矣。相与历数前事，每遗恨于蛾眉之足以倾国，盖十而九焉。于是又复太息曰：嗟夫！哲妇倾城，千古一辙，祸水灭火，信有然矣。辄留连而不能去者久之。

病云曰：此前世史[①]记之理想然也，而今则已不足以当一笑。夫善恶之判，初无定形，惟随人意之是非以为断；且昔之是非，又非今之是非也。即是非矣，而不揣其本以齐其末，轻重倒置，奚以论

① 原无"史"字，今增。

人？间尝读《列女传》，见其上下不及千[1]载，而嬖孽一传，多至数十人，唐宋以来，尤不鲜见。一孔老儒，遂从而指斥之曰：女祸，女祸！于是"无才无德"之说，流毒万祀。闲辄自思，此亦我女界之不幸，而无可讳者矣。既而思之：恶！是何言也？吾高尚清白之女界之历史，曾有何事足为伧荒所指摘所评议者？四千年来，女学不昌，女子不读书，不知大义，得志用事，愆尤随之，亦自然之理。于此而诟病之曰"祸"，此我女子所不任受者也。且其所谓祸者，亦不过曰破国丧家而已。夫野蛮之世，扰乱种子早伏于平和之中，靡时不可以爆发。独夫锦衣玉食，又日沉酣于醇酒妇人，如是之家国，更何有者？乃以覆亡之首祸，独被诸弱妇人之身，此壮夫之所不为，亦史家之所深耻者矣。吾是以排斥昔日之是非，而尤恶言竖儒之所谓女祸者。

吾既恶言，而今传之，则又何也？盖凡事有对待而后有是非，有比较而后有轻重。卖友之罪，比之卖群为有间，视之卖种则更不可同日语。何者？其扰害之范围有大小，斯其科判之罪辜有异同，而断不能以相溷。今夫中国无所谓国而曰朝，质言之则曰一家，故中国之破国，其影响亦止及一姓，间有馀波所及，亦一群而止矣。小夫愦愦，辄用妄言。一路哭何如一家哭？于此义尚有未明，而以谈女祸，其不有所出入者鲜矣。嗟夫女祸！滔滔洪水，竟使大地陆沉；莽莽长林，遂有长蛇出没，斯乃可畏也已。否此者，引性善之章，为之解脱可也；为原情之论，为之恕辞亦可也，更有何祸之云？吾作此论，固将以平反是非，故先之以阐陈的解。纵揽古今，旁及中外，其有无愧于女祸之名者，吾仅得一人焉耳。世俗之汶汶，吾盖无取乎尔，吾盖无取乎尔。

吾今试先言其历史。其人维何？欧洲人民之鼻祖亚当之妻夏

---

① "千"原作"干"。

娃是也。夏娃者，世界首出之妇人，其生也不知距今为几何年，其殁也几何岁，古籍茫茫，莫可究诘。而惟是罪恶流传，远及苗裔，酿成今日之悲惨世界，为生民厄，为天帝羞，大地罪首，辜羌安逃？谥曰女祸，非为过矣。祸云祸云，破国云乎哉？丧家云乎哉？吾乌乎知之。荒唐古籍，无理之中又有理焉，今猎取之，聊以佐吾说谈夏娃之事可乎？

夏娃之时，盖洪荒之时也。洪荒之时，天地闭塞，粤有大神曰天帝，为之开通，敷设山川，管领生物，七日而万事咸备。世界清宁，乃抟[①]黄土，仿己为人，字之曰亚当，宅于埃田之乐园，为之辟四川以资灌溉，植以佳果，实以佳畜，俾亚当主之。帝又念亚当独处，致亚当睡，抽其胁骨，造为妇人，即异日之夏娃也，俾为之偶。斯时也，亚当夫妇同居乐园，友麋鹿，邻松楸，为其幸福之时代。自此以往，盖陶陶熙熙，与帝瞻对者有年。

上德不德，大道无名，华严世界，即洪荒时代之反影也。一则未入人世之境界，一则已脱世界之范围，其间相去不能以寸。使当日者能长保此浑沌时纪而不变，斯其清净真一，脱离竞争，扫除苦恼[②]，正可作华严界观，更复何羡？乃自一入人世之界，遂遽失其本真。茫茫长夜，振古如斯，五浊恶世，解脱何日，斯甚可悲矣。亚当之居乐园也，块然不知，冥然罔觉，裸行露伏，闭目塞聪，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尚何多让。尔时帝又诏之曰：园之果蓏，悉供汝曹食，惟其中有果曰智慧之果者，汝曹勿食之，勿触之。自非然者，汝曹且死。嘻，帝之意，岂非欲葆其真而全其璞，无俾留于娆智，以毒万祀，而无如倏忽二氏之必欲凿混沌而毙之也。道高一尺魔高[③]一

① “抟”原作“搏”。

② “恼”原作“脑”。

③ 原无“高”字，今增。

丈，斯亦帝力之所无可如何者耳。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久矣，况天人之极乐园乎？园之中有妖蛇者，帝造万物之一也。方其造时，意亦止以备庶类之一，而不知小人难与为缘，终且有时而窃发，世之所以有中山狼也。妖蛇狡狯，乘帝偶出，以言餂亚当之妇曰：吾闻帝戒若食智慧之果，信乎？帝[1]此言妄也，若食此果，则目将启而智力通彻天人，帝不得专美于前矣。哀哉簧舌，竟陷人于罪辜之深渊，妇乃摘自啖，并饮其夫。食顷，目顿明，相顾莹然，始知并裸，取无花果叶缀而披之，伏于石穴以避帝见。逮帝知之，已无及矣。虽严谴妖蛇，俾以腹行，永为人仇，而亚当夫妇，亦坐此失其天真，为帝窜逐，遂长别乐园而去。此英伦诗人弥尔敦《失乐园》之什所由作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兰因絮果，莫可推移。求柴胡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亚当夫妇，既种恶因以去，而其果遂亦绵绵而俱来。去乐园后，居于埃田之野，茹毛饮血，以度其生。亚当又名其妇曰夏娃（Eve），夏娃云者，意群生之母也。生二子，长曰爱佩，仲曰侃。既而侃弑其兄，虽释不诛，而变亟矣。亚当死，族大繁衍，然人心堕落，扰乱益甚，掠人女以为妾者日众。嗟夫！使家族而秩序也，较之自然无为，色相净尽，神光不灭，与世终始者，已为下乘，而况支离扰攘，其更何以堪此？是皆夏娃之种其因也。虽曰妖蛇饶舌，致失性灵，而女祸之发端，亦已可畏矣夫。

洪荒时代之人，无识无智也。逮其递嬗进行，而淫杀乃兴，蛮风丕变。帝乃震怒，以百五十日之霖雨，陆沉大地，高山沦为礁岩，乔木竞为藻荇，万有生物，莫不随水以去。天地无言，动机皆息。

---

① “帝”原作“天”。

其仅存于此世者，茫茫一白，波涛薄天。下此者怪鱼跋浪，水草飘扬，如空谷幽花，舞夕阳而欲笑已耳。上此者则银山雪海中，一叶扁舟，与波低昂，逐流而转。伊何人斯？盖亚当之子孙曰诺爱区，天帝怜而生之，命偕其眷属，与夫家畜，避滔天之洪水者也。巨浸灌地，万物咸萎，水渐以杀，危峰始露其巅，复百五十日而地乃涸。诺爱区复出，至地。帝乃存临，忽有甘香触人鼻观，于是喟然叹曰："未[①]可为也已。人性之恶，乃自其幼年性天而来。吾知过矣，吾当不复求全于此世，亦不复思以洪水廓清之矣。"

自是以往，迄于今日，理乱竞争，屈指莫尽，人世罪恶，至于此极。于是悲观之士，极意慨叹，思华严界之得见；而乌知当日之清净无为，岂不胜此万万，乃不幸而至于此。嗟夫！以一弱女子之动作，而举天下之罪苦，悉加诸其族类之身，逮千万载，相寻而尚未有已，谓之曰女祸，宁为罗织之辞乎？信斯言也，则吾中国亦有其人在。千古遥遥，东西并峙，读二百年前之历史，不能无遗恨也已。

其人伊何？曰降清故明将吴三桂之妾陈圆是也。

记者曰：陈圆之事，吾不复屑记之矣。生当国家多事之秋，前不能激劝夫子，光复中原；洎陷于闯，复不能如方芷之一死，以坚其志，卒使雄关不守，铁骑纵横，而四千馀年之古国遂永沦矣。史重诛心，罪无可谢。虽然，且勿言矣。前车已往，来日大难，吾姊妹中有如梁红玉、花木兰其人者乎？奋迹一时，流惠千古，重扬我女界之耿光，而一洗旧耻，未为晚也。他日者，使碧眼天骄于黄祸之外，将别立一女祸之名，相顾震慑，不敢正视我祖国，则吾将复草"新女祸传"，以一舒我今日牢骚之气，而尽想望之忱，敬忍死须臾以待矣。

---

① "未"原作"末"。

妇女选举权问题

1907年7月25日刊《天义报》第4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本年三月，英国妇女杂志曰 Women at Home 者，刊有说丛，其目为问妇人应得选举权否，寄稿者有康佩尔(R. J. Campbell)夫人、复绥忒(Fawcett)夫人、哈第(T. Hardy)夫人、佩纳(A. Kenney)女士、列亨(L. Ridding)夫人、萧[1](B. Shau)夫人诸氏，皆极为提倡，而中以哈第、萧二夫人为最，今略述如左：

(一)哈第夫人之意，谓应与妇女以选举之权，实天人合并使然。盖以时机言，果已就稔，而女界程度，亦渐足以吏。其文有云：

> 今也吾人之立法，仅止一面为单性者耳，于男女之间皆大勿利，波且及于婴娩，而于后者为尤甚。今使取文明国中男子，改政府所设施之事业，以他事之标准絜其短长，将见其所作为，全归于缺陷，遍此世界，惟有竞争贫窭私利，狂愚酷戾凶

---

① "萧"原作"肃"。

残与隐微众孽而已。

夫人又谓男子之于此事，可勿以妇女将干预庶政，而引为大题。盖势力活动之本原，经久续之压束以来，其反复进成，尚需时日，非如他物之可仓卒而就。第以理言，治国经世之业，实最适于妇人，故男子而欲尚力为拒抵，并此权靳之，而必以独治为佳，则于理为巨谬。使他日者，两性政治洵能代立，斯其为益于群者必甚大且博，而贻福于子孙者，乃尤为无可量也。

（二）萧夫人则谓妇人之应有选举权，原为自立之理。世之士女，大都亦见及此，虽犹有为梗者，而议率无据。文中因遍斥之，而于谓妇人勿能执兵、毋得选举之说，尤嘲之甚。曰：

彼论者其知之矣，吾属妇人，虽以习之拘，未尝一与军旅，顾危其生命，孕育维婴，以益长其国族者，其数较男子（指执兵者）为众，而事亦为常。故其谓女子勿能执兵、毋得选举，无宁谓男子勿能育儿、毋得选举之为说较佳而衷于理也。

然此一节，尚非女权论者所欲力斥之要点，其最要之处，则以男子意见，乃欲占有妇女，如其家奴，与为欢娱之物。文有曰：

男子之所欲于妇人者，初非求其灵智英特，自强不倚，勇敢急公，而与己并也；惟乐其巧慧温柔，平凡羞怯，依赖性成，循循守礼法而已。男士自喜，非欲于一家为其主宰，盖且并法令之所出亦归诸一身，而成威福尊严毗于天帝也。

［独应按］ 以上译三月份《英国评论》所摘记者也。男女问

题，理之宏要，世人治之已久。虽说未有衷，惟已[1]为妇人，自不可不自右以求直。特储能为备，道且何由？同志又载美国《社会学杂志》所揭有多摩斯（S. Thomas）氏一文，论“妇人心意与人间劣种”，中云：“第以此观之，一般之妇人，诚未可许为灵智（Intellectual）。何者？以积世以来，初未用其心知，故其识力长成，至有所限。”又曰：“人谓妇女忆力佳，遂以为良朕，不知此正由于心智[2]未发之故耳。人惟不劳其心，以求索新知[3]，则其萦虑所及，自唯陈迹而已。”审是则吾女子欲有所为，正可知所自勉。顾比者女子为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留学生亦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

---

① “已”原作“已”。
② “智”原作“知”。
③ “知”原作“智”。



妇女选举权问题续

1907年9月15日刊《天义报》第7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英国《十四日评论》(Fortnightly Review)顷揭斯多波德(Qt Clair Stobart)夫人一文,题曰《性别与选举权》,就生学(或言生物学)群学二面研论女权问题,于世人反对诸说遍加以驳斥。文首言:

> 今世之激迫号呼,立求女子之得权者,原有二焉:其一者,惟是婪啼浪嗷,将以娆嬲男子,使弗即安,或则孏妇之为,骛为虚声,冀于雄辩惊人之中,以坐大其声望;其[①]二者,其所持议,虽言或稚而未完,顾其发于阴仪天性之自然,可曰公言,盖半人类也。

① "其"原作"第"。

次言要求女子参政之权，语其理由，固[1]非仅如论者所言而止。犹有进者，曰：

今以著者观之，其理甚明，凡所欲言，初非以论人性力，能于此时期有无所豫，足以于自他政见，立其是非也；惟欲一质男优于女之说，于自然法上是否为永久无变之定则已耳。质言之，即询两性之间，宁有所优劣，抑悉等敌之谓也。

次就生学立论，谓雌者昔为优性，雄之为性则变动不居者也。妇人初造男子，而男子即以其得自妇人之力，还制其造主。文曰：

凡人性之初期，本以阴仪为胜，逮及其次，阳亦竞强。顾人当知此一期已将就其末路，而第三期会且立至。昔以意言，故以官能为宗，推其果于脑力，男子遂谓优胜于女；今以情言，于廿世纪中，将以此同情引吾女子入于一境，凡有权力，悉与男平，且有以调剂德义群力，使弥遍人生，而官能之说莫行其效。吾人于第三期中，会当亲见其盛，男女二性，进于两尊，凡他大千诸物，悉下风矣。

复次则问男子以何神权，乃能辖治女子，靳其庶权，惟有特典？曰：

吾不知依于何法，男子有权而女子仅与特典也。昔英国丈夫，愤于古制君民权力之不平，因与抗争，遂得政柄。今英国女子亦当如此得参政之自由，决将不复以特典自安，惟知向

① “固”原作“因”。

男子索还权利而已。

复次述世人有持女子弗能执兵、毋得选举之说者。文答之曰：

居于今日，彼冢宰士师，既弗能厕身军旅，兼事战争。然则国家司法防卫之役，理固弗能相通。且以实言，吾侪国中司战之士，虽云能执兵，实则反男子中之庶权尽褫者耳。就此析之，可为立义曰，妇人以弗能执兵，毋得选举；而走卒海夫毋得选举，则以执兵也。岂不异哉！

复次，又有言男子智能优于他性，是有权以辖女子。答之曰：

如此说而善也，必是须于一日中尽斥人类四之三[1]，褫夺其权而后可。以群中男子智愚错落之不齐，殊无异于男女之相去也。且又以何理故，乃得因优劣之少殊，而遽剥夺小己之庶权，仅能以特典相属？抑即使此说可行，而于以女下于男，即当夺其公民之权，亦无说足以处此。使有一人，于其职业营作，或有逊于他人，而谓即可斥去其人，使于此一道弗能更有所与，吾不知是理之何在也。

末言昔日重能力，故男子为政，今之时则已渐移于德义之力，是女子所长者也。文又曰：

今无间，凡是运动，其为候至短，而不中于进化之程，其下

---

[1] “四之三”原倒错，今乙正。

落之渐，当如其上。或其发凡作始，确根于自然而无所强。然使欲投一二妇人于狴犴，遂即以为治，则犹引灌园之水以灭晚日，必不能也。盖其始作，发于妇人群中，使有熟知两仪之本性者观之，则知此信乃郁极阴像自觉之结果，而神圣感情之振兴尔。

右文所言如是，凡人苟少解人情，得闻女权论者之辩说，或读其论书，考其情实，当知凡是所言，未为妄也。(译英国评论。)

[案] 今年芬兰妇人，得选举为议员者十九人，史上仅事也。芬兰女士裴列伯瞿(Mcikki Friberg)氏就杂志 Datny Aarhundrede 中作文论之，有云："此举之成，有因缘焉。几许年来，芬兰国人为其祖国自由，拚死为战，而女子多与其事，强干信直，勇不畏死，初不亚其父兄夫子，且竟出资财以助动作，或刊文状鼓舞国人。其以是故罹图圄流放之祸者，盖不鲜见焉。女子以其经历所得，知欲救其国，争得自由，则统举一事，实为利兵，男子亦然。二者相得，故事可成也。"是三折肱之言，颇足备参考，因推译于此。

[案][1] 妇人参政，为近日一大问题。然既争参政之权，即系承认有国家有政府也。故本社之旨，在于灭绝人治，弭消男子之特权，使男女归于平等，不仅以妇人参政为目的也。记者识。

---

① 此则案语似为《天义报》记者所加，仍附录于此。



爱理萨阿什斯珂[①]

读书杂拾(一)

1907年9月15日刊《天义报》第7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爱理萨阿什斯珂(Eliza Orzeszko),波阑近世第一流女著作家也。生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本世家子,以文艺名家者,女子受学甚深。幼时家庭中极为欢乐,十六岁嫁为新妇,伉俪亦敦。家多亲故友朋,皆一时名彦。六十三年(即嫁之一年)波阑有事[②],凡福皆已。其夫坐国事流西伯利亚,家产藉没入官,亲朋被杀,或流或遁,一时几尽。女士遂穷愁著书,历四十馀年,日惟以振策邦人,劳作竞争,以[③]其家国为事。为事计二十九年中,所作不下七十馀卷,外国竞传译之。英法德俄瑞典什兹(Cech,亦名波希米亚)均有译本,人目为波阑之乔治珊德(George Qaud,法国女小说家)。其杰作大抵描写波人促迫苦愁之状,读之可感。女士以兼爱为宗,哀乐过人,慈祥而壮烈。尝自言曰:"孤另夷落,陷于穷愁,吾始著书也。"

---

① 本篇及下篇原题《读书杂拾(一)》,今析之为二,并加题目。

② "事"原作"时"。

③ "以"原作"为"。

乔治爱里阿德

读书杂拾(二)

1907年9月15日刊《天义报》第7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乔治爱里阿德(George Eliot),原名玛利亚芬斯(Mary Eraus),此其别号也(仿男子名,前记珊德亦同),生一千八百十九年,以女小说家名世。所著《亚当眦德》(Adam Bede)一书,记一女郎为狂且所诱,最有名。法人洛利氏著《文章通史》评曰:

> 爱里阿德为文,其刻写性情,至可叹赏。文体灵妙,如在画图,一倾人生之忧患,坦然无复馀蕴,而于工人生活为特详。如废业罢工,童子之过劳,妇女之堕落,人类相互之妒恨与郡市百工之困苦,靡所弗具。盖在爱里阿德著作中,无有一字一言不表写人间之行。作者日以研究良知,故在写实之中,于心理观察亦无微或缺。

又英人班轲斯德曰：

爱里阿德与勃洛宁（Browning，英国诗人）二人皆自知天下启牖之责任，实惟降在覃思锐虑之人，故凡所著作，初非仅以绘写世态，盖直将一为索解[①]人间作为之因果与心意之隐微也。

又曰：

爱里阿德观察最深入于贱民之生涯，所以体恤之者甚至，且时惊其艰难，发为悲感，是其性情艺术中最美特质之一端也。

女士一生行事至奇。初与来惠斯善，氏有妻，别居而未绝，在律勿能他娶，而二人爱至挚，遂自同居，未行婚仪也。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来惠斯殁。越二年春，女士忽再嫁旧友克洛斯，不数月旋卒。论者于此，曲直弗能一。

比见人有为爱里阿德传者，则竟以来惠斯为其夫，而删再嫁一节。夫艳得多金，徒纪其利功而略其宗趣，或薄小说家而遂忽勿为详，可也，第意为涂抹，以颠倒其事实，则不可也。便为正之于此。

① “解”原作“鲜”。



西伯利亚之囚

读书杂拾(三)

1907年9月15日刊《天义报》第7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西伯利亚,俄语西比尔,与"鲜卑"二音相近。俄政府自收为荒服以来,即为放其仇雠之用,小有疑忤,辄在遣中。少年女子偶以文论贻致工人,即定重役六或八年,又或(如瞿珂夫斯迦耶女士年仅十四龄)以"无罪刑人是为大耻"呼于群中,便判安置西伯利亚,无得复返,如是不胜枚举。

又据鄂洛颇特庚(俄国革命家,或译苦鲁巴金)言,在伽□[①]坡尔,被放之女囚恒遇有醉吏昏夜强入其室,勾留弗去者,在律吏得随时视察,犯人无如何也。又其所以待流人家属者,亦至非法。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法学报》(Guriditoheskig Vyesinik)载,随行少女年在十四上下,自俄国往西伯利亚,无不吞声忍辱以达配所者。是中惨苦,盖历三百年如一日,无或损易之。

近人记其事者甚多,其最早者,十七世纪有长老亚跋公(Avva-

① □为原缺字,以下皆同。

kum，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以外道坐荼毗之刑)，非斥新宗遣戍，著有自序，为俄国早世文章之华。中一节云：

> 方予至页涅舍斯，复有克令自墨斯科洼来，遣予就陶利亚，去都可二千哩，使随波须轲夫行。彼有徒众六十，以罚予多罪，故天生其人，盖凶人也。曾屡虐其徒，吊扑炮烙，予时时戒之，谓所行非善，今自落其手中矣。
>
> 予行将近安迦拉大河，彼命予曰："去汝舟！以外道故，舟不汝载也。趣徒步过彼高山。"此其事甚非易，山高而林密，巉岩如壁，而吾侪竟过此，与野鸟山兽游也。
>
> 予贻以一小柬，首曰："汉子，畏汝神明！天地人物，靡不彼畏，而汝独弗理！"外此柬言尚多。柬达，随有五十众来，捉予至其前。波须轲夫拔剑而立，怒摇其剑曰："咄！宁若尚为神甫，抑已褫者耶？"予曰："予亚跋公长老也。问将何为？"彼遂力挝吾首，仆予地上。予卧不起，彼复挞我，又命笞以大杖七十二。予惟曰："耶苏基督！神之子！拯臣。"彼以予弗求赦，益大怒。
>
> 未几，众来取我投古堡窖中，与藁少许。予于是中度此严冬，无有薪火。冬寒甚暴，予不附皮，亦幸不死，似神祐也。予居窖狱，通岁卧藁上，如老犬然。一日人与我食，他日或无之。窖中虫鼠至多，窜予四周，予以帽扑而杀之。彼等恨我，虽一棒亦靳之也。　　(右据克洛颇特庚《俄国文章论》所载)

后亚跋公转流黑龙江，其妻随行。一日过河，仆于冰上，亚跋公[1]持

[1] "公"原作"之"。

之。妻曰:“嗟夫长老,吾侪苦难何时已耶?”亚践公曰:“到死方休。”今其妻之言,已成惯语,遍于西伯利亚流妇之口。

克洛颇特庚曰:“□对此问,仅有一语,即俄国民生彻底之更革[①]耳。”仁人之言哉!

① “彻底之更革”原倒错,今乙正。



斯谛勃咢克[①]

读书杂拾(四)

1907年10月30日刊《天义报》第8、9、10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斯谛勃咢克(Stepniak)名舍尔俱(Serghei),姓克罗夫靖斯可(Kravchinski),此其别号,华言大野之子也。以一千八百五十二年生露西亚,与克洛颇特庚同为却轲夫斯丌(Chaikovski)党人,运动农工至为有力。后逃亡英国,著书布其国中惨状,中有《地下之俄国》一书,文情皆胜,最有名,露政府厉禁,而手本抄传,其流益广。外此尚著有小说剧曲及小文数种,由党中秘密出版,散布农民者。至九十七年,偶出,触汽车而死,年仅四十有五。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克洛颇特庚作自叙传一卷,言其人天真率直而大无畏,同人戏字之曰"婴儿"。其游谈革命也,微服如长老状,敷陈民生苦况,当起而反抗,辄广引经文证之。彼能背诵《新

① 本篇及下篇原题《读书杂拾(二)》,今析之为二,并加标题。

约》,历历[1]无讹,故证皆精切。昔尝忻然自述其游说[2]村农一事云:

一日,吾挈伴行村路间,忽有农驾橇来,追而上之。吾便与言,官暴掠民,当勿偿税,又据经训以证革命之理。农策其马,吾侪疾趁之。马骤步,吾侪走尾其后,与谈革命抗租之事不已。既而农力鞭使奔,而马[3]瘠,且不足于食,力曳不能速,吾侪得仍追而聒之,逮坌息始止也。

① "历"原作"之"。

② "说"原作"谈"。

③ "马"原作"小"。



斐象飞

读书杂拾(五)

1907年10月30日刊《天义报》第8、9、10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亚历山大斐象飞(Alexander Petofi),匈加利人也,生于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幼而瑰特,有三事异人:素爱①独立,愿为优,天才长于诗也。顾落魄不偶,入学数年,潜至菩陀沛斯德剧场为杂役,已复为兵,以疾罢。四十三年夏,译英法小说②,以赀自度,秋复为优。明年返都,出诗集一卷镌行之,声名陡起,自是遂从事文章,为其一生事业之转点,而独立不羁之气亦益壮。

四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奥人革命,报至匈加利,斐象飞感之,为诗一章,次日对众诵之,至每解之末,复联有云③,"誓将弗复为奴"。众口应之,如立信誓于诗人前也。诵已,众即赴印所,自印之,立俟其竟。诗文就梓,不经检视,此实其昉。革命兵起,即从军行。明

① "爱"原作"素"。

② "说"原作"谈"。

③ "云"原作"之"。

年，归将军其谟（Bem，波阑人，轲苏士邀之来，使当俄军者）大队。至七月三十一日，舍该斯洼（Segesvar）之战，没于阵中。

裴象飞为诗，其大本有二。尝自题诗集，今述其意曰：

欢爱自由，为百物先。吾以爱故，
不惜舍生。并乐蠲爱，为自由也。

读此可知其人。今转译长诗一解于此，然惭不词，欲进译，笔不能更下矣。诗曰：

白日黯西下，四空入杳冥。小星灭不现，
奁火馀微明。微明耿不息，并我故园情。



文章之力

读书杂拾(六)

1907年10月30日刊《天义报》第8、9、10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比来，人多言学。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利[1]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而美术利细，弗轨矿若也。虽然明达之士于物质之足蚀精神亦既有知者，而或乃仍斥文章为小道，此[2]亦惑也。

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其与读者交以神明，相喻于感情最深之地，印象所留，至为深久，莫能漶灭。故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使生种种因缘。如斯妥夫人(H. B. Stowe)《汤姆之小舍》(或译《黑奴吁天录》与今书相合[3])出，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释。都介涅夫(J. S. Turgenev，俄国文宗)《猎人纪事》出，而二千万之农奴亦放。夫非其书哀感顽

---

① "利"原作"和"。

② 此处原衍"故"字，已删。

③ "与今书相合"原倒错，今乙正。

艳，能动人心，使生毅力，孰能与于此。然其为力，若在屈缚不伸之国，则尤弘大，如前言斐象飞之于匈加利，密克威支（A. Mickiewicz）之于波阑是也。

丹麦文豪勃阑兑斯（G. Brandes）游波阑，作文录云：

> 波人之爱国诗，如其宗教，其最佳者（如[①]密克威支等作），厉禁勿得读，藏者有严谴，而人辄私诵之，久久通其微言大义，则焚之，如他嫁之妇毁其所欢手迹，同一伤心，强不得已也。俄政府又禁波阑石[②]画，顾重法虽悬，而家仍多私藏小册，载国人瞿洛德革（Grottger）之画，及在禁之《西伯利亚流人行道图》；又有他图，绘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末次力战守华舍注状。波阑小儿，亦皆衣故国之衣，潜居家中（以着波阑衣出门有禁[③]），披其小书中所图[④]波阑史事、十九世纪大革命之状与流人图。故波人眷其故土，历久愈挚，如出性成也。

以上仅据文艺影响近有实效可指者言，中国则无之。

实之为害，每至保其躯体而失其心灵。虽欲及今药之，第吾观中国比来[⑤]孳孳于实业商工者正[⑥]众，窃深为寒心也。

---

① "如"原作"加"。

② "石"原作"右"。

③ "以着波阑衣出门有禁"，原作"以着波门有阑衣出禁"。

④ "披其小书中所图"七字，原在"以着波阑衣出门有禁"之前。

⑤ "来"原作"走"。

⑥ "正"原作"商"。



中国人之爱国

1907年11月30日刊《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异夫吾国人之言爱国也！夫其标义甚高，设词甚美，敷陈所至，议论风生，纵横浩瀚，如河汉之不可极也。猝然而生一波，澎湃作势，气慑千人，逮其回澜，则化微涟，或为漩①洑而没。是岂波之性然耶？然闻者浅测，莫知其细，则亦相与震惊荧惑之。而彼因之遂揭橥其私说以号令于人曰，是其为义，人生之所必由，而无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也，众亦哗而应之。以至高之名义，一经俗说，便生曲解，谬种流传，利害倒置，祸胡胜言。中国志士有恒言曰，国人不知爱国，则国可亡已。今为正之曰，中国果亡，第使循君言而爱国，则亡且莫救。故欲勿亡之求，其惟君辈之勿言爱国始矣。（通言爱国，皆爱政府耳。）

夫吾果亦有爱国之说，特甚有异。俄有勒孟埵夫，生为诗人，挚于爱国，顾其有情，在于草原浩荡，时见野花，农家朴素，颇近太

① “漩”原作“洑”。

古，非如一般志士之为，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如所谓“兽性之爱国者”也。夫人情恋其故乡，大抵皆尔，生于斯，歌哭于斯，儿时钓游之地，有毕世不能忘者，天怀发中然耳。至以凶暴为雄，以自夸美，则仁者耻。虽然，俄之主君，尚为其类，生同部落，系属较深，知理之士，犹不肯力右其长，俾益荣大，而奴于主人，乃言忠爱乎？

吾闻西方爱国一言，义本于父；而国民云者，意根于生。此言地著，亦曰民族。凡是爱国，国民之云，以正义言，不关政府。故如神州人士，见国人衰微，山河破碎，而谋有以兴复之者，斯为其选。若及脱系，更修武力，将扩扬国光之是图，犹为非也。而况今日之事，胡国权云云之足言乎？

比者浙路事作，而有国民拒款会，有女子保存国权会，其谬比于吴紫英创办之国民捐。若辈蠢蠢，所为支离，莫可究诘[①]，徒增悯叹，然流毒曷有已耶！

胜国之民，何言政事？何云国民？其或志士苦心，有揭国民之徽谋集会者，必与政府相敌，此必然之势已。支那之人乃独以国民自居，拜乞宪政于政府。异哉！民生昏瞑，莫可作兴，立宪邪说，横行海内，将相率[②]飘流而去，如江河之日下，又安测其所底。近更有迎贝勒之行旌，奉拜于辗车轮下，三呼万岁，以[③]博一首肯，且以日语自鸣其愉快者矣。甚矣！其既异夫人情之常，予于若辈又何难也。

---

① “诘”原作“结”。

② “率”原作“当”。

③ 此处原衍“以”字，已删。



见店头监狱书所感

1907 年 11 月 30 日刊《天义报》第 11、12 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俄人克罗颇特庚以革命党人下狱二年，遁居法国，又以里昂之狱幽囚五载，尝著《俄法狱中记》十章述其事，多写凶惨之实及西伯利亚萨哈嗹流人诸状，读之惨然令人无欢。书次就所札记综而绎之为《监狱与囚人之道德影响》一章，终结之曰，狱不能化人于善，即云止恶，亦弗可得也。第十章承此设问，研究狱之需否，其言颇繁，今撮大旨于此曰：

罪非罪也，当曰人事之病。治之已往，不若止于未形。学者讨论所得犯罪之故，析其因缘，可为三支：一曰缘于人事者，二曰根于气候者，三曰属于生理者。三者之中，末为最重。顾内因[①]殊常，缘为罪种，神志凌乱，易生杀机，果也。第天壤之间，林林众生，不乏其似，而或勿尔者，是则虽有内因[②]，亦必与外缘相应，而后始发。

① "因"原作"景"。
② "因"原作"株"。

故惟善处之，顺其外界，使无拂逆以婴之者，则罪自可免。吾闻支那之民，聚族而居，人皆夙稔。道义相切磋，患难相扶持，故罪鲜见焉。（原注：惟山鄙内地为然，非海市比也。）今使诚能推而广之，人合互助，斯非徒囹圄可废，虽以致升平可也。

克氏为自然学名家，以互助言无政府，今亦以言监狱，末学罔识，固莫能断其是非，第姑妄言之，则他且无论。特狱之为物不祥[①]，仁人所不乐言，更何必需之有？顾吾适市，乃见有书累累，标志狱务，皆留学生之所为者，则[②]又何耶？国人远适求学，不有大愿，流连荒亡，及于殂落，斯亦已耳，何监狱之足道。且士纵不肖，将假一技博升斗以糊口，虽执鞭犹可为，奚必与伍伯争囚粮之馀粒耶？夫欧西号文明，狴犴之设，托词化善，君子犹或非之；若吾国监牢，更何物耶？不过囚系生人，以备屠宰，笼槛森然，犹屠人之栈豕耳！使涉足其间，联念所及，当立有血泊[③]刀光之景，来袭灵台，令生恶感。而吾学子诸君，胡独津津乐道之？予不知著者执笔，偶尔成章，宁蚩蚩之信无心，抑将一斑自见，愿得备使嗾，以走狗自效，比于伏阙上书者之忠悬乎？未可知也。

嗟夫！庸夫徇利，莫或自惜。饥寒之切身，与性灵之束物，在常人视之，固有彼重于此者矣。吾昔至北京，见一郎子，傅粉薰香，嫣然巧睐者，都人字之曰“像姑”，翩然不自以为愧，此亦人生之最可哀者矣。虽然，哀其遇，故未尝有贱恶之心。极人间至愚，执至贱之业者，其惟助长淫昏，乐事刑辟之诸子乎！即使情实未形，莫定阙忒，然而不根恶见，曷有凶音，诛心之律，其又何以逃焉。

---

① “祥”原作“详”。

② “则”原作“列”。

③ “泊”原作“落”。



防淫奇策

1907年11月30日刊《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尝观于中土旧小说及村剧，其所称述者，不出淫盗杀三端。近今北京督学局颁布“学堂禁律”，禁学生购阅稗官小说，彼之意，岂非以往昔之小说戏曲，以盗贼为好汉，以淫者为才子佳人，近于诲淫诲盗，此实不然之说也。

《礼记·礼运篇》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亦曰，食色性也。是则食色二端，为人本性；人人各各遂其饮食男女之欲，则淫盗之恶息。至于食色二端加以限制，使之不能遂其性，则淫盗之恶遂生。至淫盗之念既萌，复制之使莫逞，其势出于相杀。故世界杀人之狱，起于意气相争者实占少数，均由淫而杀、因盗而杀者也。观中国各省命案，均与淫案盗案有关系，此其证矣。推之寇乱之窃发，邦国之竞争，亦以制胜以后，可以逞奸淫掳掠之威，享财物子女之奉。（历代英雄之崛起，蛮夷之入伐，均由于此念，读中国史者自知之。）然其结果，遂足扰乱生民，以戕残其生命。是则世界之大恶，均淫盗二念所扩张；而淫盗二念之萌，又由于人人思遂

其色食之性，(一切之则，以食物为最急要，)此乃不易之理也。

且淫盗之所以为恶名者，以人人私有其女子并私有其财产也。以女子为一己所私有，故禁他人之淫，而以犯淫者为罪恶；以财产为一[1]己所私有，故禁他人之盗，而以盗物者为罪恶，岂知以女子财产为私有者，已犯天下之首恶。何则？中国自古以来，位愈尊者妻愈众，近则贵显之民亦恒蓄妾，使多数之妇女屈伏深闺之中，防范之严，有若囚虏，又爱憎由己，宠幸靡恒。久闭之女，安能禁其无情欲之私？又既寡之妇，守贞之女，虽当青年，亦禁再嫁，稍逾防检，安能遽斥其不贞？又婚姻之权，非己身所克操，强迫之馀，奚能必其敦睦？或男女情欲既萌，而两姓固展其婚期，以是之故，则女有外遇，或偶[2]犯旁淫，亦事理所必然。至于欧美各国，其男女结婚离婚虽克自由，然亦仅有其名耳，实则男女婚姻，受宗教法律及伪道德之裁制者，不知凡几。或两情相悦，以门第财产之差别，不克遽遂其情，是则今日之婚姻，均非感情上之婚姻也。既非出于自由恋[3]爱，则男女之大欲不克遂，淫恶之生，乃事理所必然。是犹处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民迫于饥寒，而欲禁其不为盗也，虽日加防制，并禁遏诲淫[4]诲盗之书，夫何益之有哉！

---

① 原无"一"字，今增。

② 原无"偶"字，今增。

③ "恋"原作"变"。

④ "淫"原作"谣"。

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

1907年11月30日刊《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近读俄人克罗颇特庚自叙传，见所言国中革命及虚无论者情状，颇异世俗传闻，意有足备考览者，因为捃拾论比之如下。

俄国革命，至今日而极急，然溯其原始，发端甚微。十九世纪中叶，文章正盛，多著书言农民疾苦，读者感之。又被西欧潮流，浸润于黑格尔（Algele）俾昔纳尔（Buechner）学说，渐成《父与子》（Otsi i dycti，俄国文学[1]家都介涅夫名著，详见下）之冲突，少年士女不堪家庭之制，多走出就学，大都刻苦自养。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后，社会主义渐盛，于是有"趣民间"（Vnarod）之语，少年率自置身农民工人间，宣布社会主义，顾了无害札勒（俄帝之称）意，亦无叛迹。

克氏熟知情状，言七十至七八年间，党人运动故尚无他，苟能容与农民为伍，相与教导将助之，斯已意足。即如却珂夫斯奇（Chaikovski）之会，虽力被三十八省，亦不过广布书论，无他图（原

① 原无"学"字，今增。

传四章十三节)也。然政府加以严刑[1],使执矿山劳役六年十年或十二年,限满安置西比利亚终身,用为常谳[2]。例如一女郎,仅以授人一论,即坐劳役九年,终生谪放。又如瞿珂夫斯迦耶女子,年十五龄,见珂跋尔夫斯奇数人(事见后)絷赴缳首时,为呼愤冤,遂窜极边,未几[3]女随投咸涅舍江而死。他如流放牢狱之中,惨恻冤苦,有不忍言者。尔时乃有少年拒捕之事,如珂跋尔夫斯奇偕友数人,以手枪击捕役于阿兑塞。而亚历山大二世闻之,遽布戒严令,分全国为数区,各置将军,命缢罪人无赦,珂氏数人遂死。党人乃相语自卫,流为当时口号,期与间谍酷吏等为敌。于是美禅卓夫将军白昼被杀于圣彼得堡,(一百九十三人之狱定后,彼劝札勒倍其刑者,)警官一人杀于契亚夫,而克氏从兄弟特密忒刑亦毙于毒丸(哈珂夫囚人饥饿同盟,彼为总督,命缚而强灌之者)。第时尚无谋不利于皇帝者,使帝于是时能有以少慰民意,或稍削警吏之凶威,则祸且可泯。顾亚历山大二世不听,一意以刀锯从事,至七十九年,遂有实行委员出,数举不成,卒乃于八十一年三月杀帝于道上。

初,勒舍珂夫掷弹不中,伤卫兵数人,勒即被捕,帝下车就询之,格理纳威斯奇投第二弹,帝与勒舍珂夫皆重伤,未几而殒。是时从者走散,唯士官数人舁帝卧橇上,覆以外套。别有亚美略诺夫者,亦实行委员之一,方挟一纸裹爆弹傍立,见状奔赴之,助之扶抱,初不顾己之被执,是诚所谓仁之至义之尽者矣(原传六章第八节)。

尔后二十年来,虽变故频仍,顾未至于莫挽,煦煦之仁,似尚能

---

① "严刑"原作"矿严"。

② "谳"原作"诫"。

③ "未几"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收效于暂时[①]也。第至一千九百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冬宫门外之役，市民死于枪击者二千人，革命之潮遂不可遏，虽有八月十九日宪政，而大势已去，无可为矣。苛政未息，天灾流行，民困莫苏，丧乱遂亟，仁人恻然，思有以[②]救之。此俄国革命所由作，历劫不挫，必终达其的而后已，盖不忍人之业也。吾国人士不察，以此为虚无党人所事，唯以喋血为快者，则浅乎其见，非徒不知虚无论者，且不知俄国革命之为义者矣。

虚无党人（Nihilist）一语，正译当作虚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涅夫名著《父子》中，后遂通行，论者用为自号，而政府则以统指叛人。欧亚之士，习闻讹言，亦遂信俄国扰乱，悉虚无党所为，致混虚无主义于恐怖手段（Terrorism），此大误也。是无异以哲学问题混入政治，如斯多噶[③]宗派（Staicism）之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相去不知凡几矣。恐怖手段之作，每与时势相缘，应时而生，已复寂灭，后或重现，亦不可知，盖纯为政界一时之现象，非如虚无主义根于哲理，趋势所及，远被来纪也。

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益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悉破之。都介涅夫《父子》一书，即记其情形者，其言波札罗夫（书中主人，虚无论者也）为人不服权威，虽有义法，无征不信（《父子》第五章）也。克氏传中（四章第十二节）又为浅说，谓虚无论者行贵率真，最嫉文明习惯的虚伪。凡人相遇道上，虽心弗善，亦莫不欢笑承迎；彼悉不然，唯心所善者始与晤谈，否者弗动也。又如士流言情，情斐可听，而有时对其妻孥，乃狞暴如野人。凡诸外观之雅，出于虚伪者，皆为虚无论者所非

① “时”原作“日”。

② 原无“以”字，今增。

③ “噶”原作“喝”。

拒。其云谓动作，类多粗鲁，与一般圆融者相反，即遇交际之时有所陈说，亦悉破除旧习，不作寒温之谈，唯直吐其蕴，语至戆直。克氏随记一事，可以见其一斑：

氏尝在伊古支克，屡赴茶会，后以事久不往。有贵妇人询其友，谓氏胡不来，友故虚无论者，应曰："彼习骑未遑也。"曰："虽然，彼亦当以时来，即不舞亦共谈耳。"友率然曰："彼来何为？将听君辈谈新样衣裳耶？彼闻之久矣。"一人曰："然彼不常见某女士耶？"友曰："然，以某女士好学，彼方助之肄[1]德文也。"闻者大愧。虚无论者之视妇女，不异男子。妇人入室，不急踊起让位，唯见其人倦疲，而室无他坐，斯让之耳。世之妇人，多以弱性(Weaker Sex)自喜，喜言装束。第虚无论者见之，辄莽然曰："君妄言，胡不自羞？且后髻又用假发何耶?"虽然，虚无论者故无轻人之心，特廉角之露有如此耳。

上不过举其大略，详见《父子》或《何为》(Chto dyelat，契涅舍夫斯奇著小说)二书，兹不赘。由是观之，则虚无主义本不足该俄国革命。谓革命党有虚无论者可，若合二者而一之，斯[2]惑矣。譬有阳明派士人为官，不可便谓官皆阳明学派；有天台宗释子为行脚僧，不可便谓行脚僧皆天台宗。此理至明显，本不待[3]烦言而解者，然吾国卒比而同之，是有数故，要由素无确闻，而一般小说有以误之也。

吾观克氏著书，虽及近今，犹三致意于此，(《俄国文章论》中亦详辨之，)然则西欧之士，尚未能晓然知二者之分；今从而拾之，传闻益讹，又胡可免。而吾国更有据一二小说所言，为之信史者，夫

① "肄"原作"肆"。
② 原无"斯"字，今增。
③ "待"原作"侍"。

在作者且未深知其事，更何能传信，（俄国小说不在此例，外国著作中亦有有价值者，特中国所译多非其选，）盖亦唯姑造作之耳。如吾国古籍，记东海之东，有长胫之民，涉海而捕鱼。其说非不新奇，足娱听闻，然此乃搜神集异之流，欲求信史于是中，殆不可得矣。

论成后数日，偶从店头见近人所译《双孝子噀血酬恩记》一书，事既无稽，而译者林氏一序，语尤荒谬。其言虚无论者，混于无政府党，拟之为侠客，末又深斥之，则殆直以虚无主义为剧盗术矣。己纵不学，姑妄言之则已矣，特贻误后生，安可量者？夫万国礼俗虽殊，而诚妄之理则一，故言异国之事，亦不可作谎语也。且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1]为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阑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吾闻序言，如遇鸣鸦，恶朕已形，曷[2]胜惘叹也。

---

① “子”原作“字”。

② “曷”原作“遏”。

《匈奴奇士录》序[1]

1908年5月作
署名周逴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育珂名摩耳，匈加利人也，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二月生于科摩伦，就学巴波大学，进为博士。四十八年匈加利独立之战，育珂亦与，为奥人所忌，及维拉戈思战败则物色之，遂窜迹山林中，数月不出，事平归蒲陀沛思著书，六十一年推为国会议员，至一千九百五年卒。所作小说，都二百五十馀卷，别有国史及自传等甚多。其国人理特耳著《匈加利文学史》，言氏为小说，长于创造，益以意象挺拔，作之藻采，故每成一书，情态万变，且秾丽富美，妙夺人意，自《天方夜谭》以来鲜雠对也。

今此所译为七十七年作，原名 Egy az Isten，义云神一也，盖匈加利一神宗徒之号，其教非三位一体之说而信天帝为独尊，一千五百六十八年顷始人脱阑锡尔跋，后益曼衍。书记一千八百四十八

① 《匈奴奇士录》190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据《苦雨斋序跋文》编入。

年事，今述数言以当疏注。

匈加利故黄人，而民种殊杂糅，中以摩陀尔人为主，什克勒义云边人，亦其近族，古匈奴也，其民自称亚帖拉之众。亚帖拉者匈奴语曰遏谛来，匈奴之长，四百五十年哈伦斯战败，遂永居东脱阑锡尔跋，匈奴语曰遏耳兑黎，义云林地。其邻即扶剌赫，义曰异人，自称路曼人，即罗马之变，盖古达奇亚之民及罗马皇帝忒剌扬遗众也。独立之战，摩陀尔及什克勒为主，于是非匈族诸部莫不猜忌，意他日事成必独利二族，而奥国复阴耸之，扶剌赫乃叛，克洛谛亚暨塞尔维亚又戴叶剌契支为渠和之，脱阑锡尔跋一带摧残特甚，此书中本事也。

匈加利人先姓后名，正同中国，故译亦仍之。又本书间引他国文字一二言，译之有伤其意，故留原文，附识于此。

戊申五月，会稽周逴记。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1908年5、6月刊《河南》第4、5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今夫聚一族之民，立国大地之上，化成发达，特秉殊采，伟美庄严，历劫靡变，有别异于昏凡，得自成美大之国民(nation，义与臣民有别)者，有二要素焉：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质体云者，谓人、地、时三事。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赓世守之，素白既具，乃生文华。之数者为形成国民所有事，亦凡有国者所同具[1]也。若夫精神之存，斯犹众生之有魂气。一人入世，本无异于微尘，林林者等犹是戴毛衔齿之伦，更于何处生其差别？徒以性灵作用，故心思言动既因之各表异于人人，而善恶因缘亦焉而附丽，智愚得丧之故，可由是洞然如观火也。以言国民精神，理亦视此，故又可字曰国魂。盖凡种人之合，语其原始，虽群至庞大，又甚杂糅而不纯，

---

[1] "具"原作"其"。

自其外表观之，探其意气之微，宜傀然无所统一；然究以同气之故，则思想感情之发现，自于众异之中，不期而然，趋于同致。自然而至，莫或主之，所谓种人之特色，而立国之精神者是已。国人有此，乃足自集其群，使不即于漓散，且又自为表异，以无归于他宗，然后视其种力，益发挥而光大之，渐以成文化。力而强也，造诣所及，光华美妙，并世莫伦，或以馀光，福人间世，普遍大千，靡不受福，此其一也。即不然，而国粹深长，善能匡大，益以潮风所被，为补阙之谋，斯亦足自立于两间，不至为洪流所漂泛，此又其一也。若夫愈下，斯无可言，及旧泽之不存，又新潮之弗作，其能不颠连倒掷以入漩洑中而归于尽绝者几何也。由是观之，质体为用，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哲人觇国，计[1]探其盛衰兴废之故，或反观既往，以远测其将来，亦但视精神之何如而已，宁必张皇鹗顾，窃计其执兵之数而为之据哉？夫固知灵明美伟者之必兴，愚鄙猥琐者必耗，而亡国灭种之大故，要非强暴之力所能独至也。

吾言立国精神，其要如此。然仅以自意立言，无征不信，惧未足坚吾说也，则将以鄙陋所及，捃摘史迹，拉杂而列比之，令为证言。所陈者首埃及。夫二千年来，埃及不国矣。自法老舍提二世以后，国渐式微，文物凋零，道德颓丧，降及末叶，益入淫贪，波斯一登，遂以瓦解。今者江河益下，凌夷日甚，惧弗免与红人黑种同邱，而古国王孙遂莫自拔于皂隶矣。虽然，埃及固亡，旧泽则不能俱熸也。试一披图籍，为按种文化之留遗，见其祠墓象石块然仍存，益以碑碣之所镌镂，贝叶之所纪书，古厚庄严，靡不足见精神之所寄。又试研其经文，一读《死书》（埃及最古典册之名），则感于思想之神秘幽玄，有不禁瞿然起灵畏念者，此所以立教明鬼，为万国宗，而洮

---

① “计”原作“讨”。

汰之馀，莫可终绝：为吾言例者一也。其次者为希腊。希腊立国，亚于埃及，而文教之降，亦美伟媲于无极。盖国人信慕所归，物唯在美，故即所立神道之教，美妙玄崇，绝异凡轨。人入亚什妮、阿孚罗大谛（二神女名）之庙者，具瞻色相，固非徒顶礼之攸归，抑亦有美感玄情，直示人生神秘之源泉而启沃其灵府者耳。若言其他，则土木之事，狮门始建实远居耶稣二千年前，而丹青绘画、金石刻镂，下逮瓶罍钱刀[①]之藻饰，陶土象偶之抟塑，亦莫不造迹始微，成功广远，世推美术之宗，迄于今兹，四表之民，悉被其泽焉。且不止此，文章之士，首生鄂谟（Homer），有右列比兑斯（Euripides）梭弗克勒斯（Sophocles）之徒继之；哲学昌于梭格拉第（Socrates），有亚理斯多德（Aristoteles）柏拉图（Plato）之徒继之。风流所及，四海披靡，如江海之远、日月之高而不可极也，岂不大哉！前既流泽深长，宏被天下矣，后亦卒以此力，能自再造，（希腊重建，迩在百年，近更有新文章，信文明古泽之未斩也，）则如吾例者又一也。夫之二国者，远出荒古，居草昧未开之时，民生蓬聚，总总者数亦何限，而此独脱颖以出，文明特得先进者何欤？岂真深眷于天，有谆谆然命之，作之师表者乎？亦第缘精神之故，能善自大，而底于玉成之域者耳。二国兴亡继绝，迹虽不同，顾言文化所由，光被人寰，灿然不可磨灭则一也。故观于埃及宗教之发达，奉行始自大秦，渐及古德法诸地，王迹所至，靡不归依。其宗风之盛，唯基督继兴，可与雠比而已。虽然，景教之作，云蜕化可，曰迭兴则未也。学者尝言其故，谓圣眷之说正与天后母子相衷，而亚门谛之与乐园地狱，说尤可比。然则二者迭蜕，第存实而去名耳。可知宗教新流，虽能化易六千年前旧旨而代之，至其根株所在，乃卒莫能尽铲也。（上据英国彼忒列氏著《古埃及宗教志略》所论。）希腊之化，重在哲理艺文，斯为益

① “刀”原作“力”。

于人生者尤大。当景教全盛，泛滥泰西之时，其机一厄，斥梭柏诸子为外道，禁书勿得读，又毁淫祀妖神，至不惜种火古寺，椎金神以铸货布。力非不烈也，而终于无功。中古之顷，文艺复兴(Renaissance)，遂翻千古已成之局。此其关系[1]之大，读史者皆所深知，可无赘述。降及今日，而流风馀烈且发西方，东及三岛之地，所未感知者，独中国耳。然而希腊国民精神之伟大，亦已至可钦异者已。

古史而外，有新进之民，朝气方作，为世界华，而足证前例者，吾当推斯拉夫民族矣。斯拉夫为亚利安之分支，唯发达特滞，久见屈于强邻，受鄙夷特甚。德人至字之曰 Ethnologischer Stoff(此言人种学原才，犹云只足供斯学之研究耳)，而西方奴子(Slave)一言亦从此出。顾不几何时，倏忽改观，风动云起，破壁将兴，众论嚣然，震警一世之耳目而未能终决者，何哉？良以国人久蕴之馀，伏曜将发，灵明昭舒，莫可防遏而已。中之著者，莫若俄国。俄故后起，百度咸亚于欧土诸邦，第特美所钟，乃在艺文，思潮奋发，一日而千里。席卷之患，故不尽在甲兵；灵明之蚀，犹城下也。英人爱诺尔德(M. Arnold)曰：俄之文章，后其并天下欤？哲士固言之矣。次如波希米亚(Bohemia)塞尔维亚(Servia)克洛智亚(Croatia)之属，虽弹丸黑子之地，亦均文风渊朗，足以自雄。若夫丧败之民，借神明之下，亏挫而复振，百折不回者，尤不罕见，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者尔。如波阑，经六十年大举而后，败亡涂地，而国人终不为屈，识者以知波阑之不可亡，或钦之曰自由之象征(Symbol of freedom)焉。又如勃尔伽利亚(Bulgaria)亚勒美尼亚(Armenia，此系伊阑族)，处突厥羁轭之下，困于苛政，呻吟者阅几何稔，水深火热，莫可拄掮。以蛮野之胜家(土耳其为暴，特其君长，其民间则亦有新文章，盖未至如人言之太甚也)而御明智之民，重以宗教不同，则

---

① "系"原作"繫"。

其受厉虐可想，而歼灭之患亦从可知。读彼国人书纪所言，则患难亦至矣。然勃尔伽利亚以一八七五年之役，转战二稔，卒以七十八年柏林条约离土耳其而自治。虽未能独立，亦半酬[①]其志矣。亚勒[②]美尼亚二十年前国人立密会曰宏却（Huntchak，华义曰铎），以图自存，九十五年事虽不成，而民气日昌，不甘久困于辕下，则前路光明亦正可知也。凡是诸国，自波阑以降，皆胜民耳。“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岂有他哉，神不亡焉而已。试披文史，或检时载，当见其文艺作兴，如春花之开，如新潮之涨，浩焉无所底极，于以知高明华大，不觍于生之国民，诚不可与贪偷浇薄者同日语，而兴替之由亦正有不苟者在也。

游子远适，旷揽异国之风物，赏其山川之秀、花木之美者，恒不禁怀旧而思故园，此人情然也。吾言他国精神之完大，既如上述[③]，然反观吾凌夷之中国则何如？夫中国博地多人，立国又滋古，研索所及，当亘悠宙而莫可猝详，今欲以一夕之话尽罗致而通释之，朗然如疏星之可数，此不可得之数也。无已，将于此粗举大故，为片羽之见焉，则请言其文章。盖精神为物，不可自见，必有所附丽而后见。凡诸文化，无不然矣，而在文章为特著。何也？人生之始，首在求存。衣服饮食居处之需，为生活所必取，故实艺遂生之事即文物之曙光，第其所养者至粗于人，理为极浅。迨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凡自土木金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不同，而感人则一。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感现之间，既有以见他缘，亦因可觇

① “酬”原作“酧”。
② “勒”原作“民”。
③ “述”原作“道”。

自境。英人珂尔埵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古时纯粹文章,殆惟诗歌,此外皆悬疑问[1]耳。)夫志者,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露,不可或遏,人间之天籁也。故使读一国书,苟能撷文苑之华,因以溯思潮之迹,则生民情趣,正不难知。虽阅时千数百年,而草蛇灰线间有陈迹之未湮者焉。《葛屦》见唐民之衰,《小戎》兆秦人之霸,事理之感应则然,宁信有甚深奥义者哉?

今言中国国民思想,就文章一面测其情状,准学者之公言,更取舍以自见,则可先为二语曰:中国之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而文运所至,又多从风会为转移,其能自作时世者殆鲜见也。此其象为大否。拘挛臣伏,垂数千载。牛山萌蘖,既摧折于古之小儒;根叶所遗,暴君又重而践踏之。嗟夫!丰林之木将坐此以终歼欤?未可知也。夫中国者吾之故土,宁不欲歌美而甚念之?然今不免自诅所亲,刺其零落者,盖诚出于无如何,而为吾之长恨者矣!试观上古,文章首出,厥惟风诗。原数三千馀篇中,十三国美感至情,曲折深微,皆于是乎在,本无愧于天地至文,乃至删诗之时,而运遂厄。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割取而制定之,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2]思无邪。”夫邪正之谓,本亦何常?此所谓正,特准一人为言,正厉王雄主之所喜而下民之所呻楚者耳!儒者历世经营,本无当于宗教,然后世强为之词,则字之帝王之教可已。观其称述周公,上承文武,以至有尧,素王之号,所有由来。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之零落

---

① “问”原作“间”。

② 原无“曰”字,今增。

又何待夫言说欤！是以论文之旨，折情就理，唯以和顺为长，使其非然，且莫容于名教。间有闲情绮语，著之篇章，要亦由元首风流，为之首倡，逸轨之驰，众未敢也。况乎历来中国文人，皆曰士类，则儒宗也。以是因缘，文字著作之林遂悉属宗门监视之下，不肯有所假借。道学继起，益务范人心，积渐以来，终生制艺。制之云者，正言束缚。试观于此，即知中国思想梏亡之甚，此非逾情之词矣。若曰吾言过乎？而事实具在，将何以掩之！

虽然，其咎有不尽在制之者焉。趋时崇实，下此者或溺于利功，则大势所之，自易与前者为缘而生恶障。盖皇威所及，亦唯利害二途足为牢笼之具。使其号召而下无附应，则途术且穷，而流祸将不大矣。然中国则何如也？文章之士，非以是为致君尧舜之方，即以为弋誉求荣之道，孜孜者唯实利之是图，至不惜折其天赋之性灵以自就樊鞅。其有潇澹自好，耻为物役之士，托意写诚，寄为文华，云泥相形，迹诚高矣，然综揽以论，则敷扬之意，固亦犹是常人之所同，而特异其采，未尝有能独辟径蹊，一新风会者也。世好秋实，由来者远，巧智之徒知非和光同尘不能无迕，偶有立异，久已为众所排，遂以槁丧矣。夫天才之作，每不以时，虽一时见诧于人间，而影响于后来者甚大，新时代之化成，必有是焉以为之领。此其例不独见之文章，证诸史事而皆然者也。历来中国民间既少杰人之作，而为时势变迁之主者又悉在帝王，则种业之所缘生，后果因陈，自不易于摆脱，无足怪也。上者防民，因为禁制，其下附利，则乐趋之。制艺之目，不见于他方而独见于中国，且安保之不敢叛轶，或叛焉而无继者，此诚吾国文章丧死之极致！迷沦实趣，以自梏亡，思想之翦伐于国民，良较帝力为宏厉而尤可怖也！

比者海内之士震于西欧国势之盛，又相牵率，竞言维新，图保国矣。其言非不甚美，然夷考其实，又不外实利之遗宗，辗转未尝

蜕古者也。谬种始自富强之说，而大昌于近今。立国事业，期诸工商，感发嗷腾，将焉致意？而又尽斥玄义，谓不屑为，似将尽毕生之力倾注于数数方术中，即为再造宗邦之奥援者。此无论事未可知也，即使纵志所如，诸业骏盛，遍中国矣，然衣食居处固养生之必须，而试问贸易盛，工业兴，即此二端，宁遂足尽人生之事耶？虽人生极致，究不可晓，第或未至隘乃如此，则可知也。况中国精神萎衰，有走阪之势。闭关之世既以是而坐致摧残，及西化东来，激于新流，益岌岌有席卷之恐。虽或幸安，而质体徒存，亦犹槁木耳。实利之祸吾中国，既千百年矣，巨浸稽天，民胡所宅？为今之计，窃欲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焉。虽矫枉过直，有所不辞，矧其未必尔耶？顾欲言一物而不立其义，则论者或疑之曰：文章小道也。意非讥其远阔，不切用于日用人生，则疑文章经世之业，必如训诂典章而后可，其惑正根于旧习。今之所说，务取新宗，集晚近诸家论文义要，著之篇内，乃择其折衷之说，和平而不倚者，依为主旨，论其意义使命之所在。外此别有他宗所论，或近新奇，未能谐俗，则且置之，俾不至逆世而骇众焉。

原泰西文章一语，系出拉体诺文 Litera 及 Literatura 二字，其义至杂糅，即罗马当时亦鲜确解。挞实图用称文字之形，阔迭廉以文谱为 Literatura，而昔什洛则以总解学问之事。盖其来既久远，又本无精当之释义，故至今日，悬解益纷，殊莫能定。举其著者，则如倭什斯多（Worcestor）曰：“文章者，学问（Learning）知识（Knowledge）意象（Imagination）之果，借文字为存者也。”文史家哈阑（Hallam）氏则曰：“籍册所传之知识，谓之文章。”然其语有甚弗协者。彼于所谓文字的知识一端，既无特义为之树别，则与他种学识滋易浑融。且若括一切知识，凡传自简册者悉谓之文章，斯其过于漫延而无抉择，又可知已。次有布路克（Brooke）之说曰：“文章

者，慧人思想（Thought）感情（Feeling）之纪录，而列布有方，足娱读者。”氏为此言，盖将以娱乐美感为著者之的，故又有“凡为散文，使非有文致特质，又谨将意，则非文章”之言。所云特质，正谓艺术的特质（Artistic character）。而页伯（Jebb）曰：“文章在有定式。”所主张者正同。盖其言旨，非第谓文章之体当有甚异于谈言，而其品致风华尤必当合于美趣。法国评骘家维纳（Vinet）曰：“文章者，普含书物，而人于是中，又总合的以自显见于人前者也。”测氏之意，殆以文章表人类知能，收之小册，正如内籀之术总合诸支。故易言道之，可云文章所以结聚人生之思想，寄之美形以表之者也。戈克勒（Gauckler）谓之言词之艺，所以自白，说虽泛远，意亦同之。而爱诺尔德所言，义又至广，其言曰：“文章，一大字也，凡自手书稿本以迄载册，如宥克列（Euclid）奈端（Newton）之作皆是。”赫胥黎则以文章一语合于美文（Belles Lettres）。商德勒士（Saunders）为淑彭哈尔（即叔本华，亦作寿朋[①]好儿）著书《文章之艺术》作序，言文章为心灵活动之进程，又其结果，盖艺术之一也。外此尚有波士纳德（Posnett）著《文章通论》及美人巴斯庚（Bascom）氏所言，视前加备，亦载于此。波氏之言曰：“凡文章，无间文诗，若谓为省察所生，无宁曰意象之作；若谓主的在于教益，又无宁曰娱乐大众之为愈。且文章之妙，又本求知于常识，而非有专供者也。”巴氏则曰：

> 国民文章，言其一族灵秀民生中最优美纯全之质所结晶也。一文之作，非有凡诸美德足以自垂于不朽者，不得与于国文之林。思想一物，不能独造著作，进之艺苑，是有完全匀整逸美诸德为之挽进也。凡其色相之美，优于托物者几何，则文之寿亦如其量。盖文章具艺术之特质如此。

① “朋”原作“明”。

此二氏论旨之大略也。

综以上诸家之说，文章意义已可粗明。虽然，语其缺点，则有数者可举：(一)诸说之中，多描写题字，而少诠释之。其言文章，率唯举其相关事理，不啻纪述之耳，未能当于界说，直究讨其性质精神之所在。(二)其所言之理，恒止及一部，未能完全，故未足餍饫人心，了然使无遗恨。页伯曰：“文章在有定式。”此言滋信。凡为界说，亦必有其当然，不可或缺。前此诸说，皆东鳞西爪，所以[1]未成定义者，正由有所缺陷，无完全融会之要素耳。(三)则有共同之缪误焉，盖其说偏倚，多持极端而自解之，非以文章为一切学问通名，即为专主娱乐之事。夫言文章者，其论旨所宗，固未能尽归唯美，特泛指学业，则肤泛而不切情实，亦非所取。惟其义主折中而说近似者，则如近时美人宏德(Hunt)之说，庶得中庸矣。宏氏《文章论》曰：“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言至简切，有四义之可言，今于下敷陈之。

其一，文章云者，必形之楮墨者也。文人(Litterateur)之谓，正亚栎孙(Emerson)所谓著者(Writer)，犹言执笔之士耳。凡古今演说之词，仅为言谈，例不得列。即固至美尚，无有愧色，亦必待转诸纪录，及有定式而后，乃称文章。古昔什洛及柏克(Burke)演说得登于罗马、英伦之文苑者，正其类也。其或未及聚合，留之纸素，则说陈之既，其职已尽，即飘然归于空无，如昙花之一现而已。故如上文述法人戈克勒所言，以文章为言词之艺(L’art de la parale)，且纳演说于中者，其意为不直。夫文人辩士，其间故有系

[1] “以”原作“为”。

维，无待言说，然至论文之时，欲划然确定其界而不可混，则声音与楮笔间，有不得不严以别之者。决绝如此，正亦不得已耳。

其二，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盖文章非为专业而设，其所言在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而非仅为一方说法。故如历史一物，不称文章，传记（亦有入文者，此第指纪叠事实者言）编年亦然。他如一切教本，以及表解、统计、方术、图谱之属，亦不言文，以过于专业，偏而不溥也。又如泛言科学范围，其中本亦容文章，第及科学实地又便非是。德之瞿提（Goethe）方作 Faust（书名，义曰术士[①]）也，故为文士之书，迨言光学，则为专论。约翰孙氏《游子之草》虽为文章，而其《英文字汇》则否。若综言之，则文章对付在于中人，以尔者沛布所至，须不至偏于两端，其流自大，不然而区域甚拘，唯利小群，即莫与于普遍之义。倍庚之著《显理七世史》，以文章为地，为大众作也；及著《格致新机》（Novum Organum），则唯供学子研治之用。柏克演说集文，有入于著作之林，或勿与之者，即视此理。文章之不文（Unliterary），盖不必僿陋无学（Illiterate），有足贻笑于大方者在也，凡学术专业之词，皆足为文章之纇耳。

其三，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也。此其为言，非云文人义唯拘于学者。巴德勒（Pater）曰："文家非学子莫胜。"今为之正义，则当读如必思想家而后可耳。巴斯庚之论文也，有曰"凡其色相之美，优于托物者几何，则文之寿亦如其量"，此亦误也。充其意言之，不啻云文章可离思想以孤立而不失其德矣，为说甚不中。唯宏氏谓文章为人生思想之形现，则既不偏于绩学为文之说，亦不至过宗美论，唯主藻词。其所执持之义，第曰文章须能感（Sensible）耳，犹言贵能神明相通，其形虽成于文字，而灵思所寄，有更玄崇伟妙，不仅及一二点画而止者。又文章之德，固亦有娱乐一端，然其娱乐

① "术士"原作"拳氏"。

之特质，亦必至美尚而非鄙琐。故其结构虽取意雅丽，期有以动人情，顾即谓可以不灵或离思而独在，则又非是。诗歌、说部无论矣，即诙谐滑稽之文，意匠经营本不外悦人之意，而其文心词致，要亦有灵明之气以为之主也，所谓思想之形现是已。亚槲孙曰："文章者，至美思想之载书。"摩来(Morley)氏曰："凡有文章，广大清明而具美相，人于是中得与至理人情为会之书也。"其意同此。若[①]夫文胜质亡，独具色采而少义旨，斯为失衡。虽或为文字所能有事，第以言文章，不云当也。

其四，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Ideal)能感兴(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思想在文，虽为宗主，顾使独在，又不能云成，如巴斯庚所前言是矣。夫文章思想，初既相殊而莫一，然则必有中尘(Medium)焉，为之介而后合也。中尘非他，即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即顷所举三状之质地)合为一质，以任其役，而文章之文否亦即以是之存否为衡。盖抽思为文，使不经此，则所形现者将易于混淆，更无辨[②]于学术哲理之文矣。故文章者，意象之作也。巴德勒又言，文章实合事迹灵明而成形。是犹言文字之中有一物焉，足以令读者聆诵之馀，悠然生其感想，如爱诺尔德云须有兴趣是也。以上所言，多关神思、感兴二状。至言美致，则所贵在结构，语其粗者，如章句、声律、藻饰、镕裁皆是，若其精微之理，则根诸美学者也。集是三者，汇为文章，斯为上乘，文人之流品亦视此而定之。夫世果有覃思善感之人，而不著之文，则不可见，或著之矣，无神思以为中尘，斯其业亦败。且文之有待于能感也，读书一过，泊如枯灰，无取焉矣，而风味调和之要，尚为之殿焉。苟其无是，虽他德既具，犹为未文，而况浇世寡情绝采之作乎？

---

① "若"原作"苦"。

② "辨"原作"辫"。

上来所述，文章之义大抵已明。今依此旨而生馀论，述之如下：（一）由是可以识别人生思想之作也。察其形成之迹，宁由是中尘以来，是也则为文章，如其否也，若亚理士多德之《诗学》、亚丹斯密之《原富》、约翰穆勒[1]之《名学》，虽其思想[2]弘富，无愧大文，然偏于学术一端，情采不胜，弗敌事实之充塞，则非文章，而例是者可知矣。（二）由是可校雠文章，得其量也。如传奇体诗，以及体情述史之作，同为韵文，而教训诗什独缺情思，则勿能并列。如朴伯(Pope)之天伦诗 Essay on man，要亦自有华采，第若与弥耳敦(Milton)《失乐园》相形，则谓其不文亦可也。（三）文章形色之异同，可由是而见也。夫诗之与文，其同也等是人生思想，率由意象、感情、风味之作，而各涵娱乐之分子；若其不同乃在外相，诗有声律而文则否，故诗之富于意象、风味，又有以径娱读者之心情，当视散文为过。第以言致极，斯又终同，盖其量虽殊，而所以显正义，达人情，图高上其国人思想者，靡有异也。（四）言释文章，尚有馀义，即中尘之用，必三者匀合，乃称至文。道覃(Dowden)氏有言曰：文章者，诠释物色人情者也。人情至隐，莫之能见，唯寄之于文，总合三者，乃可见耳。虽然，使其作用侧宗一解而缺调和，则有偏胜之患。主神思者入于怪幻，重美致者沿为 L'art pour l'art(此言为艺术之艺术)，而感情之说则又易入浅薄一流。一端旁长，即不惜举他支而悉弃之。涵德不具，其不中于文律者，正自然之势耳。文章意义，大旨已如上叙，下此将究其使命(Mission)之所寄焉。

世之言文章使命者，说复庞杂，无异前之意义。盖其观察之指各趋殊途，造端既分，其竟自异。其视文章之体，各有浅深，则言议

---

① “勒”原作“约”。

② 原无“想”字，今增。

其用，亦即准此。非言之杂糅，正事有相因者也。吾国论文，久相沿附，非以文章为猥琐之艺，则或比之经纬区宇、弥纶宪彝，天下至文必归名教，说之不衷，姑不具论。远若征之英美诸邦，异义纷披，亦多偏解，赏析之旨，卒莫可详也。则如宏德氏言，世人视文章为物，要亦浑茫无所止归，说非失之偏陂，即或浅薄肤庸，不中于程，无以慊人意焉。总其旨要，大要可得四宗：（一）其有士人落托，卖文为生活者，或遂以文章为生计之具，如吾国谓笔耕是尔。如英之斯宾塞（十六世纪诗人）、特勒覃、约翰孙，美之普勒斯各德、朗法逻、霍孙诸氏，皆尝以文字为生涯。而世之文人，亦自视文章有如恒业，与悬壶卖卜之道并，不过借是以得多资。次者或视若商工，其执笔也，不啻制作道具，以待沽市中，否亦与握筹列肆类耳。顾其言之谬，不待烦解。盖文章者非乞食之学也。人固有劳力得资，而托其介于文书，故非文章为职，在易升斗以养生也，此其理至浅者也。（二）人又谓文章为物，乃著者用以成名者也。（《新世纪》十五默子与人书，即具此种意见。彼劝人弃舍为大文豪之心，又以文章为容悦之贱技，虽所见不广，自生障蔽，一言不智也，惜夫！）书物之作，无间文诗，皆不过一中尘耳。著者以是中尘，乃得展其雄图，收天下之荣誉，言其主动，故在一身之名，他事悉无与焉。是则文章为职，初无异前之所言，特一以求利，一在得名耳。好名之病，文人所同，弥耳敦所谓伟大意志最后之通病是已。一与于此，将终生劳劳，悉为之役，得失所系，有成心焉。斯其文品卑琐，莫得尽意，固也；且著作因缘悉为名故，与希勒石图形之热中者何殊？虽有文章，犹之雉赘，于己无与，更何与于人？世亦胡重有此文章乎[1]？以上二者，可综而一之曰名利之文。中国制艺，即当其选，降而愈下者尔。昔人有言敲门砖者，正是中尘之谓，非正义之文章也。文既

---

① “乎”原作“手”。

莫与于艺林，更何言其用耶？（三）有别说焉，其义亦正，而为众所可认者，谓著作极致在怡悦读者，令得兴[1]趣、有美感也。理固纯定，亦为文章所当有事，第复失于偏，未能圆满。美致之说，上已及之，此仅为文章之一枝，未可即该全体。如在诗歌韵律之作，犹为副因，散文益在其次。若文章为用唯观听之娱，则其流甚易入于纯艺派。吾国素目说部为闲书，惟供茶馀酒醒之消遣，而猥鄙之作亦即乘此而兴。轻视之渐，其品益下，则犹不如艺术末流，虽或不中，尚本学理而来，未至如是之滥恶也。（四）有谓文章绝端在于自白，著者因文载纪其感情思虑，以自表现是也。德国神学者须赖摩海(Schleiermacher)尝云："己若能自道，便没世无恨。"审是，则著作之士不过自表其人格之人，而文章为物，极言之亦仅一卷自叙传而止。虽所涉及于神明一方，视他说已有进，而不免仍偏于私。将以文章为一人之物，借以见作者之情状，而外此即无馀蕴焉，则与仅为声名利禄计者何有深别？皆不过托文章之能事，以为一己役者耳，其不能指为文职也固宜。夫古来文字一途，情态万变，试就著作之林索其本事，则文章使命亦至不齐。凡是四者，无不具有，此固昭然之事实也。第天下事之所能有，非遂为理之所必然，使持此四端以括一切文章之职，固无不可，特由是而观，则文章者良小道耳，将何以与于世界生力之一，而为人生文化之因子乎？夫文章影响既统被于人生，则即果证因，当立悟其使命所寄，必非是区区者而止。宏德氏乃综列情实，立四项为文章使命：一曰在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二曰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三曰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四曰在发扬神思，趣人心以进于高尚也。今依四义，试复为敷释之如下：

一、文章使命在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也。浅言之，所谓

[1] "兴"原作"与"。

言中有物。第重者在灵智之思，又必独立不羁、得尽其意而后可。凡庸凡琐屑之作，或模拟肖似，有类袭于他人，皆所弗贵。作者于此，当自立不倚，唯一以己意为衡。鸿思所得有甚欲告，语于人间，而文章因以有造。如亚栎孙所谓必能思之士，又能镕裁其思以应人求，而适于高上之趣者是已。文人如是，其文亦然。善者当有鸿思高义涵组其间，博大精深，有以成文章之气力光华，使之不朽，且与文章相融，息息皆通，如同血脉，令读之者得闻妙理，豁然贯通，饫其心灵，如渴得浆、饥得食也。如是至文，有但谛（Dante）之《神曲》鄂谟（Homer）之二大史诗及狭斯丕尔（Shakespeare）之悲剧等。而宏氏于英国近世文章，尤极赞丁尼孙（Tennyson）氏长诗 Inmemmorian 一章，以为玄崇博大，极人天之秘义，狭斯丕尔之独为文宗亦正以此。故文之首务，在集汇精义，传诸人心，助之进于灵明之域。特所以载此义者，又取诸文而无与于学术，故培庚《格致新机》之异于《论文小集》，不为文章者，非以独缺义旨，莫与于此也，正缘一为文章之文，一为哲学之文耳。虽然，文必有待于涵意，斯乃谓为不虚，固也；第若罔然遂以是为教训之事，合文字于教法，则其惑又弥甚矣。徇是以行，将使天下文士尽为圣人立言而后已，辕轭之下，更何高义鸿思之有乎！

二、文章使命在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今就文章以观时代精神，可得二途：一曰合，一曰分。合者何？谓总合全体，溯其历来影响，以一国文章为一物而合观之是也。分者何？谓特致详于一时期，觇其现象，考察当时国民生活之感应是也。如学者治英国文章，究其影响，可合而观之，起自屈塞（Chaucer）以至丁尼孙，或分之为亚理查白、维多利亚诸期。虽然，分合之异，影响固无大殊，盖二者本一文章，阐发时代精神，或就国民史上特一时期，或循发达之迹，自始以至末，皆无有异。第其文章继续，历时益久，而中无

过不及之弊，则亦愈益足代表精神，而其品为至。试观各国文史，见中有所谓黄金时代者，是为文章极盛之时。而推其理由，则无弗缘当时著者善能取致当世精神与社会形象而阐释之，故文风忽进，特形发达。如罗马之有奥古斯德一时，其著者也[①]。若及衰微之时，文字亦以不竞，非文人[②]之溺职也，时代如是，文章亦如是而已。虽然，文士非无责焉。盖世运式微之际，所有藉于文人者，在能暴露时世神情，谴责群众，以谋改造，无取乎漠然坐视，或负一世之名遂以自足也。大凡一国时遇浇季，民气虽漓，亦必有少数明哲排众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进者。评骘之士或称文章为社会之力，正此之云。如英国屈塞歿后，摩洛利(Maroly)加斯敦(Caxton)皆其人也。若在中古，则有安迭生(Addison)斯谛尔(Steele)，其描摹世风而诋呵之者尤至。斯威佛德(Swift)之《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亦成是时，愤世疾俗，至以人世庸行托之"耶呼"(Yahoo)，其孤愤为何如！正可为前言之证者矣。

三、**文章使命在阐释人情，以示世也**。此与上一节正相近属。发表人生里面的生活，盖文章主观的责任也。由是言之，则文章犹心灵之学，其责在表示意志、心思、良知、自性，以供研究，又务写人世悲欢罪苦得失荣辱之故，而于善恶莫不推之至极。故文章之难，在得巨匠白描人生，留之楮墨。其事非凡夫所能至，亦非佔毕之徒或老于世故者所可为，唯真艺士，慧解遍知而具诚意，朗鉴人事之微，无有偏迕者，乃足任之耳。文章中有数种，其职任所在专重于此者，如传奇、说部、讽刺滑稽是也。凡在此中阐发人情，实为主动，传奇喜剧(Comedy)一种为最著。古人有言：天地一大戏场，世人皆俳优耳。传奇作者不啻丹青之师，以笔墨写照代丹铅錾凿之

① "也"原作"已"。

② 原无"人"字，今增。

用也。说部亦尔，如英之迭庚斯（Dickens）爱利阿德（Eliot），法之于毋（Hugo，旧译嚣俄）仲马[①]（Duma）淑拉（Zola）诸作，靡不可以窥人生之秘。夫以人间情状，藉文人之目，持平观察，铸为鸿文，因以布示于人人，此说部目的之所在，与传奇同者也。又如讽刺滑稽，其分类颇多，而所以形容隐微者亦至，或为暗指，或为明弹，令人读之如对明镜，不能讳掩，仅有反躬自笑而已。故此数者足以不朽，而流行又至溥者，正缘务写人情。而人情变态复无穷已，随劫变迁，各各殊相，第能掇拾，斯取材已莫尽矣。事之善者著之，恶者亦未尝晦。盖人情者，有生之所同然，更何自讳之有？无取乎掩天下之恶，以粉饰太平而阻改革之机为也。且非特阻之，其作伪亦甚矣。

四、文章使命在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也。珂尔埵普著《英国诗史》，有言曰：

> 吾人之有待于天才者，欲其造化神明之思而发扬之也。英国尚质，唯实艺之崇，倾向偏流，已深中于国民之心意，即在歌曲体裁，犹以人工制作为大好。自士夫学子以至艺苑文林之声，莫不函此凡气。虽推之云云哲学文章，结构组造亦多平板，如吸吸之已绝也者。英国人士殆竟弗喻，诗者存于两间，以吐神明之大法者也。

珂氏所言，正可用之文章全体。宏德所谓处今日商工之世，百物皆备，所希者独冀文章有超凡之观，神思发现，以别异于功利有形之物事耳。虽然，此意有不可与第一义所言溷者。盖文章之职，固当阐发义旨，而今之所重乃在神思，且二者不可或离。高义鸿思之

---

① “马”原作“馬”。

作，自非思入神明，脱绝凡轨，不能有造。凡云义旨而不自此出，则区区教令之属，宁得入文章以留后世也。文章之别需乎此，正自有故。以有此思，而后意象化生，自入虚灵，不滞于物。且知文字尊严任负之所在，则其治之也，自将意以出，不为苟作，弗至萦情利名，甘自束其心思，为干时之计。而妄无理识，将执一笔，假名教之馀义，驱除旁解，为朝廷立大勋者，其亦将不作欤？盖志气清明，则诸惑自祛，自由之心，有非恶世炎威所能牵者也。

上来所说文章使命，大较已毕，合以前言意义，乃为具体，天下至文，皆当如是。虽然，吾为此言，故非偏执一说，奉为臬极，持以量文章，求全责备，必悉合于是而后可也，亦不过姑建此解，为理想文章之象。韩非有言：人希见生象，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然则至文不可多见，聊以此为之象图耳。天下之文，浩何所极，才性异区，文词繁诡，欲为品别，斯信难矣。第且主一说焉，以为吾心之的，则读书自易，而不至随波逐流，意为谬解，有如呓谵，为大方笑也。今如读一书，即可以前言为倚。文具全德，固为至矣，或有数德合于义者，其文亦为可取。即不然，而异采殊华，超轶尘俗，则亦可也。若其畔离吾则，不有文德，或颛昏鄙野之词，殄采绝情之作，皆所弗取。而桎梏思想，希补皇猷，所谓经世之业者，尤必斥之。虽文章义有弘隘，说各殊分，而夭阏精神，斯与文即不两立，其宜见摈于艺林，夫何俟于繁解欤？吾取宏氏之说，意主持平，颇不欲故就新奇，致诧众目，不过冀国人知文章为物，有如此象，不至为俗说所茨，有岐路之戚而已。若其异日能飙发奋进，文运革新，然后更究深微，以大有造于吾国，未可知也。今于此篇，非以是区区浅说划为樊界，第迩日莠言杂出，外道朋兴，因进一言，冀挽其敝。犹决水溃堤，横流泛滥，有一草一苇聊为援手，虽或弗胜，亦情所不能自已耳，是则吾述此篇之意也。下此更将掇取近来论文之

说，匡正其失。岂不好默？为其惑世尔。

吾国之昧于文章意义也，不始今日。古者以文章为经世之业，上宗典经，非足以弼教辅治者莫与于此。历世因陈，流乃益大。论文之士，言不敢失常轨，其承之也固宜。梁时刘舍人以特达之才，独乃弥纶群言，著《文心雕龙》十卷，赏析所得，或极微妙，为世希有，正吾国论文之最胜者。特终沉溺前说，发端原道，次以征圣宗经，终以大易之数，为篇五十；序言"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因为此书，谋以敷赞圣旨，且谓"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则虽彦和哲人，犹不免此，而下者何责耶！降及近世，其说益讹，或且并其名义而亦昧之。譬北谷之民，终生不见花木，虽极意拟测之，不可得也，今乃使为人言花木之状，斯当于实者几何？吾读近人文论，见《中国文学之概观》一篇，其言文章，初既并诸一切文书，继复分为二物，谓偏重各国文言则妨国文，重各种科学则[①]妨国学，此望文生义，甚费解者也。后复言维新之士，心醉东西洋之文学，袭取其唾馀，转相则效，彼国极粗浅之一名一词，无不惊为至宝。（下略）若准斯语，则文章又不啻止于话言，其治之也极易；然各国学术专名多用拉丁语矣，不闻即能称动植学子心醉罗马文学也。又或有文曰《文学上之美术观》，虽未得见，而窃疑之。将谓文章之中有美术价值耶，是固然矣。第就名字推之，如言以文学观美术焉者。夫文章可属之美术而不能以统美术，则即标目一言犹有巨谬在也。更有著《中国文学史》者，裒[②]然鸿制，为书十六篇二百八十八章，总十万言。言非不多，特有类堆垛而无条理，读书终卷，终莫明文章

① 原无"则"字，今增。

② "裒"原作"褎"。

为何物。上论作文用字修词之法，可以不言；及七篇而后，始入文章，而论又止于文体。窃为总合而测之，则其文章意见盖在第四篇。其目曰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中谓："治化出于礼，词章出于诗。孔子之教子也，以学礼学诗并重焉。诗歌之作，传为文学；礼官之守，发为政事。学而后入政。"（下略）又曰："后汉列文苑者二十二人，皆词章之学也。其去云台勋贵以治化为德业者何远乎！"准之上说，则文学乃[1]不能离治化而独存，如其尔者，便为词章，而有忝于文学。然则唯簿书案牍，寄治化于文字，始真文学耳。（原书六篇十六章，言治事之文，自朱批上谕[2]以至词状，皆有用文也，正与此言相合。）支离蒙愦，于文学之义且未明，更何论夫史！虽篇为起讫，以仿"纪事本末"，章必列题，以仿《通鉴纲目》，亦安见遂能进于史列乎！在端其本而已矣。

夫一国文章发达，语其原始变迁之迹，必与其史实相缘以自成一系，而对于文章之意见亦有其独殊者。如吾国文风陷为此状，所以独亚于他国而希更始之机者，正以唯吾国有孔子故，此其理上已言之矣。盖自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想于一缚[3]，而文艺之作靡不以润色鸿业、宣布皇猷为用，所谓为一人者也。比暮气之深，又被新流所荡，则势自不可不变，以自救于衰微。虽旧泽流传，其来者远，而镜以新思，谬无可讳。斯更张之义，非出偏私也。如今言文章，亦第论文而已，奚更牵缠旧惑，言治化为！吾观梵文章史称《利俱吠陀》(Rigveda)者，以其为诗，非为教宗赞颂而崇之也。希伯来文章之有《旧约》，亚剌伯文章之有《哥阑》，理皆视此。论文之义应尔也。吾人读书，如以典诰风诗为文章而研治之则可，岂为其圣人

---

① "乃"原作"及"。
② "谕"原作"论"。
③ "缚"原作"缚"。

之书耶！即文以为断，而于人[1]事何与焉。今《中国文学史》言必宗圣，第六篇发端曰："语文者说亦多矣，群言淆乱，衷诸圣，当必以周孔之语为归。"故其论风诗，唯以删定为准则，一则曰："王柏知奋笔于宣圣删订之后，为公议所不容，乃归于汉人之窜入。"（见淫诗辩正章）再则曰："《国风》列于经部，《楚辞[2]离骚经》独不能列于经部者何耶？未经孔子删定而后人不敢也。"夫评骘文章，唯准删断，固已异矣，且又断断为《离骚》争经部之位置，言益不可解矣。其论曰：

> 《楚辞》虽不足以进于经，犹足以自成一子。《楚辞》为诸子中有韵之文，犹《风》《雅》为群经中有韵之文也。列屈子于子部，固得其所矣。否则降《老子》于集部曰《老子文集》，降《庄子》于集部曰《庄子文集》，始足以与屈子并列也。况屈贾同传，千古定论，贾谊《新书》已列于子部，而屈子《离骚》乃侪于后人碌碌之文集耶？（下略）

夫经史子集之目，不过昔时分类所立，何足遂为文品之定评，更奚争之有。且《离骚》为文，纯为诗体，彼言诸子中有韵之文，不知正无韵之诗耳。以理言之，当与删剩风诗以及一切诗赋传奇歌曲同归诗类，方得其所，何必降老庄为之慰藉。至屈贾同传，徒形迹之似耳，《新书》之与《离骚》，漠然不能相比，三尺之童[3]子且知之矣。《文学史》前言管子创法学通论之文体，老子创哲学家卫生家之文体，《商君书》创变法条陈之文体，著者于此诸家，究其体裁，无微不

① 此处原衍"人"字，已删。

② "辞"原作"泽"。

③ 原无"童"字，今增。

至，而独不知灵均之作，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乎？使不本新意以论《离骚》，则吾于摘埴涂附之文，无宁独就古义，抽取彦和《辨骚》一篇，虽其言不免于宗经，固[①]犹为解人也。

复次，论文之失，更有其二，则耿介于程器是也。《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古今见地初不有异。《中国文学之概观》中论战国之文，斥宋玉景差之徒词华虽茂而理想甚微（意颇难明，姑付阙疑），至汉三国时，则言匡衡、刘向、司马迁之作，文行均符，班孟坚、杨子云、司马相如及曹、刘、潘、陆诸人，文不逮行，虽研《京》炼《都》，于[②]社会究无裨益也。又曰："建安七子才华虽富，而文与行违，此诚有识之所惋惜者。"异夫！不文之论而唯甄核其行，将遂以人弃言欤？夫文人薄行，昔所喟叹，然浊世深文，易撄礼网，穷冤郁抑，或长恶缘。刘舍人所谓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大儒，濬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岂不然哉。今论者不务求直，唯呵谯之，且惜其无益于人群，亦何以见其然耶！《全唐诗话》载温飞卿忤宣宗于微行，谪方城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称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殆即谓此。然此王者之言应尔，颇不为论文之士取也。原论又曰："晋代惑于清净寂灭之学说，挥麈[③]贻讥，故其载道明德之言，凤毛麟角。"其论宋代曰："《西铭》《易》《春秋传序》《太极图说》均系传道之书，非仅得以文目之者。"（下略）其称扬极至，特不知彼亦正以传道之书不得与于文章耳。末评明文，谓王阳明"所作率多平直，未能变幻神奇，然于开化人群极为

① "固"原作"故"。

② 原无"于"字，今增。

③ "麈"原作"塵"。

简易，是诚文学界之上上乘”，则与《文学史》所言“西汉哀、平之际，文有实用者仅贾让治河三策耳，其馀无足道也”，又曰“其不切于事物者则空谈也。……虽有佳章，不切实用，故无取焉”诸语，若合符节。虽然，文章之职，宁在平易有实用、开化人群极为简易？此证之上所已言，即得其旨，而载道明德之说亦可因以勿作矣。要之，中国文章溷于士业，而儒者之众又统于一尊，故拘制多方，必使适于臣范而后止，犹西国之有景教然。第噶来彼土，辟论新思，浩然已作，精神兴奋，人群亦以改观；而吾国席百世之旧，独悠然坐忘[①]，诚恐长此不悆，儒风扇虐，生民且有凋丧之惧，又岂特文章之衰敝而已哉！

上来所言第止过去，若论现在，则旧泽已衰，新潮勿作，文字之事日就式微。近有译著说部为之继，而本源未清，浊流如故，其过在不以小说为文章，或以为文章而仍昧于文章之义，则惑于裨益社会，别长谬见。论者对于今时亦褒讥不一：（甲）如《中国文学之概观》曰：“迄于今世，而外表内容之优良尤达极点，近代文豪常援以自娱而傲睨东西者非以是耶？”又曰：

> 近今著作之林更远超畴昔。……变幻新奇，别开生面，实为文学界中从古未有之特色。论著也，学说也，译学也，诗词也，小说也，剧本也，各种杂体也……故文人杰出，冠绝一时，亦足以自豪已。

（乙）如《中国文学史》“论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一章中云：

>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既通

① “忘”原作“忌”。

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流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裨益民[1]智乎？是犹买椟而还珠耳。吾不敢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矣。

斯二者，一则高自赞扬，一则痛为诃斥，褒贬虽殊，要皆世间希有之论也。学说、译学(迻译之事亦不能称学)之不为文章，可无待言。即如诗词、小说，虽为文属，而谓以今所流行芜陋之作遂为不腆，此不能无疑者也。不一借镜于他国，而谓中国多文豪，足以傲睨东西，言虽夸美，实必不然矣。次如《文学史》所言，可分三步质之：

(一)胡言乎元人文体为说部、词曲所紊也？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此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耳。中国文章发达既异，又前无致意于文史之人，今欲搔爬而整治之，犹辟垦荒阡，业自非易。顾他即弗论，第于词曲、说部之即为文章，胡可不知？如言元文，则二者正是，又安得别有文体为所紊乎？后复言“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夫《虞初》之作，书且不传，何从得其比校而知小说、戏曲之信污下也？则深文

[1] “民”原作“名”。

不亦至耶！

（二）胡言乎译新小说以诲淫盗也？夫言己国之文，惟凭侧陋以变黑白，斯已过矣，更及耳目见闻之外，重诬他国文章者，又何说？且小说之义莫与于诲，其责之为诲淫盗，正无异或称小说诲道德，其不当情实一也。俄国文家陀思妥夫斯奇（Dostoyevski）尝论文章写实曰："幻莫如真。人生之真，其天下之至幻乎？"其言滋信。居诡伪凉薄之世，人心冥险，万恶毕具，穷极幻化矣，虽有清白之子，第使观摩于群行，安在不为罪苦之种，而何俟夫书媒乎？且《文学史》亦言之矣，曰："溱洧笑谑，乐而至于淫；泽陂滂沱，哀而至于伤，虽不得比于《关雎》[1]，然考风问俗者必不能讳其恶也。王柏删淫诗，饰恶之尤者也。治以宋朝法律，当与县吏隐匿声妓同罪是也。"顾既明于辩诗，而独昧于知此，则宁仍以说部、词曲之士后圣人而生，未经删定而后人不敢钦？

（三）尤可骇者，乃曰"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夫何仇之深也！论文之士，不惬于小说，至不惜呼吁王者，罗织文字之狱，以兴大戮，亦有说乎？吾闻波阑、俄国官司检文，类极严厉，听者或为之不平，顾尚鲜以文网杀著作家者。今论者坦然言之，窃无以测其旨也。（比来日本警视厅严检自然派小说，多禁止者，评骘之士或反称快，亦此类也。）近有人论科学与道德之关系者曰："人之大患，在欲发达其思想。"虽属创闻之言，亦近世长者之公意乎？《文学史》又称笹川氏自乱其例，且曰"可见其识见[2]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不知笹川虽外人，所编之史即无心得，犹不失为体例完好，而国人自著文章史乃若是。更有论希腊神话，谓迷信可笑，足以为鉴者。评骘他国文章，又云尔尔，一言不智，其亦震旦国人之大耻也

---

[1] "雎"原作"睢"。

[2] "识见"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夫！

以希腊神话为迷信小说者，其吾国独得之见欤？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忽见异书而不得解，则姑牵合以为之说耳。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别有人论之者曰："夫立宪之国，期于人人有自治心。何以使心能自治，则唯投其心之所好而治之。"斯又将以小说范人心，代卧碑之用矣，可姑无论。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而今人有作，或曰：此历史小说，吾将以之教历史焉。不知历史小说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其在西国，使文中虚实少有未调，论者即目为传奇体史，不可谓小说。吾国考古之学不兴，文献荒废，古代情状艰于取征，虽欲为良小说，势不可得。今唯排比史实，遂为之书，则正《中国文学史》所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溷，欲取传信，良不如读史矣。此他科学、教育诸色小说，例皆视此。又有哲理小说，人以于罗之《死囚末日》(Le Dernier jour d'un Condamne，中国译本名曰《铁窗红泪记》)当之；或以斯威佛德所著《格利佛游记》为滑稽小说而易其名曰《海外轩渠录》。不知于罗之作描写一罪囚待死之心情，意在反对大辟之刑；而斯氏《游记》则为其愤世嫉俗、使酒骂座之书，满怀怨恨，于"轩渠"之名尤悖，其意所寄，多在第四篇(译本仅第一、二两篇)。法人泰纳(Taine)作《英国文章史》极称异其人，方之火中宫阙，愈见其美。译者初亦吾国通士，奈何独断节之，且不惮背其本旨以为题名，无亦在泥于归类之过耶？而《爱国二童子传》序中则又痛哭流涕，乞读者之致力商工，彼殆以是为实业小说，因寄其意乎？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矛盾奈何！复次，又有言情小说一种，或别之为奇情、侠情、艳情诸分，而于艳情一流最

为厉禁，此无足怪也。言其上者，眼色之缘，易生幻妄，如《洪罕女郎传》序所言，幻妄之来，不自外来，以本有之心镜收此五虫万怪，使之为幻妄也。学者迷此，自生障翳，因宛转哀鸣[①]，诉其悲恐。下此者则惧其诲恶而疾之，不知小说为义，非主诲示，今遂溷诸敕状之属，等以教人为务，斯蔽见缘生，所以痛恶于言情，而伦理小说之声亦即以滋长。顾事理剌谬，非唯莫达其旨，徒增迷耳。有译《双孝子噀血酬恩记》者，以无君党人溷于虚无论者，情实既迕，言议尤惛。夫虚无之论，本于哲学唯物一派，正中国所谓求诚之学，其与政海波澜初无系涉，今妄为周纳而任情斥詈之，纵有益于一人，奈诚妄之道何哉！其次，通行小说复有冒险、侦探二种，颇为一世欢迎。虽然，是第妇孺之读物，要不得谓文章。盖其采色浓重，风味凡浅，为文章之下乘。故言摩利森（A. Morrison）之文，在《委巷丛谈》（Tales of Meanstreets）而不在《神枢鬼藏录》（一本作《马丁休脱侦探案》）；哈葛得（H. R. Haggard）之文，在《伊人》（She）一书（旧有译本曰《长生术》，多所删节，失本来面目矣），而不在苏噜诸记也。大凡一国文风初革，多先有此种流入，逮渐以尚进，则势渐微。如日本即其一例，明治之初亦尝风行，今则几于绝迹矣。惟吾国尚嗜此不厌，文章趣味正犹稚耳。而晚今学者更有引《画墁琐记》分往古小说为五时代者：一曰口耳时代，二曰竹简时代，三曰布帛时代，四曰誊写时代，五曰梨枣时代。又谓小说学原诸子，有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纵横、农家、兵家小说诸种，至以《教坊记》为音乐家小说，何其昧也！今姑不引新诠以为之解，即如古说而论，小说虽属子部，原自成一家，安得与诸子搀合？至后又言好用诗词则为词章家之小说，点缀写情则为美术家之小说，是尤不可索解，而其言之奇辟亦至矣。夫小说者，文章也，亦艺术也。使不先

① “鸣”原作“呜”。

明乎此，而率尔为言，其不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者盖几希矣。

吾言文章意义暨其使命，下及吾国晚近论文之说，为指其失，既述如上，今临纸末，将更抒私见以告曰：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第吾国数千年来一统于儒，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趣势所兆，邻于衰亡，而实利所归，一人而已。及于今日，虽有新流继起，似易步趋，而宿障牵连，终归恶化，则无冀也。有志之士，生当今时，见夫民穷国敝，幡然思以改之，因太息流涕[1]，言工商之不可缓，顾知谋一身之饱温，遂不顾吾心之寒饿乎？又或呼号保国，言利权收回矣，顾知宝守金帛，而心灵桎梏遂不思解放乎？从可知文章改革一言，不识者虽以为迂，而实则中国切要之图者，此也。夫其术无他，亦惟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而已。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俾不得复煽祸言，因缘为害。而民声所寄，得尽其情，既所以启新机，亦即以存古化。以言著作，则今之所急，又有二者，曰民情之记(T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谣歌俗曲，粗视之琐琐如细物然，而不知天籁所宣，或有超轶小儒之著述者，文物使之然，亦公私之故乎？吾人治文，当为万姓所公，宁为一人作役？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2]大，此未来之冀也。虽然，前临汒洋，风涛无极，实利靡人，虚浇漫世，则来日之事犹未可知耳，姑悬吾说以为大希可乎？

① “流涕”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美”原作“微”。



西伯利亚纪行[①]

1908年10月10日刊《民报》第24号
[译文]署仲密译
未收入自编文集

西伯利亚，故放谪之区也。其地在欧人意中，大都以为恐怖之域。桁杨缧绁，遍于境内。是中罪人，为酷吏所嗛，辄以杖死。而力役北中，以劳苦殒者尤多。下民患难，实萃于此。第俄国政府则用为报仇之地焉。设有游子，无论同是俄人，或属异国，若过乌拉尔群山，止于界次，见分疆柱石，背腹有文镌，其一曰欧罗巴，其一曰亚细亚，虑无不栗然自念，行且身入祸国矣。又或返忆但第《地狱道》题词，若移以铭此，当视旧刻二言良胜。然使游人时更西下，历肥沃之野，见西伯利亚农人康乐自由之气，以与俄民之困穷者相较，又与村民晋接酬酢极欢，了不见流人踪迹，凡笑谈问答间，亦不及此，且复无所闻知。益以夸者大言，率告生客，谓西伯利亚流人境遇之佳，较俄农且胜，则亦遂将信之。自责往日臆测穷北移民之状，大过其实；而西伯利亚流人，诚未至如著书者所言，穷冤酸苦，

① 俄国克罗颇特庚著。

至于此极也。凡游西伯利亚者，于此一端，常落谬见，盖不独异国之士为然尔。第使偶有一二悲苦之境，与之遭逢，如见初秋风雨中罪人赴戍，行泥泞道上；或见贝迦耳泽畔波阑人暴动时状；又或在耶古斯克林中邂逅流人，如爱勒曼氏游记所志者，事虽至微，而寓目动心，必能振其悲感，使与不实官书与平情野史之间，一搜其实。且启目审谛，察此"流西伯利亚"数字中所函之忧患为何如。于是知西伯利亚情实，盖舍官书记载而外，诚别有哀史存焉。是中嗷号呼謈之声，自辟地以至今，隐约蝉联，未尝断绝。时其人乃始恍然大悟，知人之言西伯利亚者，造语虽厉，而校诸事实，犹曰轻微。而凡此凶戾之谈，曾闻之儿时，意为悠谬不可征信，当远在荒古以前者，不图亦见之同世纪中也。当世之士，论议嚣然，率高揭仁义矣。第信能尊视人道，致意于此者，抑何其寥寥耶！

西伯利亚流放之事，言其原委，远在三百年前，墨思科列帝既闻可萨克亡人在乌拉尔山外别得新土，则即以遣罪人。数十年中，防营林立，自摩迦水源以至亚诃支克海次，沿流一带，莫不有人迹焉。穷荒殊域，移民所不乐居，流人则往而实之，投荒林广野间，力与自然争命。自可萨克人奉命以求新地，流人踪迹，即与之偕。盖波耶尔（义云贵人）疑虑之见，以为道路虽长，森林虽密，犹未足以处叛人，使与皇都永隔。及绝域之表，防营既立，远依北极，或在阿比泽中，或道利亚山外，斯乃信流人侂足之所。众就其地，各自建小舍而居，亦即为他日之丘垄焉。西伯利亚为地，山深林密，水流险恶，益以天时之厉，即在今日行道犹难，若三百年前，更可知矣！且官吏横暴，无有纪极，则十七世纪又将何如？旧宗长老亚跋公者，初次遣戍黑龙江之一人也，尝记之曰：川水胶浅而筏极重滞。主者皆凶残，其杖尤巨，鞭着人体，深切肤肉。且苦刑甚酷，或以炮烙，或以倒悬；而人皆枵腹，饥而被苦刑，后多死者。亚跋公暨其妻

徒行赴戍，历时五年，及过大川，妻仆冰上，竟不能前。问其夫曰："吾侪苦难，何时已耶？"长老曰："至死方休尔！"乃复前。逮至，手掘冰穴为居，即锁着壁间焉。十七世纪初期以后，流西伯利亚者络绎不绝。初有郛格理支村人及大钟一具，同流沛陵之地。先是，摄政戈杜诺夫命人杀皇子特密忒列于村，村人惊扰，鸣钟相告，朝命悉摘村人及钟耳舌，囚诸废墟。尔后继之者为旧教宗徒，以不服腻刚改教，多被磔杀，幸或免死，亦悉驱之充边。后更继以农奴之不从新令叛其主人者，墨思科都人首领之抗波耶尔者，武士之抗彼得一世暴政者，或小露西亚人之为自由战者，或诸族之反抗者，暨波阑光复之众，每败即流西伯利亚，数辄以千计，凡大群三，其小者尤夥。已而凡不法之民，为俄国所不乐留养者，皆遣之出，如杀人者、游民、旁门之士、叛人、盗贼、穷民不能购旅行券者、奴子拂主人之意者、乡人为警吏所衔或不能输重税者，皆在放例。胥转辗泽国丛林中，或槁死矿穴之内，至于今行者相属，数且骤增。十九世纪初年可七八千人，今已将二万（按：此约千八百八十年顷也）。逮波阑大举后，则二倍之；自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以来，其数始可稽。不六十年，而人之过乌拉尔山者，盖已七十万人以上矣。

西伯利亚流人中，亦有能身忍苦难，笔之于书，以告天下者。长老亚跋公首为之，其书犹为世重。他如曼细珂夫、陀可路奇、比伦暨诸士夫所述悲惨之史，亦为同情之士所宝，传诸后世。又有共和诗人黎勒亚夫者，当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缳首以前，曾作诗曰伏那罗夫斯奇，以写乌克剌因（按：小露西亚本名也）志士之苦，此他如十二月党人（按：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之事坐流者）传记及涅克剌琐夫所作俄国妇人一诗，至今读之，亦尚令人感动，恶士师而爱罪人。陀思妥夫斯奇于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后，曾系亚谟思克狱中，有名著记其事。（按：此指《死屋纪事》一书，千八百五十八年

作也。)而波阑人当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暨四十八年两次革命后,亦有著书言诸友受难情状者。虽然,是诸冤苦,犹未甚也。试观彼千万众,自发配日起,系锁出墨思科都门,徒步二三年,达外巴迦拉矿中,以至劳苦而死,暴骨绝域,去国万里,若夫得生还者,犹其幸耳。更试观屠伯罗什吉勒兑夫所辖之众,日战栗于巨杖之下,或如波阑沙迦耳斯奇博士数人,仅以谋脱细故,死于七千之梃击。又如随行妻孥,凄苦万状,幸得速死,始免忧患。又如戍地逃人,岁得千百,率彷徨荒林中,拾菌类草实为食,惟冀一见故乡,则反较一人一事为微末矣。更如安置极地,生意皆穷,由倦生厌,遂不惜自投戎尼舍[1]清流,以永谢此世,而言其哀怨者谁耶?摩克息谟夫著《西伯利亚与苦工》(Sibiri Katorga)三卷,虽少抉隐密以示世人,而所宣又至微眇,仅为全图一角,他事犹不能知,或将长此隐晦,未可知也。且其情况亦日益湮没,仅在流人之诗歌传说中略有留遗而已。每百年来,放流愈众,缘以时势,事亦屡更,故今昔不同,情事亦异态矣,而苦难亦与俱新,正未有艾也。

吾造此文,欲以数纸尽其颠末,为事有所不能,故今此所言,则以近十年为限。此三千日中,俄人之流西伯利亚者,凡十六万五千人。即信如有司言,此众果皆罪人,而以之与八千万之民数相较,则犯罪比率亦可谓至高矣。凡有罪人,其明具谳词定以流放者,数不及半,馀皆未一见法官,仅缘有司一言,即见遣发,或由会议所决,要皆由地方长官之所主持。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七十六年,过乌拉尔山之众,凡十五万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中七万八千六百七十六人属此;馀即为法官所定,计苦工者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二人,流西伯利亚者五万四千三百十六人。多终身安置,褫夺市民之权,或

① “戎尼舍”(今译叶尼塞)原作“戚尼舍”。

有弗夺者。二十年前，流人发配，皆自墨思科徒步赴其地。如趣外巴迦拉者，当步行一万五千里；耶古斯克一万七千里。前者历时二年，后者二年有半。厥后稍稍有所修正，通国罪人先聚墨思科，或腻日尼诺夫戈洛（义云下新城），乃登舟至沛陵，更机车至爱迦德林堡；又以车送吐曼，易舟达汤谟思克。故今之当徒行者，诚如某英人言，不过汤谟思克以外地，计之可七千里，为程九月；如往耶古思克者，亦仅万里有奇耳。顾俄国政府犹以耶古思克近圣彼得堡，未足以安政事罪人也，今则遣之至微耳。诃扬思克或腻日尼科令思克，去耶古思克者又五千里，合之为一万五千里，即二年之徒行也。（按英人阑斯兑尔曾著书言西伯利亚情况，未尝惨苦，克氏有文驳之。此段所说，于此亦有微词。）第如人数过多，有时亦获特典，可减行路之半，有重车载之上道。摩克息谟夫书中，记伊耳古思克囚人尝评此车为天下至拙之器也，无所可用，适足以苦人马而已。盖制既简陋，又无调节之机，以杀震动之力，且道路崎岖，久为车轮所碾，辙深如田沟，囚车觥虒，行不得前。西伯利亚部自乌拉尔山而东，陂陀起伏，行道尤苦。其地大路皆用巨木为梁，横陈地面，车过其上，错落不平，如以手指拨编竹上也。此间道路荒恶，虽游人卧安车中，藉以皮茵，犹且弗适，何况槛车中人，蓝缕之衣，仅蔽雨雪，兀坐板凳之上，日行八九时，而不少止者乎？差幸此行尚短，不数日即抵吐曼。乃转乘大艀，亦曰浮狱，以汽船曳之，如是者八日或十日，至汤谟思克。顾众虽因舟车之便，行路得减其半，然得失亦正相当。艀中隘而人稠，又至不洁，故恒有疠疫为灾。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墨思科电报载汤谟思克访事人书云：定律每艀广当容八百人，顾临构造时，初不以人数容积为准，惟由汽船主者古尔波多夫、伊革那多夫二人定之。二人乃各割百人之室以自益，于是每艀仅足容人数六百，而仍使八百人共居之。室中秽恶特

甚，且空气闭塞，人往往病死，小儿尤多。各报又载俄国官书记罪人死亡之数，正与之合，盖舟行十日，死者约百分之八或十，即全舟八百人中，死者六十四人或八十人也。尝有友人躬历其境，驰书相告曰："今日舟中惟死为政矣！喉炎恶疫穷极披昌，死者接踵，每抵一驿，小儿死体之投入水中者必数人。附设医室，主以痴兵一人，往而求治者常满户外焉。"

既至汤谟思克，稍得休止数日。其干犯私罪，为有司所放者，皆分往汤谟思克诸省，南至阿尔泰横岭，北及北极洋；馀则更致之西伯利亚东部一带之地。惟以河水为梗，时复泛滥，故往伊耳古思克者，未能即行，而每七日中，来者不绝，悉羁留汤谟思克狱内。狱舍仅容九百六十人，系囚之数则达一千三四百，时至二千二百馀人。病者居四之一，而病院湫隘，仅能容其三一，故他病者仍留狱室，与他囚伍。一席之地，三人蜷卧其上，室中病人呼号，囚徒歌笑，与禁卒叱骂之声，一时嘈杂并作，而人气蒸腾，益以湿衣，秽恶之气，尤不可耐。有人西伯利亚狱者，为言曰："若一人室，气便立塞，当奔出以吸清气，不尔且厥死。恶气盈室，如雾笼河面，然少顷亦遂安之矣。"狱外更有所谓"家人室"者，景尤哀惨。西伯利亚狱官密斯罗尝曰："惨澹一室之中，千百妇稚，枕藉其内，困苦之状，至莫可言也。"凡罪人妻孥，官例不给衣，而农妇平日衣无重袭，夫既被逮，即无以为食，乃相携而出，比日久谳定，转徙极边，更历长途，敝裘为风雪所侵，亦以零落不能蔽体矣。室中妇人率敝衣露肘，革履已穿，足亦伤破，坐地啮乡人所施坚黑面包；亦有垂死稚子，枕其母膝，旁则黄口之雏卧焉。顾众皆深爱小儿，以自慰解。盖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非如官吏之无人心者。故人有孩提，众率代为抚抱，且撕裂鹑衣为之裹缚，煦育将护，无所不至，儿之以是得长者亦颇多。方吾作此文时，侧有少女，乃为吾述儿时闻母所言，罪人之若

何爱慈，官吏之若何残暴；更为述囚人所与玩具状，物虽简陋，顾在流离贫困之中，叱骂鞭笞之下，乃犹能自作其气，制游戏之具以娱小儿，则其慈爱之情又何如也。

罪人既行，囹圄一时少以清静。苟使川水无故，道路既通，则每阅七日，有罪人一队出发，数五百人，偕其妻孥去汤谟思克，趣伊耳古思克或外巴迦拉。尔时景状，令人一见不忘，俄国画师雅珂比氏曾作图以象之，图既病矣，而实未尽也。读者第悬想一景：在大野之中，寒风怒吹，雪花飘荡，下蔽冻地，沼泽众多，弥望皆是，旁生丛莽及灌木类，为风雪所苦，枝枝下曲。遥望邻村，远在七十里外，平山连贯，上有浓密松林，起伏天际，映以暗淡雪云，隐约如在雾中。野间有鸟道一缕，曲折而前，路旁皆立竹竿，以防行人失道。而路极险恶，辙迹甚深，车轮为破，流人即遵此而行。有兵一队为导，继以苦工罪人，剪发至短，被褐衣，背缀黄色圆文，靴裂，裹创之袜亦现，人各系黑索，髁际有梏。如道中多乞得钱，赂锻工为缓其锁，可得破布苴之。两足之索，上絷诸腰。手亦加桎，别以一索联系。七八人为一群，群中一人偶动，同系者皆被牵掣。其孱弱者为壮夫所曳而行，不得少止。驿路甚长，而秋日复短也。苦工之后，又继以放逐之人，衣履如上，兵卒夹道而行。或回念出都时命令曰："罪人有遁者，射之死；获一人者，赏五卢布。"后更有车数乘，曳以老马，细小如猫，载流人行李。亦有疾病垂死之人僵卧车顶，以绳缚之俾勿坠。车后从罪人之妻，偶有一二人得附车侧，亦仅一角之地，容蹲踞而已。馀众咸尾车后，以手挽儿，或抱诸腕，衣服不完，寒风刺骨，敝履决踵，践坚冰而行，多悲愤述亚跋公妻之言曰："吾侪苦难，将何时已耶？"此后更有卫兵为殿，见妇人有中途困顿欲少休止者，辄击以枪柄，驱之前。又有大车一，从兵卒后，则护兵长官之车也。

众人村落，则悉诵密罗舍勒提耶（义曰慈悲）之歌，以求施与。顾名虽为歌，实乃非是，此盖千百囚人哀惨之声，托之歌词，自鸣冤苦，因以求助于村民。而村民之困穷亦犹彼焉，历世以来，淫威逞虐，是故下民憔悴，生意日消。今闻哀歌，令人怳忽感怀古今，如听敲扑呼号之声，囚室阴沉，荒林深密，以及妻子啼饥，泪痕在颊也。西伯利亚小村居人，昔多身受其苦，善能会解歌旨，故难人（俄民多称囚人曰受难者）呼吁之声，亦独贫民应之。嫠妇之贫且老者，闻声辄交臂作礼，持饼饵铜钱之属，鞠躬虔进之，祈勿以微末见却。迨日薄暮，已行道五六十里，乃抵一驿，夜当假宿于此。又每行三日，亦止一日为休息。众将近驿，约略见屋外巨栅，则行必加速。壮者排众先入，夺板榻据之。驿中板屋，皆五十年前故物，久受风雨剥蚀，日就败圮，梁椽朽折，上多隙罅，风雪杂入，如露处然。室隅积雪成堆，无为扫除者。室容囚百五十，盖准五十年前每行人数，逮今增至四百五十或五百人，故百五十人之室今当受五百人也。囚之强有力者或横暴者，如积盗杀人者等，悉得板榻为藉，馀则只能就榻间隙地而卧，或在其下。地表积垢如泥，厚可寸许，室户一阖，气息随室，益不可堪。虽然，较之半驿，则此间情况犹善也。半驿者，亦囚人宿止之所，特仅一宵，不休息者耳。其室愈湫隘，秽恶亦甚。有时室不能容，惟露宿檐下以度寒夜，亦无爝火可得温，其处又无别室居罪人眷属，须假兵舍休止（见摩克息谟夫所著《西伯利亚》）。妇人拥其儿，就室隅门次剑戟森严之间，蹲坐于地以待旦。微吾国妇人具坚忍之德，历万难而不回者，又奚能安受此苦也。至从行小儿，由是虐杀者，数亦滋众。如官书所载，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小儿之在十五岁以下，随其亲诣西伯利亚者，仅

少[1]数得活。《戈洛斯》(报名,其义曰声)亦言小儿多数不堪行路之苦,悉死道中,或方抵西伯利亚而殀。嗟夫!流放西伯利亚一事,其情实何如?古人所言妄杀不辜(按事出《新约》,指赫洛德王屠贝德累罕小儿事)者,正谓此矣。

流放之人,非壮健逾常者,跋涉长途,恒不免于病,且无诊治之地。自汤谟思克以至伊耳古思克,计程可四月馀,道中仅有病院五,皆至隘小,计共有榻百具,如中途暴病不及抵院者,即弃之去。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正月五日,《戈洛斯》记之曰:"病人弃置驿中,无为理药石者。病室无榻,更无枕衾之属。在律病者日给四十八戈贝克有半,第悉入长官之囊,囚无所得也。"驿之禁卒,则常虐系囚以索贿赂。禁卒食由官给,有麦粉供作饼饵,更賸以金,岁三卢布(按约银三两)。尝有众囚被雨寒冻,欲然火取暖,禁卒曰:"炉坏不能用矣。"众赂以金,则又曰:"窗敝待修也。"众又赂之,始得破布以塞户罅,风乃不入。逮晨,又曰:"若当涤室而后行,不者出值若干。"众又不敢不听也。他事类此。若罪人眷属,窘辱尤不胜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有政事流人群起与一吏为难,以吏要一女士于庑下,欲犯之也。然则其所以待私法罪人者必无以善于此,从可知矣。凡上来所述,初非陈迹,皆今日现行之事。有友方自戍[2]地归,见吾此文,谓凡言皆实,更举所知相告,篇幅所限,未能悉载。数囚共系一节,虽闻变革,然亦近日事,在八十一年正月始易此制也。今囚人手械,已分系不相联,第其索甚短,臂屈不得伸。每日奔走十时,不堪拘挛之苦,而铁锁经霜,与骨相摩,发为娄麻谛斯之病,其痛苦尤剧。复次尚有一节,当少诠解,凡政事罪人之赴迦拉金矿

---

① "少"原作"小"。

② "戍"原作"戌"。

或放各地者，情况一如常囚，故与英国著者所云待遇优异语正反。如伊什比斯奇暨兑波戈罗二人冒私法罪人名得免苦工一事，正可作证。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以波阑犯人数多，曾用车马输送。顾六十六年后，政事罪人皆与众囚徒行赴戍；七十七至七十九年三载中，复载以车，而按驿休宿如故。是后情状复变，如吾上文所叙，无间男女皆然，甚或违二十七年定律而加锁焉。所别异者，仅关系政事者自为行队，不与众伍，且有车数乘以载病人而已。凡由有司命令放逐之众，今亦以车行，且宿驿中，或收之狱，与常囚同。摩克息谟夫既作书述西伯利亚苦工事，更识其末，深望徒行之制早废，顾日月逝矣，而摩氏之志终不酬。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自由运动破于政府后，一切改革之议，悉斥为危险之谋，弃绝不遑；而放西伯利亚一事，则依然二十年前状，罹其祸者，岁二万人。夫其制之恶，为人世耻，大抵知者皆能言之，无如泛滥之势，莫可挽救。道中传舍岁久朽圮，而放流之制，亦日以紊乱。往者众矣，孰生孰死，已不可知；其坐前人之罪，步其后尘者，数又何限。年年岁岁，男妇之东徂者，不知几千万人矣。盛哉，夫流亡人数之增；浩乎，其势未有已也。



《寂漠》译记

1908年12月5日刊《河南》第8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译者曰：坡(E. A. Poe)名安仑[1]，美之维勒尼亚人也，以千八百九年一月生于波士顿，二岁而孤，受育于爱棱氏，故兼二姓。性脱略，耽酒好博，卒被斥于学校。然其文特奇妙，苍凉激楚，殆有鬼才。论者谓意多神秘，如读比利时文宗密透灵(M. Maeterlinck)所为剧；至禀孤峭之性，则乃类德之霍孚曼(Hoffmaun)与意之罗巴尔悌(Leopardi)云。千八百三十九年以后，历为各新闻社主笔，又屡以事去。至千八百四十九年十月七日，以洪醉得疾，死于袯尔替摩，年止四十一。时亲故多尽，仅得史诺革拉斯(Snodgrass)博士为治理之。

篇中所设地力比耶(Libya)，即亚斐利加之古称；药叉为Demon之译，此云神魔；毗赫汉士(Behemoth)，神兽，出《旧约》书；美牙(Magi)者，古波斯教典也。

---

[1] "仑"原作"介"。

《庄中》译记

1908年12月5日刊《河南》第8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契珂夫(A. P. Chekhov)以千八百六十年生俄之南,长学为医,后以文章名世,著有传奇数种及小说百馀篇。凡所为文,趣旨与西欧迥别。俄人斯忒兰涅克(I. Strannik)论之曰,近世俄国施政至厉,灵智之士不适于生,而庸众反多得志。著者亦尝云,贤人困顿,盖其定命尔。惟世究鲜贤哲,故所图写,以猥琐者为多,而于书中之人,则不寄之同情,特有讥刺而已。如此篇者,即其一也。

译者识。



哀弦篇

1908年12月20日刊《河南》第9期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There's not a string attuned to mirth,
But has its chord in melanchohly. ——Hood

一

华土物色之黯淡也久矣。民德离散[①]，质悴神亏，旧泽弗存，新声绝朕。处今日之世，虽步康庄之涂以临观市集，士女熙熙，盈吾左右，顾目击扰攘，而萧条之感乃不觉婴心而来，令人森然如过落日废墟或无神之寒庙者，其凄清也如是，盖所谓死寂者是也。萧条唯何？无觉悟是。曷无觉悟？无悲哀故。人唯不知自悲，而后零落所底，将更令他人悲之。盖哀弦断响而人心永寂，有如此也。

或曰，今者世界迭嬗，万象改色矣，新气流衍，举世向荣，还被东极。而国人之兴起者众，或超轶凡轨，大言文明，将蜕为哲民，以

① "散"原作"撒"。

与一世祈乎治；又或壹意政治商工之事，思以是为兴国不二之谟。言虽不同，而其远引成事，高瞩未来，以定国是，则莫不有大希存焉。国人于此迎曙光之熹微，宜如何歌舞是将，乐此佳日矣。而独语之忧悲，使讽挽歌以临嘉会，不亦偵乎！夫众志欣欣，方向晏安，而以一人之言乱之，令其不欢，逆世迕俗，则良过矣。然吾恶夫举悲哀以买寂漠，又变节为欢娱之声。叔季之世，犹有好音，事既不伦，抑又何其非人情也。

夫物色所动，情思为牵。绿野繁华，感芳[①]菲之兴；孤坟秋草，动萧槭之思。第世鲜有赏北邙以怡情，入灵山而痛哭者，何者？中心之哀乐恒与外物之盛衰为因，而不能少假也。故耶路撒[②]冷隳矣，耶利米[③]为之哀歌，逸响流于后世，及今已二千四百载。人有游犹太故区者，过什翁川畔，凭吊古迹，犹徘徊不忍去，不膜拜圣地之庄严，而为以色列子孙吊也。即今见之诗歌，亦往往留哀响，岂非萧条之感，异世有同情哉。

若夫中落之民，身世既凌夷矣，仓皇四顾，寂漠当前，则此时也，将何以为欢乎？英人华尔特（O. Wilde）入狱而著《渊书》（De Profundis），有曰："我侪终年止一节候，即悲哀之季是已。日月二曜，似与吾绝。纵外间天色金紫，而微光穿窗，下临吾室，则色极黯淡。在幽室中，终日唯有暮色，如人心中亦唯有暮色也。"诚哉是言。今人将临此暮色而吟曙光之诗欤？欲继绝国者，道在遏乐而绝希，悲哀之声作，于以寄其绝望之情，而未来之望，亦造因于是。末世有哀音焉，正所以征人心之未寂，国虽惨淡而未至于萧条者也。若抑意为欢，适滋之敝。妄人不可与言事。败沟流水，呜咽有

① "感芳"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撒"原作"撤"。
③ 原无"米"字，今增。

声。彼歌舞于萧条之中，乐其佳日者，曷不假清冷之音，一澌雪其内热欤？

夫人世悲哀而已。宇宙悠远矣，芸芸万汇，并生其中，生灭相寻，夐不知其何抵也。凡彼有情，循流周转，莫不如是。而人类智灵，其变亦极。平和不可遇也，欢乐不可几也，倾听人间，仅有战斗呼号之声来破此寂，何乐乎哉。茫茫寰宇，渺渺古今，倘使大地长存，则世亦唯此动静二因，永相撑距，相消长，牵联俶扰，以成是悲哀[1]之世而已。是故达者避世，畸士憎人，虽行有显微，亦情之激楚也。

顾言者或谓凡物皆美，哀乐在人，出于自然之调剂，皆足以移人情，则悲世之言为偏而无谓矣。人情不能有哀而无乐，固也；顾以二者雠比，其差恒不能相当。何以言之？悲哀者人生之真谊，万物莫能优之。《渊书》曰："笑乐之既，或生恶感；第悲哀之后，则惟是悲哀已耳。"盖苦痛为物，异于欢娱，不着帼[2]面者也。古人亦云，乐极悲来。乐既去矣，而悲则永住无间。由是观之，二者原不可以比列。盖在人事，恒乐少而悲多，乐暂而悲久也。是故天下心声，多作愁叹之节，而激刺人情，感应尤疾。古人闻啼鴂而伤春，过川流而叹逝，天物无心，而人感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岂曰无因，正人情之所不能自已尔。

诗有曰，"秋风萧萧愁煞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故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夫何忧思之深耶！古之人盖知之矣。悲哀者天地之心，宇宙何意，人生何闷，唯知哀音者始能见

---

① 原无"哀"字，今增。

② "帼"原作"掴"。

之耳。故旷揽景物，瞻宫阙金碧者，不如过白杨丘垅；而狂歌曼舞之乐，又不如听野哭之凄清也。况今日者，国中沉寂，时人凋零，虽有芳华，已非其候，熙熙者将何所为？固惟有坐守萧条，忧伤以终老而已矣。

中国文章，自昔本少欢娱之音。试读古代歌辞，艳耀深华，极其美矣，而隐隐有哀色。灵均孤愤，发为《离骚》，终至放迹彭咸，怀沙逝世。而后世诗人，亦多怨叹人生，不能自已，因寄情物外，远怀高举，托神仙游戏之词，聊以写其抑郁；或则汲汲顾影，行乐及时，对酒当歌，不觉沉醉。《怨歌行》曰："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盘中情，游心恣[1]所欲。"人生亦仅矣，使得醉梦终生，流连荒亡，以待槁死则可也。吾东方之人，情怀惨憺，厌弃人世，断绝百希，冥冥焉如萧秋夜辟，微星隐曜，孤月失色，唯杳然长往而已。读波斯中世之诗，亦往往感此，盖人方视为浩浩，而不知正戚戚之尤者也。

洎夫近世，国人浸昧此谊，民向实利而驰心玄旨者寡，灵明汩丧，气节消亡，心声寂矣。吾倾耳九州，欲一聆先世之遗声，乃鲜有得。而瀛海万里之外，犹有哀音，遥追相和。虽其为声各以民殊，然莫不苍凉哀怨，绝望之中有激扬发越之音在焉。盖东西瓯脱间民，其气禀兼二方之粹，故感怀陈迹，哀乐过人，而瞻望方来，复别怀大愿也。

世久不闻哀悲矣，吾今乃将收其大概，少为编志，以告国人。譬涉彼野田，以采香草，纵不能用，钦其芳泽，拾裘藏之，亦人情夫。尼采之《察罗斯多》有言："吾于诸载册中，惟爱人血所书。"书以血，若会知血者神也。则吾今此撰集是篇之意也。

---

① "恣"原作"欲"。

二

一国之有文章，其犹两间之众籁欤？皆所以发扬幽隐，鼓荡生机者也。载使万汇屏声，墨然人寂，则天地亦几乎息矣。夫地籁之发，出于自然。泠[1]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物本无心，而音响殊焉。若在有情，繁变斯极，万族并处，心境犁然。重以外缘来乘，人事益赜，而心声随以迁流。国民文章之不同，盖以有重因复果，综错其中，而为之大畛者也。治文史者，疏理一国之艺文，将推见本始，得其窾奥，则于国民情形，必致意焉。良以人生之与文章有密驸之谊，而国民之特色殊采，亦即由此得见。使或不尔，昧然披他人之书，则情思中隔，旨趣多晦，不能相喻者多矣。依法国学者戴因氏言，则国民文章之迁变，凡三事为之始机，此占毕之士欲读异书者所不可忽也，今为申之于次：

三事维何？一曰种性。种性者，人群造国之首基，万事之所由起，而在文章亦著。以思想感情之异，则艺文著作，自趋于不同。凡百种人，莫不各具其特质，不可相紊，隐微之中，有巨限焉。假举希伯来文章与希腊相方，则差别绝远。希伯来人所撰，皆东方思想，有严肃浑朴之气，故其属文同途而异归。凡读诃美洛思（Homeros）史诗者，当见阿灵普诸神威武赫戏之象，特视《旧约》之耶和瓦，则尊严尤尚矣。若罗马者，文化受自希腊，考二者神话梗概，少所爽别，而罗马之渊深庄重，则又自成调也。第此咸属异邦，观者易喻其故，今即征之一国文章，而种性之畛畦故在。如英国三岛，爱尔阑之文与英伦迥别，首自牧歌渔唱，儿女讴吟，以至诗文篇什，莫不可见焉。夫二国之合旧矣，调和既久，无盗主之势以相凌逼，

---

[1] “泠”原作“冷”。

则界域宜可泯矣。顾以种性非一参差，而爱土人士近亦不乐羁縻，亢怀离析。使文章而独立矣，则决绝以去，亦胡弗可。何者？种性未移，莫能强合，其去者盖出人情，而非人力所可诃禁者也。

二曰境地，人或称 Genius loci。第从戴氏，则所函者颇广，实兼际会而言。夫风土之异人固甚矣，如爱斯阑僻处极北，其地沍寒，人鲜逸思，故抒情之诗寡。而南方意大[1]利受朝阳之光，其民则畅爽有春气，故欲求神思幽闳如德国 Faust 之诗，不可得也。他若宗教政治，亦为之因。凡基督教国，文情途辙，既绝异于天方、印度诸邦，即支流曼衍，亦多差别。如俄国正教被于人心，则与清净教宗异途；而天主旧教，其影响于大秦种人者，又别有在。更言政治情况，为力复弘，如封建之国，情势异趋，专武功者荒文事不讲，而逸豫之国艺术兴焉。古之希腊、罗马，皆可为例。又若国有大故，兴亡之迹，留遗尚在人心，寄之文章，往往见哀怨，世之人读之，忧者为之增欷，悦者为之撤[2]乐，甚矣哀之动人深也。俄国文章，寖长天下，然哀惨之音故在，以语撒逊之民，辄疾首不能卒听者何也？俄虽不亡，而苛政未去，其所以致此者，盖非无故也。

三曰时序。刘彦和有言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盖文章之起根于人心，故与当世思想所关甚大。英人修黎曰：凡并世文人，外观虽别，第隐微之中，必有一相肖者在。且枢中所动，影响同及于人，下自涂雅之子，以至艺苑才人，莫不被其流，莫能自脱。德人于此，谓之时代精神(Zeitgeist)，征之文史，昭然能见。人可知文艺复兴时之何以美富，亦可知暗黑时代之胡以凋零矣。所谓质文随时，崇替在选，即在吾国，亦岂非然。幽厉昏

① “大”原作“太”。

② “撤”原作“彻”。

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及春秋后，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于纵横之诡俗，舍人之言，岂不然哉。此文章之变，所以亦随时序而异者也。

由此三者，错综参伍，而成一代之文章。于是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民之心声，穷其变矣。论者乃谓国民文章，其界极隘，唯同三事者，始得索解之，而于他国为不可喻，则斥治异书者为妄。不知言有殊绝，而情无异同，即在异物，彼鸿雁之哀鸣，猿狖之悲啸，哀乐之感，且通于人，而况人类乎？

英人班轲德尝论文章之不朽与其溥博之事，谓文章所言，大抵属于人情，如爱憎悔惧，嫉妒希冀，皆人所同，而人亦因是能共喻；文章者，舒写此情，求其赏会，不朽与溥博之德即在是焉。则如波斯阿摩哈扬(Omar khayyam)希腊亚克朗(Anacreon)罗马诃罗多斯(Horatius)英国赫力克(R. Herrick)诸人之诗，足为明证。盖莫不悲人生之倏忽，念死亡之将至，乃放志逸乐，藉去牢愁。虽以邦国殊异，古今不同，顾莫能阻其流风不及后世，则以是数士所言，同一人情，而吾人自能以意相会者也。梭孚克勒思(Sophocles)之作《亚迭普斯》(Oedipus)，狭斯丕尔之作《黎亚王》(King Lear)，胥写亲子之爱，使世间此情不灭，则二曲亦且永存，为人世所契喻而叹赏也。

吾敢援据是说，介异邦新声，宾诸吾土，读者尚或会之。兹所言者，首波阑，次乌克剌因，附以斯拉夫小国，次犹太终焉。若亚洲

列国[1]，亦有至文，徒以言文隔绝，艰于采录，故从盖阙。嗟夫，东方之衰微甚矣。昔日释迦、摩诃末之故土，今几为寂漠之乡，而华国亦零落。今后之人，怀先代文明之盛，将惝恍不可复见，即欲一闻衰世哀音，亦无由得。寂者无论矣，纵有声闻，则亦阻隔不得相知也，岂不重可悲欤。

三

波阑失国情况，未闻中国，而名已久不利于人口。热中之士，熏言政治，危言慑人，则辄引印度、波阑为诟病。夫印度自昔与中国相通，其亲有若肺腑，且佛教之被吾民，谊在不可谖。波阑则素不闻知，无所爱憎。今独何怨于二国，而鄙夷之若此。不知印度、波阑固亡矣，特较震旦则万万有胜。举世滔滔，迷于物质，而印度吠擅多哲学犹存，足维民德，近发愤期自立，国人当亦骎知之矣。

今第言波阑。波阑者，自昔称任侠之国，义声昭闻天下。在琐比斯奇时，为奥人驱突厥出维也纳之外。又当中世，全欧纷扰，逐犹太遗黎，波阑独为之庇障，仗义勇为，为他邦所不及，后世以是多之。第中更乱离，上下分崩，遂有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之事。及九十三年，普鲁士军假搜捕查可宾党人为名侵波阑，是为第二次分割。于是波人愤发，起谋抵拒，珂丘斯珂(T. Koscusko)为之渠，凡战三昼夜，尽复华娑跋(或译华骚)维尔那诸城。未几俄人稣跋洛夫引兵至，珂丘斯珂负伤被捕，全军歼焉。九十五年，遂行第三次分割，而波阑亡矣。

然波阑之民，则犹在也。武勇忠信，挚爱自由，富于感情而短于思虑，凡事苟属故国，则急起从之，他非所顾矣。故那颇仑能得

---

[1] “亚洲列国”之“洲”原作“州”。

波人之心为力战者，惟以秉白鹰之国徽，而思比赫连之役，则以德人斯坦末兹特允士卒歌维比支奇所作《波阑未亡》(Jeszcze Polska)之曲，为平时所禁者也。至一千八百三十年，光复之军起，顾为三凶所制，志不得申。六十三年大举复败，波阑遂益暗淡。第民心怀旧，贞固不移，亡国虽百馀年，中兴之期，犹且暮可待也。

丹麦勃阑兑思作《波阑记录》，有言曰：

> 波阑兴废之机，在今日为一大事，是不啻即定民心暴力孰长世界也。使波阑而当亡，则天下自由之种灭，而独立诸邦亦将尽废矣；使其不然，则自由之势盛，强暴当去，而波阑亦得自立。百馀年来波阑为三雄所分宰，如砧石然，受其锤击而未碎；今之所决，非锤击当止，则世界文明当销散也。

又曰：

> 吾人征诸史迹，而知波阑一国犹象征也，所以标示人生奥义，人类之自由，邦国之独立也。故观波阑之前路，即可以决文明之将来；使其终于灭亡，则必在现世欧洲强暴之力为政天下时矣。

勃氏之称波阑也如此。

抑吾又闻之，德人摩尔忒凯(或译毛奇)有言："吾人之爱波阑，非如爱英德诸邦，唯爱自由则然尔。使不为自由故，哀其祸患，景其壮烈，则于波阑亦何爱矣。"故世有鄙薄波阑者，其唯臣仆自居，或倾心强暴之士乎？若中国人者，将焉处一也。

波人性情卓越，自古见之文章。及衰亡以后，虽豪气未竭，而

哀音继之,读波阑国歌,悲凉激越,正如其国人焉。歌凡有二,一为维比支奇(Wibicki)当一千七百九十七年时所作,以首句"波阑末亡"(Jeszcze Polska nie zginela)得名;一名《什曼波札[1]罗夫(Zdyman Pozarow)之诗》,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伽理契亚乱后,邬亚斯奇(Ujejski,1823[2]—1897)作以志哀者也。梅忒涅息惧波阑之复兴,因以反间使之自残,伽理契亚农人受其中伤之言,起敌贵族,死者凡二千人焉。邬亚斯奇之歌,盖所以寄末世之悲哀,见波阑人之自戕贼,国将终亡而不可救也,而维比支奇则言将来之希望。一为吁天之歌,爱国之深,忧愤并发,其言曰:"吾将乘苍烟碧血,上诉于帝矣。"其一则为进军之曲,曰:"毋惧为,波阑犹存,军趣前矣。"二者言虽不同,而咸足见波阑特性,瞻望方来,哀乐相半,天怀发中,不能自已者也。

至十九世纪,波阑有新艺文起,主之者为勃洛靖斯奇(K. Brodzinski,1791—1835),其后有密克威支(A. Mickiewicz,1798—1855)斯洛伐支奇(J. Slowacki,1809—1849)克剌莘斯奇(Z. Krasinski,1812—1859)诸士,皆文中之雄也。

勃洛靖斯奇尝为华娑跋大学教师,讲波阑文史,著《维斯拉夫》(Wieslaw)一诗,影响甚广。氏尝自譬村寺之撞钟人,职在黎明而起,唤醒国民文章者也。其所为诗,多咏自然,美其故国,曰:"是吾先人之地,亦少时钓游之乡也。比及白首以亲黄土,松柏青青,长吾墓上焉。"及千八百三十一年变作,氏奔走国事,至于没世。

密克威支、斯洛伐[3]支奇二人,诗尤激楚,论者称以复仇诗人,

① "波札"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1823"原作"1283"。

③ 此处原衍"之"字,已删。

今将更述之(事迹参考[①]本报第三期《摩罗诗力说》之八)。

克剌莘斯奇系出贵族,后居伏亚伏兑为议员,为人岂弟而恶乱,箸《伊烈迭翁》(Isydion)之曲以讽国人,谓人生多祸患,唯易怨为爱,祸患乃去也,然其言远于人情。勃阑兑思议之曰:“克剌莘斯奇言复仇之非,而不知爱亦不可恃。彼羔羊虽柔,宁脱豺狼之利齿哉?”故克剌莘斯奇之诗虽足与二士并驾,第其立意独远,不足见波人性情,故今亦弗载焉。

三诗人既殁,波阑诗渐衰息,而小说代兴焉。小说之职,在记陈迹,陈今事,教人力行之道,与诗之所事不同。

著者有克剌绥夫斯奇(J. Kraszewski,1812—1886),所著文章及学术之书,都凡四百五十卷,其他散佚文论,集之又可百五十卷。其小说多言波阑古今事,令读者瞿然动怀旧之念,而民不忘本。

次有斯凡多诃夫斯奇(A. Swientochowski, 1847—),著小品四种,各函谊旨,以人名名篇,曰 Chawa Rubin, Damian Capenko, Karl Krug,胥为无告者哀,又 Clemens Boruta 则饿人之史也。

复次有显克威支(H. Sienkiewiez, 1845—),亦以小品名世,最佳者有《炭画》(Szice-weglem)《天使》(Yamgol)诸篇,顾世徒赏其《何往》(Quovadis)一书(记罗马宜禄王事,故景教国人喜讽诵之,特在吾人终有间也)。然氏之为重,初不在此。读其《灯塔守者》一篇,文情哀怨,斯真波阑之文章耳。

复次有女士阿什思珂(E. Orzeszko, 1847—)洛什威支(M. Rodziewicz),皆长于文。贝鲁斯(B. Prus)亦波阑文士,本名曰格罗伐支奇(A. Glowacki),为人果敢而明允,其流风所被者极远,将大有造于故国者也。外此尚有他士,不遑备举,今止取其诗重论述

---

① “考”原作“孜”。

之。

四

波阑诗歌有甚异人者一事，即诗中事物无不与[1]国事相关，故举他国所咏与之相较，其差当自见。如言爱者诗人之常，尽天下无二致，第在波人之心，有特异者：凡诗歌之所吟咏，多勇猛卓厉之士，时或狂暴不情，而蔑有耽溺晏安者；及言爱恋，亦纯洁高尚，不及于乱，盖有感怀而无常[2]欲，虽属艳辞，实犹怨歌也。故哀怨之心胜，则诗人亦缓其小而急其大，于是士女之爱，移易为家国之忧。如密克威支《死人祭》(Dziady)中主人，以幽囚之时为故我死亡、新生再造之日，乃弃旧日佳名戈斯达夫，而更勇号曰康剌德。二者相易，其意深矣，——康剌德见裴伦所作《海贼》(The Corsair)诗中。戈斯达夫者多情之士，克鲁特纳(A. de Krudenes)所为小说 Valérie,ou lettres de Gwstave de Linar á Eruest de G. 之主人也。——死戈斯达夫而生一康剌德，正波人之所愿也。以是诗中妇人亦无凡相，非见之阵中马上，叱咤万夫，则如天仙化人，渺不可近，至若英人威支伟斯(W. Wordsworth)所云：

A creature not too bright nor good
Tor human nature's daily food;
For transient sorrows, simple wiles,
Traise, blame, love, kisses, tears and smiles.

---

① 原无"与"字，今增。

② "常"原作"希"。

诗[①]中之女子，宜嗔宜喜，笑啼悉可人意者，乃求之波阑此土诗中，杳乎其不可得也。

其言母子之爱，则有密克威支《告波阑人母》诗，足尽其蕴。意曰：

> 若有孺子，胡不时放诸幽窟，教之卧苇茅之上，呼阴湿之气，与蛇虫共居，俾善制其怒，深虑而寡言，效伏虺之行也。昔基督儿时以十字架为戏，今吾亦教孺子，当弄之缧绁，诲以挽罪人之车，俾不至当斧锧而失色，见缢架而短气也。彼既不得如十字军士，卓大旗于耶路撒冷，亦不得如三色麾下之走卒，耕自由之田而沃以己血，伤于间谍，下之吏曹。地下囚室，彼之战场也；坐上士师，彼之大敌也。毕世以后，唯有缢架废木为坟前华表，或女子泪痕，国人夜话，永为死者作记念耳。

夫乱离之世，民生阽危，朝不保夕，虽家人父子间，有不得相顾者矣。彼以苦难磨炼其身心，而先为之地，虽曰人情之变，顾亦人情之至也。读密克威支诗，言虽诡随，而其意则大可悲已。

波阑当时文章虽受裴伦感化，顾所咏人物性情，迥不相合。如法人穆绥(A. de Musset)文中所言少年，大都踟蹰劳逸二者之间，犹疑不决，第念良时已过，虽有才能，莫得自显，则发扬奋起之望绝，反而入于颓丧，以醇酒妇人遣其一生而已。若在波阑，乃无劳逸之冲突，而所患者，常在欲图大事，第巨鲠当前，为己力所弗胜，斯足念耳。若更取裴伦所作与相衡校，当见其间人物，心意暴烈，大抵相同，又皆以人生为忧苦之枢，辄为怨恨弗胜，第或轻其国人，

---

① “诗”原作“得”。

如裴伦诗中哈洛尔特(Childe Harold)或罗罗(Lara)者,则又无有也。即或有人离叛其国,至相战斗,特亦止一时之情,终复改悔,或则出于诈伪,将得当以报焉。如密克威支所咏烈泰威尔(Litowar)华连洛德(Wallenrod)是也。盖波阑诗人倾其热情著之篇什者,非以咎责国人也,唯以相警,使知希存绝国,百事可为,特必忠于其故而已。曰:"吾将上挞苍穹,代击盾之声,以起吾民也。"斯乃波阑诗歌之本旨。诗人者,国之先知,以预言诏民,而民听之。两间之系属,盖有甚异于他国者也。

波阑诗人之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蕴。是故民以诗人为导师,诗人亦视民如一体,群己之间,不存阻阂,性解者即爱国者也。其所为诗,即所以达民情,振民气,用尽其先觉之任而已。《死人祭》中康剌德歌词曰:

> 吾爱非止一物,如虫之于华,非一家,亦非一代也。吾所爱者,乃在全国,吾远揽既往,以及将来,悉入怀抱,如吾欢也。吾欲光复故国,使天下复景其美,顾力不逮。吾感情思想,炳若炬火,发为言词而已。吾具诸神力,如尔明神。吾力盛时,见浮云飞鸟之过,第一立念,云鸟便住矣。特在人间犹未知我。虽然,吾将仗吾感情,为之导者。(中略)吾魂已在故国,国魂在吾身矣。吾与故国一矣。吾视故国衰亡,如子之丧父;见国人之憔悴,如母之念子也。

观于此言,则二者系属之情可以见矣。

波阑诗歌,大旨如上所述。邦国消歇,身世飘零,托物寄怀,哀音发于自然。慕浮华者将斥之以朴野,顾吾窃有取者,良以吊亡伤逝,人情所同,读其诗亦重哀其遇。诗云,"比我芳华发,鶗鴂鸣已

哀”，此所以深为亡国诗人吊也。

五

乌克剌[①]因(Ukrain)亦名小俄罗斯(Malo Russi)，其民即哥萨克(Kazak，语出鞑靼，谊本曰盗)，昔分二支，一当伊凡四世时已合于俄，一则至一千六百五十二年始合。逮六十七年，有罗任(Stenka Razin)者率众叛，未几平。顾民哀之，有《伏尔伽之崖》(Utesna Volgye)一诗，流于人口。继[②]之者有摩什波(Mazeppa)普伽契夫(Y. Pugachev)，皆败。尔后哥萨克虽定，第国民之精神犹在。虽俄政府禁用小俄罗斯方言著书，顾终不能尽遏。今此所举，以其国文[③]著作者，止绥夫兼珂(T. Shevchenko，1814[④]—1861)一人。此他则有摩勒珂威支(E. Markovich)格黎波夫(L. Glibov)诸氏，不备录。摩尔契夫斯奇(A. Malczewski，1793—1826)札来斯奇(B. Zaleski，1802—1889)戈息靖斯奇(S. Goszczinski，1803—1876)等，皆在波阑，而戈鄂理(N. Gogol，1809—1852)则以俄文撰作者也。

绥夫兼珂，生契亚夫小村，父农奴也。八岁丧母，后母遇之虐，十一岁父亦死。出就村塾，塾师酗酒，日扑之，遂逃出为村人牧豕。未几奴主召之返，使为家僮，旋复遣之至圣彼得堡习绘，希鬻画获厚利。诗人如珂夫斯奇(V. Zhukovski)见而异之，货其肖像得二千五百卢布，为之脱籍，绥夫兼珂始得自由，遂入大学肄业，至一千八百四十年，出诗一卷曰《歌人》(Kha bzar)，尔后著作不绝。四十

---

① “剌”原作“刺”。

② “继”原作“纵”。

③ 原无“文”字，今增。

④ “1814”原作“181”。

七年以《高加索》一诗获罪，笞而遣之阿仑堡为戍卒，备极摧折。至五十七年，以菲陀尔托尔斯多伯爵之援，仅得返，卒于圣彼得堡，以遗命归葬迦诺夫。其所作诗，皆乌克剌因方言，叙古昔光荣及今日凌夷之状，史诗《战士》(Haimadak)一篇尤佳，斯拉夫族文章中，唯密克威支之《佗兑斯氏》(Pan Tadeuz)可与竞爽云。

诗叙一千七百七十年哥萨克戴冈佗(Gonta)为魁，起拒波阑事。俄政府惧其势不可遏，乃伪为援兵，诱哥萨克人，执而归之波阑。见杀者凡八千人，缢架无所得木，辄熏窒之，极惨淡之景焉。此他小诗抒写人生，亦多哀怨。如《溺者》一诗，述有母妒其女，鸩之不死，因诱偕浴[1]，捽女发投川中溺焉，今母女鬼魂，犹游行川畔，人常见之云。此盖讽俄人之残，无所恕于国人也(诗中母为俄人)。又有《太拉思之夜》一章，叙歌人集村中少年，为语古英雄太拉思(Taras Triasglo)故事，听者泣下，顾未几而歌舞继作，歌人乃叱曰："趣返卧火炉之上，是地温且安也。吾则将往遽卢，弄波阑俄国之人为笑，盍偕行乎？吾意若犹能往，特气节尽矣。"盖刺其民自弃且驯怯也。

绥夫兼珂诗美尚，难于移译，今述其一于此，仅能传意而已。曰：

是有大道三歧[2]，乌克剌因兄弟三人，分手而去。家有老母，伯别其妻，仲别其妹，季别其欢。母至田间，植三树桂；妻植白杨；妹至谷中，植三树枫；欢植忍冬。桂树不荣，白杨凋落，枫树亦枯，忍冬憔悴，而兄弟不返。老母啼泣；妻子号[3]于

---

① "浴"原作"俗"。

② "歧"原作"岐"。

③ "号"原作"号"。

空房；妹亦涕泣，出门寻兄；女郎已卧黄土垅中。而兄弟远游，不复归来，三径萧条，荆榛长矣。

摩勒契夫斯奇，其父波阑人也，初从那颇仑北征，逮事平，漫游各国，遇裴伦于意大利，或传裴伦《摩什波》诗旨盖氏所告云。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归波阑，越四年，《玛利亚》(Marja)诗出，无识之者，书亦不售，氏郁郁不得志，未几卒，卒后始[①]有人赏其诗，遂见重于世。诗叙少年华克罗夫(Waclaw)悦玛利亚，逆父意纳之。父怒，伪作和解，遣其子从征鞑靼，而使帼[②]面者溺女于濠。文情皆极凄艳，顾独不及女临死时状，盖诗人至是，亦哀恻不忍写矣。又述少年怀家之思虽挚，而缺入门见尸事，笔所弗能达者，唯留俟读者之想象而已。

札来斯奇为诗，则纯咏故国物色，美其大野巨川，流连不已。凡鸟声人语，乡曲民谣，在诗人耳中，皆成逸响，而不禁其遐[③]思焉。特名著则为《圣眷》一诗，中述行人赴耶路撒[④]冷，途中景色，仿佛动人，实乃自写其故乡乌克剌因尔。三十一年变后，亡居巴黎，至于没世。

戈息靖斯奇本契亚夫村人，波阑大举时，氏与其事，及败亦走巴黎，后归波阑。所著有《迦诺夫之城》一诗，记十八世纪中哥萨克乱事，所图兵燹之景，无不栩栩如生，笔力盛厚，人莫能及。

三士而外，乌克剌因诗人之在波阑者，尚有波杜罗(Padura)格罗波夫斯奇(Grabowski)等，第文史家率属之波阑，故此亦仅举著

---

① "始"原作"殆"。

② "帼"原作"椢"。

③ "遐"原作"遐"。

④ "撒"原作"撒"。

者三人，以见大略而已。

戈鄂理，璅罗靖支村人也。其父喜艺文，尝撰曲数种。戈鄂理受其教，少好弄翰，最早者有悲曲一曰《杀人者》(Razboiniki)，又一诗曰《二鱼》(Dve Rgbki)，伤其弟之逝也。至一千八百三十年，以俄文著《田园之夜》(Vechera na khutorye)一书，凡分“迪康迦”(Dikanka)“密尔戈洛”(Mirgorod)(皆地名)二卷，并为小品，述乌克剌因民情故事，为普式庚、如珂夫斯奇所赏，尔后戈鄂理名遂盛传。所作小说有《太拉思蒲波》(Taras Bulba)一卷，记哥萨克古英雄蒲尔波事，又《死灵魂》(Mertvia Dushi)二卷，喜曲《巡按使》(Revisor)一卷，皆有名。特属俄国文史，当别论之。俄之近世文家凯罗连珂(V. Korolenko, 1853—)亦其一也，今著诸乌克剌因之末，唯以表其所自出云尔。

波阑、乌克剌因而外，斯拉夫小国文章，尚有可言者，兹举四国：

一、波希米亚(Bohemia)，国人自称曰契赫(Czech)，文史浩瀚，艰于撷取，言其近者，有珂罗尔(I. Kollar, 1793—1852)著《斯拉跋之女》(Slawy Deera)，有名于世。近世诗人，最著者有扶勒赫黎奇(J. Vrchlicky, 1853—)，有诗集曰《南方一年》(Rokv Jihu)，有纳卢陀(J. Neruda, 1839—)，亦小说名家也。

二、勃勒伽利亚(Bulgaria)，昔有罗珂夫奇(G. Rakovski, 1818—1868)，以爱国诗人名。有波德夫(C. Botev, 1847—1876)，作吊迪密忒尔氏(Haji Dimitr)诗，迪密忒尔者盖诗人之友，主谋光复者也。若跋佽夫(I. Vazov, 1850—)，其名尤盛，有小说曰《轭下》(Pod Igoto)，记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大举时事，欧西遍传译焉，歌咏亦富，今兹尚在，为杂志《启明》(Dennitsa)主者。

三、塞尔比亚(Srbija)，近世文人，有斯仑摩支(S. Srematz)罗

札勒威支(L. Lazarevich)纳戈思(Nyeguah)等。纳戈思者,蒙德纳格罗(Montenegro)人,著小说曰《山之华环》(Gorsky Viyenatz),记其国人古昔保国力战之事。

四、克洛谛亚(Croatia),其文虽同塞尔比亚,顾亦有独立之文章。传奇作者兑默忒尔(Lemeler),人以比之普式庚。他若卢勃洛迭契(Lublotity)密罗[1]迭诺威支(Milotinovich)诸士,胥当世文人,惜以伏处偏陬,致多隐佚,故今此所言,亦如上而止。

六

希伯来人,宗教之国民也。《旧约》三十六篇,实其思想文章之所寄,盖莫不庄严玄妙,古气动人,然文情艳美如所罗门《雅歌》者,世亦仅矣。逮以色列式微,为巴比伦人所克,耶路撒冷既下,城阙毁败,子女玉帛,虏于国仇,耶利米以国中先知,作预言书警告其民,而终弗能救,唯有《哀歌》七[2]章,抒其悲感而已。

其首之一曰:"昔日繁庶之邦,今胡独处此萧条也?又胡孤寂如嫠妇耶?是昔民间长者,国中后妃也,而今乃朝贡于人耶?"再曰:"终夜哀啼,泪痕在颊。昔日欢子,孰与相亲。虽有友朋,反相凌藉,成仇敌矣。"三曰:"犹太遭遇艰难,多受劳苦,迁徙异国,不得安息,追者方得之于隘路矣。"四曰:"什翁路径荒凉,赴祭无人,诸门萧条,祭司嗟叹,少女悲哀,什翁伤苦矣。"五曰:"仇敌强大,亦复乐康。帝罚什翁,使其子孙皆为虏矣。"六曰:"什翁女郎,光华尽去矣。故土侯伯,如鹿不得草地,疲不能行以避猎者矣。"七曰:"耶路撒冷当患难时,忆昔日光荣之状。今也民皆为俘,无人能救。敌皆

① "罗"原作"罢"。

② "七"原作"六"。

喜笑，嘲耶路撒冷之衰亡也。”

虽然，希伯来人泥于教宗，以祸患之来为由天命，神不可逆，则唯吁天自艾而已。《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代述神言曰：“吾将尽去其欢乐之声，新郎新妇，皆绝愉音。且无磨声烛光见于下土，将使全国荒凉空虚，受制于巴比伦者七十年。”是即预言耶路撒冷之亡者也。逮言既践，波斯果兴，而耶路撒冷亦渐复故，如《历代纪略》卷末所载。比耶稣七十年顷，再毁于罗马，于是犹太分散，流离异域，而耶路撒冷亦永为萧[①]索之乡矣。裴伦作《希伯来乐府》(Hebrew melodies)，有句云：“狐狸有窟，鹧鸪有巢，民有乡土，以色列人独馀邱墓。”即为之咏也。乌乎！文明古国，旧泽宜不遽斩，一旦零落，乃不可振。希腊中衰，遗民流为海贼，非复多罗战士子孙，而以色列后人流亡各国，亦以嗜利受世诟病。然裴伦不以海贼薄希腊，吾侪又安可笑犹太者？虽泽不相及，亦思古之情宜然也。

犹太离散至早，讫今几二千年，其间不乏艺文之士，特多在中世，归属宗教，今止举其最著者。新希伯来诗(Piyut)凡分二宗：一曰迦理尔派，以人著；一曰西班牙派，以地著也。迦理[②]尔派作始于约瑟(José hen josé)，而迦理尔(Kalir)为其最。同时有名扬那(Jannai)者，亦以诗名，特多散佚，唯七章尚存。

迦理尔生九世纪时，其事迹不详，或言巴尔斯丁人也，其名出拉丁语饼字(Calyrum)。犹太习俗，儿童入学则与以蜜饵，迦理尔盖其别字，义曰饼儿也。所为凡诗二百馀篇，作皆希伯来文，以古字俭少，乃由名物自制动词益之。其诗多咏叹故国，如《颂歌》中有云：“神听吾言，拯此下民，复昔日蒲陶之园，斥生客而去之，扶什翁

① “萧”原作“潇”。

② “理”原作“埋”。

废门，复吾民故土也。”又有诗咏耶利米者，事本出《密特拉思》(Midrash，希伯来古书也，义曰研究)，言族长鬼魂，见子孙流亡，哭泣墓中，忧思不得宁处。迦理尔诗述耶利米摩赫贝拉穴上而叹，即族长葬处也。曰：

> 于时古德伫立墓前，哀愤而言：嗟我先人，犹能安寝耶！子孙俘馘，国土荒芜，古昔光荣，于今零落矣。众皆哀叹，伤子女之无存，将呼吁于天，以求慰藉。昔日天帝恩宠，今亦安在耶？

于是先德一一自墓起祷，终而帝意为转，许拯下民出于苦厄，而诗亦至是止矣。

西班牙派起于哈思陀(Chasdai Jbn shaprut，915—970)，继之者有所罗门(Solomon Ibn Gebirol，1021—1058)摩西(Moses Ibn Ezra，1038—1070[①])约赫陀哈勒维(Jehuda Halevi，1085—1140)诸人，皆居西班牙者。中以约赫陀为最著，其诗初言爱情，既乃改治哲学，终而怀其故乡，惆怅无已。尝自言曰：“吾身在西，而心则东也。”随决计首途趣耶路撒冷，知友闻之，咸来劝阻，卒不听。乃至埃及以达大麻色，少住，作《什翁之诗》，为犹太文章中名著。诗有曰：“维昔天帝神光，永临汝(此指耶路撒冷)上。汝更无须日月星辰以为光曜，而吾魂魄亦永于是皈依也。耶路撒冷古为神人帝王之居，胡至今日而殿陛之上独容奴子耶！”又曰：“孰能为吾先导以访灵迹者乎？是昔天使照临古德之地也。又孰能假吾羽翼以返故乡者乎？俾吾得息倦足于废墟也。”未几至圣地，诗人则见故国

① “1038—1070”原作“1070—1038?”。

矣，顾歌吟未绝，而亚刺伯骑士陡出，以矛刺之毙，古来传说如是云。

尔后犹太尚多文人，第不复以希伯来语属文，故不见之犹太文史。如德之赫纳(H. Heine)，英之迪思来列(B. Disraeli)，俄之诺特孙(S. Nadson)茀路克(S. Frug)敏斯奇(N. Minski)，皆其伟者。今虽散在各国，而上溯渊源，其为以色列苗裔则一也，故记之。

如上所述，列国文人行事不同，而文情如一，莫不有哀声逸响，迸发其间。故其国虽亦有黯淡之色，而尚无灰死之象焉。若在吾国则何有矣？膴膴平原，先世所宅，不犹列德跋(Litva)之土耶？浩浩黄沙，其来自天，不犹彼伏尔伽母河耶？古德遗迹，与先王陵寝之地，至足怀念者，不犹耶路撒冷耶？而念之者谁乎？生民憔悴，流亡死伤者，宁不剧于兵燹欤，而念之者又谁乎？昔固有之，今无是矣。哀鸿之诗，嗣响既绝，民声之不可闻者久，下而求诸一人，亦唯有欢娱之声而已。夫乐固可也，顾览北邙以怡情者，岂世亦有之欤？盖自人昧悲哀之谊，心日醉于浮华，因不惜弃绝故园，皈依异域，而高谈政治为干禄之谋者，犹其次也。今于此篇，少集他国文华，进之吾士，岂曰有补，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漠耳。夫一人向隅，满坐为之不乐，况在今兹。《薤露》虽伤，而奏诸蒿里，不得谓之失时也。尼采曰，“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吾亦以是为小希焉尔。



《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

1909 年 2～6 月作

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淮尔特(Oscar Wilde,1856—1900)

淮尔特生于一八五六年，爱尔兰人。九十七年以事下狱，二年后出居法国，易名美勒穆思(Melmeth)，郁郁而死。淮尔特素持唯美主义，主张人生之艺术化，尝自制奇服服之，持向日葵之华，游行于市。其说多见于小说《格来之肖像》中。所著喜剧数种，虽别无精意，然多妙语，故亦为世所赏。又有童话集二，一曰《石榴之家》，一曰《安乐王子》，共九篇，亦甚美妙，含讽刺。今所译《安乐王子》，即第二种之首篇，可例其他，而特有人道主义倾向，又其著作中之殊特者也。

亚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

坡幼孤受育于亚伦氏，故兼二姓。性脱略耽酒，诗文均极瑰异，人称鬼才。所作小说皆短篇，善写恐怖悔恨等人情之微。有自

编小品集二册最佳:一名《神秘与空想之故事》,足以推见其内容矣。《默》即此中之一,自题曰寓言,善以示幽默之力大于寂寞者。

摩波商(Guy de Mau passant,1850—1893)

摩波商师事佛罗贝尔(Gustave Flaubert),为法国自然派大家,以小品名世。作计数百篇,简洁深刻,人不能及。亦有长篇,《人生》称最佳。在《彼得与约翰》自序中言,别无主张,唯以模写自然为务,盖深得自然派之实验科学法者。托尔斯泰亦谓摩波商对于世相,无所容心,亦别无好恶之念,但画人生之现象而已。《月夜》一篇,颇可见作者技术,记灵肉冲突而人欲终为世主,相其外貌,甚与常人言爱之神圣相近,而根底实不同。

须华勃(Marcel Schwob,1867—)

须华勃系出犹太,本学医。喜研究下流市语,作文论之,遂及中古诗人微朗(Villon)著作,造诣甚深,为近世学者之冠。作小说数种,《拟曲》(Mimes)一卷,一八九四年刊行,尤为文坛所赏。"拟曲"者,模拟之曲,起源于民间俗歌,仿喜剧之体而甚简短,写日常琐屑,类极微妙,盛行于基督三世纪前,今存海罗达斯(Herodas)作七章。须华勃仿之而作,唯形式稍异,改问答为叙述,而精神则一。全书二十一章,皆古艳可喜,再造情境,而心境即寓焉,与平常仿古者,故复不同也。

安兑尔然(Hans christian Andersen,1805—1875)

安兑尔然作诗曲小说及哲学论文甚多,独以童话(Eventyr-Märchen)著名,所作计百五十篇,又有"无画画帖"一卷,论者推为杰作。安兑尔然天禀殊异,老而不失童心,故绌于常识而富于神

思。其造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庶类，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天成，殆臻神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语。而情思斐[①]亹，喜乐哀愁，皆能动人。状物写神，亦入妙境。与淮尔特之作，甚不相同。唯转为华言，即失其纯白简易之长，遂不能仿佛百一。近有译者，言是㨮神志怪一流，则去之弥远矣。《皇帝之新衣》本见西班牙曼努尔(Don Manuel)著《卢堪诺尔伯爵》第七章，安兑尔然取其事，改作此篇，而删其教训，遂弥觉轻妙可喜。盖其所讽刺，意甚明显，若加指示，反足以减损色彩也。

斯谛普虐克(Stepniak,1852—1897)

斯谛普虐克本名克拉夫靖斯奇(Sergei Kravtshinski)，此其别字也，谊曰大野之子，一八五二年生，后以国事逃亡英国，一日出行，触火车死。著书多言俄国民生疾苦，有名于时，又有小说二种、剧一卷。此小品一种，原名《一戈贝克之故事》。戈贝克者，俄国铜钱，值可十文。斯谛普虐克为虚无论派之社会改革家，于官僚、僧侣，皆极憎恶。篇中所述，虽杂诙谐，而大半亦实况，特稍夸张而已。著者在英译本序中自言是少年时作，想当在一八八〇年出亡之前，游说农民时所著也。

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1855—1888)

迦尔洵与托尔斯泰同里，甚被其感化。俄土之战，自投军中，冀分受人世痛苦。写此心情者，有小说曰《懦夫》。后负伤归，记其阅历，成《四日》等篇，为俄国非战文学中名作。迦尔洵悲世甚深，因成心疾，八十八年忽自投阁，遂死。晚年著作，多记其悲观，尤极

① “斐”原作“菲”。

哀恻，《邂逅》其一也。所设人物，皆平凡困顿，多过失而不违人情，故愈益可悯。文体以记事与二人自叙相同，尽其委曲，中国小说中所未有也。

契诃夫(Anton Tshekov,1860—1904)

契诃夫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论者比之摩波商。唯契诃夫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非如自然派之人生观，以决定论为本也。《戚施》本名《庄中》，写一兀傲自喜饶舌之老人晚年失意之态，亦可见俄国旧人笃守门第之状为何如。《塞外》者，假绥蒙之言，写不幸者由绝望而转为坚苦卓绝，盖亦俄民之特性，已与其后戈里奇(Maksim Gorjki)小说中人物相近矣。

梭罗古勃(Sologub,1863—　)

梭罗古勃本名台尔尼珂夫(Fiodor Tleernikov)，尝为学校教师，其小说长篇《小鬼》最有名。思想颇近厌世，有《迷藏》等小品，并言死为安息，唯求生之欲本出自然，故不得已而求其次，则童騃狂易，亦可远现世而得安乐，以神思与享美为养生之道，又其次也。《未生者之爱》原名《未生者之呜唼》，言未生之子，至以母之不见举为恩，而母亦即于痛苦回忆之上，恣其想象，略得慰藉。寓言中《未来》一篇，与此同意，特以正言出之耳。《路与光》以光明为不安之源，人唯愚暗，乃能随顺自然，度此一生。若有明智，反使自知不幸，而不幸亦益大，故与归宿亦益远也。

安特来夫(Leonid Andreev,1871—1919)

安特来夫幼苦学，卒业为律师。一八九八年始作《默》，为世所

知，遂专心于文章。其著作多属象征，表示人生全体，不限于一隅，《戏剧》、《人之一生》，可为代表。长篇小说有《赤笑》，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事，虽未身历战阵，而凭借神思，写战争惨苦，暗示之力，较明言者尤大。又有《七死囚记》，则反对死刑之书，呈托尔斯泰者也。象征神秘之文，意义每不昭明，唯凭读者主观，引起或一印象，自为解释而已。今以私意推之，《谩》述狂人心情，自疑至杀，殆极微妙，若其谓人生为大谩，则或即著者当时之意，未可知也。《默》盖叙幽默之力大于声言，与神秘教派所说略同。若生者之默，则又异于死寂，而可怖亦尤甚也。

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

显克微支以一八四六年生于奥属波兰，力图独立，亡命美洲，后至瑞士，一九一六年卒。所作《何往》(Quo Vadis)一书，叙罗马宜禄王时宗教之冲突。又有波兰历史小说三部作，皆有名于世。唯杰作乃在早年所著小品。丹麦人勃兰兑思(Georg Brandes)著波兰文学论中论之曰："显克微支系出高门，天才美富，文情悱[①]恻，而深藏讽刺。所著《炭画》，记一乡归欲救其夫于兵役，至自卖其身，文字至此，已成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又《天使》、《灯台守》诸小品，极佳胜，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至足动人。"可以知其价值矣。

显克微支所作短篇，多描写民间疾苦，用谐笑之笔，记悲惨之情，故甚足令人感动。《乐人扬珂》写一白痴小儿之死，而悲痛如殉道者，一时传诵，国人至为之感泣。《天使》中之玛利萨，正亦相似。儿行林中，不见天使而遇异物，其状盖熊或狼也 抽象言之，诸篇

① "悱"原作"菲"。

所记，正不过波兰文人绝[1]望之声，特见于《天使》中，较为显著而已。《灯台守》为一八七〇年顷，著者游美洲后所作，本于实事。波兰人特性，深爱其故乡及宗教，百折不二，读《灯台守》者，可推想也。《酋长》假印第安人故事，写其憎恶日耳曼人之心，及绝国亡人愚昧可悯之状，与长篇《得胜之巴尔台克》用意略同。

穆拉淑微支(Milena Mrazoviĉ)

穆拉淑微支事迹未详，英人华氏(Mrs Waugh)译其著作一卷曰《问讯》(Selam)，序言恨国人寡陋，视波斯尼亚犹若蛮荒，鄙夷不之齿，因发愤译此，以示其文华之一斑云。波思尼亚本斯拉夫种，属土耳其，渐染其俗，其文章各国皆罕见，今转译二篇。《不辰》者，为弃妇作也，亦可以见回教风俗之一端。《摩诃末翁》记老人之福，终乃暴卒。审其文意，似非令终。通篇不着一词，而自有哀惨之气，小品中颇仅见。翁本作巴波，谊云父，今易之。

藹夫达利阿谛斯(Argyris Ephtaliotis)

藹夫达利阿谛斯事迹未详。唯据所著小说，知其为医师。又英国劳斯(W. H. D. Rouŝe)译本在一八九七年出版，序言其人尚存。

哀禾(Juhani Aho,1861—　)

哀禾本名勃罗佛尔德(Brofeldt)，一八六一年，生于列塞尔密，今尚存，为芬兰近代文人之冠。一八九〇年游法国，归而作《孤独》一卷，为写实派大著。又《木片集》一卷，皆小品，今所译《先驱》，即是中之一。

---

[1] “绝”原作“断”。



《炭画》序[①]

1909年3月作
署名会稽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显克微支名罕理克，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生于奥大利属之波兰，所撰历史小说数种皆有名于世，其小品尤佳，哀艳动人，而《炭画》一篇为最。炭画云者，谊取简略图形，如稿本也。丹麦评骘家勃兰兑思作《波兰文章论》，称之曰，"其人才情美富，为文悱恻而深刻，如《炭画》一篇，实其上乘，书言有农妇欲救其夫于军役，遂至自卖，盖杰作也。"又美国人寇丁言，此文作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时著者方客美洲加厘福尼，自云所记多本实事，托名羊头村，以志故乡之情况者也。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

己酉二月，译者记。

---

① 《炭画》1914年5月由文明书局出版。

论领事裁判权非治外法权

1910年5月16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国人误认领事裁判权为治外法权，既数十年于兹矣。抑知是二者之性质不同，效力互异。就属地主义而言，国家领土所及即为统治权所及之地，无论何国之人，既入他国版图，即受他国法律之支配。则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固在留国取绝对的不能容认者也。第治外法权，由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以生，凡□规定，非惟礼尚往来，为两国共同享受，且为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享受。故今日世界列强，已视为国交上尊敬之必要，无或违反之者。至领事裁判权，虽由两国契约所缔结，实则为强国对于弱国行使权力之一种机械物，于彼于此，未必易地皆然。故其事恒落于偏颇，而不得其平，所谓片面的而非相互的者，非耶？此例于西方不经见，见之于东方者，中国而外，昔之日本与今之朝鲜而已。

以中国法律之未尝完备，讼狱听断，既无法理之可凭，一任执法者之上下舞弄，民不堪其虐矣。特以闭关之世，狃于专制，相忘

不觉，洎乎交通，扞格之象以呈，而外人遂得所藉口，要求领事裁判权以保护侨民。通海之初，既未深谙外情，又胁于战胜馀威，明知事不可行，亦不得不降心相就，况当事者又未必深虑夫贻患于后来，孰知一人约章，竟成铁铸。诸立约国狃于利益均沾之说，援例以求，畴能弗与？以一国之中，加人之以无数领事裁判权，而此无数领事裁判权中，又莫不各挟其势力强权以俱至，主权纷乱，孰甚于斯。况曲在彼则无不巧施辨护，曲在吾民则按罪悉惩，而或且过之。权利固强者之权利欤？宜其发生之效力，恒超过于治外法权而无能防止。盖治外法权，有其制限同其范围，而此则普及于一般侨寓之外人。岂惟侨民，教民称是，入籍[1]称是。由保护而入于开脱，由开脱而入于左袒；左袒之不已，至于要挟恫吓。私人交涉，率酿成国际问题，掣肘多而应付穷，外力之侵入，遂日深而日炽。

往昔弗论，就杭州之事以观，村上喜次郎持刃伤人，明明其为刑事犯也，我乃不能施其直接捕逮之权，遂令一再迁延，案悬不结。竭绅商之团力，为事后之前提，仅乃偏重于不许杂居内地，置行凶肇事之罪人于不问。宁扰乱公安妨害秩序，为外人当然之天职与应有之权利欤？以是而言主权，未见其能保也；以是而言民气，未见其能扶也；以是而言外交，未见其能善也。抑知领事裁判云云，不过侨寓人民不受在留国裁判而止，非若治外法权之不受在留国一切法律之支配。以当局者之苟且因循，放弃责任，举一切统治之权而并躐之，有以长其骄心，而使吾民排外之热度愈增，是大不利于国家者，岂遂足为外人福哉！

---

① "籍"原作"藉"。



历之阶级，然不于此时举畴昔之一切陋习摧陷之廓清之，而使留馀孽以滋野草春风之患，则又何择乎专制与立宪也。况怨毒之于人甚矣！久濮思嚏，久卧思起，久蛰思启。彼蚩蚩者含怨茹毒至于今兹，已有刻不容忍之势，以今日自治行政萌芽方始，地方官与办理自治之员，褴筚以破天荒，正如郑侨所谓学制锦焉而已。因地制宜，不得不藉旧日绅董为他山之助，势也。然以彼刁绅劣董之擅弄威福，横行乡里已久，今又假手于若曹，民已惴惴焉惧。虽竭诚尽虑，为地方谋幸福者不乏其人，然祥麟威凤，不易数觏；而把持垄断，藉公益以阴济奸私者[1]转什而八九。则恶知夫他日之事，无异乎昔所云云也耶？抑恶知夫他日之害，不更甚于昔所云云也耶？因疑生虑，积愤成仇，讹言孔多，日靡有既，而反抗起矣，而暴动作矣。人孰无父母妻子生命财产，至各捐弃其父母妻子生命财产，求逞快于一时，以泄其忿，则平日之疾首蹙额，无门呼吁，已可概见。乃事后地方官长非惟率置激变者于不问，抑惩吾民以谢之，则何怪乎凭陵城社者之日益见其多也。

不宁惟是。同为自治，镇之争，乡之争，区域广狭之争，比比皆是。其为公乎？彼也自治，此也自治，焉用争为。如以其私，则亦狃于擅弄威福横行乡里之故智而已。抑知为镇为乡，某区某域，各有其地理习惯。今之自治，犹是古者轨里连乡之法，比闾族党之制，独立何荣，附属奚辱。第研究其事前之预备何如，事后之施设何如可矣。不于是而求其完备，断断然而为无意识之争，夫宁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也耶？不善于此而善于彼，亦不权其轻重甚矣。

然则地方行政官其无知乎？今之事，何一非务形式而不务精神。率真者，害务其速革，利务其速兴。反之，则随时随地，焉往而

---

① 原无“者”字，今增。

非敷衍，日加督促无济也。今宪政馆以慎重自治电致各督抚稽查，各督抚必以是饬下札行各府厅州县，度其效力亦不过札行各府厅州县而止，其有何等之影响，则未必也。谓予不信，试视将来。



论观望之害

1910年7月25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庄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余谓心死不足哀，所可哀者，孰有甚于将死未死之际，似死非死之徒。其心未尝无是非也，其言论亦未尝迳拂乎人情。徒以方寸之地，利害祸福之筹划过甚，将疑将信之情遂因以乘之，时时乱其灵台，夺其魄而使无依据。由是而旅进旅退，畏首畏尾。举勇敢果毅刚□敏锐强壮坚忍之性质，均为其所芟夷蕴□，而无纤悉之或遗。见善而不遽从，见恶而不遽去，就普通之心理而研究之，焉往而不若是，是则吾人之所泫然以悲而莫能自已者也。斯谓之何？谓之曰观望。

甚哉，老成持重之说之足以戕贼人心，贻世大戚也。智不足以应变，才不足以临难，力不足以任重，识不足以见远，故心无定衡。一事实之发生，凡为耳目之所未□，往往失其判断之能。自处其身于不敢显违不敢显从之列，患得患失，舍取胥难，遂不免虚与委蛇，伺机进退。其进也，则必其将成；其退也，不必其果败。观望之效用如是。斯举世誉之而不知加劝，举世非之而不知加悔，而其贼害

事理，则较反对为尤甚焉。反对者，情真而志坚，屹然不可动摇，他人于此，不惟无复有丝毫之希望存乎其间，而抑加之以防范，故其为患显而著。若出于观望，不特其人无真知，无灼见，无定力，无竞争，抑其贪功远祸之念，转倍挚于常人。故其心常馁，其气常阻丧，其言常嗫嚅，其败事常有馀而无不足，故其为患遂隐而挚。需者事之贼，岂惟贼事，人有是心则贼其身，群有是人则贼其群，国有是民则贼其国。模棱也，骑墙也，狙见而狼顾，首鼠两端，无往而非贼也。

大抵存观望心者，舍疑虑而外无思想，舍顾忌而外无意识，舍趋避而外无动作，舍福利而外无目的。阳托夫谋定后动之名，核其实，则所谓谋者不知何在，所谓利者抑更不知何在。壮气销铄，良知胥泯，穷其弊之所极，势必至于阳从阴违，以酿乱而败德。是故以之谋国则失宜，政罔不替；以之行师则失机，军罔不覆；以之而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则失时，业罔不劣。然则观望云者，固进取之敌，冒险之阻力，壮往之反抗物也。若有人于此，明知有其必赴之程，而故缓其词，迂其途，延其时日，空悬一的以待之，作徐徐云尔之想，其畏难苟安，与吾之所谓观望者又奚择焉。时不再来，稍纵即逝，贻他日以噬脐之悔者，必在是矣。



论军人之尊贵

1910年7月26月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国普通社会，素有一种恶谚，曰“好男不当兵”，予闻而耻之，耻夫华夏尚武之风扫地以尽，亡国灭种之惨祸胥发轫于是言，而莫可救止也。嗟夫，以至尊至重至高尚至宝贵，神圣不可侵犯之军人资格，乃以贱役视之，置诸不可齿数之列，遂致行伍之间，游惰滥竽什而八九，而令豪杰之士兴哙伍之羞，望望然去之，若唯恐其浼己。犹欲责其修乃戈矛，厉乃甲胄，效死力于疆场之间，是驱羊豕而饲虎狼，宜乎其丧师失地，日蹙国百里而不止也。

今世界文明诸国，无有不教民以战[①]者，自公卿大夫以至四民，罔弗与役。大彼得以露西亚皇帝之尊，本其雄毅坚忍之气，潜身于异国舰队之中，与士卒习尝甘苦，用能以其鸷鸟徽帜，招展于欧亚大陆之间，而令斯拉夫民族龙跳虎踯之威名飞扬世界，至今谈武备者，咸称道其历史弗衰，亦可以见尚武之风矣。盖今日之世界，武

① “不教民以战”，原作“以不教民战”。

装和平之世界也，其军备盛者其国强，其国强者其军备愈盛，国非是不足以捍其国家，民非是不足以保其生命财产。故其重视军人至尊无上，而军人之自待也亦至尊无上，非若屠狗功臣黔凫奴爵之可以厮养而隶役之也。

立宪国法律之规定也，男子成年而后，罔弗有充当兵役之义务，惟罪犯与无能力者不得与。其格愈严，其品愈尊，其组织始愈完备。义务云者，盖兼权利的义务与责任的义务两者而言，虽欲放任委卸而亦有所不能。何哉？以军人者，国家之保险行也，故无冒险心者无军人资格；军人者，国家之资本家也，故无进取心者无军人资格；军人者，国家之救世主也，故无道德心者无军人资格；军人者，国家之司命神也，故无慈善心者无军人资格。彼东西列强所以能腾跃于员舆之上者，正不知有几许英雄，几许俊杰，几许志士，投身于硝烟弹雨之中，而后始有今日。若以其国家身命，付诸囚虏游民之手而任其轻掷，则其亡也久矣，胡军政之足云。

今我国以外侮频仍，败于英，败于法，败于日，败于英法德美，败于八国联军，习知募卒之不足恃，改募为征，数年于兹矣。今皇帝且自居于元帅之职矣，亦足以见启导国民尚武之心。我国民曷亦深思，天下之人孰若天子之贵，降其九五之尊，下列干城之选，尊者不因是而见卑，卑者且因是而致尊。其名誉至荣，其地位至高，为社会之所欢迎，国家之所优视。无事则三军退伍，躬列绅衿；有事则立功建勋，自兵而士而将而帅而通侯，指顾间事。人孰不欲致身通显，为宗族交游光宠，患无术以取之耳。今以身列戎行，出足以卫社稷，入足以耀乡里，其机之巧，其计之便，无逾是矣。吾越为古名邦，勾践沼吴，六千君子之威灵，泱泱大国，历久未替。今四夷交侵，尝胆卧薪，枕戈待旦，此其时矣。邦人兄弟，敌忾同仇，曷其兴起。以抚军有征兵之示作是论。



侦 窃

1910 年 7 月 26 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击铃……击铃……泠泠泠[①]……电铃声响。

司接线者忙碌不止。

"喊……喊……喊喊……你们那里?"

"巡警总局。你那儿?"

"我们是提督衙门。我告诉你,昨儿晚上,上房里失了窃,偷去东西不少。停一会儿,开了单子送过来,要请贵局查探。"

"是,是,请你就送过来,好回明总办,打发侦探查去。"

"那么就好,费心,费心。"

"别客气,这是警察的职务,敝局的责任。况且又是贵署的事,横竖总要有个下落。有些儿头绪,再送信罢。"

"是,是。拜托拜托。再会再会。"

"再会,再会。"泠泠泠……

---

① "泠泠泠"原均作"冷冷冷"。

这一席话，早惊动了警察总办，把那提督衙门属那一区该管的话，问了出来。下面的回道：在上四区。于是不问长短阔狭，先将上四区区长撤了差，一面报告警务总监，一面立传侦探长至，限期缉获，显见得有雷厉风行气象。

侦探长奉命去讫，回到了事务所。霎时间传集小侦探，吩咐小心缉捕。

今日侦探，明日侦探。茶坊酒肆，典当质铺，水陆码头，穷衙僻巷，那一处不见侦探的踪迹。光阴荏苒，忽忽已是十馀天了，窃案终无端绪。

一日，警务总监往谒提督。提督偶问窃案，先道了谢，然后竭诚奉托。警务总监茫无所应，只得唯唯，但是他[①]心里道是碰了钉子，回到自己衙门，只恨侦探长干不了事，免不得将侦探长也撤了差。左也撤差，右也撤差，这一撤差，一桩缉不了的窃案从此结果。

① “他”原作“地”。



文明之基础

1910年7月28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起孟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国文化之高下，以国民灵蠢之异为差，故趣味[①]好尚之节，似属细微，然其影响则甚大。中国开化至早，为世界先进之邦，顾今处列国之间，相形见绌，则何也？是固由过渡时代物质文明仓卒未备，无亦精神之际有所未逮乎？盖其趣味浅俗，感觉迟钝，二者相因，以成此状。今举其例：

其一，见诸色彩者。国民趣味，最普遍而易见者莫如服饰，中国衣色类皆纯厚，即以视觉不敏，非受剧烈刺激，莫能觉识。次如妇女妆饰亦然，昔垂前发覆额，下及眉睫，而耳畔二缕特长，状若冠缨；今所流行则卷发如角黍，而垂髻于背，不知其美安在。但尚诡异，□以棘目为贵，是目之钝也。

其二，见诸声音者。中国古乐及今不传，八音之中仅存其半，（金革丝竹，丝声中琴瑟亦灭，）猛烈之音不可以听矣。不然则类为

① "味"原作"昧"。

哇声，音调靡缓，雅正之乐不复悦人耳。学子治西方乐者，乃以“洪纤”（略言“芘雅诺”，译意如此）奏“白洋洋”，斯相去已远。又如国人谈论，辄作大声，响彻邻室，（闽广及北人为最甚，）或大笑如号泣，盖达意表情，非如是不能相通，是亦耳之钝也。

其三，见诸文章者。文章分类滋繁，其中流传广远者，以小说歌曲为最。中国小说，多有淫词，市本小曲，亦鄙恶不可读，此众所知也。次如演戏，科诨既多鄙词，且有见诸实演者，不知观者神经以何修养，乃能忍此不感苦痛，且盛赏之也。（往在北京所见，至为难堪，然绍兴班时亦有之。）盖其审美之力全然缺乏，即此可见。（中国通衢多“西洋景”摊，宴然不怪，亦其一例。）次如滑稽趣味，亦颇下劣，检《笑林广记》诸书可知，今不更赘。复次为骂詈之词，例尤适切。其在他国，大抵以天刑之人相詈，（如侏儒痴骇等，中国古亦有之，）否亦及动物而止。今中国民相骂，有至秽恶者，此非特北方为尔，即绍兴亦然。言者夷然，听者亦夷然，习焉而不怪，是非谓之神经之钝，殆不可也。

有此三例，而知感觉迟钝之称不为泰过。其弊则灵明渐丧，高上优美之趣弗能觉识，必有剧烈之激刺，始足以爽其意。故承平之时易流于腐败，及际乱世，淫杀尤甚，（中国土匪之祸，外国所鲜见，）古有其例。今即不言此，第以中国方将新造文明以图自强，使民德不昌，短于智慧，则物质之事且难达其高深，超形之学更不足论，于文明何有乎？故革除旧习，施以教养，使高上其趣味，以渐进于灵智，是迹似微末，实为文明之基础也。



论平粜非救贫善策

1910年8月3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颀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治民之道，教为上，养次之，养而不教，非惟不足言治，抑转以诲惰而贼民也。何以言之？在昔十八世纪之顷，英伦三岛亦尝设贫民院矣，凡颠连无告之民，悉纳诸院中，俾仰食于公家，其慈善事业之盛况何如？宜乎举国之中，少数贫民而外，罔不家给而人足。孰知自是厥后，民日益贫，贫日益众，弊之所极，不特流离转徙而止，抑怨望丛生，益以滋骚乱焉，亦当事者之所始不及料者也。

大抵人之恒性，率好逸而恶劳，凶歉救济，仅能权宜于一时，而不可以持久。骛于博爱之名，昧乎生食之理，则适以启狡黠者希望之心，依赖之性。偷惰之习成，斯舍业以嬉者，比比胥是。由是不变，虽英伦三岛至今日犹贫弱可也。然而英人固不若是之愚也，前车匪远，后事之师，知徒善之不足为政，遂乃反其所为，翻然变计。凡民非瘖聋疲哑无能力者，悉促使就业，著为令，其不从者罪之。而瘖聋疲哑无能力者，亦于是而教之以工，使自食力而有馀，此不

言慈善，而慈善自寓乎其中者。曾几何时，风尚一变，人以坐食为羞，野无游民，国力遂以巩固，而富强之基奠矣。今日东西各国之民以无营业为大诫者，未尝不以是也。

返观我国，现象何如？以今日生计之艰，人口之众，水旱频仍，饥馑洊至，已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力有限，生齿日增，今而后之米珠薪桂，奚待蓍蔡而知。恃赈恤以为后盾，遍地哀鸿，嗷嗷待哺，亦不胜其赈恤。况乎赈恤有时，斯饥靡已，一年之内，幸而得数日之粮，外此三百馀日之中，仍不免夫枵腹之虞，斯亦抱饥溺之怀者之无可如何者也。

他弗遑论，在越言越，就山会两邑而观，百馀万人口之中，贫不能自给者已十馀万，妇[1]人孺子居其一，衰老残疾居其一，其他固皆在强而壮者之年。使出其劳力，虽佣值所得或不足以养事父母，俯畜妻子，而视今日之家无升斗之藏，要自有间。所不能者，或以素无营业，无以谋生，或有其营业，而已为社会之所废弃，虽欲谋生而不可得，其平日固未尝不掩泪忍饥仰屋而愁叹矣。幸以父老之惠，于无可救济之中，济以平粜，大旱云霓，其忻慰之状，可想而知之。然竭两邑之力，人给几何？杯水车薪，于事无补，章章明矣。过此以往，人日见其增，贫日见其甚，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况今日经济困难之际耶。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为将来计，惟振兴工艺，次第而扩充之，使各遂其生，俾免人满之患，庶乎有豸。否则生利者少，分利者多，饿殍载道之虞，其不免矣。

---

① “妇”原作“归”。



选 民 释 义

1910年8月4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思想薄弱智识浅陋之人，往往好为谰言，惑人闻听。远者勿论，论其近者：调查户口，等于昔之编列门牌，不过较为完备。且北洋编列门牌，其详尽且过于是，今省垣已仿行之。乃好事之徒，捉影捕风，造谣生事，不曰抽丁，即曰科税，而其他之种种流言亦更不一而足。在言者纵无破坏之心，乡愚无知，轻信易听，甚至有因是而纠众滋事，抵[①]死抗拒者矣。原始要终，虽其原因复杂，而无稽之谈，有以为之厉阶，亦无可讳言者也。今虽境过情迁，道路传闻，既无征而不信，然届乎调查选民之际，事属创见，第恐悠悠之口，又将于是而鹿马其间，以阻碍社会之进步，用释其义，以解群疑。

我国以习于专制，古无选民之名。选民者何？有选举权[②]之人民，各国之所谓公民是也，故又谓选举权为一部分之公权。国家之

---

① “抵”原作“抵”。

② 原无“权”字，今增。

有选民[①],正以破阶级之制度而奠民权之基础,故其性质与平民特殊。平民云者,包含甚广,漫无限制,举国之民皆属之,而选民则仅限于一部分之人民,即[②]其条件备具而不犯消极之资格者。条件云何?即自治选举章程之所谓,有本国国籍二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居本城镇乡接续至三年以上,纳正税或本地公益税两元以上是也。惟不曰公民而曰选民,国家法定名称如是,非有异于他国也。不曰选举人而曰选民,所以表明为地方自治之选举,与谘议选举示区别也。

抑选民者,不特有选举之权,一方面有选举权,一方面且有被选举权。在今日我国之民,率未知人民与地方,地方与国家,国家与人民,相互之关系若何,故尚视此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无足重轻、不甚宝贵之法益。而孰知在法律上之地位,其权则甚厚,其资格甚严,固不得滥予而妄取也。何者?地方选民,平日与地方事务,何在无密切之关系,使仅负纳税之义务而不容过问,一任强有力者之把持垄断,将弊窦丛生,害之所至,无论直接间接,必影响及于个人而后止。畀以选举之权,使择其仁富谨厚众望素孚者以为代表,不特可以免前弊,抑地方之幸福,且由是而增进。地方之福,即人民之福与国家之福也。造福者虽在被选之人,所以能使之造福者则基之于选民之决择正当。是可以知人生之得为选民,固权利的而非义务的也。有具选民资格而不愿为者,直谓之为放弃权利可也。

特是选民条件之中,年龄与税额两者,是为人民所疑,以前者有征兵之嫌,后者有科税之虑,而不知其皆非也。今之征兵,为志

① "民"原作"举"。
② "即"原作"抑"。

愿的兵役，非强制的兵役。无论国家无抽丁之制，抑洪杨之乱，鸦片之战，马关之役，事危势迫，尚不及此，今无战事，焉用是为？至科税之说则大谬，额外科税，无论立宪国无此政体，且当此民穷财尽之际，焉肯出此以滋扰乱？当谘议局调查选举之时，何尝无此荒谬之谈，故一般无识之富民，往往有不愿填注入册之人，而今何如？可以知其误矣。无信人言，人实诳[1]汝，敢持以告我父老兄弟。

---

① "诳"原作"逛"。

日俄新协约之观念

1910年8月5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呜呼！日俄新协约之内容，其性质何如，非我国所亟宜研究者乎？然欲知此协约之性质为何如性质，必先审此协约之条件为何如条件。今条件之发布者虽止三端，而其处置满洲，已觉其咄咄逼人，不留馀地。由是而推测之，则其他之讳莫如深隐而不发者，其势力范围必视此有加，而更在满洲以外，可断言也。必有前因，始有后果，试总其前后而略论之。

一、过去之状况 新协约未缔结以前，非有所谓千九百七年之旧协约在乎？旧协约之内容，非以诪张为幻之平和手段实行侵略于满洲者乎？满洲者，中国之满洲也，非日俄之满洲也。有土而不能守，拱手听命于人，致令勃勃野心，习而成性。驯至今日，不特自由行动之机，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势，抑其思启封疆，且视为天赋固有之特权，非第三者之所能干涉。权利固强者之权利欤？喧宾夺主之势成，魁柄倒持，白山黑水间管领之权，不必新约之出

现，久矣夫属诸他人，非复东方睡夫之所得从而过问。盖我国之对于满洲，其位置在于似局外而非局外之间者，非一日矣。谁秉国钧，而至于此，其能为肉食者恕乎？

一、现在之情势 新协约云者，非所以维持旧约而补其不足者耶？旧协约神龙也，新协约则其点睛；旧协约种因也，新协约则其结果。孰亭毒是？孰酝酿是？而令至是，非美人满铁中立之议有以激之使成耶？新协约既进行开始，旧协约即告厥成功，就今日而揭其庐山，宰割满洲其次也，合并朝鲜侵占蒙古尤次也，精神之所贯注，首在于排斥美人，与之深划鸿沟，不许轻越雷池一步，以杜绝其染指之雄心，而后俎肉釜鱼，乃能予取予求，无所顾忌。故协约之第三条，隐然以防御同盟行取瑟而歌之布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阿堵传神，栩栩欲活。列国知之而承认之，美国知之而否认之，认焉与否，非必有爱憎[①]好恶存乎其间，亦各以其利害之关系而然耳。夫利害关系之重，孰有甚于吾国者乎？

一、将来之效力 狠哉日俄，毒哉协约。协约云乎哉？波兰第二之议决案也，满洲死刑之宣告书也，瓜分中国之预约券也。假令世界列强本此协约以为成文法典，英协于法，法协于美，美协于德，德协于意，意协于奥，相互[②]循环，或更协于俄日，挟老大帝国以入其旋涡，颠倒而簸弄之，使自困于楚歌四面之中，行见禹域版图，自黄河左右，大江南北，东底海滨，南届滇粤，西至蜀藏，北及于燕蓟秦晋回疆，无往非虬髯碧眼之胡建竖国旗之地。抑不必其相率效尤，仅此介居两大之间，其协而谋我之情，已有儳焉不可终日之势，况乎均势之局又为列国之坚持而不甘退让者耶？

---

① “憎”原作“增”。

② “互”原作“亘”。

是故协约之原动，锦爱问题也；协约之被动，辽东半岛也。间接而受其抨击者，美也；直接而当其冲要者，我也。高掌远蹠，约纵连衡，既非为大和民族斯拉夫民族之天之生是使独，则我亦何尝不可求其与国而与联盟，以北抗强俄，东御日本？执柯伐柯，资取匪远，此可言外交者之不可不知者也。何哉？彼所大忌者美也，美之所乐与者我，而又未尝不忌彼也。虽有田器，不如待时；虽有镃基，不如乘势。使于此而巩固中美之邦交，利用其积不能平之气，约之以攻守同盟，则彼以协来，此以协往，不特报施正当，抑且势力平均，足以动群雄之视听，而挽千钧一发之危机，则折冲于尊俎之间，舍是其奚适哉？若失此不图，徒断断于口舌之争，无实力以盾于其后，而谓能免于灭亡之祸者，吾不信也。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大夫君子，曷其鉴诸？



对于封禁小押之感想[1]

1910年8月6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重利盘剥，为害闾阎，贫民社会之受小押之蠹蚀也，非一日矣。溯小押之由来，始不过远方流犯，糊口无方，藉是略权子母，俾遂生计。继焉则土著之流氓地痞，悍差蠹役，见其有厚利之可图，亦遂相率效尤，以求遂其巧取豪夺之私。无论历任地方行政官不念民瘼，熟视无睹，即知其为毒而欲除之，而悍差蠹役一方面既为小押之主人，一方面又受小押之规费，又焉得……[2]蒙蔽，故无论如何雷厉风……等于具云，暂而不久，而……之流行，遂俨然一种营业……可拔之势矣。

夫小押之营业，不正当之营……的禁止营业也。什一而取利，……犹未足以尽其害也，害之烈者，盖为抑勒货值。大抵典肆之受质也，千钱之物质价率在五百上下，而小押之估值，十不及其

① "想"原作"情"。

② "……"示《绍兴公报》残损缺字，下同。

三四，或更不及其二三。职其平日收受赃物，抑勒已成习惯，遇民物之求押者，亦遂以赃物视之，任情抑勒，不留馀地。盖小押虽不至收买盗赃，而其收受贼赃，无日或免。试观各地乘间攫物之人，畴不以小押为宣泄之尾闾。小押禁绝，则图窃之风庶几少减。且民之质物于小押也，虽以告贷无门，忍而出此，然亦未必遂易升斗之粮，或困于烟，或[1]窘于赌，饮鸩止渴，贻害靡穷。小押禁绝，庶烟赌之风可以少减，亦未始非社会之福也。

今既幸以省委之来，会同山会两邑尊，举小押而悉加封禁，抑更幸以抚宪之谕，杜渐防微，饬下两司分移提学使巡警劝业两道，不得因其藉口纳捐，俾图复设。一为现在，一为将来，所以为民谋者至，即以为地方谋者无不至也。然而记者于此，窃有感焉。浸假而省委不来，遂无封禁之日，其为害也，伊于胡底？浸假而无抚宪之谕，遂不定永禁之案，其复设也，可以立待。准是以论，地方有司岂仅溺职，直慢上而纵下也，其平日之罔恤民艰，概可知已。

---

① “或”原作“成”。



哀 侠

1910年8月8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古无游侠之称，三代以还，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游侠乃起而代之，胚胎于春秋，盛行于战国，秦汉之际，其生杀之权尝足以抵抗政府，而为政府之所大忌。始皇杀豪俊，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游侠之风一杀。汉景徙豪杰于诸陵，三选七迁，人习柔靡，游侠之风再杀。孝武承流，法网周密，郅都宁成张汤赵禹辈，既本其残忮，希望风怡，草薙而禽猕[①]之，而公孙弘[②]主父偃之徒，复假儒术，以巧文奸言助其毒焰，于是而游侠之气为所芟荑蕴崇，不复稍留遗蘖于天壤之间。即[③]其名亦世所引为大诫而不敢或居，其旁枝所茁，乃变而为东京党锢、明叶东林，特所采者狭，仅乃为一家一姓之私，抑徒为名义所拘，聚无数正人君子，不能去佥壬数辈，守经而不达权，泥常

① "猕"原作"狝"。
② "弘"原作"宏"。
③ "即"原作"抑"。

而不知变,不足以言侠也。

侠者,刚健沈毅之气郁结而成,故不特尚廉耻,守信义,重然诺,嫉奸暴,济缓急,抑其冒险勇往之性,为富贵所不能淫,贫贱所不能辱,爵赏所不能荣,斧钺所不能威,祸福所不能动,权势所不能夺,毁誉所不能移,用能就其悲愤激昂发皇踸踔之概,凌迈一世而莫敢谁何。世或以其干犯禁令短之,庸讵知所贵乎禁令者,以其令于人者皆民之所好也,禁于人者皆民之所恶也。顾干犯之而天下重之,必其禁令有大不慊于人心,而干犯之者乃大慊于人心,非尽禁令而遍犯之也。何哉?专制之世,法断于上,以私而不以公,保民不足,残民有馀,而骫吏抑从而盗弄之,恣为不道,非游侠又乌足以济穷。况侠之上者,尤国家之所必需乎?

区而别之,约分五类,曰天下之侠,国家之侠,社会之侠,贵族之侠,私人之侠。天下之侠,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排患解难释纷乱而不以市利,鲁男子之类是也。社会之侠,急人之急,危人之危,平人之不平,朱家、郭解之类是也。国家之侠,舍命不渝,知进而不知退,计成而不计败,可以应变,可以临难,可以济艰,可以复仇,墨翟、荆轲、高渐离、张良之类是也。贵族之侠,下贤豪,交俊杰,施焉而不求报,平原、信陵、孟尝、春申之类是也。私人之侠,救孤殉友,借交报仇,从井救人,为知己死,程婴、杵臼、豫让、聂政,田横之客、贯高之徒是也。故以之为臣,则为忠臣;以之为士,则为义士;以之为友,则为死友。杀人流血于五步十步之间,影响所及,小之为社会之所利赖,大且及于天下国家。然而自汉以降,数千年来,凤毛麟角,仅散见于稗乘之中,他弗数觏,亦可以见游侠之衰矣,不亦悲哉!

自游侠之命运告终,而后暴君污吏乱臣贼子,乃得暴戾恣睢,为豺虎于民间,以蹂躏人道,罔所顾忌。至于后世,则更益之以外

族之凭陵，为刀俎以鱼肉之，有强权无公理，民之宛转悲啼于苛政之下，权势之下，异族之下，无所控吁，直接间接而因以致死者，不知其几何人矣。

侠之不作也久矣。岂无乡曲豪举之雄，慷慨捐躯，挺身赴义。世徒慑于积威，以其惊世骇俗而诟病之，众口铄金，众毁销骨。官利用之以弱吾民，人利用之以锄吾种。摧折既猛，萌茁斯难，于是而槁木其形，死灰其心，侮焉而不敢知辱，挞焉而不敢知痛。致令秀杰之民，迹惟恐其不匿，声惟恐其不销，不敢矜节而好义，不亦豪杰之士之所仰天欷歔悲痛欲绝者耶？其憬急而跅弛者，又安得不亡命湖海，求张楚于大泽之间，以干大戮，盖至是而元气绝矣。而盗跖居民间者，抑且冒义罔利，堕厥声誉，不亦重可哀耶。

嗟乎！游侠之消长，风俗之凉朴系焉，人心之厚薄系焉，而关系于国家之隆替为特甚。盖以其所抱主义，博爱主义也，救世主义也，报复主义也。故其蹈白刃，赴汤火，志贯金石，始终不渝，上焉可以捍国，下之亦不失为闾里之雄。惟无游侠之国，其国气息奄奄，不糜烂于盗贼，必铲削于异族。无如有国家者死且不悟，并一线之萌蘖而施之斧斤以自弱焉。游侠之不幸，抑宁国家之幸也耶？龚定庵曰，“里无才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今其时矣，作《哀侠》。



闻梁敦彦锡良周树模陈昭常将次辞职有感

1910 年 8 月 11 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人未有不好逸而恶劳者，更未有不求福而避祸者，反是则大远乎人情，必险诈很戾，不可以近。故夫知难而退，见几而他，明哲保身之道，亦君子所深许也，特不得持是以论臣子。

国家多难之秋，正臣子效力之日。彼梁敦彦、锡良、周树模、陈昭常，一部臣，一总督，两巡抚，或掌外交，或膺疆寄，职权不可谓不重，责任不可谓不专，所谓国之大臣者非耶？受国之爵，食国之禄，践国之土，宜与国同其休戚，乃以日俄协约之故，畏夫交涉之困难，遽萌退志，情耶？伪耶？抑传闻之误，言之非其真者？胡不先不后，适逢其会，而竟有是说也。

交涉之困难，是已。试问致此困难者谁耶？天下之事，毋得出于两歧，出于两歧则迁就牵合，终必落于偏际而不得其平。顾内而部臣，外而疆吏，遇有交涉，一方面则欲全顾睦谊，一方面则欲保守

主权，其情状殆千篇一律。敢问是保守主权，岂徒恃夫口舌之争，无实力以盾于其后者所可得而操券者耶？况乎人以其强，我以其弱；人以其进，我以其退；人以其争，我以其让，着着失败，宁复有主权之可保耶？谁为为之，而令致此，是则不能为当局诸公宥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犹未迟也；亡羊补牢，见兔顾犬，犹未晚也。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为诸公计，今而后惟湔洗其畏难苟安之习，一淬厉其精神，折冲御侮，以措国家于磐石之安，为补过尽忠之道，庶乎其可。不此之务，顾徒以洁身引退，求遂其全躯保妻子之私，则又何说？才不胜耶？则畴昔之委蛇，咎将谁属？避贤路耶？则从前之尸位，责有攸归。不出于彼，则出于此，二者居一于是，虽具九共之辩，亦无以自圆其说矣。况此端一启，倘使内外臣工效尤引退，置国事于不顾，坐视敌国外患，日逼日殷，或因是以致覆亡之祸，无论作俑之罪无可逃避，抑破巢之下完卵焉存？临难苟免，其自计亦未见其臧也。是以记者于此，固深望其言之不确也。



学品而已。盖纯然一洋货之贩卖店,顾名思义,已失本真。乃变本加厉,勾结外商,以彼之旗悬诸大门之外。敢问是教育馆者,为华人之资本店乎?为日人之资本店乎?敢问是郡城之地,为商场乎?为内地乎?教育馆而为日人之资本店也,又焉得设于内地?郡城而非通商场也,日人又焉得居?

我国无内地杂居之例,教育馆焉得以日人之故擅开其例?外人无内地营业之权,国家焉得以教育馆之故独畀其[1]权?彼岛民惟利是图,何惜以一二人之声誉巧于尝试。试焉而不售,仅负一违背条约之名;试之而中,则许子之徒踵门受廛,后来无艺,癣疥不除,且成痈疽,焉得以其微也而忽之?况彼所营之事业,虽以售药为名,其实仍不外乎抽签赠彩,为类似赌博之行为。类似赌博[2]之行为,为绝对的禁止营业,法律之所不许者也。以法律之所不许之事,而教育馆出之,断以违法,畴曰不宜?

地方之有商会也,非以振兴商务,保全利权为责任者乎?今教育馆之勾引外商,谓足以振兴商务,保全利权乎?非特败坏商务,损失利权而已,抑直以破坏条约,干犯法律也。乃商会近在咫尺之间,一任商人之破坏条约,干犯法律,万一杭州之事再演于稽山镜水之间,不知商会中人其能负此重任否耶?欲验将来,曷观过去,又焉得以营业自由而不相干涉也哉。

抑吾不知此次日人之来,持有护照否也。持有护照,则必验诸有司;有司而容之,不特负担保护之责,抑且分任违约之咎。如其无护照也,我国纵无治外法权,岂无履行条约之义务?主权在我,焉得任其逗留,付诸不见不闻之例?他日或有意外之虞,敢问地方

---

① 此处原衍“其”字,已删。

② 原无“博”字,今增。

有司，所司何事，其能辞咎否耶？即不必有意外之虞，仅此外人之阑入，失察之咎，非地方有司之归，其谁与归？括而言之，日人也，教育馆也，商会也，地方官也，其蔑视约章蔑视主权一也，尚何言哉！

记者草此文毕，知商会已函诘教育馆，由该馆将日商即日遣去。惟杜渐防微，不容不慎，仍录而存之。

论国民宜具法律知识

1910年8月20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国夙以读律为专家之学，而尚仁义者又以其刻薄寡恩，鄙夷弗道，由是暗中摸索，黩职之吏乃得盗弄而上下之，以贼害黔首。征敛唯命，鞭扑[1]唯命，生杀唯命，予夺唯命。其弱者宛转悲啼，控吁无门，隐忍没世。强者被其激刺，无可容忍，铤而走险，遂不惜捐弃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乐，藉无意识之举动以为抵抗。呜呼！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谁无妻子？至各捐弃其父母兄弟妻子，求一逞以泄其积愤，其势至迫，其情亦良苦矣，而不知适自蹈于陷阱，卒速其死而已矣。无论势不敌，力不均，势均而力敌也，周内而锻炼之者，且有辞矣。上不法则骫法，下不法则死法，威尊命贱，生灵之涂炭有其极哉！

抑知夫国家之有法律也，正所以保护人民，非所以戕贼人民。特无如今日之官吏，无一非法律之公敌；无一非法律之公敌，即无

① “扑”原作“朴”。

一非人民之公敌。彼官吏之敢于舞法以侮民者，欺吾民之不知耳。一民事诉讼也，羁押若干日；一寻常轻罪也，苛罚数百金；而枉断冤抑且比比皆是。向使吾民有法律之知识，亦何至误触禁令，受其荼[1]毒者哉！

或者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民而知法律，适以启其健讼之风，此郑声乱雅之谈，紫色夺朱之说，似是而实非也。夫人民之敢于盲讼，非尽人而刁狡也，职其冥然罔觉，不知法津为何物耳。使其知之，则若者为法律行为，若者为不法行为，了然于胸，畴复肯以其自由之身，轻于尝试？况法律之于讼事，其关系犹[2]浅焉者，生命系于是，财产系于是，动作系于是，权利系于是，公共[3]秩序系于是。国家日进文明，法律日趋完密，法语有云，“不宥不识。”故法律之发生，经公布而后，□效既届，国家即有执行之权力，人民即负遵守之义务，周知与否，非所问也。国家既不得因其不知而曲为宽宥，人民亦不得诿为不知以自为解譬。人民之于法律，又乌可以忽诸？

① “荼”原作“茶”。
② “犹”原作“由”。
③ “共”原作“公”。



论馀上新嵊毁学案

1910年8月22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越属八邑毁学者四，若虞若姚，若新若嵊，何地蔑有。试问有已结之案否乎？官也，绅也，民也，匪也，冶于一炉，不可究诘。学务之阻力，非社会之良现象也，谁为为之，而令至此？序其先后，论列于左。

上虞之毁学，或咎前任洪令现任叶令之失于宽纵，是固未始非两令之咎也，然仅为事后之办理失宜，酿乱之源不在是。是案之肇端，既由于黄兆凤之勒派经费，复由于张芹香辈之四出敛赀。苟无黄兆凤之□讦挑衅，则差不下乡，群不[1]逞之徒无所藉口，或不至于毁学，即不能免，亦何至并劝学所教育会统处而连类及之？惟激之过深，斯反动愈力。王阿尧石采元糜梦照等，度不过顽蠢愚劣之氓，未必其为痞棍也。即为痞棍，则类聚群分，薰莸异器，焉能家遍

① 原无“不”字，今增。

而户[1]迫之，至顷刻之间聚众以数千计？敢问是数千之众，民乎匪乎？如其为匪，则虞邑已成匪窟，尚可理乎？明乎其为愤懑无告之民，逞一时之快意，而无待解释者也。必有恶因，始有恶果，追原祸始，谁尸其咎？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而在于绅。

嵊俗狡悍，素称难治。有上虞之毁学，其影响及于嵊县，始有王徐两姓之索还拨产。有王徐两姓之索还拨产，其影响所及，始有刘竹庵之聚众毁学。有刘竹庵之聚众毁学，其影响所及，始有赵大有之戕杀教员。既不能弭之于前，又不能惩之于后，施令之优柔寡断，其能辞咎乎哉？虽然，嵊之绅士，亦不得为无罪也。赵振南之被戕也，非以其教员而戕之也，横行乡党，有其致死之道在也。杀人者死，国法具在，赵大有首谋之罪，焉所逃避。既有官长之缉凶，复有省委之查办，该地绅士宁不能稍忍须臾，顾以勒产不遂之故，竟使此案正凶，不死于国法而死于暴行。杀人越货，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法不足畏，绅士之残暴，殊可怖[2]也。上以宽纵，下以野蛮，故论嵊县毁学案，官与绅与民厥罪惟均[3]。

迎神赛会之贻害社会，记者早言之详矣。徒以地方有司，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致令游手好闲之辈，行所无事。今馀邑果以赛[4]会肇祸矣，然其始不过为殴打伤人，首事者既甘于服礼，相手方又不愿苛求，和平了结易事耳。使无第三者二百金罚款之说横梗其间，则亦何至造谣，何至仇学，何至毁学。乃某绅必以有[5]事为荣，藉行其抑勒之手段，不堪抑勒，斯祸作而不可收拾矣。水性就下，激使

---

① 原无"户"字，今增。

② "怖"原作"佈"。

③ "均"原作"钧"。

④ 原无"赛"字，今增。

⑤ 原无"有"字，今增。

过山，吾于是不得不咎愚民之无识，吾于是不得不咎绅士之激变。

至于新昌之案，则不可以同日语矣。匪之毁"知新"也，非仇学也，陈鱼之殃也，及假途以灭虢也。嵊匪之起非一日，有嵊匪而后台匪应之，有嵊之纵匪，而后窜入邻封，毁学索诈。养痈贻害，畴实尸之？罪不嵊邑地方文武之归，将谁与归？赵得胜之临事畏缩，罪其次耳。

水之来也，必有其源[1]；祸之至也，必有其渐。今不问毁学之由，第惩其毁者，而置致毁者于不问，是不揣其本而徒齐其末也，况乎悬案不结，比比皆是，并末亦未之齐耶？学界前途之危险，宁有既哉。

---

① 原无"源"字，今增。

论日人马开盘当事

1910年8月26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嗟乎，外债之逼人，固若是其甚乎！国人之负外债者奚止一金雨霖，一国外债之负额奚止数十万。一私人之负额，以未及办偿，将取其所有而代之。事有更甚于此者，使无以应付，其危险之程度，吾不知其又将如何也。虽然，彼马开有无盘当之权利与金雨霖有无引渡之义务，要不可以不辩。

马开，债权者也；金雨霖，债务者也。吾闻夫法家之言，债权者对于债务者行使其权利之时，债务者负绝对的不能相抗之义务。使金氏而乏偿还之力，固不得不以其所有财产为相当之抵质，则马开之盘当，事亦出于情理之中，又焉得以非法绳之。然而于金氏者，固未受破产之宣告也。未受破产之宣告，则犹是完全无缺之商人，又焉知其必无办[1]济之能力。即使无办济之能力，而受破产之宣告矣，彼亏累若是之钜，债权者当不仅马开一人。马开得以行使

① "办"原均作"辨"。

其权利，他人宁不能乎？金氏之财产得引渡于马氏者，宁不必引渡于他人乎？此于民法上手续未备，马氏之不得盘当一也。

抑金氏之当，一设于皋埠，一设于崧厦，明乎其为内地也。马开为外国人，据条约以证之，外国人无内地营业之权。敢问盘当而后，将永以为业乎？抑转以授诸吾国之商人乎？永以为业，显背约章，固属不可。即转以授诸吾国商人，则当夫绝续之交，暂时管理之权必属外人之手，仍与条约相抵触也。此揆诸条约，马氏之不得盘当二也。

或曰条约非法律也。不知条约为狭[①]义的法律，条约之成立，由于两国之同意，两国臣民共负履行之义务，不能为马氏反者，犹不能为金氏袒也。外国人之债权，在国际[②]私法上纵有必须保护之条，要仍以不致妨害公之秩序为原则。条约非公之秩序乎？妨害条约即所以妨害公之秩序也。此揆诸国际私法，马氏之不得盘当三也。

使马氏而非外国人也，未尝不可以受金氏财产之引渡。使金氏之财产不在于内地而在于租界，则马氏虽为外国人，亦仍得受其引渡。惟其为外国人也，惟其在内地也，斯不可也。然则马氏其终已乎？曰，恶！是何言？马氏之债权，依然无恙也。谚曰，“欠债还钱”，为金氏者，亦唯尽其债务者之义务办偿而已，则以其财产让渡于本国之人，就所得以偿外债可也。若以内地之财产，直接授诸外人，是违背条约也，是妨害公之秩序也，与法律为关系者，断断乎其不可也。

---

① “狭”原作“挟”。

② 原无“际”字，今增。

汤寿潜不准干预路事之诠解

1910年8月27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政府注意！　浙江人注意！　浙路股东注意！

今而后而谓政府无破坏浙路之衷，其畴欺哉？其畴信哉？读十九日之谕旨，有不能为执政诸公恕矣。夫执政诸公之不满意于总理汤氏，固不始自今日，而原始要终，则莫不发端于废约。抑知夫废约之事，非汤氏一人之力所得而主持者。浙路者，浙人之财产；公司者，浙路之机关。为总理者，不过受浙人之委托，代表其意思而已，其原动则仍在于浙人。顾合全浙士民之力，增之疆吏，以战政府，仅乃得一部借部还之结果，是人民之让步与政府之胜利，已罔不趋于极端。持严论者方且咎总理无坚忍之能，不能保浙人权利，而孰知政府于此尚有不能释然者哉。

政府固无日不欲求得总理之短，以破坏浙路者也。求之而得，总理固危，求之而不得，总理亦无日不危。浙路之总理危，浙路又焉得而不危？况乎政府之短，又尝受公司之所掊击者哉。梁士诒

之片送规约也，公司拒之，而梁士诒羞且忿矣；邮传部之催解利息也，公司驳之，而徐世昌惭且怒矣。羞与惭，忿与怒，皆祸心之所倚伏也。徐既入枢垣，即使盛宣怀不入邮部，汤氏无收[1]回成命之请，垂间抵隙，祸之来也，且不远矣，矧有以拨其机耶？

特不解彼卖路之盛宣怀具有何等魔力，竟能坚国家之信用也，抑更不解国家之意何，竟袒一卖路之盛宣怀而置浙路于不顾也。汤总理之电劾盛氏，当焉与否，姑置弗论。纵令朝廷无广开言路之心，谓汤氏蹈越职言事之罪，罪及其身而止，革职亦足以蔽辜。浙路为商办之铁路，总理为公举之总理，以其能不以其人，以其贤不以其爵。第使其热诚明达，则虽布衣之士，乡朴之氓，皆足以充之，何必藉夫赫赫头衔，始胜任而愉快。则总理之褫职，一私人之损失已耳，与路事无毫末之关系也，乃必并办路之权而并去之，则有不可索解者矣。

浙路为浙民所共有，非汤之私产；总理为浙人所公举，非国予之特权。国家既不能以其权力强吾民以必予，国家又焉能以其权力强吾民以必去？以民所公举者而去之，非国所特予者而夺之，是以其为总理之故，罪吾民而夺之权也。夺民之权，即所以弃浙之路也。民之所好禁之，民之所恶令之，命令不根于法律，法治国保护人民之权利，宁若是其傎乎？

第国家既能坚信一卖路之盛宣怀使入邮部，又焉能不去此保路之汤寿潜使离浙路？惟去之之道亦多矣。约之当废，废而不废；款不当借，不借而借；且明乎其领部款矣，部款逾期，既不能索，又不能拒。是数者，对于国家为不忠，对于桑梓为不义，对于公司为失职，对于邮部为放任，皆其可去之道也。不是之加罪，而谓其有

---

[1] "收"原作"取"。

脱卸之心，趋避之意，则有断断乎其不然者。人非至愚不肖，孰不明省夫祸福之途。滇臬也，赣学也，假王事以驰驱，焉往而不可以脱卸？焉往而不可以趋避？亦何至审顾迟回，至于今日。况沽名钓誉，官之与商，进之与退，便利孰若？不于彼而于此，无论其愚之不可几及，且国家既明知其意之所向，顾何以为所利用，如其愿以偿之，曰不准干预路事？观此，则可知此次之事，出于左右臣弼之周内文致，荧惑圣聪，而非出自宸衷之独断，殆无疑也。

汤之有功于浙路与否，虽事在半途，在今日尚难断定，然赣之与粤，未始非商办，未始无总理，掷金几何，废时几何，成就几何，较长絜短，判若天渊，要不可以同日而语。盖江墅一线，杭沪一线，数百里间之汽笛呜呜，车声隆隆，皆其所犯风露，披霜雪，呼号奔走，停辛伫苦以成之者。则他日吾浙江铁道史上之功臣，非汤氏之归，又将谁属。浙人之生命财产系于浙路，浙路之生命财产系于公司，公司之生命财产系于总理，总理可以去浙路，浙路则不能离总理而独立。今一旦无罪以去，举吾浙人之生命财产焉所付托？于此而不用其争，又将焉用其争？

且总理之革职，仅失其官之资格耳，商人之资格固完全无缺。以浙人办浙路，以商人办商路，又乌见其不可。况乎干预路事，亦不必其为总理也，即使其不为总理，其财产固未尝没入于官，则依公司律之规定，亦得因其财产以为浙路之股东，以预闻路事。岂惟浙路，且得因其财产以为他省铁路之股东，以预闻他省之路事。且一方面既为股东，一方面即能得他股东之选举，以为公司之董事，以预闻路事。今日不准干预路事，指总理与浙路言乎？抑并股东董事与他省而包括之乎？并股东董事与他省而包括之，是直剥夺人权，在专制时代诚可以行，要非文明国之所宜尔。则其为狭义的禁止，可断言矣。然可以为股东，可以为董事，又乌在其不可以为

总理，不可以预闻他路？又乌在其不可以预闻浙路？故汤氏之宜为浙路总理与否，不必据准其预闻路事与否以为断，视吾浙人之愿其预闻路事与否以断之可也。



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①]

1910 年 12 月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安兑尔然者，丹麦人，名汉思，以千八百五年四月生于阿覃绥小岛。家故富有，至祖而中落，父好学而无力入塾，不得已以制履为业，而读书弗倦。安兑尔然[②]自叙传言：父尝指村校曰，此吾儿时神往之地也。有邻儿来修屦，出校中教本相示，父念旧事，为暗然不欢。安兑尔然幼时亦不就学，惟时听父诵诃尔贝格作传奇及《一千一夜》（俗称《天方夜谭》）故事，又或自为傀儡戏，其人物情景，皆自创作，盖其神思富美，出于天禀，有异凡儿。十二岁时父卒，母为人浣衣以自给。越二年，安兑尔然独行至丹麦首都，入剧场附属之歌舞学校，欲学为歌人，至声为之嗄，卒不就，落拓无所寄。有大学教授珂林思者见而奇之，为言于王，予以官帑，令肄业，阅六年乃入

① 《墨痕小识》（② 19·022）称此文"为《绍兴公报》作"，但此据 1913 年 12 月《叒社丛刊》第 1 期。

② "然"原作"兑"。

大学。千八百二十九年时，始出旅行记诗集各一卷。三十一年而后，漫游德法诸国，亦有著作。三十三年至罗马，明岁乃归。三十五年著小说曰《即兴诗人》，叙意大利物色甚美，为世所称。同年出童话一卷，中凡四篇，取民间传说，加以融铸，皆温雅美妙，为世希有，安兑尔然之名乃从此立，时年三十也。尔后每岁续出，至七十二年止，总凡百三十一篇，此他所有小说传奇尚多，顾其天才所见，乃在童话小品，今古文人，莫能与竞也。七十五年春，为安兑尔然七十生日，国人为造铜像于京，足下象群儿环听之状，且设大酺以祝，又集十五国语翻译所作童话《母》一篇，合刻一书，为之记念。而安兑尔然时已病，是岁八月乃卒。

安兑尔然颀身长臂，貌不甚扬，性和易，洁白有如童稚，而少刚毅之气。一日至德国，欲访格林兄弟。格林长名雅各，次名威廉，皆治语学，首辑日耳曼童话，有盛名于时。安兑尔然造户，仓卒不知所择，乃询应门老妪，兄弟二人孰胜。妪曰雅各胜，便投刺见雅各，其真率类如此。安兑尔然又喜人称誉，即妇孺[①]走卒，一言扬抑，亦志之不忘。尝偕友人饮茶于市，见有滑稽报纸指斥[②]其名以为笑乐，安兑尔然为之变色。友曰："大名如君，遭若辈点污，何足重轻，乃尔介介邪?"安兑尔然黯然曰[③]："吾良不能忘情。"（见英国戈斯著《北方文学研究》）童话既出，海内翕然推为绝作，而安兑尔然终不自慊，晚岁犹语人曰："吾恐肖屑之作，终当销散，或吾之小说（书名《二侯爵夫人》）其行于世乎?"故论者谓安兑尔然七十生涯，未脱童时，短于常识而富于神思。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

① "孺"原作"儒"。
② "斥"原作"尺"。
③ "曰"原作"日"。

后亦无来者也(见诺威波亚然著《北欧文学评论》)。其辞句简易如小儿言,而文情斐[1]亹,欢乐哀愁,皆能动人,且状物写神,妙得其极。其叙鹅鸭相语,使鹅鸭信能人言,殆必尔矣。他如一草一石,一针一带,亦各具性情,不能相假。其书实函异美,鲜可方物,有如山川物色,倒影水晶球中,或如小儿研皂[2]角吹作水泡,色如虹彩,若欲以理数推寻,触之以指,便立消散。又或迷离如在梦境,见诸异事,令人怡悦,而忘其怪诞(波亚海说)。故童话一集,出于自然,入于艺术,而实安兑尔然诗中醇华也(德人诃伦著《北欧文学史》)。

盖童话者,元人之文学。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渐启,鉴于自然之神化,人事之繁变,辄复综所征受,作为神话世说,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传说转昧,流为童话(引《教育部月刊》中《童话研究》,又参考《童话略论》)。儿童心理简单[3],同于野人,喜闻其说,因得此名。自然之文,不可方物,唯使野人抒辞或小儿执笔,庶几可致。安兑尔然老而犹童,故能体物写意,得天然之妙,非偶然也。如《小克劳斯与大克劳斯》(今人译称《贪痴》)《火刀匣》二篇,皆本于民间世说,事颇荒恶,而天[4]真曼烂,合于童心。小儿之视人生,殆犹影画然,劫敲杀伤之事,若虚影之腾[5]舞于灯光之中,足资笑乐。安兑尔然真率无翳,故能通蛮荒之情而得儿童之意(安氏童话集中戈斯序文),此正其所为无及也。他若《丑小鸭》《公主》《雪后》《人鱼》《鹳》《牧豕人》《跳蛙》(玩具,以鹅背骨为之,按之跳跃如蛙)《一荚五豆》皆佳。次如《皇帝之新衣》一篇,言皇帝好

---

① "斐"原作"菲"。
② "皂"原作"草"。
③ "单"原作"禅"。
④ "天"原作"夭"。
⑤ "腾"原作"滕"。

衣，有二驵侩[①]言能织美锦，举世无匹，唯下愚之人或不称其职者视之则不能见，帝厚偿之，使制衣。二人张空机作织状，使者往视，见机上无物，而不敢言，唯返报盛称其美。帝亲临检，亦默而退。及衮衣已成，二人排帝使裸，加以虚空之衣，皇帝乃从百官，警跸而出，观者夹道，见帝裸行，咸莫敢声。安兑尔然于此深刺趋时好而徇世论者（丹麦勃阑兑思著传）。又有《阿来路克阿亚》一篇，阿来人名，路克阿亚此言锁眼，盖丹麦梦神之称，小儿将睡，阿来即至，吹雾面上，锁其眼，为之道故事，则即夜中所见之梦也。是篇凡分七章，记哈摩尔七日所梦，其文迷离恍忽，曲尽梦境之妙，盖安兑尔然之杰作也。别有《无画画帖》一卷，为千八百四十年作，记月自叙所见，凡三十三则，亦类童话，而特多诗趣，复兼绘画之美。古人称画为无声诗，则此名无色之画，正称其实也。如第一夜之印度女郎，浮灯恒河，卜其欢之生死；第二夜之小儿逐鸡，欲就其吻。第十四、十七、廿二、三十三诸夜，亦言小儿事者。第十一夜之婚夕，第廿二夜之二尼，第三十夜之逆旅夜景，皆至可喜。第二十七夜乃言华土。此他诸篇，亦一一有异彩，盖三十三小品，皆珠玉之文也。今译其一则于此：

第十四夜

月语余曰[②]，林中有二茅舍，并立道周。其户甚低，窗亦高下不一，有山楂覆盆子缠绕之。屋脊皆长青苔及黄华瓦松之属，小园中有薯蓣甘蓝生焉。篱落之侧，有接骨木一树，一女儿坐树下，举目谛视老栎。栎生茅舍之间，甚巨而已枯槁，人锯去其顶，有鹳作巢其上，方立巢中，击喙作声。一童子出，傍女而坐，二人盖兄

① “侩”原作“儈”。

② “曰”原作“日”。

弟也。童子曰："汝何所视邪?"女曰："吾方视鹳。邻妇语我,今夜鹳当为携一小弟来,故俟其至也。"童子曰："汝当知之,鹳不将婴儿来也。邻妇亦曾语我,顾语已而笑,吾要其誓以证之,而妇弗敢。故吾知鹳之故事,特人用以诳吾侪儿童者耳。"女曰："然则婴儿何自来邪?"童子曰："是天神将之来者。神以婴儿匿衣下,顾人不能睹天神,故吾侪亦弗得见其至也。"时有飘风飒然过丛莽间,二儿交臂相顾,是必天神将儿来矣,因互执其手。户忽启,邻妇呼曰："儿今可进,视鹳所携来者,乃一小弟也。"二儿点首,固知婴儿顷已至矣。

欧土小儿,多信人世婴儿乃鹳所将来,此章所言即此。又如前所举《鹳》一篇,题材同此,亦甚佳妙。

安兑尔然童话,欧土各国传写殆遍,日本亦有二三译本,中国尚鲜有知之者,故为绍介其行业如此。



老什诺思[①]

1910年12月作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什诺思老矣，而其心常少，劳作如少年，覃思如成人，挚爱如慈母，盖彼终生实为爱所主宰。少时爱其妻摩罗，而摩罗与之相处，为时不久长，仅生一女而去(案意言一年许)。方什诺思送其妻入丘墓时，发见斑白，盖一夜中，蓬蓬华发，滤洒银丝。是夜也，即其妻产小弗罗琐之夜，什诺思入摩罗室乃见一婴儿傍死母而卧之夜也。什诺思渐老，则爱其孤女弗罗琐。彼为女而生，亦为女故，日耕作于小圃中。设无娇女为之慰藉，彼更何以堪其丧妻之痛乎?

凡人身心有创，阅时既久，非自愈合，亦已瘗诸坟墓之中。十六年来，弗罗琐既长成，而什诺思心中之创亦渐愈矣。第视女貌，

① 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思著。《墨痕小识》称"为《绍兴公报》作"。此据1914年12月《叒社丛刊》第2期《新希腊小说三篇》之一(后又收入《域外小说集》,有修改),原有小引云:"蔼夫达利阿谛思著。蔼氏业为医,今尚存,所作小品一卷,简洁精深,鲜有伦比。今译三则,固异于世俗说部,方之晋唐杂传,其或庶几尔。"另二篇见(① 14·039)(① 14·040)。

心或时有隐痛，以女容止，乃与死母酷肖。逮弗罗琐嫁时，即此隐痛亦已消矣，老人尔时固尝雪涕，然其泪盖欢喜之泪也。

今使哈隆重来，夺其所爱，犹可也。惜也今非哈隆，而为撒但。（案：哈隆鬼名，希腊语意云“炯眼”。幽明之界，有大川为阻，不可以过。其一曰斯都克思，此言恶水，哈隆在其中操舟渡人魂，致诸冥土。古者人死，必以铜货一直五十钱置舌下为渡舟之资云。撒但，希伯来语云“敌”。恶神名，与天帝为敌，导人于恶者，犹佛教中之魔也。）什诺思方得抱孙，种三世之爱，而弗罗琐变节奔去不返。其夫怨望，发为狂易。于是老人复零丁孤独，与其女孙小摩罗索居于茅舍之中也。

今也老人发已全白，唇吻皆颤，重忧袭心，如负巨创。弗罗琐之去，甚伤什诺思之心，且益以撄其旧恨。老人自思，使摩罗而在，则今日之难可以弗作也。

老人已龙钟甚，时抱小儿坐膝上。儿则嬉笑，举手欲揽其髯。老人视之，不复能堪，心几欲裂而为二矣。辄急起立，置儿地上，出至园中，力掘不已，汗流遍体，犹不休歇。逮力尽乃返室，出食饱啖，食已沉睡，有如铁石。

邻右或相语曰：“人焉得食息调和如此翁者乎？是必神为小摩罗故，特用以相赐者尔。”

然也。神非他，唯力作是耳。



育珂摩耳传[①]

1910年12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育珂(Jókai)名摩耳(Mór),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生于科摩伦,母曰浦罗斯氏,父名约瑟,业为律师,而性嗜艺文。

育珂少聪慧,不好戏弄,惟喜从其父听说那破仑战事,及古摩陀尔英雄事迹,未尝厌倦。其后文章事业,实多受其化,而神思奇妙,亦自幼已然。育珂儿时怯懦多畏,因时为幻想所苦,恒恐生埋地中,见逸犬或长髯犹太人,辄令之恐怖。四岁出就外傅,好学不怠。十二岁时丧其父,育珂哀毁,病几不起,得其姊善为护视,始渐愈,而郁郁不乐,凡经五载,惟以学自遣。时居科摩仑中学,从教师跋理氏(后为育珂姊婿),业益进。千八百四十一年,遂入巴波大学,得遇斐象飞诸氏,共以文章相切磋。而育珂尤善绘画、雕刻及镌象齿之术,人多称许之,谓日后当以画师成名。

四十三年,其母使之开契克默德学律。其地属阿尔拂特,即匈

① 据手稿收录。

加利大野，弥望皆果园及蒲陶之田，颢气清爽，沁人心脾。育珂至此，神意为苏，宿疴顿复，且与乡人接洽，因得知其生活情性。育珂自云："吾自是而后，乃始不愧为摩陀尔人，得称匈加利文士也。"五十年后所著 A Sárga Rózsa（本义黄蔷薇，即今所译者）书中，记其地物色，宛然如见。是年十月，匈加利艺文院征文发表，育珂作传奇《犹太童子》（Zsido fiu）得次选；首赏归阿倍尼克氏作，曰《长者与农夫》（Föur és pór），而如选官巴札氏言，二文实无所上下。

四十五年，育珂怀稿一卷至沛思德。斐象飞先在，方有盛名，遂留之住，又引与文人相见，称之曰："此匈加利之法人也！"盖时匈加利方谋独立，万事景崇法国。斐象飞为诗学贝兰伋，而育珂则志在于咢，方成一书曰《劳日》（Hétböznapok），而意未自信，乃怀稿往谒艺苑大师那格氏，氏甚赏之，为荐之书肆，遂于四十六年分两卷刊行，众翕然称之。未几为人所招，从事报章。是岁进博士，得为律师。因归乡省其母，受父佩剑及红玉印。及返沛思德，则得斐象飞信，云已纳妇，招育珂同居。顾未几二人相哄，育珂遂出，自赁小屋，偕老仆居之。

四十八年二月，巴黎革命起，匈加利亦兴，驱奥人出国外。育珂奔走其事，与斐象飞共刊一报号召之。八月，育珂娶妇，方共旅行，斐象飞背约，以文诋诗人佛勒思摩谛。育珂归，责之，斐象飞决绝而去，旋投军中，四十九年七月殁于舍该斯跋，竟未得和。时奥俄合军来攻，八月，匈人大败于微拉戈思，奥人欲物色得育珂。其友罗珂志氏使育珂坐车中，而自为御夫，长驱过俄人军前，得脱。遂偕其妻匿达陀那小村中，其地周围皆赤杨，居人牧豕为业，售诸塞尔微亚。至十月末，事解，始返沛思德。

五十年，乃敢复为文，而署其所畜犬名曰萨育。五十一年，自刊《七日》报画，假其友波哈氏名为主笔，而自治其事。五十六年，

改刊滑稽之报曰《大镜》(Nágy tükör),后易名《彗星》(Üstökös),凡阅十有四年。

育珂此时著作亦不辍,初所撰书可分为二类:一为战事杂记,如《战乱记事》(Farradolmi es csataképek)、《亡命日识》(Egy bujdosó naplója)等;二为历史小说,如《遏耳兑黎之黄金时代》(Erdely zrany kora)《匈加利之突厥世界》(Torökvilág Magrar orszagon)等是也。至五十四年,《匈加利长者》(A Magyar nabob)出,声名乃大起。书叙十八世纪初富翁家中情景,颇极其妙,评骘家皆推之为杰作焉。五十八年冬,见推为艺文院员。

六十年以后,匈加利再举谋自立,育珂复与,顾致力政事,而亦不废文章。六十三年,创一报曰《故国》(Hon),专言政治。七日后忽见逮[①],决禁锢一年,顾未匝月而释。是岁著书曰《新地主》(Uj földésur),亦其杰作也。

六十六年,以度克氏之力,匈加利得独立。六十七年,育珂被选为下议员,凡在职二十九年,至九十六年罢。明年,又征为上议员。八十六年十月,妻卒,育珂乃游意大利以自解。及九十九年续娶,年已七十四矣。

九十年,以 A tengerszmü hölgy(义云"有妇人其目如海")一书得艺文院上赏。九十三年,育珂六十九岁时,著《黄华》,文史家贝什氏(Beöthy zsolt)评骘素谨严,乃甚称之,谓足永为国民艺文之饰。九十四年,匈人特为育珂设大酺,祝古希之寿,奥帝赐以宝绶,执事者为刊文集行世,以赢馀进之,凡十万金。尔后育珂犹岁岁著书,可复三十卷,文情佳妙,无所衰歇。其所撰如《黑金刚石》(Fekete gyemantok)、《无鬼》(Nincsenordog)、《金人》(Az Arany

① "逮"原作"隶"。

ember)、《何为老》(Mire megve nülunk)、《二二成四》(Ketszer kettö negy),皆其佳作。

一千九百四年五月五日卒。著书总二百五十馀册,别有国史及自传等尚多。及葬,有人曰:"今使育珂书中人物,悉行列临葬,长当及二里。"其言信也。匈人赖息氏论之曰:

> 匈加利近四十年来,百事皆变,而其爱敬育珂之情未尝少衰。育珂一生历事至多,而无少瑕玷。其为人清净洁白,刚健正直。于故国为忠,于家人为义,于民为惠,而又劬劳著书,不知倦疲。盖其爱有三,曰人,曰国,曰文章,实举摩陀尔人之美德而钟诸一人者也。

育珂著作,流别出于古风,故其书多传奇,意在自怡悦,非如近代文家,欲探讨人生疑义,发其隐微。尝自言曰:"吾著多书,非敢自以为美,亦非求名,且并不问人之读否。吾为此,惟自得其乐而已。"育珂为小说,长于创造,所作长短二百馀种,皆各具新彩,无相因袭。其行文亦轻巧,机局徐展,妙绪环生,不暇应接。顾其弊在张皇粉饰,为传奇派同病。育珂又长于滑稽,特未尝流于纤薄,或为刻苦,惟轻妙可人意,益以神思挺拔,驸以藻采,故每成一书,情态万变,秾丽富美,善移人情,盖自《一千一夜》以来鲜雠对也(见理特耳著《匈加利艺文史》)。

录英人倍因氏作传,并采二文史家言,传育珂人物文章如上。



《黄华》序说[①]

1910年12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牧歌原始希腊。相传佃牧女神阿尔退密思祭日，牧人吟诗相竞，为之滥觞。至谛阿克列多斯（Theokritos，谊曰神择）始著为文章。Eidyllion一语，本Eidos（谊曰体、曰式）之小词，又为Eidyllion bukolikon之略，意曰牧人体诗，说者或谓可称田园诗，以Eidyllia谊可云小图画也。

谛阿克列多斯，中国东周时人（基督前三百十五年生），生于昔儿利亚（即昔昔利）。世传其事迹，率模胡不可依据。昔儿利亚为地，山川纵横，物色至美，终岁受朝日之光，万物熙熙向阳，故诗亦如之。行吟陇畔，据地偶息，榆柳萧疏，笼罩顶上，有泉水自神女窟中涌出，迸作清响，蜩螗噪于树荫，小鸥远唤丛薄之中，鹨鶊皆歌，鹧鸪相呼，黄蜂飞鸣水际，百物皆吐夏气，果蓏穰熟，棠梨累坠盈树，野梅着实，屈枝向地，父老乃倾四年陈酿，共祝秋穰（诗第七）。

---

① 据手稿收录，"黄华"二字今增。

佳景可掬，牧人则依岩息荫，招友共语，歌吟为乐，与水上渔唱遥相应和，亦有欢子失意，怨歌相诉（诗第三）。或弃妇对月诃禁，招其故欢（诗第二）。莫不即景成文，自然美妙。今其地妇人犹于月夜作哀歌，不异二千年前。谛氏田园诗，记其国人生活，事皆如实，农牧行歌，未可为异。今以其诗（法人方台纳氏引下诗，甚指斥[①]其伪）与近世希腊民谣相较，可以见矣。

（田园诗第三译言）

吾愿为鸣蜂，得排翳汝之羊齿荔萝，入汝窟穴也。

（近世希腊民谣[②]译言）

吾愿为燕子，得以就汝，接汝唇一再，复飞而去。

谛阿克列多斯而后，人效之为诗者甚众，而咸莫能及。五百年后有朗戈思（Longos）出，始可为之继。朗戈思事迹无可考，以名推之，意源出罗马（朗戈思拉丁语曰长），或以其有姓无名，疑为别字。其生卒不详，大抵当中国晋时。著有小说《达夫尼斯赫罗亚故事》四卷，言列色波思之地有二牧人，各拾弃儿（古希腊人生子，卜如不吉，弃诸林中，听人收养之，其例甚多），字男曰达夫尼斯，女曰赫罗亚，及渐长，牧羊野中，两相爱悦，历诸艰苦，终得和合。其结构至简朴，而文特佳妙。文史家言，是实无韵之诗，使在古昔诗人，必不为小说，而仿谛阿克列多斯体著为诗矣。

其[③]叙列色波思四季物色，亦滋美丽。春时草华竞放，遍于林

---

① "斥"手迹作"尺"。

② "近世希腊民谣"六字为编者所加。又译诗谣原作两行均有希腊原文，兹不录。

③ 原无"其"字，今增。

野及小山陂陀间，蜂声渐作，小鸟啭于枝头，乳羔腾[1]跳，羊游山麓之次，万物皆浩荡有生气。二人亦怡悦，游戏其中，闻鸟歌亦歌，见羊跃亦跃，又效蜜蜂，采集佳华，自饰胸臆，或编为华环，献诸神女（卷一第九节）。而爱情抽□，亦与时俱长。文情宛转，与外物相调和，觉南方温暖之气流转书中，盖希腊人地有使然者欤？

谛阿克列多斯与朗戈思相去五百载，又为诗文各殊，然其渊源若一，如相师承。后世之人作牧歌小说，有隽语佳什可称道者，鲜不源出于此。

育珂此作亦汲其流，而描写自然，无造作痕。且事出匈加利大野，其地民风物色，别具异彩，观所叙述，宛若画图。故读其书，泛以小说论之可，然不若取其美致，作诗词观之尤可欣赏也。

亚尔拂特为摩陀尔人所居地，平原广远，介帖萨、多瑙二川之间。帖萨者即退伊斯，匈加利有此，犹俄之有[2]伏尔伽川，古今文人，多取材于是。诃多巴格即临其流，其景色瑰奇，非亲见之者不能道。今采匈人赖息氏言记之曰[3]：

> 平原（Puszta）之在匈加利者，数凡三千，而夺勃来钦左近之诃多巴格最有名，常见于斐象飞吟咏。诸平原为状，各各殊异。或皆田圃，植大麦烟草，荏粟成林；或为平芜下隰，间以池塘。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旅人先过荒野无数，渐入一市，当见是中人物如绘，咸作大野景色。有村人甚谨厚，其妇称 Mennyecske（匈加利尊称妇人语，意云小天），便给善言。又有羊豕牛马之牧者，衣饰不同，人亦具诸

① “腾”原作“滕”。

② 原无“有”字，今增。

③ “之曰”二字手稿圈去，今仍保留。

色相。牧羊人(bojtar)在草野间,视羔羖一大队,性温和,善音乐,且知秘密医方。盖所牧羊或病,辄自择草食之,旋愈,牧者审谛,因以博识卉木,熟习天然,类术士焉。牧牛者(gulyás)掌大物牝牡,秉彝因野莽好斗,怒牛奔突欲入泽,辄与之角,又斗原上窃牛之贼。牧豕者(Kóndás)最下,性阴郁不得意,又善怒,易流为盗。惟牧马者(Csikós,译音什珂)最胜,日引多马游食草原之上。筝与箫为匈加利乐器,马亦匈加利国兽,谚有云,摩陀尔人天生居马上(Lóra termett á Magyar)也。乡人贵胄,无不善骑,其爱马亦至,故诗人多以入诗,不异亚剌伯人。牧马者勇健敏捷,长于歌舞,能即兴赋诗。生与马相习,所以御马与马盗之术皆晓彻。披绣衣,广袂飘扬,又年少英武,女郎多爱慕之。第众中最奇特者,莫如可怜儿(Szegény Leseny),即原上暴客。世传其事,多吊诡之趣。盖人谓其违法逆经,必缘败北于人世,或伤于爱恋故也。若夫景色之胜,则为海市(dél báb)。每届长夏,亭午溽暑,空中往往见城寨浮图、大泽山林之象,光辉朗然。行人遇之,如入仙乡,而顷刻尽灭,不留踪影。为匈加利平原者盖如此。[1]

(《匈加利艺文史论》[2]第二十七章《斐象飞论》)

此节说匈加利原野物色、圉牧生涯至清疏,适为《黄华》作注,其中因缘事物,悉得明了。若异国之人犹欲赞益,恐非讹即赘矣。

育珂作小说,数及二百,顾独取此者,有二故焉:一以人国言,一以艺术言。育珂此作,记其国土人情,善见特色,且文思富美,盎

① 此段引文,下文(11·001)照引,即不重录。

② "匈加利艺文史论"七字手稿删去,今仍保留。

然多诗趣。以是重缘,特推《黄华》一书为育珂绝唱,而以爱古希腊二诗人之情,重爱是匈加利牧歌著者也。

庚戌十二月识于日本江户。

[馀录] 匈加利人先姓后名,不异华土。欧人著书,多颠倒之,今悉改正从其旧,其称谓亦然。

中古五世纪时,匈奴初入匈加利。衰后,各异人种相竞为长,顾不久皆废亡。至十世纪中,摩陀尔人至,始立国,至于今。故匈加利人种至杂糅不纯,以摩陀尔人居其多数,故自称其国亦曰摩陀尔云。

斐象飞(Petofi Sandor)生于千八百二十二年,性跌荡,爱自由,天才长于诗。肄业巴波大学,因识育珂。四十四年刊诗集一卷,声名陡起。四十八年,匈加利谋独立,斐象飞即从军行。至明年七月三十一日,舍该斯跋之战,殁于阵中,年二十六。所著诗歌外,有小说一卷,曰《缢吏之绳》(A hoher kotele)。

匈加利小说潮流与欧西文苑相应。育珂前有珂尔曼,(Kármán, 1763—1845)著写情小说曰《番尼遗稿》(Fanni hagymányai),盖兼英 Richardson 之 Pamela 与德 Goethe 之 Werther 而一者。次有侯爵约息加(Jósika,1796—1865),效斯各德(W. Scott)为历史小说。复次有亚德佛思(Eotvos, 1813—1871),亦侯爵,尽力政治,而亦为诗文小说数种,有书曰《乡村书记》(A falu jegyzöje)最有名。是数人皆育珂之前驱也。

育珂以后,小说家甚多,今不具详,惟记密克札忒(Mikszáth)名于此。其人亦律师,生于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今岁五月卒。著书英德已有传译,故易得之。

《黄华》本云《黄蔷[1]薇》，今所译存，据英国 Beatrice Darford 译本也。

一千九百十年十二月译竟记。

① "蔷"手稿作"墙"。



《黄蔷薇》序[①]

1911年1月作
署名周作人
收入《苦雨斋序跋文》

育珂摩耳(Jokai Mor, 1825—1905)匈加利人,卒业于巴波大学,为法学博士。一八四八年匈加利革命,与诗人裴象飞(Petöfi)共预其事,裴象飞战死,育珂仅以身免。二十年后,独立告成,乃被选为众议员,在职者三十年。育珂生涯虽多涉政治,而甚嗜艺文,著作至二百数十卷,大抵为历史小说,属传奇派,人皆称之曰匈加利之司各得(Scott),而作者自言,则志在法之于俄(Hugo)也。戊申五月余曾译 Egy az Isten 一卷,易名《匈奴奇士录》,印行于世,顾尤爱其 A Sárga Rózsa,辄复翻为华言,并存原题,曰《黄蔷薇》。是书一八九三年作,育珂年已六十九矣。文学史家贝谛(Beothy Zsolt)评骘素严,乃极称许之,谓足以永作国民文学之华饰云。书之体式,取法于牧歌。牧歌(Eidyllia, idyll)者始于希腊,相传佃牧女神 Artemis 祭日,牧人吟诗竞胜,是其滥觞,至谛阿克列多斯

① 《黄蔷薇》1927年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Theokritos,生基督三百馀年前)始著为文。初本诗歌,后嬗衍成小说,叙农牧生活,二世纪中朗戈斯(Longos)著《列色波思故事》(Lesbiaka)四卷最胜。文艺复兴后,传入欧洲,一时牧歌小说(Pastoral)盛行于世,至十八世纪而衰。育珂生传奇之世,多思乡怀古之情,故推演史事者既多,复写此以为故乡纪念,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用理想亦不离现实,则较古为胜,实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也。书中所言阿尔拂德,为纯粹摩陀尔(Magyar)种人所居地,平原广远,介帖萨、多瑙二川之间,帖萨者即退伊思,匈加利有此,犹俄国之有伏尔伽大川,古今文人往往取材于此。诃多巴格即临其流,其地风俗物色,皆极瑰异,育珂少时久居其乡,故能言之甚晰。奥匈人赖息(Emil Reich)著《匈加利文学史论》,有云:……[①]此说匈加利原野情状,圉牧生涯,至为清楚,可作本书注解,因并译录之。

岁在庚戌十二月,译者记。

---

① 赖息记匈加利平原景色一节,与上文(10·021)所引全同,故不复录,以删节号表示之。



盲从主义[①]

1911年1月21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传》有之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又曰："前定不困。"可知事不论其纤巨，必筹之深，虑之远，思之熟，不惑于人言，不挠于群议，卓见独持，谋定后动，而后乃能不蹈轻率[②]……非惟日入不已，无所底止，且今日以借为用者，异日必至以借为偿。迨至借不胜借，偿不胜偿，宁有不为波印之续？仅图目前之便利，不顾后来之大患，所谓盲从者一也。

国会请愿之代表，非各督抚所温词慰藉者耶？抑各督抚非与于请愿之列者耶？迹其俯从舆论，慷慨陈书，不得谓非识时之俊彦。乃自第四次请愿被斥，曾不移时，疆吏之对待人民，竟易其和霭之面目，一变而为狰狞之怪相。在朝廷子惠元元，徒以堂帘高远，未能周察乎民情，致不肯曲徇所求，岂欲加之罪戾？乃疆吏日

① 现存《绍兴公报》有残损，仍存之。

② 以下残损九行，以删节号表示。

与吾民相接近，竟不惜以国家赤子冠以党匪之名词，触天威而行严谴。何党非民？何民非党？循是以往，国家忠义之民，何一非疆吏所视为可杀？[①] ……

① 以下残损，以删节号表示。



Souvenir du Edo[1]

庚戌秋日钓鱼记事

1911年10月22日作[2]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往尾久川钓鱼。经蓬莱町，出驹込病院前，途渐寂静，隘但容车，两旁皆树木杂草，如在山岭间。径尽忽豁朗，出一悬崖上，即为田端。下视田野罗列，草色尚青，屋宇点缀其间，左折循崖而下为大路，夹路流水涓涓然。行未十丈，雨忽集，以雨具不足，踟蹰久之，遂决行。前有田家货杂品，拟求竹笠，问之无应者。重久言当冒雨独行，乃分果饵与之使去，而自先归。遂至田端驿，乘电车至巢鸭，欲附马车而待久不至，保坂媪请先行，未几车至，即乘之。意媪去未远，留意觇之，见前有人折裾负包而行，呼之，果媪也，令同乘。至铃本亭前下车，雨已小霁。归家饥甚，发食盒取持饭啖之，甚旨，其味为未尝有也。未几雨复大，至旁午重久亦返，言至川畔而雨甚，因走至羽太家假

① 手稿题目为拉丁文，中文副题为编者所加。

② “庚戌”为1910年，此据后记末署“辛亥九月朔”，应是最后写定的时间。

伞而归，所持饵壶钓竿，则已弃之矣。是日为月曜，十月顷也。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所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以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色，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故不复作。任其飘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或转褪色，徐以消灭，抑将与命俱永，溘然相随，以返虚浩，皆可尔。所作一则，不忍捐弃，且录存之，题名亦未定，故仍其旧。

辛亥九月朔记。

（题末）[1]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

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追[2]但令心暗伤。

（九月七日夜中作）

① 手稿原文如此。

② “追”手稿原作“道”，疑是笔误，因前句“寂寂三田道”，不当重字。



庆贺独立

1911年11月6日刊《绍兴公报》
署名顽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美哉洋洋星旗飘扬！今日何日，非我绍兴之新纪元耶？独立独立，我绍人何修而得汝，汝亦何幸而为吾绍人所得。彼夫八闽之地，几成而不遂；百粤之间，屡议而不就，而吾绍人不烦一矢而不折一兵，指挥谈笑，得之于俄顷之际，顿使禹域文明，崭然露头角于共和世界。英雄举事，迥不犹人，此非吾绍兴人之足以自豪者耶？我欲歌功，不知功之何自而歌；我欲颂德，不知德之何自而颂，第知夫今日之绍兴，已非昨日之绍兴。昨日之绍兴，人心惊悸，犹为奴隶之绍兴；今日之绍兴，熙熙攘攘，已为自由之绍兴。如火如荼，一跃千丈，绍兴人之幸福耶？绍兴之魄力也。且国民军已成立矣，起神禹之宠儿，率六千之君子，叱咤风云，光复汉业，指顾事耳。记者于是跃然以起曰：

绍兴万岁！独立万岁！汉族同胞万岁！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既望。

望越篇[①]

1912年1月18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盖闻之，一国文明之消长，以种业为因依，其由来者远，欲探厥极，当上涉于幽冥之界。种业者，本于国人彝德，驸以习惯[②]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岁月，积渐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数百岁。逮其宁一，则思感咸通，立为公意，虽有圣者，莫能更赞一辞。故造成种业，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为数之多与为时之永，立其权威，后世子孙承其血胤者亦并袭其感情，发念致能，莫克自外，唯有坐绍其业而收其果，为善为恶，无所撰别，遗传之可畏乃如是也。

盖民族之例，与他生物同。大野之鸟，有翼不能飞；冥海之鱼，有目不能视；中落之民，有心思材力而不能用。习性相重，流为种

① 本篇据手稿录入，文字与《越铎日报》略有不同。
② "惯"原作"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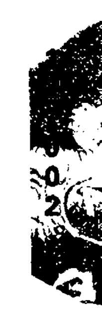
业，三者同然焉。中国受制于满洲[1]，既二百六十馀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孰不欢欣？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2]，助张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种，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虑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伣伣以求禄位乎？于彼于此，孰为决之？予生于越，不能远引以观其变，今唯以越一隅为之征。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凡兹同异，靡不当详，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於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则是因果相循，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仲尼《龟山操》曰："吾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今瞻禹域，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

---

① "受制于满洲"，《越铎日报》作"专制于北虏"。

② "儒者邪说"，《越铎日报》作"酷儒莠书（专指宋儒）"。



维持小学之意见[1]

1912年1月19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周树人、周建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迳启者，比者华土光复，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为之首途。诸君子责在辅化，董理维持，实焉攸赖，其任甚重。仆等不敏，未足与语治，惟臆测所及，或有足备省察者，敢不一陈之乎？

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唯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今绍城学校略具，问学之士，不患无所适从，独小学寥落无几，此甚所惑也。曩闻有建立区学之议，当由自治局主持其事，顾亦迟迟未闻后命。诸君子经营乡国，在务其远者大者，或未暇及此。顾教育一端，甚关国民前途，故区区之事，亦未可缓。

城区小学，合官私所立虽有十数，而会稽二区独阙。二区之地广袤数里，儿童待学者为数不少。昔日小学仅有僧立第一及第二

① 本文为写给绍兴县议会议长的公开信。

两校，容纳之数不过百人，久不足于用，今复以经费支绌，后先停闭。从此区中仅存家塾，更无小学，非特学年儿童无地入学，即旧日生徒亦将星散，任其荒嬉，有愿续学者，唯有复入私塾，或不辞远道，寄学他处而已。以国民义务之小学，昔者制既不完，今又并不完者而无之，至于使人欲自就学而无方，是非有司及区人之责耶？

仆等世居二区，僧立校又昔由建人将事，故深不乐见区中学事陵夷至此。所幸议会方开，硕士慎簉，因此不辞冒昧，陈其悃愊。倘见省览，希首先提议，即组织区学，简任高明，速日开学。造福地方，至非浅鲜，此仆等所深有望于诸君子者也。专此披陈，聊备采择。



望华国篇

1912年1月22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独应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吾以水沃汝，使汝悔改。　——《马太书》

灵肉战绌，欲动情胜，罪恶滋长，缘生耻辱。若以悲哀之力，能知悔改，则新生抽乙，即见于剥复之会，又摩之以谊，凡披陈众失，发露过咎，改往之际，不忘修来，故待善化。民族之中兴，亦本此理。神不终昧，回首怅然。厌悔脱离，更始其命，岂有他哉，自觉而已矣。

然余观于华国之民，乃又不能无感。往者政教为虐，种性日离，千载以来，世为胜民，以利禄为性命，以残贼为功业。利之所在，不问恩仇，虽异族可君，同种可杀也。其次所畏莫若威。故所业二，不受制于人，则为暴于国。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其

事一征之于五胡之世，再征之于金，三征之于元，四征之于清，而人皆不知悟；五征之于太平天国时曾彭之助贼，杨李之争权；六征之于今，袁冯之徒无异于曾彭，焦陈之狱，孙黎之□，亦杨李之渐。而今陶君复陨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

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君之死，本于敌谋，或出自私利，虽不可知，要之汉人亲将其事则一。夫《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岂诚推寻于谱牒之际，以立差别？第以种姓既殊，利害相反，故亲者日亲，疏者日疏。野人械斗不及同征之众，而炎黄帝子，乃推刃于同气。惟帝眷兹苗裔，其啸吟矣。

来日方艰，天怒将赫。余欲登高丘，呼国人而属之曰：汝其悔改！汝倘自觉，戴其夙业，号泣于旷野以自怨艾，悲哀之声发于中，汝乃昭苏。宁保灵明而死，毋徇物欲以生也。先哲有言：惟有坟墓处，始有复活，望之始也。即或不然，复活不可期，而幽垄之清净，亦差胜于秽墟之恶浊尔。悲夫！此望之终也。



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

1912年2月1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独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先民有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盖越自勾践以来,遗风未泯,士尚气节。中世遭种族之变,苦心积虑,不忘报复。绍兴一郡,遂屡为诸夏君民最后诀别地,虽曰不祥,亦烈矣哉!

北虏乱华,十年经营,而后报之,越之人实有力焉。生荣死哀,天下昭见。呜呼,亦越之光矣。

虽然,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东南半壁,方脱虏系,而内讧频闻,形同割据。近传台绍诸郡,亦谋分立,虽曰流言,虑非佳兆。嗟尔越之人,其敢忘先民之训乎!尔为福于国,民未尝不尔感;尔为毒于国,民亦不能不尔怨也。臣虏之耻,尔幸为越雪之;今尔偾事,又将令谁为尔雪此耻乎?

呜呼!於越古国,而今而后,为报仇雪耻之乡耶?为藏垢纳污之地耶?危乎危乎!虽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



民国之征何在

1912年2月2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独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昔满人主国，淫威孔肆，法以意造，政以贿成，使我夏民生命财产无所保入，其罪上通于天。夫惟异族专制为然，然满人亦以是自隳其命。革命既兴，种族政治，皆有平亭，旧日之淤，不难尽去，而夷考其实，信乎？否乎？

昔秋女士被逮，无定谳，遽遭残贼，天下共愤，今得昭复。而章介眉以种种嫌疑，久经拘讯，亦狱无定谳，而议籍其家。自一面言之，可谓天道好还；又一面言之，亦何解于以暴易暴乎？此矛盾之一例也。更统观全局，则官威如故，民瘼未苏。翠舆朝出，荷戈警跸；高楼夜宴，倚戟卫门；两曹登堂，桎梏加足；雄师捉人，提耳流血。保费计以百金，酒资少亦十角。此皆彰彰在人耳目者，其他更何论耶！

呜呼！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浙东片土，固赫然一小朝廷也。异于昔者，殆在是耶！



庸众之责任

1912年2月16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独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专制之世，国人以臣仆自安，鲜敢他作。及庶政垂立，海内之众，乃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言，纷纷而起，各有建立，此大谬也。久絷忽弛，凌杂无制，为法[1]自乱，其可长乎？

人类不齐，有贤有不肖，故其责任亦因之有积极消极之异。积极者贤者之责任，重在建设，以利民为事；消极者不肖之责任，其事但在自持，不为害而止耳。盖[2]天下之人，不肖者恒多于贤，而兴利之要复不如除害，故予于不肖诸士，不能无所告言也。

予以不肖非指恶德，但以庸众而言。盖恶德共闻，则荧惑无自。惟凡夫庸德，若无大过，而得志肆行，乃偾[3]厥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类也。今为言曰：国民责任不可不尽也，惟天

---

① "为法"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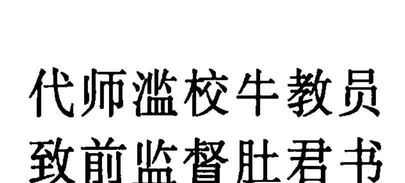
② "盖"原作"恿"。

③ "偾"原作"愤"。

性既差，等分亦别，安分守己，责即尽矣。倘于底上更有作为，斯非特无益，而又害之，戒之哉！若其动因所在为官，则[1]犹当别论也。

---

① “则”原作“为”。



代师滥校牛教员致前监督肚君书

1912年2月21日刊《越铎日报》
署名鹤声
未收入自编文集

监督先生赐鉴：

仆本冀北生员，来作越东游子。奴隶其性，鬼蜮[1]其形。脸厚如皮，口辩若簧。自幼束发读书，每思逃学；及壮留心世务，即爱贪财。以故阿堵来邀，甘为奴隶之奴隶；孔方见召，愿作牛马之牛马。挥之不去，驱[2]之犹至。是虽不容于君子，而终不弃于小人也。

前承某君之吹嘘，得监督之赏识，备员讲堂，敷衍教科。夫仆之学问，于此则稍及皮毛，于彼则未窥底蕴。而监督委以重任，享以百金，其能免学生之讥为牛马，诋为无耻者哉！然塞耳而听骂声，仆固优为之也。故仆之事监督，犹监督之事学使也。仆与监督，诚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矣，岂道不同者所可比伦哉！

① "蜮"原作"彧"。
② "驱"原作"躯"。

迩者武昌起义，四方效忠，月未一元，天[1]乃易命。向之婢膝奴颜以媚上司，鬼脸狼心以毒当世者，纷纷斥去。而监督因之辞职，仆亦以之出校矣。

夫监督办学有年矣，积蓄孔多也。又况乎具通天之运动手段，有人地之橄榄头颅，不为师滥监督，定做教育科长，不患无位，奚忧落空哉！若仆者诚堪虑矣。敝舍原无长物，家母尝有旧症。拙荆虽娇，往来之客不多；后庭有花，采折之人孔少。揆之监督，岂不同天渊之分、寒暑之别哉！

顷得友人书，知监督运动某公，膺省城教育科长之选。仆闻之不胜额手相庆，雀跃以喜。监督倘还念旧情，定不弃寒微。鹪鹩[2]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监督为之易易耳，仆实受益多多也。临风布意，伏乞赐教为盼。

---

① “天”原作“大”。

② “鹪鹩”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须华百拟曲》序[①]

1912年2月刊《越社丛刊》第1集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拟曲》一卷，法人须华百撰。拟曲始出希腊，古者春初，蒲陶既登，国人乃设四祭，以答酒神之庥[②]。假服行道，人身羊足，象神侍从，赓歌以娱神，称神愉之曲。又有奉势之士，冠薜萝而涂糟粕，刻木象势，持着竿头，以祈孳生，狂歌乱舞相谐笑。后世文史家，谓即曲之由昉。

悲曲者，谊言羊歌。谐曲者，村讴也。贤首诗论曰，悲曲起于神弦，谐曲出于奉势；悲以法善，谐以象恶。谐曲枝生，别为拟曲，微风逸旨，不违故常，而篇章简短，不可以入伎乐，敷写凡物，比陈庸事，辞致蕴藉，文华竞爽，已乃渐归美化，比迹醇诗。古有胜悦氏，以谐曲大师兼善其术；次有澄志，始专一为之；路师氏生战国时，世称最胜，著书尽佚，二十年前，断简始出，仅存七章；神择以田

① "须华百"三字今增，以免与古希腊拟曲混淆。
② "庥"原作"休"。

园诗名世，集中亦著录一二。希腊拟曲，盖尽于此。

须华百去古二千馀载，绍续绝调，造作是书。前人载记，比类丽辞，不越耳目之表，故物无遁形[①]。后文教殊方，化感既隔，而欲追附其志，自非神思独运，艺境偏至者，无能为矣。其书二十一篇，凡所图写，则风土物色，民生恒思，逸代文明，神事幽闷，靡不具备。思理所聚，神与古会，有如埴小土偶，形皆奇觚，可以昭见上世文物之遗。而年代逴远，复杀其色泽，奄其光芒，但馀古香，幽仄可喜[②]。相其文质，飘然若虚，更非人间笑啼之事，亦如光中薄景，月下空华，具诸幻美，或如白云无形，飘泊太空，浩无定止，自然而至，不以拟象为能[③]。

须氏之说曰，艺文之道，与凡辞背驰，所主在一人，所希在独至。内景所集，至文自呈；真宰弗存，华辞愈翳。文章所发，性灵寄之，一旦情迁，更欲损益，不可得也。故《拟曲》一书，终于奇零，与古德遗篇，同其断缺。须氏虽尚存，虑未必赓作，译而保之，以存其艺术之一境。虽心抱古芳，而时见新愁。牧神既殂，灵山永寂[④]。游心太古，闻呼者猗伟之声，忻乐未央，惆怅莫掩。后之览者，将同斯感焉。

---

① 原无“形”字，今增。

② “喜”原作“熹”。

③ 原无“能”字，今增。

④ “寂”原作“宋”。

民族之解散

1912年11月5日刊绍兴《天觉报》第5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上古之时，民生杂揉，未有足一，唯以漂泊所至，或由攻略，或由俘虏，以诸因缘，忽尔合聚。虽人种不同，言语、宗教亦各殊异，而同属酋长之下，服其法令，以是系属，合成部落，具诸群德，顾其性易于转移，不能固□。蛮荒之众，大都隶是。及其相处既久，同在一境之中，益以生计所需，互有维倚，庞杂之众，乃渐融然浑一，始成民族。其性格、感情，共有会通，积以遗传之力，□复坚定，聚其英华，造作理想。其赴之也，勇猛精进，不屈不挠，务达其极而后止。于是其群乃脱离蛮荒，而进于民族。其所持理想，则初无定律，要视其种性为殊，无间华实，但能统辖全群之思想感情，联为一致，斯为已足。尔时制度既立，宗教艺术随与俱见，文化一新。或者是期亦有民族精神犹未完具者，然其中世则根柢已定，不复轻可移易，以是精神潜藏，故能自宰。虽外见变革，恒有所限，不为时势所漂流，屡见转移也。

顾盛极必衰。建设既毕，破坏方始，凡在万物，成毁相因，破坏之运，旦莫之所必至，无间神人，皆不能免。文明之变，亦正视此。盖文化既长，□就繁杂，忽转停滞，生机以息，故渐既于衰微，而老朽时代乃以至矣。颓运所倾，不可自逭，征兆所见，则民族理想之消沉是也。大本既摇，举凡昔日宗教、政治与社会组织，从此而出者，亦遂因之涣散，民族统一之力，亦以不振，个人我见，代之而兴。因之民德日益偷薄，毅力消亡，不复能举大业。于是昔日完一之民族，今遂瓦解。第以一时因袭及制度之馀势，暂为维系，犹存其表，皇皇国民，实则路人之众聚而已。如是之民，多敏私利而殉物欲，不为朋比则相争，其人已无自治之力，虽细微之事，无不需人之指挥监督，而政府之势力亦于此时遂极其盛矣。

理想既失，已无适从，在民族精神遂荡然扫地，其民亦失其民族之资格，但得称之独夫之群而至。盖昔日□诸人种，传以通志。为民族者，今已解纽，复返于本初，退为群众，其众无□，一无未来，嚣张扰攘，不知自主，但从时机所导，浮沉而行。一旦得志，则庸众为政，放恣无纪，暴乱之风，主宰社会。于是昔日文明，遂成尘迹，虽门构犹存，壮观未改，然觇其内相，实□荒凉大厦，莫为支柱，风雨一至，忽尔崩□，有不可免者已。

人生于浑噩之时，以知追求理想，乃得上遂，人于文明。逮其衰也，精神既亡，则民族亦随以解散，终及于亡。此所谓民族生活之轮回也。征诸史册，古国兴衰，不越此律，反镜自鉴，中国今日果为何时。《诗》云："高[1]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惨莫□其是之谓也。

---

① "高"原作"商"。

个性之教育

1912年11月6日刊《天觉报》第6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教授之法，夙尚齐一，顾其为弊，聚数十学生于一堂，不问其身世之别，贤愚之差，但据成法为之授业，则知力不齐，不能尽各领会，教育之效，既鲜可言。此近世所由甚言机械的教授法之非，而谋改取特殊教授者也。今不能量别才力，分别设教，宜于教授上注重个性，由教师实地试量学生各种知能德性，列表统计，以定教授方法，更就各生学力成绩，□其长短，以为补助地步。其事简而易举，而于教授上深有裨益，即于教室管理当亦有利焉。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个性之差，亦正如此。究其成因，凡有四端，为民种、性别、遗传、外缘，而以后二者为特重。外缘所被，于性格变迁至有影响，如习俗之良否，生计之丰啬，怙恃之有无，皆与直接相关。惟其影响之大小，仍视本性之迎距以为比差，故有境遇职业无不相同，而人格迥别，亦有同气之人，自少隔绝，而才德发见故相近同者。以知外缘之力，但能磨□助长其固有之□，其效□有所

囿。惟精神之遗传，则定于先天，他日行业，盖根于此，个性造成，实惟此为之主□也。

故个性者，即其人独具之性，本于遗传，而驸以外缘，感化以成者也。教育之志，即在陶冶此性，所以养贤而愈愚。惟个人受此，不殊外缘之一，故若违其性，效亦难期。且不必违性也，但或循例为教，而不适应受者之能力，则所□谊旨，不得会解，教亦与无教等。今惟因才施教，助长其固有之性，庶几其可乎？且教师既通知学生性格才力，则无睽隔之虞，而误会之事可少。优劣素明，劝惩自易，不至失当，亦便于管理也。



共和国之盛衰

1912年11月12日刊《天觉报》第12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凡一民族，必自具特有之性格，异于他种，是曰种性，亦谓之种族魂。其国民生活与一切文明，悉本此出，宛转相寻，不可迎距。征其著者，则如制度。并世国民，各异其治，正以种性表见，自然而成，善恶祸福，皆自求之。唯种人心性，乃自造其运命，故种性不变，虽改革频仍，徒有其表，□其内实，了无殊异，即有良法美意，不适其性，亦莫能用。又若同一制度，施于甲而善者，于乙反恶，或于丙丁而溘然以亡。此盖比比有之，亦不可不察也。

今举其例，试就美洲南北共和国比较论之，其同异之故，有可思者。亚美利加本二大陆之地，以一地岬联为一洲，南北二区土地相类，面积亦等，居之者并欧罗巴种人，文明知识程度齐一。北美合众国为英国人种，在南美者则西班牙人种，即秘鲁、智利诸邦，其政治制度全仿合众国体，故等如共和之国。据理而论，势宜并驾，顾二者相校，其国运盛衰，画然迥别。盖政与人违，则制度之力，不

能如种性何也。

盎格鲁撒逊种人将性意志至强，如古罗马人，又精力绝伦，处事坚忍不拔，独立自尊，笃守道义，富于自治之力。如是国民，故能长世界，所向莫当，三岛之强，为其明征。而于美洲，尤可以见。当移民初至，蛮荒未启，开辟之业，至非易易。其所恃者，但有一己之力以与万物争存，顾能善自经营，不及百年，蔚为巨国，世莫与之抗衡，是唯种人具有势力与独立之性，乃得致此，初非偶然。凡见英美之史者，当无不知其故也。

南亚美利加为天下最肥饶之地，面积凡二倍于欧洲，而人口稀少，不及欧土十分之一。其民多西班牙产，全区分秘露、智利、亚尔然丁、伯拉西尔诸共和国，皆采用合众[①]国政体，处于同一法律之下，徒以居民与合众国种族不同，凡盎格鲁人所具[②]性格为立国基本者，皆缺而不完，故制度虽良，而国运黯淡，陷于凌乱，百务不振，将日就于衰微。名曰共和，实则专制，大总统者即为皇帝，行政官吏悉其私人，人民虽有投票之权，而事若具文，在官吏视之，曾不少介意。南美诸邦徒有民国□名耳，实则商估为政，以□□为业者也。（据却尔特著[③]《南美共和国志》）是馀一切文明，亦莫不见衰颓之象。论者有言，使是诸不幸之国，放任不治，任其自然，久且退化，返于蛮荒。言似过虑，乃恐不幸而终应也。

拉丁民族之衰，故非今始，视盎格鲁人之优胜，不可同日而语矣。西班牙与合众国，其差既若此，英法二国[④]兴与衰之故，亦以此出。信使制度可以兴国，则共和之南美，立宪之土耳其，宜无不隆

① “众”原作“家”。

② “具”原作“其”。

③ 原无“著”字，今增。

④ 原无“国”字，今增。

盛，并英美齐驱，然而不致者，以种性异也。中国本东方旧邦，屈伏千载，一旦兴起，倏然改观，为进为退，所不自省。述美洲共和国盛衰之异，或可以为将来之教训焉。



论社会教育宜先申禁制

1912年11月14日刊《天觉报》第14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共和告成，政府新造，教育部□制有社会教育之目，主在启发民知，一时明智之士闻风兴起，亦群以社会教育为言。凡所主张，或在讲演，或在戏剧，或在学问之普及，其言是矣。然有说焉。凡一事之兴举，虽根本学术，征据经验，举世通行，著有近功，而欲行之中国，则不施商兑，必败其绩。盖以性习所染，积于千载，欲遍[①]兴一利，必先除其弊。不然，非特无益，且将逆应，反善为恶。故今言社会教育，亦当于化导之先，申其禁罚，然后旧污可湔，而新化可行也。

中国受专制祸久，顾其人心，不病在拘挛，而在于纵肆。良以东方之人感情盛烈，目习间色，耳悦哇声，感受变常，乐极于残，故杀伐之风，淫靡之性，流为东方通德。独断之治，微特不为遮止，且适有以成之。道义既圮，物性横流，今但就娱乐一端言之，已可以

① “遍”原作“篇”。

见。则如越中西洋景摊，罗列市中，了不为异，演剧所有小戏，多极荡佚，而甚为世赏。少在北京，且见女形登场，摹演自辱者。又若秧歌戏者，本农夫徒谣，如日本之田植，觍列于文学，乃转为淫声，流行于社会，其故可思也。又如闲书市本，山歌节诗，刻本流通，公然贸易，其以口语相传者，尤不可数。下至市井笑谈，道路询谇，亦莫不习于卑污，怡然闻受，若含深趣。由此观之，国人感觉之顽屯，趣味之恶俗，已无遁形。虽有辩者，莫能自解矣。

夫下性恶习，积渐而成，深入人心，为之主宰。今若为设教，而不先施清除，贸然进以胜义，则先入为主，非徒扞格不能相通，且将持旧有准衡以鉴赏新者。如观新剧者，初不识剧中奥义，但赏女形(即旦脚)之色，叫号若狂。又若示人以西国裸体之绘，则神为之夺，以为秘戏。此原皆实事，数见不鲜者。但惩治之道，当由教育机关聚博学明辨之士，采集材料，慎加鉴别。佳胜之作，故当保用，次者亦可删其芜秽，节取精英。若其下者，思想文章一无可取，而撄惑[1]人心，种诸罪恶，则宜列为禁制。比以刑法移诸警察，即以整饬风纪之旨厉行其事，迨荒秽少启，然后更施文教，资其观感，一世之后，或有效可言也。

凡国民艺文，本为其种人思想之精华，宜为保存，防其散逸，不当言拔[2]除。第如上所举，则词旨皆绝不可言文，而独惬凡众之目，故得广布，种祸亦多，去之唯恐不速。若听其滋长，诱惑个人，丧其行检，犹为细故。使淫佚之风遍于社会，则令国民性格化于柔靡，失其自存之力。救治之责，半在教育家，半亦在司法者也。新旧迭代，疲顽未革，教化所不能劝者，唯当以刑罚止之。教育之事，乃不得不求助于法律。呜呼！岂得已哉。

---

① "惑"原作"感"。

② "拔"原作"拔"。



儿童问题之初解[①]

1912 年 11 月 16 日刊《天觉报》第 16 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国兴衰之大故，虽原因复杂，其来者远，未可骤详，然考其国人思想视儿童重轻何如，要亦一重因也。盖儿童者，未来之国民，是所以承继先业，即所以开发新化。如其善遂，斯旧邦可新，绝国可续。不然，则虽当盛时，而赫赫文明难为之继，衰运转轮，犹若旦暮，其源竭也。

将兴之国，靡不重其种息，故富进取之气，而有未来之望。东方国俗，尚古守旧，重老而轻少，乃致民志颓丧，无由上征。且教养不讲，遗传所积，日即于下。虽以自然之惠，或得繁衍，但足以纪数而已。中国亦承亚陆通习，重老轻少，于亲子关系见其极致。原父子之伦，本于天性，第必有对待，有调合，而后可称。今偏于一尊，去慈而重孝，绝情而言义，推至其极，乃近残贼。如传言河内郭巨

① 1914 年 3 月 20 日署名"持光"重刊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 6 号，略有删改，今从之。

妻生男，谋曰：养子则不得营业，妨于供养，当杀而埋焉。锸入地，得黄金一釜。（见宋躬《孝子传》又刘向《孝子传》中。）世俗传说且收入《二十四孝》中，正可以见其例矣。中国思想，视父子之伦不为互系而为统属。儿童者，本其亲长之所私有，若道具生畜然。故子当竭身力以奉上，而自欲生杀其子，亦无不可。凡在蛮荒，类有是制，掠女为婚，食其生息，妇老不育，则并食之，遗意流衍，至于今日，故犹形变而神存。世人之期其子惟在禄养，俗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又如子女有过，则得自死之，官法不问。（章太炎先生《五朝法律索隐》曾辟之甚详。）而乡曲溺婴之俗，固公行于全国。凡是数者，事异而意同，类以一己之损益，决子孙之生死，比之政吏，但有族制，而无政府者也。彼以儿童属于家族，而不知外之有社会；以儿童属于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以是之民为国后盾，虽闭关之世犹或不可，况在今乎？

凡人对于儿童感情可分三纪，初主实际，次为审美，终于研究。字育之事，原于本能。婴儿幼生，未及他念，必先谋所以保育之方，此固人兽同尔，有不自觉者。逮文化渐进，得以馀闲，审其言动，由恋生爱，乃有赞美。终以了知个人与民族之关系，则有科学的研究，依诸问题，寻其解释。第在中国，则儿童研究之学固绝不讲，即诗歌艺术，有表扬儿童之美者，且不可多得。今所存者，但有医术保育之书。而遍视民间，对其儿童，亦仅禽育而兽爱之，其所予求，但及实际问题而止。性欲主其始，私利持其终，彼其终生，实为自然所漂流。而知调御者谁邪？

中国更始，而人民未化，欲求振革，望在来祀。然对儿童问题，天下父母之心既如此矣，若教育者之意见复何如？救治之方安在？此又可深思者矣。



国民之自觉

1912年12月6日刊《天觉报》第36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自觉之时期，今其至矣。昔者帝王专制，一人之下皆为臣仆，但以供奔走听驱策而止，指挥之事出于上，下者但顺其则，依附凡轨遂行其事，则毕世无悔。是随天而与物者乎？虽有贤者，欲善其生，斯不能自外，或生与性不能两全，则性觉者摧残矣。今也不然，古制既革，法尚自由，人人得尽其性，自向所趣以求充足，更无遮拨之虑。且共和之治，以民为主，全国之众，一一皆人民，亦一一皆君主，发意致行，当自为导，不更俟人之监董，斯自由可得，而良治可致。故在今日，国民自觉之发起，固乘其时，抑亦要于势矣。

自觉之道奈何？要在能知己而已。人知之初，等于物物，诸有作业，动于本能，而无成意。及成人时，乃起自觉，知有自我，异于凡他，因生责任心。既具人格，然后乃始不负所以为人，而与物隔。又知身世对待，近自家庭，以及社会邦族，皆有系属，个人道德于以完具。若国民自觉，但为总合，亦本此则。唯国人先自知其所以为

人，而后国乃亦自知其所以为国。是在内索史迹，以量种业，善恶盈虚，无所夸隐，更外监大势，洞明情实，乃得自寻涂轨，定国运之所至。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固不独兵家为然，人世万涂，莫不皆尔。人不自觉，则为童氏；国不自觉，则成老大。其生也若死，其存也若亡久矣，尚何言胜邪？

虽然，国民之自觉岂易事哉？一国之众，不肖者恒多于贤，势固难以速化。中国又久受专制习俗，中于人心，使非有人为之提撕，则将湛湎终世，莫能自起，此则先觉者之责任也。虽性习不同，造至各异，但使一旦豁然贯通，自有会得。无间浅深，要皆凡生命之所在，本此真诚持化凡众，足以振其愚蒙，知人生之谊，喜尊其性，不更役于物欲，斯为大善矣。凡诸方针，皆可取持，第亦在存诚辟妄而已，岂为名高？夫生事繁多，而人智存止，各得其小，奚能兼胜。今国运转轮，人人皆引匹夫之责，自奋于名显之途，杰士间出，国利而名荣，人孰不希以自处。顾不量实德，但求虚表，则是自欺，与觉背驰。扰扰之世，其流大行，而孰挽之？此中国今日所以深有望于先觉者也。

共和告成，既越一稔，国人无自觉，而库伦先失矣。今有所觉邪？然今之人固犹昔之人也。昔以千百十年而不改者，今宁期之于一旦，固但望先觉者之来破此寂寂耳。诗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及今不见，聊为后期，夫吾从何笑以色列人之待末西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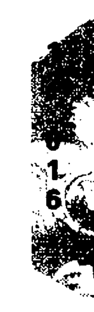


征求旧书

1912年12月10～12日刊绍兴《天觉报》第40～42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今欲得《嘉泰会稽志》及《续志》一部、《会稽掇英总集》一部、《越中金石志》一部，以供参考。如有藏者愿以分惠，希将板本、册数及价目函知城内东昌坊口周作人，合即奉答。

此启。



论保存古迹[①]

1912年12月12日刊《天觉报》第42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立国之古，毗于希腊，文化先进，为东亚长，则与印度伯仲。顾治乱一复，繁华倏没，至于今日，文明馀果，几尽销散，若古美术，其遗传于世者，千不一二，则何也？盖历代多故，而民心好乱，兵火所及，都市为墟，故凡建筑，悉付一炬，是中宝藏，亦与之偕亡。且掠夺之风盛行于世，焚毁之馀，亦为盗粮，一代精华，于此尽矣。前年金陵下后，学校书物，散失无所。湖南焚平洪杨功臣祠，毁书版一尽。以今较昔，可以知已。

虽然，往者不可追，及今而谋补苴之方，则保存古物，不可缓矣。古物者，西人称曰记念物，以其为国民文化之所留遗，足为记念，流连抚视，令人奕然起怀古之思，如承史教也。法人孟德伦贝首立保存之议，有言曰："凡其记忆深长者，其国民伟大，如先世手

① 本文1913年12月15日重刊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2号，文字稍有修改，今从之。

泽，子孙所宝，不忘本也；使或不肖，罔知尊惜，弃其先业，以求私利，则家其颓矣。"保存古物，正准此谊。且其为用，可以考见艺术，征证史实，有益学问，至非浅鲜。故欧美各国，莫不立有专司，刻意保存。举凡美术作品，史迹胜地，以及山林水石，草木禽兽，凡属珍异，有裨学问者，皆列表纪录，加以保障。日本亦有史迹及天然物保护会，于前年成立。亚洲属地，则由大国为之主持，如印度安南是也。

中国自古有保护帝王圣贤陵墓之令。嘉庆时阮元巡抚浙江，复设防护工事，调查两浙名人祠墓，由有司保护之。山会二邑所属，如禹陵、宋六陵、仓颉祠、曹娥庙、朱买臣马臻梅福蔡邕王羲之贺知章陆游唐琦诸宅墓，皆其著者。有明一代，多气节之士，故其数尤众。虽官样文章，司其责者奉行不力，而法令故在。民国新建，旧制颠覆，即此一纸虚文，且归销灭。妄人肆意，视古迹为弃地，几有拆屋为薪，犁地为田，以求实用之概。杭州浙江银行遂毁甘士价祠，椎折石坊，以为阶槛，经杭知事举劾，始为立碣道周，志其故址。其在他处未经发见者，盖不可知矣。

越地故多名胜，保存之谋，今不容忽。祠墓固无论矣，他凡史迹胜景，佛寺神祠，苟于国民文化有所关者，皆宜一律保存，无轻为变易，致改旧观，此为大要。世或有人以破迷信为言，至不惜种火古庙，椎仆金人而后快，斯亦为过。夫破迷信者，在于改革敝习，而非拨除宗教，况建筑雕塑，别属艺术之部，保而存之，所以供赏鉴，资研究，非留为崇拜之资，旨趣自别，谊至明了也。内政方繁，公家保护之业虑未易言，今所希者，但欲国人少具常识，不轻言毁弃，斯已是耳。

家庭教育一论[①]

1912年12月16日刊《天觉报》第46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今人言教育，多限于学校，似此外之事皆非教育，此大[②]误也。教育之效在养成国民性格，事甚繁重，范围至大。学校之教，但为人生教育之中坚，不得谓尽教育之能事。盖人自受生以来，与世相接，即随在无不受教育，内而家庭，外而社会，其影响于人生者，视若隐微，实至深巨。征诸古事，上知如孟子，而三迁其居，与之俱化。外缘之影响，今古同揆，此社会教育所由为今务之急。若家庭教育，重在作始，性情变异，悉定于此，为尤当先也。

近世实验教育学日益进步，蒙养方法亦益美备。学年以下小儿，设幼稚园（近又有儿童之家）以收之。儿童居家之时益少，家庭势力将渐夺于学校，教育倾向偏趋于社会化。顾其为果，亦一利而

① 本文1914年6月20日重刊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9号，文字略有修改，今从之。

② "大"原作"正"。

一敝。盖学校制度纵极完善，而效用有差，终不能代家庭而有之。以近世教育重在助长个性，贵异而不尚同，使人人得尽其天禀之能，以充足其生，而文明发达亦受其赐。个性差异，本于遗传，家族影响又有以顺成之，故造成性格，重在家庭，后此教育，不过驸翼之具，为之将助而已[①]。今使儿童不受家庭之教，直与学校相属，虽以陶冶之功铸为成才，而业出造作，推至其极，但得为公众之分子，而不能成完全之个人，与设教之旨已相背驰。况今时学校之力犹不及此，然则养性习善[②]，立人格之首基，固微家庭教育莫为功矣。

惟在中国，今言家庭教育，则有二事当先理治者：一曰儿童研究，一曰妇人问题是也。

教育之事，始于胎教，以精神感应所系甚大。及婴儿期，重在保育，尔时身心发达，方极其变，当按其程序，顺势助长，非徒饥食寒衣足尽其事。复次十年，历幼儿少年两期，知识欲与道德心皆渐萌发，诱掖扶持，所不容忽。顾必家人具有常识，少通育儿理要，乃能胜此。今世之人高言教育，而治儿童学者，曾鲜其人。世俗母父，复舍禽育兽爱而外，不知所以为养。蒙养之效，如何可言？

且家庭教育，以母为之主。中国妇人，素鲜问学，随顺自然，心为形役，逐逐于尘根之享，忘其自已，更不知有家庭，新旧虽殊，其行则一。今之女子，标揭高义，以求新生，乃实行未章，但有骄色，比之物象，犹以音色表见，示其异性，以行性择，是曰自炫，与昔之容悦取好，复何所异。以如是人为儿童师资，其可耶？要之昔日晦塞之家庭固不足取，若在今日，叔世浇漓，犹有甚焉。女子不自觉，则母仪不可得，而蒙养亦殆可弗言矣。

---

① “已”原作“止”。

② “习善”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以中国现状观之，家庭教育其难如此，然世终不以此而遂止不讲，则如希腊智者德黎思所言，人纵百物皆尽，所馀犹有希望在耳。



童话研究

1913年8月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卷7期
署名周作人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一

童话(Märchen)之源,盖出于世说(Saga),惟世说载事,信如固有,时地人物,咸具定名,童话则漠然无所指尺,此其大别也。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渐启,监于自然之神化,人事之繁变,辄复综所征受,作为神话世说,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传说转昧,流为童话。征诸上国,大较如是,而荒服野人,闻异邦童话,则恒附以神人之名,录为世说用之。二者之间,本无大埂,惟以化俗之殊,乃生转移而已。

故今言童话,不能不兼及世说,而其本原解释则当于比较神话学求之。自文教大敷,群俗悉革,及今而闻在昔之谭,已谊与时湮,莫得通释。西方学者多比附事实,或寻绎语源,求通其指,而涂附之说,适长歧误。及英人安特路阑出,以人类学法为之比量。古说

荒唐，今昧其意，然绝域野人，独能领会，征其礼俗，诡异相类，取以印证，一一弥合，乃知神话真诠，原本风习，今所谓无稽之言，其在当时，乃实文明之信史也。

原始文明之见于神话者，大较二本。一本于思想，一本于制度，二者亦复交互出人。原人之教多为精灵信仰(Animism)，意谓人禽木石皆秉生气，形躯虽异，而精魂无间，能自出入，附形而止，由是推衍，生神话之变形式。人兽一视，而物力尤暴，怨可为敌，恩可为亲，因生兽友及物婚式。崇兽为祖，立图滕之制，其法不食同宗之兽，同徽为妃，法为不敬，男子必外婚，以劫夺[①]为礼，因生盗女式。复次，形神分立，故躯体虽殒，招魂可活，因生回生式，而藏魂及生死符诸式隶之。又以联念作用，虚实相接，斯有感应魔术，能以分及全，诅爪发呼名氏而贼其身，因生禁名式。传家以幼，位在灶下，因生季子式。异族相食，因生食人式，用人祭鬼，亦多有之。以上所言，皆其荦荦大者，足见一例，若详细疏引，则更仆不能尽也。

又如童话(及在世说中[②])言帝王之事，虽状至尊严，而躬亲操作，不异常人。希腊史诗《阿迭塞亚》(Odysseia)记王与牧人为友，门前即为豕苙。阿迭修思至代该亚之岛，则见王女浣衣河干。格林所集童话，亦有云，昔在此乡，有小王数人，散居山陂间。依此数例，部落遗风，约略可见，所谓王者实即酋长，且王女下嫁，及于厮养，位不传子而归赘婿，斯与母统时代婚姻嗣续之法，正相合也。

凡童话言男子求婚，往往先历诸难而后得之，末复罗列群女，状貌如一，使自辨别。今世亦故有此习，匈加利乡曲婚夕，新妇偕

① "夺"原作"说"。

② "及在世说中"五字原倒错，今乙正。

二女伴匿帷后，令男子中之，法国罗梭之地亦然，马来埃及苏鲁诸国皆有此俗。其意本非相难，但故为迷乱，俾不得猝辨。盖古人初旨，男女媾合，谊至神秘，故作此诸仪式，以禳不若。如今欧俗新妇成礼，多从女伴，正其遗风，越中亦犹有伴姑之名。

又童话多言劫女事，则上古盗婚之遗。所言皆具人形，而非异物，故与物婚式殊类。其人率为巨人，或枳首一目而止，日耳曼童话多言侏儒，法英诸邦则有地中人曰咈黎（Faerie），爱尔兰人讳其名曰善人，皆能取人间子女，顾案其实，乃不过昔之胜民，或为异族。希腊诃美洛斯（Homeros，或译荷马）诗中有赖尸屈列刚，居夜半日出之地者，实北欧之先民也。盖异族逼处，各怀畏心，而胜民窜迹于深密之地，状至委琐，洎夫时异境迁，记忆转晦，传说古事，但存仿佛，故强者有若巨人，弱者有若侏儒，附会神怪，爰成此说。中国童话虽鲜有此，然《山经》所记多有三身一臂之民，亦此意也。

二

今将就中国童话，少加证释，以为实例。第久经散逸，又复无人采辑，几将荡然，故今兹所及，但以儿时所闻者为主，虽止一二丛残之作，又限于越地，深恨阙漏，然不得已，尚期他日广搜遍集，更治理之耳。

越童话有《蛇郎》者，略云：樵人有三女，一日入山，问女所欲，幼者乞得鲜花一枝。樵方折华，乃遇蛇郎，言当以一女见妻，否则相噬。季女请往，他日其姊造访，妒其富美，诱使窥池，溺而杀之，自以身代。女死化为鸟，（越俗名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蛆为食，）哀鸣树间，姊复杀之，（一作溺泔水缸中死之，）埋诸园中，因生枣木。蛇郎食之，其实甚甘，姊若取啖，皆化毛虫，乃伐以为灶下榻。蛇郎用之甚适，姊坐辄蹶，又碎而然之，木乃暴裂，中姊之目，

遂瞎(一作火发烂姊手遂废)。

案此犹欧洲童话之“美人[1]与兽”一类,所谓物婚式也。蛮荒之民,人兽等视,长蛇封豕,特人之甲而毛者,本非异物,故昏媾可通,况图滕之谊方在民心,则于物婚之事,纵不谓能见之当世,若曰古昔有之,斯乃深信不疑者也。东方之俗,有凭托术数,以人配鸟或树,用为诃禁者,如印度人所为,谓能厌丧偶,正古风之留遗也。

物婚式童话最为近纯,其中兽偶,皆信为异类。北美土人传说,多有妇人与蛇为匹,极地居人亦言女嫁蝘蜓事,其关于图滕起原者传说尤众。中国所传盘瓠之民,即其一例。迨及后世,渐见修饰,则其物能变形为人,或本为人类而为魔术所制者,西方“美人与兽”之说,为其第三类,盖其初为物,次为物魅,又次为人,变化之迹,大较如此也。

此式童话中,多具折华一节,盖亦属于禁制(Tabu),又以草木万物皆有精灵,妄肆摧折,会遭其怒,故野人获兽,必祝其鬼,或诿咎于弓矢,伐木则折枝插地,代其居宅,俾游魂有依,不为厉也,于此仿佛可见遗意。

化鸟一节,多见之故妻式童话中,大都由人以术化女为鸟或鱼鹿等,而自代之,其人率为妖巫,或为后母,或为女姊。鸟自鸣冤,复得解脱,置罪人于法。新希腊一说,有奴溺女于井,化而为鳝,奴伪为主妇,取鳝杀之,弃骨园中,化为柠檬,复伐作薪,木语老仆,以株击上下,女得更生。此与回生式中埃及之兄弟传说近似,惟男女易性而已。

易女之事,亦可以实例明之。原民婚礼,夫妇幽会,不及明而别,至生子乃始相见,欧土乡曲亦有新婚之夕不相觌面者,中国新

① 原无“人”字,今增,下同。

妇之绛巾，亦其遗意。童话中如希腊之《爱与心》（见亚普刘思著《变形记》卷四至六）亦言女不守约，中夜然火窥夫，遂即离散，所谓破禁式者，即由此意。由是推引，故合昏既久而中道代易，弗及觉察，正为常事。蛇郎以姊大足而面多瘢痕为怪，姊诡言由于操作及枕麻袋故尔，则殆后世夸饰。盖世说之初，以宗教族类之关系，务主保守，故少变易，迨为童话，威严已去，且文化转变，本谊渐晦，则率加以润色，肆意增削缘附以为诠释，此童话分子之所以杂糅也。

童话述兄弟或姊妹共举一事，少者恒成，或独贤良，说者谓长兄既先尝试，相继败绩，终及少子，故必成事，此或行文之法使尔。然征诸史事，乃别有故。欧洲中世有所谓季子权者，法以末子传家，无子则传末女，英国十三世纪时犹有行者，东方韃靼诸族亦有此制。论者谓诸子既长，出为公民，不复数为家人，故以幼子承业，若人情之爱少子，盖亦为之傅助，以成此俗，今遗迹之见于童话者，人称季女式（或季子式），《蛇郎》亦其一也。

国民传说虽与民歌异格，而杂用韵语者亦多有之。盖叙说之中，意有特重，则出以歌吟。如蛇郎欲得樵人女，长姊皆不可，季曰，不可吞爹吃，宁可嫁蛇郎，是也。此他尚有数语，皆为其例，亦有方言未见正字，而精意所在，不可移易，但应疏注而存之者，此采录童话者所应将意也。

三

又有《老虎外婆》者，略云：母有二女，一日宁家，因止宿焉。夕有虎至，伪言母归，及夜共卧，即杀幼女食之。长女闻声询其何作，曰方食鸡骨头糕干也，女乞分啖，乃掷一指予之。女惧谋逸，诡言欲溲，便命溺被中，女诿以被冷，乃索足带牵之，女以带端系溺器盖上，登树匿。虎曳带不见有人，乞猿往捕，猿堕地死，卒不能得。

（江西一说为猩猩，而无使猿捕女事。）

案此为食人式之一例。希腊史诗言阿迭修斯[1]遇圜目之民，其事最著。异族相食，本于蛮荒习俗，人所共知，其原由于食俭，或雪愤报仇。又因感应魔术，以为食其肉者并有其德，故敢啖之，冀分死者之勇气，今日本俗谓妊娠者食兔肉令子唇缺（《博物志[2]》亦云），越俗亦谓食羊蹄者令足健，食羊睛可以愈目疾，犹有此意也。

童话中食人者多为厉鬼，或为神自吞其子，今所举者则为妖巫类。上古之时，用人以祭，而巫觋承其事，逮后淫祀虽废，传说终存，遂以食人之恶德属于巫师，（食人之国，祭后巫医酋长分胙，各得佳肉，）故今之妖媪，实古昔地母之女巫，欧洲中世犹信是说，谓老妪窃食小儿，捕得辄焚杀之，与童话所言，可相印证。俄国童话则别称巴巴耶迦（Baba yaga），居鸡脚舍中，日本曰山姥，亦云山母，皆为丑媪，未尝异人，老虎外婆正亦此类，惟以奇俗骇人，因傅兽名，殆非原谊。越中一说有称野扁婆者，未详其意，但亦人类，不言有毛。老虎外婆中言女欲秉火出迎，虎止勿须，坐瓮上，藏其尾，又卧时女怪其毛毵毵然，虎以被裘自解，恐皆后出，以为前言文饰者也。

日本肥后天草岛亦有一说，言有三子，名豆大豆次豆三。山姥入其家，夜取豆三啖之。问何声响，答曰食泽庵渍芦菔也。又索食，亦予一指。二人思遁，豆次言欲溺，山姥令溺庭间（方言谓室中泥地），曰恐为庭神所怒，遂得脱，匿井边桃树上。山姥窥水见影，追之，坠地而死。其后又言坠处适在荞麦田中，流血渍麦，故荞麦之壳至今赤色，则转为物原传说，但论大体与老虎外婆甚肖，虑非

① “修斯”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志”原作“去”。

孤生也。山姥而外，犹有山男山女诸名，然皆不为害，其食人者，惟妖鬼与媪而已（北欧俗忌晨出遇老妪以为不祥）。

国民传说，原始之时类甚简单，大抵限于一事，后渐集数式为一，虽中心同意，而首尾离合，故极其繁变，如上举二式，同为食人，节目亦近，而终乃变异，一为物原传说，一为动物故事，可以见矣。老虎外婆令猿追女，猿以绳绕颈，缘树而上，女惶迫溺下，猿呼热，虎误解为曳（热曳越音相近），即曳其绳，猿遂缢死，其结束重在猿虎因缘，与《老虎怕漏》同，此特多滑稽之趣而已。

《老虎怕漏》者，有虎入人家，闻二人言，甲云虎可畏，乙云漏尤可畏。时方有盗马者来，见虎误为马，跨之而去。虎以为漏也，亦大惧，天明始知。盗避树上，虎偕猿来，亦不胜而死。日本大隅传说，与此相同，惟云主人见虎误为马逸，追之入山，闻败庙中有声，探得猿尾，力拔之，尾绝，故今猿皆赤臀。童话中猿虎事常相因，《老虎外婆》篇中饰人为虎，因袭屋漏中猿事入之，虑非其所故有者也。

以上所言，但就一二越中童话，少加解绎，以为一例。传说残阙，鲜可征对，但据一见以为听断，荒落之处，盖无可免。其次，童话亦函动物故事（略如寓言而不必含有义训者）笑谈（如越中所传呆女婿故事）诸体，第其本事非根民俗，无待征证而后明了，故不具论。又若世说，当别考索，兹亦不及也。

四

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阐章史事，而传说本谊亦得发明，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盖童话者（兼世说）原人之文学，茫昧初觉，与自然接，忽有感婴，是非畏懔即为赞叹，本是印象，发为言词，无间雅乱，或当祭典，用以

宣诵先德，或会闲暇，因以道说异闻，以[1]及妇孺相娱，乐师所唱，虽庄愉不同，而为心声所寄，乃无有异。外景所临，中怀自应，力求表见，有不能自已者，此固人类之同然，而艺文真谛亦即在是，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

民歌(Ballade)者盖与童话同质，特著以韵言，便于歌吟，其变则有史诗(Epos)，犹世说之与童话，四者类似而复差别，介其间者曰歌传(Cante fable)，歌谣陈说互相间隔，(中国所行市本仿佛似之，又传奇院本起原疑亦与此相关。)殆童话之中，多入韵语，或民歌转变，将为散文而未成者也。史诗世说，大都篇章长广，词旨庄重，所叙率神祇帝王及古英雄事迹(亦有说山川城塞诸故事者)，上古王侯长老之所信守(神话学上称高级神话)。民歌童话则皆简短，记志物事，飘忽无主，齐民皆得享乐，为怡悦之资(称亚级神话)。其在文学，则一为古之史册，一为古之诗词，后世著作皆承此出。今之文史，于各国史诗及北方世说，加以论录，而其馀盖阙，近世乃有征引民歌以明诗之本原者，其在童话正无所异，或称之为小说之胚胎，殆至当也。

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亦复如此，可一一读而识之。如爱兰童话，率美艳幽怪，富于神思，斯拉夫居阴寒之地，所言深于迷信，憯烈可怖，与南方法伊之国多婉冶之思者殊矣。东方思想秾郁而夸诞，传叙故极曼衍，如《一千一夜》(通俗称为《天方夜谈》)之书可见。多岛海童话亦优美多诗味，马达斯加所传，特极冗长，在虾夷澳洲诸族，则以简洁胜，莽民及蔼思吉摩文化疏末，犹近古石器时代，凡所著述亦最近自然。日本文教虽承中国之流，而其民爱物

① “以”原作“已”。

色，多美感，洒脱清丽，故童话亦幽美可赏，胜于华土，与他艺术同也。

童话作于洪古，及今读者已昧其指归，而野人独得欣赏。其在上国，凡乡曲居民及儿童辈亦犹喜闻之，宅境虽殊而精神未违，因得仿佛通其意趣。故童话者亦谓儿童之文学。今世学者主张多欲用之教育，商兑之言，扬抑未定：扬之者以为表发因缘，可以辅德政，论列动植，可以知生象；抑之者又谓荒唐之言，恐将增长迷误，若姑妄言之，则无异诏之以面谩。顾二者言有正负，而于童话正谊，皆未为得也。

盖凡欲以童话为教育者，当勿忘童话为物亦艺术之一，其作用之范围，当比论他艺术而断之，其与教本，区以别矣。故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其[①]馀效益，皆属[②]副支，本末失正，斯昧其义。有若传奇，亦艺文之一，以其景写人生，故可假以讨论世故（即社会剧），或以扬榷国闻，然必首具文德，乃始可贵，不然则但得比于常谈，盖喻道益智，未为尽文章之能事也。

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像，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人事繁变，非儿童所能会通，童话所言社会生活，大旨都具，而特化以单纯，观察之方亦至简直，故闻其事即得了知人生大意，为入世之资。且童话多及神怪，并超逸自然不可思议之事，是令儿童穆然深思，起宗教思想，盖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儿童之宗教亦犹原人，始于精灵信仰，渐自推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执，或得超脱，则但

① “其”原作“是”。

② 原无“属”字，今增。

视性习之差，自定其趋。又如童话所言实物，多系习见，用以教示儿童，使多识名言，则有益于诵习，且以多述鸟兽草木之事，因与天物相亲，而知自然之大且美，斯皆效用之显见者也。

又童话于人地时三者皆无限制，且不著撰述名字，凡所论述，悉本客观，于童蒙之心正相遥应。逮知虑渐周，能于文字之中领略著者特性，则有人为童话（与自然童话对）承其乏，如丹麦安兑尔然所著，或葺补旧闻，或抽发新绪，凡经陶冶，皆各浑成，而个性自在，见于行间，盖以童话而接于醇诗者，故可贵也。

综上所言，足知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1]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今之教者，当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即以所固有之文学（儿歌童话等）为之解喻，所以启发其性灵，使顺应自然，发达具足，然后进以道德宗信深密之教，使自体会，以择所趋，固未为晚。若入学之初，即以陈言奥义课六七岁之孺子，则非特弗克受解，而聪明知力不得其用，亦将就于废塞，日后诱掖，更益艰难。逆性之教育，非今日所宜有也。

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皆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第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逸。近世俗化流行，古风衰歇，长者希复言之，稚子亦遂鲜有知之者。循是以往，不及一世，澌没将尽，收拾之功，能无急急也。格林之功绩，茀勒贝尔（Fröbel）之学说，出世既六十年，影响遍于全宇，而独遗于华土，抑何相见之晚欤？

---

① "原"原作"成"。



遗传与教育

1913年10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1号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自进化之说起，诸种学说皆受其影响而生变化。遗传之律既渐确实，教育方针亦因之而变，教育之效用及其限止亦随以明定。自来人言教育，大都限于学校，进德修业，以为皆备于此，盖由于信人性本善，教育万能，故如此也。一二年来，始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鼎立之说，举世从之，而未深考其谊。人自受生以来，与世相接，即随在无不受教育。学校之教，但为人生教育之中坚，未为尽教育之能事。学校之外，有社会之影[1]响，举凡制度、礼法、宗教、习俗、职业、交游皆是，于造成个性至有关系。其内有家庭之影响，以家族关系与儿童年龄之故，先入为主，习为天性。更推而上之，则有胎教与父母之德业，尤不可忽。其事虽若渺茫，而其影响于后人行业者甚大，此尤在三者之上者也。

盖性格差别，随人而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究其成因，

① "影"原作"应"。

凡有四端，为性别、民种、遗传、外缘。四者之中，前二最显见，而后二特重要。

男女之别，视若易见，但大都依生象而言，至于根本性格之差，但有假设，而征诸实体，恒互出人，而无纯性，如发生学所证，可以知已。

次云民种，实即远因之遗传，唯其来既远，原因复杂，加以历史影响、社会风俗（即外缘）和合而成。

次云遗传，最为重要，其中可分形质知能二面。形质遗传，与动植之律相同，如直发与卷发，黑睛与蓝睛，与豚鼠毛色之表同。知能一面亦复如是。如其亲有绘画之才，则其子亦具其德。使配[1]偶亦优，则其后德益进，偶者劣则退，或以中失。凡一家族中，知能比较，可列表如下：设同种同性者二人，其相似之度为零，又全体相似为一，则父子知能德性相似之度为四，兄弟姊妹为五，孪生儿为八，而家教之力不与焉。同父之子，幼各异处，及其长也，学问职业亦不相同，而迹其性行，乃多近似。又若孪生之子，有疾病相同者，无他，以其同是体质，具有感受同病之倾向。凡疾病世袭者，亦同是理，皆足见遗传之力矣。

又次云外缘者，即如前所举社会之影响，凡制度、礼法、宗教、习俗、职业、交游，以及生计之丰啬，怙恃之有无等皆是，于个人性格至有影响。唯其影响之大小，仍视本性之迎距以为比差，如饮酒者不以远城市而止酒，不饮者亦不以业酿而遂饮。法拉代为药肆涤瓶而精化学，达尔文航海考察而发明进化之理，然不能人人皆涤瓶而遂为化学家，或航海而为自然家也。若教育之事，本亦外缘之一，其例正同。如学校之教，平等均施，而甲乙成绩优劣不等，则即

---

[1] “配”原作“妃”。

以甲性近学，事半功倍，乙远故相反。以限于资，故教有所不及。盖教育之力，但得顺其固有之性，而激厉助长之，又或束制之使就范围，不能变更其性，令至于一定之境界，如教育万能者之所想象也。

个人性格，虽具以上四因，而实以遗传为主，更附益以外界之激刺，助其发达，但其或受或否，仍由遗传之性自决择之。故一人之思想行业，虽表见在于后日，而其根本已定于未生之初。遗传之力，不异佛说之种业也。

今以遗传之说应用于教育，则施行教育，即为利用外缘以行扬抑，使其遗传之性渐就准则，化为善性，复遗于后。但其为教，贵于顺性而施，求其能变，乃为得之。教育之事，在应顺时势，养成完人，以为社会与其分子谋幸福，故称社会科学，与法律、宗教等殊途同归，皆旨在植善而去恶。唯外缘间接，其效不溥。并世有善种学者，创于英国，本天演之理，择种留良，以行淘汰，欲使凡智各群，各造其极，实为教育之基本事业，凡言教育者所不可不致意焉。

民种改良之教育[①]

1913年10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1号
[译文]署启明译
未收入自编文集

依善种学说而论教育，则其重要问题，在当如何养成子女，具诸才力，俾将来足为人父母是也。今世之教育已近完善，然但足以养成一世之人才，而未必适于一代之父母，于此而善种之教育尚矣。善种教育，其道与他种教育无殊，是分二端：一主知识，本儿童嗜奇好问之本心，予以引导[②]，或使自搜求，达于正解；二主实行，即本所知，施诸实事。孰善孰否，徒有空言，则易于忘失，唯以实行，习而安之，渐为性成矣。

凡儿童幼时，多好奇之心，而于人生嗣胤之事为尤著。鸡鹜之孵化，犬羊之蕃息，见之既稔，若家庭之中，幼弟弱妹有时忽现，尤不能无惊奇之感。有所问询，率见遮止，或对以不实之言，谓由老鹳将来。儿童意未厌足，则求教于顽童，一知半解，窥得其隐，使神

① 英国枢密院教育委员长戈斯德著。
② "导"原作"道"。

秘庄严之事，转为秽隐，因以污其心灵，为害于终生。夫如是者，盖比比也。

性欲教育之问题，论者纷然矣，今亦不能遽为折断。当由二亲，或由牧师，或由医生，抑由学校教师，司教示之责。今第言曰，生理之隐，所当明示，但当注意，勿令童子自为师，加以雌黄。但当以庄言表此真理，使其对于造化起渊穆之思，则其于身心之益大矣。他日问学之基，亦肇于此。道德宗教思想，既启其端，又由人体生理引起对于生物之研究，又转及卫生以至育儿，乃与民种改良有直接之关系，尤益之大者也。

男女儿童，本其性别，职分各殊，则其教育自因之而异。第在成年之前，二者本相近似，生理心理二面，皆无所差，可以共学，或共嬉戏，不相妨害。逮及成年之初，始有逸念，起诸欲求。顾在儿童曾经教育者，则能以克己之力为之制裁，不越轨范。道德之尊，不在绝欲，但能以心役形，善用人欲，纳于常轨，斯为善耳。养成此德，亦唯以知识实行，并辅成之。凡在儿童，皆当于成年之先，善为训练，俾成性习，终生不失，此教育之所以为[①]要也。

近世教育者，于男女儿童课程之分，已多注意，然大都以男子为主，即移用于女子，而减其若干科目，男子则悉习之，所缺者殆惟烹饪耳。其意本甚完备，但为女子计则左。以如是教课，果足以养成母仪，当教育国民之任否？此不能无疑也。故女子课程，所当合两性之教育者，商榷决定，俾得其中，且以知识实行，交互而施，乃得其效。盖师资之益，不如母教，人所共知。如英国女子，烹调之事，不及法国，是非由于教训之差，第在法国，女子随母下厨，童而习之，乃得如此也。故家庭之教，其效至大，欲为国民求良母，斯于

① 原无“为”字，今增。

女子教育，不能不三致意，而女子教育又实基于母教，二者乃相因也。

今以善种学言女子教育，大要有数端：其一，学校期间，母体生理当教授完竣，并授以胎产卫生及育儿法，如孕时产后休养之要，婴儿保育，衣食空气清洁诸法，小儿病处治法，与学年以下之儿童教育法大要，是也；其二，居家要略，如今小学校所称作家，凡窗牖启闭，被席晒晾，房屋整理，器具使用，及清洁身体衣服器物诸法，皆当教授而实习之；其三，学校之所教，当实验之于家庭，而以母为之导。盖教室之知识，专师之指授，其用但足以辅助家庭之化，使益进步，而不能更张旧习，直取而代之。故家庭与学校不联络，则教育之效，无可言也。若近时趋势，妇人忘其天职，投身于社会，以冀非分之业，将使家庭之系日疏，亲子之责不举，其于民种前途，不利孰甚也。

复次，当以何法，得以养成男子，为他日国民之父乎？如今学[①]制，初等小学卒业，儿童年龄尚幼，父之感情尚未发动，第有一事，当及孩提之时，加[②]之教导[③]，使深入心中者，则女子身之神圣是也。凡男子对于女子之尊敬，其原当本[④]于生理的基础，以为女子之身，即为将来儿童之寄宿，使或损害，非特贼其一身，且将影响及于一族。今世教童子，恒谓男儿理不当欺侮女子，顾不根据生理以立教训，则仍空言而无当者也。

未成年之先，儿童之心犹尚洁白，而两性之爱已渐萌芽。使善导而利用之，则于健康道德之发达，皆至有助。顾当令童子知之，

① 原无“学”字，今增。
② 原无“加”字，今增。
③ “导”原作“道”。
④ 原无“本”字，今增。

其敬爱女子者，不以美艳，其自尊重者，亦不以能保庇之故，但当视女子为未来之良母，民族发达，实是攸赖，此所以可敬且爱也。使检历史，苟此习流行，则其时必昌大。中古武士，崇奉妇人，近于顶礼，战争杀伐之风，因以少戢，要非无故。国民教育能至于此，使殴妻虐女之事，视同食人之罪，庶其有济。理论既具，附以实行，如男女同校，教室游戏场皆共之，可以学习礼仪。至于家庭之中，莫不有姊妹亲属，由渐成习，养成敬女之风，要亦非难事也。

其二，童子所当知者，则男子当有保养家属之责任。此固老生常谈，无他奥谊，但以善种学言，此实社会大义。男子本分，首在赡其家族，而民种因受其荫。善种之理，取譬于物，则思过半矣。牝兽之爱其子，足为母仪之式，若男子之责，亦正可以牡兽为师。田舍之牛羊，园囿之麋鹿，檐间之燕雀，皆足为例，而于类人猿为尤显著。童子读自然史至此，当知家庭制度，其来已古，较人类为尤早，而亦最可尊也。彼类人猿于遂古之初，已自其祖先秉承此家庭思想，而吾人父母之情，则亦由此原始传袭而来，于保存种族，与有力也。童子明此，视今世男子，多有不尽厥责，殴妻酗酒，或游荡不顾家事，而类人猿独坐树下驱野兽，俾其妻儿得安睡枝间，则去之已远，忘其祖德，直谓之猿类之不肖子可也。



绍兴古迹调查[①]

1913年10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1号
署名持光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王羲之祠：羲之字逸少，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有惠政，爱会稽佳山水，有终焉之志，书法为古今冠。祠在城区戒珠坊戒珠寺，即右军别业，今屋已圮，但存破龛一，中置右军像，又残毁小偶像数具倒卧龛中耳。又一祠在兰亭，亦岁久失修，春时往观，池水泛滥，不加导泄，屋内湫湿，门前木桥为山水冲去，徒涉始得过也。

唐将军庙：唐琦，宋卫士，临安本卫人。高宗航海，琦以病留越中，李邺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击之，被执不屈死。事闻，诏为立祠，赐名旌忠。祠在城区东陶坊，墓在祠后。祠旧由左邻长庆寺僧兼管，己酉僧教育会假其地设小学，光复后迭驻兵队，又由学校党会先后借用。唐氏裔孙虑因此损毁，遂于今年秋间收回矣。

石篑山房：在城外吼山水石宕，陶石篑读书处。石篑名望龄，

① 原无"绍兴"二字，今增。

字周望，会稽人，承学之子。少有文名，官侍讲，以祭酒在籍。服膺阳明之学，与其弟石梁皆以讲学名。卒谥文简，祀乡贤。九月往游，则屋已拆去，但存瓦砾。问之舟人，云陶氏族人所为。屋傍大樟树一株，亦已斫去，尚馀木橛，庞然卧地上而已。



书籍绍介：《新学制实行法》等

1913年10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1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新学制实行法》，黄允文著，中华书局寄赠，原价二角。内分"新学制之概要""义务教育之重要""小学校教育宗旨之实施""学年学期之区分及假期""教则之说明""今年过渡方法""私塾改良法"等十章，于新颁学制，详加研究，细为解说，简要明显，即可见诸实行。办小学者以此为参考，得益非浅。

《新说书》第一集，孙毓修编，商务印书馆出板，价一角二分。内计六回，以演义之文体铺叙科学知识，第一集专言地理，旁及天文。事本枯燥，今能曲折达出，浅显简要，至不易得。但据现在情形，如此说书，能否适合于群众心理而收化俗之效乎？社会教育，易言而难行，不若用作小学生之课外读物，较为适宜。倘将更加以文艺趣味，并除去说书之纤巧窠臼，则益善矣。



童话略论

1913年11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
署名周作人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一、绪言

儿童教育与童话之关系，近已少少有人论及，顾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鲜有不误者。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聊举所知，以与留意斯事者一商兑焉。

二、童话之起源

童话（Mä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上古之时，宗教初萌，民皆拜物，其教以为天下万物各有生气，故天神地祇，物魅人鬼，皆有定作，不异生人，本其时之信仰，演为故事，而神话兴焉。其次亦述神人之事，为众所信，但尊而不威，敬而不畏者，则为世说。童话者，与此同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

定名，以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

故有同一传说，在甲地为神话者，在乙地则降为童话，大抵随文化之变而为转移，故童话者不过神话世说之一支，其流行区域非仅限于儿童，特在文明之国，古风益替，此种传说多为儿童所喜，因得藉以保存。然在农民社会流行亦广，以其心理单纯，同于小儿，与原始思想合也。或乃谓童话起原由于儿童好奇多问，大人造作故事以应其求，则是望文生义，无当于正解也。

三、童话之分类

童话大要可分为二部：

（一）纯正童话，即从世说出者，中分二类。

甲，代表思想者。多以天然物为主，出诸想像，备极灵怪，如变形复活等式皆是。又物源童话，说明事物原始，如猿何以无尾亦属之。

乙，代表习俗者。多以人事为主，亦极怪幻，在今日视若荒唐，而实根于原人之礼俗。如食人掠女诸式童话属之。

（二）游戏童话，非出于世说，但以娱悦为用者，中分三类。

甲，动物谈。模写动物习性动作，如狐之狡，狼之贪，各因其本色以成故事。

乙，笑话。多写人之愚钝刺谬，以供哄笑，如后世诺曲，越中有呆女婿故事，其说甚多。

丙，复叠故事。历述各事，或反复重说，渐益引长，初无义旨，而儿童甚好之，如英国 That is the House Jack built 最有名，是盖介于儿歌与童话之间者，顾在乡村农民亦或乐此，则固未能谓纯属于儿童也。

四、童话之解释

童话取材既多怪异，叙述复单简，率尔一读，莫明其指，古人遂以为荒唐之言，无足稽考，或又附会道德，以为外假谰言，中寓微旨，如英人之培庚，即其一人。近世德人缪勒(Max Müller)欲以语病说解之，亦卒不可通。英有安特路阑(Andrew Lang)始以人类学法治比较神话学，于是世说童话乃得真解。其意以为今人读童话不能解其意，然考其源流来自上古，又旁征蛮地，则土人传说亦有类似，可知童话本意，今人虽不能知，而古人知之；文明人虽不能知，而野人知之。今考野人宗教礼俗，率与其所有世说童话中事迹两相吻合，故知童话解释不难于人类学中求而得之，盖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于用以表见原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

今如变形之事，童话中多有之。人兽易形，木石能言，事若甚奇，然在野人则笃信精灵，人禽木石，同具精气，形躯但为寄托之所，随意变化，正复当然，不足为异。他若杀人而食，掠女为妻，在野蛮社会中亦习见之事。童话又言帝王多近儿戏，王子牧豕于野，行人叩门，则王自倒屣启关，是亦非故为简单，求合于童心也，实则在酋长制度之下，其所谓元首之尊严，正亦不过尔尔。明于此，斯童话之解释不难了然矣。

五、童话之变迁

童话中事实既与民族思想及习俗相合，在当时人心固了不以为诡异。及文化上遂，旧俗渐革，唯在传说之中尚存踪迹，而时代逴远，忘其往昔，则以为异俗惊人，率加粉饰，遂至渐失本真，唯推原见始，犹不难知。童话中食人之习，其初本人自相食，渐变而为物魅，终复改为猛兽。又如物婚式童话，初为以兽偶人，次为物魅

能幻为人者，终为本是生人，而以魔术诃禁，暂见兽形，复得解脱者。凡此皆应时饰意，以免骇俗，变迁之迹，至为显著者也。

故童话者，本于原始宗教以及相关之习俗以成，顾时代既遥，亦因自然生诸变化。如放逸之思想，怪恶之习俗，或凶残丑恶之事实，与当代人心相抵触者，自就删汰，以成新式。今之以童话教儿童者，多取材于传说，述而不作，但删繁去秽，期合于用，即本此意，贤于率意造作者远矣。

六、童话之应用

童话应用于教育，今世论者多称有益，顾所主张亦人人殊。今第本私意，以为童话有用于儿童教育者，约有三端。

（一）童话者，原人之文学，亦即儿童之文学，以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约略相同。今以童话语儿童，既足以餍其喜闻故事之要求，且得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最要义也。

（二）凡童话适用，以幼儿期为最，计自三岁至十岁止。其时小儿最富空想，童话内容正与相合，用以长养其想像，使即于繁富，感受之力亦渐敏疾，为后日问学之基。

（三）童话叙社会生活，大致略具，而悉化为单纯，儿童闻之，能了知人事大概，为将来入世之资。又所言事物及鸟兽草木，皆所习见，多识名物，亦有裨诵习也。

以上三端，皆其显者，若寄寓训戒，犹为其次。德国学者以狼与七小羊（《格林童话集》第五篇）一话教母子相依之谊，不过假童话本事引起儿童注意，暗示其理，若寓言之用，亦正在令人意会。后缀格言，犹为蛇足，以敷陈道理，非数岁儿童所能领解，兴趣又复索然，且将失其本来之价值也。

七、童话之评骘

民族童话大抵优劣杂出，不尽合于教育之用，当决择取之。今举其应具之点，约有数端：

（一）优美。以艺术论童话，则美为重，但其美不在藻饰而重自然，若造作附会，则趣味为之杀，而俗恶者更无论矣。

（二）新奇。此点凡天然童话大抵有之。

（三）单纯。单纯原为童话固有之德，其合于儿童心理者亦以此，如结构之单纯，脚色之单纯（人地皆无定名），叙述之单纯，皆其特色。若事情复杂，敷叙冗长，又寄意深奥，则甚所忌也。

（四）匀齐。谓段落整饬，无所偏倚。若次序凌乱，首尾不称，皆所不取。故或多用楔子，以足篇幅，徒见杂糅，无所益也。

中国童话未经搜集，今所有者，出于传译。有《大拇指》及《玻璃鞋》为佳，以其系纯正童话。《无猫国》盛行于英，但犹《今古奇观》中"洞庭红"故事，实世说之流也。《大拇指》各国均有传说，格林（Grimm）童话集中第三十七及五十皆其一则，英国所传以市本（Chap-book）中所出一本为胜，多滑稽之趣。《玻璃鞋》者通称灰娘（Cinderella），其事皆根于上古礼俗，颇耐探讨，今所通用以法 Perault 所述本为最佳，华译删易过多，致失其意，如瓜车鼠马，托之梦中，老婆亦突然而来，线索不接，执鞋求妇，不与失履相应，则后之适合为无因，殊病支离也。此外中国史实，本非童话，但足演为传记故事，以供少年期之求。若陶朱公事，世故人情阅历甚深，顾幼儿不能解，且其气分郁塞，无愉快之气，亦非童话之所宜也。

八、人为童话

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对则有人为童话，亦言艺术童话

也。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其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但著作童话，其事甚难，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o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郐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

九、结　论

上来所述，已略明童话之性质，及应用于儿童教育之要点，今总括之，则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二当证诸儿童学，否则不合于教育，且欲治教育童话者，不可不自纯粹童话入手，此所以于起原及解释不可不三致意，以求其初步不误者也。



游戏与教育[①]

1913年11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
[译文]周启明译
未收入自编文集

小儿生活中，游戏一事占其太半，苟视小儿行动，即可知之，无待繁证。小儿自朝起以至夜卧，舍食与游外，更无所事，故其教育亦不可不于游戏中行之。若或欲去其游戏，别施教育，则为大谬，是盖由对于教育之误解而来。人言教育，便以为限于学校，此外之事，皆非教育，尔者比比皆是。然教育范围决非如是狭隘，且现受学校教育者，亦非昼夜居校，一日之中不过四五时耳，今即以此为足，而谓此外更无需教育，必不然矣。家庭之内，有父兄母姊之教育，外则有朋友同人之教育，即平话戏剧，娱乐之地，亦莫不含有教育之能。由是言之，则现今学子所受学校之教，实不过人生教育之一小部分而已[②]，而况学年上下之人[③]乎？要之人自生以至死，随

① 日本文学士黑田朋信著。

② “已”原作“止”。

③ 此处原衍“人”字，已删。

在皆受教育，以成完人，得及上遂。故入学以前之小儿，其教育至为切要。溯而上之，若未生以前之胎教，与其父祖之学业亦有关系，于此而胎教之问题、遗传与教育之问题兴焉。

小儿教育中，有智育、德育、体育之分，今余之所主张者，则在趣味之教育，曰美育是也。何以故？盖今世学者，说明艺术起源之法则，虽有种种，而游戏冲动，实为其一。此非特起源为尔，即艺术制作之态度中亦必多少函有游戏分子。今如上言，小儿生活半为游戏，教育之事亦当寓其中，此则余所以主张趣味之教育也。今观小儿游戏，非特好得绘本人形而已，且喜自作画，折纸造象，歌吟舞蹈，模拟人事，是实为绘画雕刻音乐演剧诸艺之初步。且尤可留意者，其艺术的游戏生活中，赏鉴与制作二质函量同等，故若放任之，其趣味亦自变化，趋于丰富，第导其方向，责在大人。凡夫雅化，其事非易，小儿则趣味本完，唯以方向之差，或进于高上，或终于堕落而已，小儿教育之关[①]键实在于此。第今视当世妇人，趣味浅陋，未足为家儿师范，故母姊之教育，尤所当先，斯则吾辈之责，今书数言，亦聊尽责任之百一尔。

---

① 原无“关”字，今增。



风俗调查[1]

1913年11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2号
署名持光
未收入自编文集

越俗凡犬猫家畜病毙，辄投河中，谓若埋之，当令人中土，引为大忌。案此迷信本于五行生克之说，后以为秽触土公，故当得罚。《太平御览》引裴元新言有犯土说，其来已远，特古以为中土气，今则推其原于犯土神耳。春时扫墓，自清明日起，至土旺用事则止，本意土旺，故忌动土，今扫墓不复破块，而仍守其习。弃死物于水，当亦原于此，后遂以为终年如是矣。越人中人以下之家，恃河水为饮，傍有死犬，坦然就下流而汲。诘之，则云："有利水将军在，无妨也。"而每年时病之源，亦种于此。今法禁茭白壳入城，恐污河水，至如死物，不更可恐乎？

凡人夏日中暑，血行凝滞，神气昏沉，面如土色，则云中土矣。用食米和五金物置碗中，裹以布，令患者平卧，收者持所包碗米越其上，诵"收土经"，如土患除，米必缺一角。咒曰："东方甲乙土，南

① 原题《风俗调查二》。

方丙丁土，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土，北方壬癸土。土神土地来收土，土公土婆来收土。有土收土，无土收五方恶气。天无忌，地无忌，百无禁忌。"随收者不同，语各有小差，此最通行。其东方云云，即《齐民要术》所称五方土公，尚全本于五行，与当世谓犯神怒之说不同，意其未失古意也。此疾以小儿为多，以医药治即愈。在大人皆称曰发痧，不闻收土矣。

小儿夜啼，书咒帖衢壁以厌之。咒曰："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叫郎。过路君子读一遍，一觉困到大天光。"北方亦有之，但第四句曰"过往君子念三遍"，为小异耳。中国昔以儿夜啼为鬼祟，(《夜谈随录》载数则：有人妖跨猫，以矛刺儿令啼，射得之。又获一怪，影着灯幌上如槥形。日本亦传儿衣夜露则夜啼，与姑获鸟[1]传说相关。)书咒榜壁，即以解之。俗传凡行秘术，忌见四目，今即本此意为反解法，有与众共弃之之意。"天皇皇"等释作声，或作光明解，亦未能决。案小儿每夜应时而啼，本非疾病，但由眠食失常，致成此习。盖幼儿昼夜之辨，不甚明了，日中多睡，夜间醒时，即欲出游，但以四周昏黑，大人亦熟寝不理，辄自啼哭，渐成习惯。又乳时不匀，亦多令夜醒，易于夜啼。故调其眠食之时，使得安睡，其患自已。(据长井岩雄著《育儿之刊》)。即如大人过眠或多食，亦夜不安帖，可以见矣。

病人饮汤药，必倾药渣于通衢，令人践踏，以为令病早已，此亦与众共弃之意。中国医方制药，尚多会意，如埋街心若干日，悬户上若干日等，皆取多人经过之意。但道上多药渣，殊病通行，因之滑倒者多有之，当改其俗。又有榜十字路者，曰"重伤风出卖"，或云"时眼出卖"。或书纸裹一钱弃路隅，谓拾者即受其病，旧患立

① "鸟"原作"乌"。

愈，意亦本此，而有恶心存其中，犹今祝由科之移疮于犬，在魔术律中称黑术，亦言反群魔术，损人利己者也。今虽法所不及，然于国人道德心有所障碍。又人见凶秽不祥物，唾以禳之。唾本表嫌恶之情，又谓可避邪，实亦与弃药同原，盖唾而去之，使之隔绝。凡诸不若，以唾处为聚，无得更进矣。如裹钱弃疾，虽以钱为饵，亦即以钱为之归宿也。

越中神庙，大都有仙方。近经警察禁止，已少敛迹，然僻处尚多有之。又有所谓仙丹者，以神前香灰为之，服之愈百疾，每包三五文，或师姑携赠人家，而收报焉。服者对天礼拜，以水送下。古庙香炉中积灰尺许，尘埃夹杂，取而服之，殆如食泥土也。又人伤指出血，辄集尘土敷之，以门后者为佳，称门档灰。创不甚，本可自合，壅之反令尘入肉中。二者迹近似，然皆不易革也。

儿童研究导言

1913年12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3号
署名持光
未收入自编文集

儿童研究，亦称儿童学，以研究儿童身体精神发达之程序为事，应用于教育，在使顺应自然，循序渐进，无有扞格或过不及之弊。盖儿童者，大人之胚体，而非大人之缩形，如以初生儿与大人相较，理至易明。大人首长居全体八分之一，小儿则四之一，其躯干之不相称犹是，则即以儿童各期发达，自有定级，非平均长发，与大人相比例也。世俗不察，对于儿童久多误解，以为小儿者大人之具体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儿当无不能之，但其量差耳。于是有以廉让之德、利他之谊诏二三岁儿者，微特不受，且抑其固有之种性，不得发泄，留为后因，反成其贪滥自利之德，皆逆自然之教有以致之也。教育部小学校令颇致意于儿童身心之发育，又教则第一条亦云，凡所教授，当适合于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顾言之匪艰，行之惟艰，欲知如何始适合于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度，必先知儿童身心如何发达之情形而后可，此则即儿童学所有事也。

次如幼稚园之教养，家庭育儿之法则，亦在在有需于此。故儿童研究者，实谓为教育之根本学可也。

欧洲中世之教育，以传习学业为的，以强记多识为胜。及卢梭起，始大非之，创任天之说。至茀勒贝尔，主张自力活动，以为教育儿童若种树然，树始于一粒之种子，以雨露之润，膏沃之养，渐自长大，成百尺之材。然其百尺之材，初实寄于一粒之种，雨露膏沃但助长之而已。蒙养之道，亦唯在辅导儿童，俾得尽其性，以成完人耳。创为幼稚园，实施其说，为儿童研究之先导，然尚未成学。十八周末，德人谛兑曼以后，始有专书记述儿童发达之状况。今乃大盛，以美国霍尔博士为最著名。其研[1]究分二法：一主单独，专记一儿之事，自诞生至于若干岁，详志端始，巨细不遗，以寻其嬗变之迹；一主集合，在集各家实录，比量统计，以见其差异之等。所依据之学，则生理、心理、生物、人类四者为之纲[2]，略言之，可云进化论的教育学也。

儿童学上，凡人自诞生至二十五年止，统称儿童。中国古制，男子二十而冠，已为成人。各国法律，亦大抵以二十一岁为成年。今以二十五为断者，盖人至此时，肉体精神两方始发达完全，得称成人。如在他种动物，苟身体长足，能任诞育，即为长成。第在人类，则神经系统更益繁复，长成发达，自需时日。今若以动物与人比而论之，以一生与儿童期之长短，相较如下：

鼠	寿命七年	儿童期七月
猫	十二年	一年
山羊	十二年	一年三月

① "研"原作"斫"。
② "纲"原作"网"。

牛	十八年	二年
狮子	四十年	六年
骆驼	四十年	八年
人	七十五年	二十五年
象	百年	三十年

由此观之，象体最大又长寿，故其儿童期亦较人为久。然比较论之，则固[①]以人类为长。盖象之儿童期居平生十分之三，人类儿童期居平生三分之一，正以象躯体至大，而人之精神生活繁剧又有过之，故期乃延长。凡生物之有儿童期，即所以为其人世之预备。下等动物生而能自活，本无所谓儿童期者。即在人类，而其期之长短又视其生活高下为异，故如上国之与蛮荒，又不可同日而语也。

儿童期中又约分为四，其际互相奄被，不能显为分画，但依身心变化之大端而区别之。其说尚多，今取其普通者。

第一曰婴儿期，自诞生以至三岁。其间身体伸长，肤革充实，五官之用渐利。乳齿既具，能自营养。初克坐立，渐以步行。始作言语，模拟动作，游戏之事于是发端。此时家庭教育，保养而外，游戏为重矣。

第二曰幼儿期，自四岁以至八岁。其间身体重在伸长，四肢渐益发达，齿亦代生。感觉益敏，情绪欲望亦始发生，又以自发活动，游戏乃盛。幼稚园者，即据此性施以教育，玩具与童话实为其主要学科。故儿歌、童话、玩具、游戏，在儿童研究中至为重要。茀勒贝尔集日耳曼歌谣游戏为一书，用诸幼稚园，自言曰："孰能知此歌意者，即能通吾之隐衷。"其为重如此。

第三曰少年期，自九岁以至十四岁。其间身体发达，可分二

① "固"原作"故"，下一处同。

期。八至十岁重在充实，十岁以后重在伸长。第以循环机官发达迟缓，不相适应，故善倦健忘，学问之力反逊于前，加以严教，乃多障害。其精神一面变化益繁，个人感情渐以发见，想像作用与好奇心皆至旺盛。两性差异，此时亦已渐显，如体格情性嗜好皆是。男子率好斗，喜闻武勇之故事，女子则拟家事，弄人形。此时正教育之好机，但在善为迎导，各循其分以成全之而已。

第四曰青年期，自十五岁以至二十五岁。其间身心发达，渐臻完备，始有自觉，因生个性，乃知对于群己之责任，道德学业皆于此时分别造就，两性之爱亦以成立。故此期特甚重要，可别立为儿童学之一部。盖儿童期虽包括上列四者，而大要又可分为二，即自诞生至十四岁为前期，十五至二十五岁为后期。普通儿童研究，恒归重于前期，而别为青年期研究详治之，今亦依其例焉。

育儿之事，自昔属于医术，但于民种教育所关至大，故儿童学中首重之。儿歌童话以及游戏之事，视若细微，然儿童生活半在游戏之中，若除此数者，将使减其生趣，无上遂之望。故比较研究，利而用之，正教育者所有事，而未可以琐屑考据类视之者也。

生物学言，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同序。人类居胚胎期中，自阿弥巴形，历经鱼类两栖类鸟类兽类之情状，以至于人，二百八十日间，遍示生物进化之象。出世之初，乃若野人，又历经游牧树艺工商之时代，以至于成人，则犹文明之民矣，是又以二十馀年中遍示人类进化之迹。比量考索，足以互相发明。儿童研究固与人类学相关，歌谣游戏之研究，亦莫不有藉于此。以进化论见地论儿童学[1]之发达，推究所极，自以是为之源宿矣。

---

① 原无“学”字，今增。



书籍绍介:《幼稚唱歌》《幼稚游戏》

1913年12月15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
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幼稚唱歌》《幼稚游戏》 并胡君复著,商务印书馆出板,各二册,每册价一角。当此幼稚教育荒落不讲之时,得见此书,可谓空谷足音矣。且以实质言,亦不失为佳著。但所短者,在著者不知儿童歌谣游戏之性质,又好自造作,如言"儿歌者,纯乎天者也",而又斥里老村妪之所讴吟,引为大忌,不知其即为"纯乎天"之儿歌。次又以童谣为"非大文学家勿能",不知其与儿歌二而一也。且儿歌之用,贵在自然,今率意造作,明著教训,斯失其旨。然其沿用旧词以成者,要自佳胜,如《幼稚游戏》中之"借火""牵牛""指纹""乡女"等,皆妙得自然,胜于文明合群之词远矣。家庭之中,购置一编,审择用之,亦足以怡悦儿童,补"山里[①]果子联联串"之缺也。

---

① "里"原作"裏"。



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

1914年1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谨立条例八则如左：

一、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棱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童话，例如《老虎外婆》《呆女婿》皆是。此他乡里传说故事亦属之。

一、儿歌童话，须记明绍兴落脚地名。但外县或外省者止须注县名省名。

一、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童话可以文言叙说，

但务求与原本切近，其中语句有韵律如歌词者，仍须逐字照录，如《蛇郎》之“宁可吞爹吃，不可嫁蛇郎”等是。

一、录寄儿歌童话者，务求写明姓名住址，以便质疑求教，但发表时愿署别字或不署名者听。

一、寄稿者姓名，每月总汇发入教育会月刊发表一次。

一、寄稿以本年十二月为满，不论收集多少，当详明编理，订为一书，印刷发行。

一、寄稿者俟书出版后各赠一册，以答高谊。

一、收稿处在绍兴城内试弄教育会及东昌坊口周宅。

中华民国三年正月十日，周作人启。



儿歌之研究

1914年1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
署名作人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尔雅》，“徒歌曰谣”。《说文》，奋注云，“从肉言，谓无丝竹相和之歌词也。”顾中国自昔以童谣比于谶纬，《左传》庄五年杜预注，“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又论童谣之起原，《晋[1]书·天文志》，“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又《魏书·崔浩传》，“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晋书·五行志》且记事以实之。（以荧惑为童谣主者，盖望[2]文生义，名学所谓“丐词”也。）自来书史纪录童谣者，率本此意，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

① “晋”原作“普”。
② “望”原作“希”。

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如乩卜之言，其来远矣。

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之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日本中根淑著《歌谣字数考》，于子守歌外别立童谣一门，其释曰：

> 支那周宣王时童女歌，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为童谣之起原，在我国者以《日本纪》中皇极纪所载者为最古，次见于齐明天智等纪，及后世记录中。其歌皆咏当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云者，殆当世有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之所歌者耳。

中国童谣当亦如是。儿歌起原约有二端，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或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若古之童谣，即属于后者[①]，以其有关史实，故得附传至于今日，不与寻常之歌同就湮没也。

凡儿生半载，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儿初学语，不成字句，而自有节调，及能言时，恒复述歌词，自能成诵，易于常言。盖儿歌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之所由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西国学者，搜集研究，排比成书，顺儿童自然发达之序，依次而进，与童话相衔接，大要分为前后两级，一曰母歌，一曰儿戏。母歌者，儿未能言，母与儿戏，歌以侑之，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其最初者即为抚儿使睡之歌，以啴缓之音作为歌词，反复重言，闻者身体舒懈，自然入睡。观各国歌词意虽殊，而浅言单调，如出一范，南法兰西歌有止言睡来睡来，不着他语，而当茅舍灯下，曼声歌之，和以摇篮之声，令人睡

① “者”原作“若”。

意自生。如越中之抚儿歌,亦止宝宝肉肉数言,此时若更和以缓缓纺车声,则正可与竞爽矣。次为弄儿之歌,先就儿童本身,指点为歌,渐及于身外之物。北京有十指五官及足五趾之歌,(见美国何德兰编译《孺子歌图》)越中持儿手,以食指相点,歌曰:

斗斗虫,虫虫飞,飞到何里去?
飞到高山吃白米,吱吱哉!

与日本之"拍手"(Chōchi Chochi),英国之"搨饼"(Pata Cake),并其一例,其他指戏皆属之。又如"点点窝螺""车水咿哑喔""叉叉叉[①]到外婆家""打荞麦",亦是。又次为体物之歌,率就天然物象,即兴赋情,如越之"鸠鸣燕语""知了喈喈叫""火萤虫夜夜红"。杭州亦有之,云:

火焰虫,的的飞,飞上来,飞下去。

或云"萤火萤火,你来照我!"甚有诗趣。北京歌有"喜儿喜儿买豆腐""小耗子上灯台",《北齐书》引童谣"羊羊吃野草",《隋[②]书》之"可怜青雀子",又"狐截尾",《新唐书》之"燕燕飞上天",皆其选也。复次,为人事之歌,原本世情,而特多诡谲之趣。此类虽初为母歌,及儿童能言,渐亦歌之,则流为儿戏之歌,如越中之"喜子窠""月亮弯弯""山里果子联联串",是也。

儿戏者,儿童自戏自歌之词。然儿童闻母歌而识之,则亦自歌

① "叉叉叉"原作"×××"。
② "隋"原作"惰"。

之。大较可分为三，如游戏，谜语，叙事。儿童游戏，有歌以先之，或和之者，与前弄儿之歌相似，但一为能动，一为所动为差耳。《北齐书》，“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即近世之跳绳。又《旧唐书》，“元和小儿谣云，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明诗综》，“正统中京师群儿连臂呼于涂曰，正月里，狼来咬猪未？一儿应曰，未也。循是至八月，则应曰，来矣！皆散走。”皆古歌之仅存者。今北方犹有拉大锯，翻饼，烙饼，碾磨，糊狗肉，点牛眼，敦老米等戏，皆有歌佐之。越中虽有相当游戏，但失其词，故易散失，且令戏者少有兴会矣。

越中小儿列坐，一人独立作歌，轮数至末字，其人即起立代之，歌曰：

铁脚斑斑，斑过南山，南山里曲，
里曲弯弯，新官上任，旧官请出。

此本决择歌，但已失其意而为寻常游戏者。凡竞争游戏，需一人为对手，即以歌别择，以末字所中者为定，其歌词率隐晦难喻，大抵趁韵而成。《明诗综》纪童谣云，“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云，“此余童稚日偕闾巷小儿联臂踏足而歌者，不详何义，亦未有验。”考《古今风谣》，“元至正中燕京童谣，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实即同一歌词而转讹者。盖儿歌重在音节，多随韵接合，义不相贯，如“一颗星”及“天里一颗星树里一只鹰”“夹雨夹雪冻杀老鳖”等，皆然，儿童闻之，但就一二名物，涉想成趣，自感愉悦，不求会通，童谣难解，多以此故。唯本于古代礼俗，流传及今者，则可以民俗学疏理，得其本意耳。

谜语者，古所谓隐，“断竹续竹”之谣，殆为最古。今之蛮荒民族犹多好之，即在欧亚列国，乡民妇孺，亦尚有谜语流传，其内容仿佛相似。菲列滨土人钓钩谜曰，“悬死肉，求生肉”，与“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隐弹丸同一思路。又犬谜曰，“坐时身高立时低，”乃与绍兴之谜同也。近人著《棣萼室谈虎》曰，“童时喜以用物为谜，因其浅近易猜，而村妪牧竖恒有传述之作，互相夸炫，词虽鄙俚，亦间有可取者。”但亦未举载。越中谜语之佳者如稻曰：

一园竹，细簇簇。开白花，结莲肉。

蜘蛛曰：

天里一只筕，筕里一只蟹。

眼曰：

日里忙忙碌碌，夜里茅草盖屋。

皆体物入微，惟思奇巧。幼儿知识初启，索隐推寻，足以开发其心思，且所述皆习见事物，象形疏状，深切著明，在幼稚时代，不啻一部天物志疏，言其效益，殆可比于近世所提倡之自然研究欤。

叙事歌中有根于历史者，如上言史传所载之童谣，多属于此。其初由世人造作，寄其讽喻，而小儿歌之，及时代变易，则亦或存或亡，淘汰之馀，乃永流传，如越谣之“低叭低叭，新人留带”，范啸风以为系宋末元初之谣，即其一例。但亦当分别言之，凡占验之歌，不可尽信，如“千里草何青青”之歌董卓，“小儿天上口”之歌吴元

济，显然造作，本非童谣，又如"燕燕尾涎涎"本为童谣，而后人傅会其事，皆篝火狐鸣之故智，不能据为正解。故叙事童谣者，事后咏叹之词，与谶纬别也。次有传说之歌，以神话世说为本，特中国素少神话，则此类自鲜。越中之"嚗嚗嚗"歌，其本事出于螺女传说，馀未之见。又次为人事之歌，其数最多，举凡人世情事，大抵具有，特化为单纯，故于童心不相背戾。如婚姻之事，在儿童歌谣游戏中数见不鲜，而词致朴直，妙在自然。如北京谣云：

> 檐蝙蝠，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爷。

英国歌云：

> 白者百合红蔷薇，我为王时汝为妃。迷迷碧华芸草绿[①]
> 汝念我时我念若。

皆其佳者。若淫词佚意，乃为下里歌讴，非童谣本色。如《天籁》卷一所载"石榴花开叶儿稀"，又"姐在房里笑嬉嬉"皆是。盖童谣与俗歌本同源而支流，儿童性好模拟，诵习俗歌，渐相错杂，观其情思句调，自可识别。如"石榴花开叶儿稀，打扮小姐娘家嬉"，是固世俗山歌之调，盖童谣之中虽间有俚词，而决无荡思也。

古今童谣之佳者，味覃隽永，有若醇诗。北京儿歌云：

> 一阵秋风一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严霜单打独根草，
> 蚂蚱死在草根上。

---

① 句中"迷迷"《英国童歌》(14・012)作"迷迭"。

则宛然原人之歌。《隋书》童谣云：

> 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涘。来时冬气末，
> 去日春风始。

有三百篇遗意。故依民俗学，以童歌与民歌比量，而得探知诗之起源，与艺术之在人生相维若何，犹从童话而知小说原始，为文史家所不废。《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多所采录，汉时之“大麦谣”“城上乌”最胜，宋长白盛称之，是盖与乐府一矣。若在教育方面，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自德人弗勒贝尔倡[①]自力活动说以来，举世宗之。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儿歌之诘屈，童话之荒唐，皆有取焉，以尔时小儿心思，亦尔诘屈，亦尔荒唐，乃与二者正相适合，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反有所不受也。由是言之，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童话游戏，其旨准此。迨级次逮进，知虑渐周，儿童之心，自能厌歌之诘屈，话之荒唐，而更求其上者，斯时进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则翕然应受，如石投水，无他，亦顺其自然之机耳。今人多言幼稚教育，但徒有空言，而无实际，幼稚教育之资料，亦尚缺然，坊间所为儿歌童话，又芜谬不可用。故略论儿歌之性质，为研究教育者之一助焉。

---

① “倡”原作“唱”。



裴伦诗[①]

艺文杂话(一)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香山苏子谷集华英译诗曰《文学因缘》，以一册见遗，序有曰："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良，况诗歌之美，在乎节奏[②]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言甚隽永。此非独汉诗为尔，即欲翻西诗为华言者，亦不可不知此意，不然则画虎不成，且类犬也。昔有人译裴伦(Byron)诗，载《新文学》中，子谷盖推赏之，而实粗亚。惟《文学因缘》附载《留别雅典女郎诗》四章，虽亦间有越逸，而文情颇美，为近世希有之译。诗亦裴伦所作，裴伦英人，尝助希腊独立，会病卒于军中，世称革命诗人之一。诗曰：

夭夭雅典女，去去伤离别。还侬肺与肝，

---

① 本篇以下至《苏格兰民歌》共12篇，原总题《艺文杂话》，今析为十二则，并分别标题。

② "奏"原作"族"。

为君久摧折。薰修始自今，更缔同心结。
临行进一辞，吾生誓相悦。

鬖发未及笄，九曲如肠结。垂睫水晶帘，
秋波映澄澈。骈首试香腮[1]葩染胭脂雪。
慧眼双明珠，吾生誓相悦。（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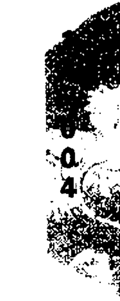
朱唇生异香，猥近侬情切。锦带束纤腰，
中作鸳鸯结。撷花遗所思，微妙超言说。
痴爱起悲欢，吾生誓相悦。（其三）

夭夭雅典女，侬去影形灭。会当寂聊时，
相念毋中绝。侬身不可留，驰驱向突厥。
魂魄持赠君，永与柔肠结。此情无穷期，
吾生誓相悦。（其四）

每解末叠语，原为希腊今文，译言“吾生乎，吾爱汝”，盖昵辞也。

---

① 原注：“案此句少误，盖原谓睫影及颊，如欸㖘也。”（编者注：欸㖘即接吻。）



绥夫兼珂

艺文杂话(二)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绥夫兼珂(Shevtchenko)者,小露西亚人,生于千八百十四年,幼孤露,为富人家奴。嗣为诗人茹珂夫斯奇(Zhukovski)所知,为赎脱奴籍,遂入大学肄业,以诗闻于世。后因《高加索》一诗获罪,遣戍绝边,凡十年,以友人援,仅乃得返,四十岁而卒。

其所作诗,皆用故乡方言,叙古昔光荣及今日陵夷摧残之事,故为有司所忌。其小诗写人生哀怨,悱恻动人,尝以散文移译一章,但存其意而已,曰:

是有大道三歧,乌克剌因[①]兄弟三人,分手而去。家有老母,伯别其妻,仲别其妹,季别其欢。母至田间,植三树桂;妻植白杨;妹至谷中,植三树枫;欢植忍冬。桂树不繁,白杨摇落,枫树亦枯,忍冬憔悴,而兄弟不归。老母啼泣,妻子号于空房,妹亦涕

① “乌克剌因”原注:小露西亚人自称其地。

泣，出门寻兄，女郎已卧黄土陇中。而兄弟远游，不复归来，三径萧条，荆榛长矣。



斯拉夫民歌

艺文杂话（三）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斯拉夫种人皆富于民歌。丹麦勃兰兑思（Brandes）著《波阑文学论》，所引有一章云：

> 吾问白杨，若胡戚戚，宁老霜冻脂，暴风振柯，抑彼寒泉，浸根下土耶？杨曰不然，风霜泉水，皆不为害，第有鞑靼，来自殊方，折吾柔枝，燃作炬火，芳草青青，蹂为土矣。及今设燎之处，草不复生，禾黍摧残，有若秋茇。胡马渡川，兽为不饮，引弓射人，唯入坟墓，创乃愈耳。

诗人密克微支（Mickiewicz）儿时，闻此歌深有所感，长遂以诗唤起国人，使报旧仇，与斯洛伐支奇（Slowacki）同时，世并称复仇诗人也。



《鹧　鸪》

艺文杂话（四）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亨凯者波希米亚人，素治古文学，于千八百十四年时，至一地曰皇后村，闻有古弓矢尚存礼拜堂中，往求得之。又获故纸十二番，皆歌诗，是为波希米亚最古之文学，实亦仅六百年前物耳。其小诗多佳致，有类乐府，曾译《鹧鸪》一章，今录之曰：

广田有栎，上有鹧鸪。
鹧鸪鸣[1]呼，怨春不常住。
顾春若常住，田间禾黍，奚能黄熟？
夏若常住，园中甘棠，奚能红熟？
秋若常住，百谷奚能登仓？
闺中女郎，若长无郎，又宁能不凄切耶？

---

① “鸣”原作“鸣”。

英人摩斐尔(Morfill)著《斯拉夫古代文学》中载之,自言但存词意,而失其气韵。然则今兹重译华言,将亦如什师言,犹之嚼饭哺人已尔。



萨　复

艺文杂话（五）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希腊女诗人萨复（Sappho）生周定王时，与诃美洛思（Homeros，俗译荷马）并称，人号第十诗神。顾后基督教人病其诗太放逸，于千七百十四年公焚之，故今所传，仅得断篇少许而已。或诵其句云，"闻华春之芳躅"，甚赏之，以为胜于所作艳情，然考遗集本文，未见此句。

萨复诗情文并胜，异国译者，鲜能仿佛，况在华土，所去益远。譬诸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也。



师梨诗

艺文杂话(六)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南社丛刻四集》有苏子谷译师梨(Shelley)诗曰：

孤鸟栖寒枝，悲鸣为其曹。河水初结冰，
冷风何萧萧。荒林无宿叶，瘠土无卉苗。
万籁尽寥寂，唯闻喧挈皋。

甚达雅可赏，唯末挈皋本为风磨，妙在静中有动，一字之差，意境迥殊，故译诗之难也。

师梨者英人，性不羁，与裴伦齐名。客伊大利，死于水，年才三十。



希腊诗铭

艺文杂话(七)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华言“神择”,希腊人,生当战国时,著牧歌[1]三十章名于世。又有诗铭,皆简短奇古,曾译数章,今录其二。《阿尔宗墓铭》曰:

息拉古塞人阿尔宗,以此诏行人:尔毋以风雨之夜,酩酊于外。余实以是殒亡,今卧此,远去故乡,以身亲异国之土。

《阿吉罗珂思像铭》曰:

行者且止,视阿吉罗珂思:古之诗人,具无量誉,诞敷西土,东至于朝日。惟文章音乐之神爱之,俾其善铸韵言,倚筌

① “歌”原作“诗”。

篌而歌。

右诗铭第八、第十九也。



裴彖飞诗

艺文杂话(八)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裴彖飞(Petofi)名山陀尔,匈加利人,生于千八百廿二年,性豪放,长于诗,而数奇不偶。匈加利独立之役,从军转战经年,以七月三十一日殁于阵中,年二十八。著有诗数卷,及小说一,曰《缢吏之绳》。其诗有曰:

白日暗西下,四空入杳冥。小星灭不见,
爨火馀微明。微明耿不熄,并我故园情。

原诗题名《故国》,此为其首解也。



赫纳诗

艺文杂话(九)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赫纳(Heine)者德意志诗人,能以常言抒其覃思,使字明瑟,而句复温丽雅驯,拟者不能一似。伯兄尝译其若干什,今录数首于此。一曰:

余泪汍澜兮繁花,余声悱亹兮莺歌。
少女子兮,使君心其爱余,余将捧繁花而献之。
流莺鸣其嘤嘤兮,傍吾欢之罘罳。

一曰:

眸子青地丁,辅颊红蔷薇。
百合皎洁兮君柔荑,
吁嗟芳馨兮故如昨,
奈君心兮早摇落。



英国童歌

艺文杂话(十)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英国童歌有云：

> 白者百合红蔷薇，汝为王时余为妃。迷迭[①]碧花芸草绿，汝念我时我念若。

又云：

> 蔷薇红，地丁青。蜜味甘，汝亦然。

与赫纳诗意相近，而简朴胜之，盖即民歌特彩之所在也。

---

① 句中“迷迭”《儿歌之研究》(14·002)作“迷迷”。

童谣佳作

艺文杂话(十一)

1914 年 2 月 1 日刊《中华小说界》第 2 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自古有童谣,中不乏佳作,唯附会先兆者为多,或本系他种诗歌而阑入者。日本中根淑著《歌谣字数考》曰,所谓童谣者,盖本有心人所作,流行于世,童子习而歌之者尔,论甚平当。

宋长白极称《城上乌》及《小麦谣》,然实乐府之流。如《新唐书》载禄山未反时童谣云,"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比物函意,皆合儿童心理,足称童歌本色。

近人著《幼稚唱歌》,序云,"吾国童谣之佳者,乃有乐府遗意,看似俚浅,顾非大文学家弗能。"殆指《城上乌》等而言,若醇粹之童谣,岂有文人所能造作?反不如里老村妪,随口讴吟,为犹能得童心也。



苏格兰民歌

艺文杂话(十二)

1914年2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2期
署名会稽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民歌有记事叙情二种,记事之歌(Ballad)颇似史诗(Epos),而甚简短,以单纯胜,如古童话。或推其原,以为由于民族童话(Märchen),一分支为Ballad,一分支为Romance(传奇小说),故古俗之留遗者甚多。

英国民歌多出于苏格兰,羼用方言,视若庞杂,然自有其特彩,趣味盎然,愿读异书者不可忘此乐也。有《二姊妹》(Two sisters)一篇,言姊妒其妹,诱使观水而溺之,有少年收其尸,以发为琴弦,诉其哀怨。又《暴兄》(The Cruel Brother)一篇,有女欲适人,遍乞家人许诺,而忘及其兄,将出门,其兄伪为扶持而刺之卒,述其遗言,悱恻动人。其他佳者甚多,美人却尔特(Child)辑十卷本最完善。

小说与社会

1914年2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世界小说，皆起源于诗歌。上古之时，文字未兴，故艺文草创，诗先于文，以其节句调整，取便[1]记诵。其最古者为史诗，综其国之神话世说，古英雄事迹，编为歌吟，随歌人之踪，流行遍于国中，此实小说之祖也。及后几经变迁，乃有散文小说。复渐以进化，其范围亦转隘，由普遍而为单一，由通俗而化正雅。著作之的，不依社会嗜好之所在，而以个人艺术之趣味为准。故近世小说，不复尽人可解。而凡众之所赏，又于文史为无值。人知不齐，上下殊绝，正无可如何，抑亦谓非进化之惠益不可也。

中国小说，其源流乃无可考。《诗经》中《国风》，正犹他国之民歌，而不闻有史诗。即神人传说，亦复希有，则小说之萌芽且尽焉。《汉艺文志》虽列小说一项，而其言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2]官。

---

① "便"原作"整"。
② "稗"原作"裨"。

又曰：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所造，其流乃迥别。唐时所作小说，多述鬼神儿女事，审其趣向，颇近西方小说，面目为一变，顾与近世说部，如元明以来章[①]回体小说，犹大有径庭，不可骤相联接。元时说部忽起，其体例文词，皆前此所未有。推测源流，当在异地，非中国文学之产物也。英人迦耳斯著《支那文学史》，谓源当出中央亚细亚，其地说书之业最盛，元时兵力曾及其处，故流衍入中土，其言颇近理。观中国小说皆用俗语，着重事实，章回之末陡然而止，以此数例，而知说部之兴与说书同源，盖无可疑也。

如上所言，中西小说之异可以见矣。西方小说已多历更革，进于醇文，而中国则犹在元始时代，仍犹市井平话，以凡众知识为标准。故其书多芜秽，盖社会之中不肖者恒多于贤，使务为悦俗，以一般趣味为主，则自降而愈下，流弊所至，有不可免者，因以害及人心，斯亦其所也。或欲利用其力以辅益群治，虑其效亦未可期。盖欲改革人心，指教以道德，不若陶镕其性情。文学之益，即在于此。第通俗小说缺限至多，未能尽其能事。往昔之作，存之足备研究，若在方来，当别辟道涂，以雅正为归，易俗语而为文言，勿复执著社会。使艺术之境，萧然独立，斯则其文虽离社会，而其有益于人间甚非[②]浅鲜，此为言改良小说者所宜知者也。

---

① “章”原作“书”。

② “非”原作“多”。

玩具研究一

1914 年 2 月 20 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 5 号
署名持光
未收入自编文集

阴历岁阑，上下扰扰，各谋迎年。古遗先生公一论，思有以箴之，言及玩具之窳恶亟宜改良，顾当世知者盖鲜。新年入市泥人花纸，一如旧观，略一究寻，能适于用者十不得二。肆人茫然而制之，父兄茫然而购之，则小儿亦茫然而持之耳。今人曰耍货，曰嬉家生，曰玩物，视若猥琐，弗足当意，不知在儿童生活中，其用不异图书仪器，身心操练皆依乎此。今故稍加叙论，别其良恶，关心蒙养者[①]或有择焉。

人生有儿童期，历二十馀岁，所以长养其体力，发达其精神，为处世之预备。儿生茫昧，初鲜所知，数旬以后，感觉乃作，耳有所听，目有所视，口能知味，鼻能辨臭，肤受之觉，固无论矣。手足自由，心意集注，乃自发活动：听之不足，欲见其形；视之不足，欲持以手。嬉戏琐屑，若不足重，而一举一措，莫不有用，人生教育，造端

① 此处原衍“若”字，已删。

于是。玩具者，其道具也。此时儿童若无玩具，恒即以日用家具为戏，盖出于自然发见，不能自已，长者所不当诃止。第器皿易毁，刀杖致伤，或笨重不可取持，而其对象又未必适于童心之要求，则亦弗便。玩具之作，乃所以济其穷也。故约言之，游戏者儿童之事业，玩具者其器具。《论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言幼稚教育，而轻视玩具，是犹弃斧斤毁规矩而教人为匠，夫人知其不可矣。

玩具之于儿童教育所关至重，故为儿童择玩具不可不慎也。举其要略，约有数事：

一曰实用，宜简单便利。

二曰教育，足助精神之发达，有益于品性之修养。

三曰卫生，无害于身体，无传染疾病之虞。

四曰运动，适于运动，助长身体各部之发达。

五曰经济，价廉质美，坚牢持久。

六曰审美，色彩形状花样皆求其美，以儿童趣味为主。

七曰技巧，宜工巧而不失真。

第一，凡儿童玩具，皆以实用为旨。如构造复杂，形质笨重，儿童所不便取携、不能理解者，纵物至精美，而不适于用。此不独玩具为然，即衣服冠履亦准此理。凡儿童用物，必求简单便利，方合实用也。

第二，玩具取舍，当以教育上之利害为衡，务求有利无害。儿童弄之，不识不知，自获其益，足以发达感觉，修养品性，斯为最上。如以奢华之物供小儿之用，易生弊害，且以护惜器物之故，反使儿童身心受其束缚，不得自由活动，于精神发达至为有害。世人所以鲜衣衣儿，因拘禁之，弗使游戏，盖往往见之。

第三，当从卫生上着意，毋使有害于身体。如以玻璃或白铁之

玩具予儿童，易致夷伤。又幼儿喜以物人口，不可以细小之物与之，致误吞下或鲠喉间，重烦割疗。玩具之中，有易传染疾病者，亦应注意。德国某地有玩具店主患梅毒者，客来购喇叭，辄吹以示之，因之小儿传染其毒甚多。故凡为父兄者，于此尤不可忽，如箫管等与口相触之玩具，宜购归消毒后，方可予小儿弄之。

第四，适于运动，在衣服玩具皆然。凡衣服宜便捷轻牢，使儿童得自由嬉戏为佳，美锦重绣反足妨其运动。如玩具止足饰观，不能抚弄，亦为小儿所不喜，以间接妨其运动也。故为儿童选玩具，当取轻便可执持，以运动身体，练习感觉，使次第上达者，无取虚饰观瞻，而拘束其好动之天性也。

第五言经济。玩具以廉者为佳，价若太贵，便生束缚，使儿童不能自由玩弄，反为不善。法国玩具素称精美，价亦殊昂，而适于儿童教育者盖鲜，因之德国制品输入甚多，影响及于国计。近设玩具研究会，检查出品，奖励其佳者，藉以阻遏输入。如为小儿购玩具，得精巧高价者一，毋宁得坚密廉价与小儿智力程度相适者数个之为愈也。第贵贱云者，亦比较之词，但以适中为可，若欲以数文钱购理想之玩具，斯固不可得耳。

第六，由审美上言之，凡养成儿童美感，初不在直接教训，示以艺术之极品，告以美学之理法也，但在平日居家庭中，耳闻目染，感受快乐，由习而成。成人以后，复以学力分别美丑，趣味自更上遂，科学知识与有力焉。但趣味判断，终多以经验为基则，儿时感受，影响于后者甚多，故亦不可不重也。玩具之色彩、形状、花样，良否如何，皆当审察。玩具中有形状奇丑、色彩浓恶者，或过诡怪，令儿童见而生怖，是或有为而作，所以引起其好奇心，顾即使适此目的，而有害美感，亦所不取。尚美而外，当更求合于儿童趣味，盖美感人异其准，况成人与小儿，其间尤难一致。如就色彩言，长者以淡

泊之色为尚，而在小儿，则以激刺过弱不觉其美。盖小儿如野人然，喜浓厚之正色者也。故选[1]择儿童玩具，当折其中，即以儿童趣味为本位，而又求不背于美之标准。如事物形色近于童心，而又具调合变化均齐匀称诸德，合于艺术之则者，斯为上选矣。

第七言技巧。世人轻视玩具，恒以为小儿之物，制作巧拙可以弗论，此无虑之言也。凡求玩具，于上言六者之外，并当察其技巧若何。构造简便，价值亦廉，而制作拙陋，不适于用；顾工巧矣，而失之诡奇，不肖实物，则亦不可。如在成人赏鉴艺术，纵极空想亦能感会，第以示小儿，所未能解也，故技工以巧而真为贵。德国树胶玩具，乘马与驼马，腰脚粗细显有差别，简单之中能得其真，非漫然制作者所可几及也。

综上所言以鉴查中国玩具则如何？今之所见，不异二十年前儿时之物。烂泥菩萨，形状拙丑，粪土之外，杂敷彩色，其有毒与否不可知也。竹木制具，棱芒刺手。花酒坛桶盘等，车削少滑泽，而颜色着水即落，儿童舐吮所不问也。吹呼之具，众口递传，尤不可究，如今市上所售树胶赤球，鼓气令泄，嗤然作响者，即其一例。今有司无检查之举，唯在父兄长者自加之意，纵不期子弟于玩具中多得教益，但冀子弟弗于玩具中反获损害，不亦可乎？

由是言之，则玩具研究，固蒙养所有事，抑亦福幼之一端，或可免于玩物丧志之议者欤？

---

① 原无“选”字，今增。



玩具研究二[①]

1914年2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号
[译文]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玩具之用，不独足以娱悦小儿，且可促其智力之发达，故养育者当准小儿之年龄，多择适当之玩具予之。儿童生活，终日舍眠食而外，殆无时不与玩具相对，抚弄游戏，自以为乐。然性又易厌，常好变化，若久居一室，或持同一玩具而戏，所不乐也。故长者宜注意于此，规定时间，为迁移地方，易新奇玩具，弗使厌倦。因此故高贵之物不适于用，唯当多购廉价玩具，时时代易以慰[②]之也。

小儿喜折毁玩具，逮既毁坏，乃更筹思如何修合，以为娱乐。此事至足启发其智识，故宜放任之，听其所为，弗加谴责。凡贵重物品或高价玩具，不宜予之，以任其毁坏则可惜，若因器物而拘束其行动，亦不可也。

小儿在乳抱中时，喜以物入口吮之，凡玩具须择着色单纯而无

① 译日本长滨宗佶著《小儿养育之心得》。
② “慰”原作“尉”。

毒者，以免舐之中毒。又有尖棱，亦防口中受伤，以树胶或白木制品无尖角可洗濯者为佳。如箫管喇叭等物，见者辄加吹弄，易传染疾病，以不用为当。或于购归后，先以热汤洗涤，又如经他人吹过，亦须消毒方可用之。

儿稍长时，可予以种种彩色形状之玩具，如图画及鸟兽虫鱼草木花果等模形皆是。长者为略说物名形色，令小儿于娱乐中自长智慧，若绘牌积木套环陀螺旗帜纸球树胶手鞠铜鼓偶人不倒翁等胥可用。在女儿则予以手鞠、羽子板，或弄偶人为着卸衣服，又陶或木制家具可拟为居家，以及折纸剪花诸戏，皆相适也。

玩具中有尖锐者细长者，玻璃白铁制品及刀锥类易受伤者，不可以予小儿。近来多以铁叶制玩具，中装机括，如汽船、火车、电车、汽车、昆虫等，小儿亦喜弄之。但铁[①]叶易破，机轮坚利，动辄受伤，亦颇危险，不适于用。

细小之物，如棋子、贝钿、铜钱、小石、豆类，不可用为玩具。小儿喜以物入口，如棋子等最易咽下，或阑入气管，不能呼吸，或塞食道中，饮食不通，须割疗者，数见不鲜。有三岁小儿，戏弄莲子，误吞食之，致起吐泻。又以蚕豆、赤豆、豌豆等为玩具，塞入耳鼻孔中不能取出者，尤多有之。

着色玩具以不用为当，因色素之中多含毒质，小儿舐之易于中毒，如砒其著者也。日本由警察干涉，此种有毒之着色玩具已渐减少，但尚有之。在常人又不能一见辨其良否，故以少用为佳。严密取缔，责在有司矣。

小儿好以玻璃瓶为玩具，灌水其中，用为嬉戏，或自饮之，故宜注意，弗使弄不洁之瓶，饮污浊之水。又玻璃瓶脆薄者易碎，恐受

① “铁”原作“矿”。

伤，亦不可用。瓶内盛剧药，宜密藏之，毋为儿得，虑小儿饮之甚危险也。

小儿游戏，到处便坐，玩具散布满地，辄复取而弄之，或入口中，最易传染疾病。故小儿游戏之处，宜敷设席毯，置玩具于其上，或陈案上，嬉倦时即复纳箱中，弗使散置。又出纳玩具皆宜由小儿自为，不可干涉或加主使，所以养其自动之习惯，此又玩具以外之教益也。



小儿争斗之研究①

1914年2月20日起连载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5～8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译者序

小儿好斗，长者每苦之，辄送入塾，藉以拘禁之，意不在读书，夫亦曰关之而已。今学校兴，则转属望于学校。然今问曰：儿童之斗是否恶事？抑或关之固足以正其习否？不可知也。盖儿童者小野蛮也，自居小天地中善遂其生，唯以自力解决一切。其斗也，犹野人之战，所以自卫其权利，求胜于凡众，而其间亦自有法律自有道德为之调御。长者不察，阑加诃禁，重伤其意，而亦难期有功。日本新井道太郎，青山师范学校出身，为小学教师，本儿童研究著《小儿之恶戏与争斗》一书，自言为儿童申辩，正长者之误解。今译其《争斗》一篇，不能谓为儿童学之大著，取其殊足为中国父师之训耳。

① 日本新井道太郎著。

一、绪 言

不佞尝于《恶戏研究》中言，凡儿童无不为恶戏者，今亦先立一说曰，凡儿童亦无不争斗者也。通常以好争斗及恶戏之儿童称为顽童，教师在学校中，陶冶儿童之品性，其最大之事即在愈此二习，使无曼延。顾重思之，恶戏争斗之为弊，初不如常人所思之甚，且其在儿童生活中反属必需，欲陶镕其品性，即宜以此为依据。若不知此，专以禁遏为务，而高言修养，宁有当乎？故教育儿童者，当详究恶戏争斗之性质与其价值，体会儿童之心理，与以同情，因其质地加以引掖，使之成器，庶乎其可也。今依平素观察，历年经验，以儿童争斗五十二事为本，略论列之。

二、争斗之原因

争斗起原，多为权利主张。伦理学上分人生本务为五：为生命保存之本务，自由行动之本务，物品所有之本务，名誉保护之本务，机会均等之本务。权利本务，本属同存，因施行本务而主张权利者，必然之势也。虽在儿童心中未知有本务权利之谊，因而主张之，第人自受生以来，即有自己保存之本能，以拥卫自我，故自生种种争端。汇而列之，不出上五者，今以例明之。

甲、生命保存之本务 生命依身体而存在，故损伤其身体者，即害及其生命。儿童对于生命身体，初无深思，而常怀恐怖，近于动物，故如有损害其身体者，即发为争斗之因；又或他事争斗，因受夷伤，则亦汇为第二原因，争遂益烈。尝就一年间所见儿童争斗计之，凡五之一皆起于此也。例如：

（一）抽陀螺时，陀螺误触人足；

（二）放风筝疾奔，误与他人冲撞；

（三）戏从背后潜拍人肩背，怒而反扑；

（四）游戏中不意践踏人足；

（五）误以物落人头上，或远掷中之；

（六）并坐挤排，因被推颠扑之类是也。

乙、自由行动之本务 儿童但知为我，损己益人之事，非所知也。一切行动务如我意，得由自而行，若相持不下之时，二者之中，非一肯自屈，势不并容。而儿童于此所不能喻，亦不能行，因此冲突而成争斗者，盖多有之。例如：

（一）因人遮其行路；

（二）欲他往时，强持之不使行；

（三）游乐中忽见妨害，如方观黄雀，被人逐去，钓时投石水中，致鱼惊逝之类是也。

丙、物品所有之本务 儿童各有所好，喜蓄积保存之，出于天性，所谓搜集本能也。故其对于所有品物，心至执著，易以此故而起争斗。例如：

（一）文具为他人取用，或误损坏；

（二）衣服为人所污损；

（三）玩具为人所坏之类是也。

丁、名誉保护之本务 儿童重其名誉，因其精神作用尚至简单，理解之力不足，复少经验，因之名誉心较常人为强。因毁损名誉而起争斗者殆居十分之五，其中又以嘲笑骂詈为第一主因。盖儿童见人，复好施为嘲笑，无所顾忌，初为戏谈，终于斗殴者，盖比比也。次为侮弄，次为屈抑，皆足为争斗之因，如被指使为不堪之事，或颐指气使，视若奴隶，则辄怒斗。又凡儿童无不好胜，张其势力于侪辈中，用以自雄，若其势力为人所遮止或见减杀，则因悔恨而生争斗，亦不少见也。

戊、机会均等之本务 机会均等，易言之可云境遇平均，较适切于小儿。盖儿童心中，初无[1]阶级之别，无论人物男女小儿长者，皆为平等，凡有幸福，公平享受，即有不幸亦均分之，故人我对待，如少有不公，即愤怒而生争斗。今举最简单之一例：有一小儿持饼饵来，分与四人，更无所馀，遂缺一人不与，其人辄即大怒，谓既与他人，何独遗我？纵以正理解辨，亦不复喻，因成争斗。又如小儿被咎，辄历举其同伴以分其责，亦以此也。使共为一事，而己独见谴责，则以为不[2]平，因大愤惋。故不循其本，而唯以叱责训诫止儿童之非，易引起反抗之情，未能有效也。

争斗之原因，大略如上。在长者视之，皆至琐屑，不足措意，第在儿童则甚重大，有非出于争不可者。儿童如见权利被侵，其报复之道，舍争斗外，不知其他，且其性卞急，亦不能待，则出于斗乃不得已也。故长者见儿童争斗，为之判解，当寄以同情，探究其故，为之拨除障碍，俾即于和解，不可徒责其非，以一喝了之。昔时教育之理未明，对付儿童大都如此，第在今日乃非所宜耳。

上言诸因而外，尚有临时近因，亦多引起争斗，是即恶戏、憎嫌、反感三者，而中以由于恶戏者为最多，其事已别论之。憎嫌之例，如祭日出游，见有小儿仪容少异于人，辄目之曰，此子可恶，便施以嘲弄，或故冲撞之。又或容貌之异，如鼻轩举目疾视，或容止近于傲慢，亦易生嫌恶。在学校师徒之间恒见其事，至有以此终相扞格不能和洽者。又次，反感者类出于误会，如一人言动初无恶意，而在受者以一时心情之故，恒觉不快，或以为侮辱，因以敌意对待之类是也。

---

① “无”原作“非”。
② “不”原作“太”。

三、争斗之方法与结果

争斗之原因既具，两曹渐以愤激，乃成争斗。其方法有二，即争论与鏖战是也。

争论但以口舌辩议，或相骂詈，或用嘲弄，终则辩才得胜，讷者败北。第其议论，非以论理相诘难，特随意主张己意，乘他人之隙摧折其锋，在旁人观之，多有极淆杂可笑者。其骂詈，则举他儿身体精神之缺点、旧恶隐密与家族朋友之秘事而暴露之，加以指斥[1]，以可贱可憎可笑之物相比而论。在儿童遇此，又至以为恨，相竞不肯下，故多有因小儿争斗致家族私隐之事暴露于外者。人或以为儿童无知，随意謦吐，儿童闻之，乃以转宣于外，不可不慎也。

鏖战之法凡三，即踶蹴、挝打、投仆是。争论渐烈，常继以蹴，其时大声怒骂，且以足蹴敌之胫。使一人败走，其争便了，否则即互挝打，继以投仆，各欲以力投倒其敌。尔时二人争斗力之差已见，如一人自审力不能敌，辄失望而哭。凡大声号哭，则胜家恒愕然止，其斗亦解，第亦有且泣且斗不肯休者。儿童争斗之器具，多为棒、砖、石、爪、唾、鞋等，间用刀刃，顾唯生性残酷之恶少年始敢用之，馀至少见，仅用以慑敌使退耳。儿童无不好斗，故刻刻自为准备，虽不以刃向人，然亦恒怀之。又或自制木棒，号"相骂棒"，随身携之。凡为父师者，于此等小儿至应注意，设法劝戒之。儿童对于身体苦痛怀极端之恐怖，在争斗时见人出刃物，恐受伤衄，辄惊惧逸去，故危险之事尚不多有。

儿童争斗，其原因方法颇似野人，第无其残忍，所为异耳。其斗大率得中而止，不至于已甚。如半途有人遮止，自即早完，不然

---

[1] "斥"原作"尺"。

弱者自知不敌，伺隙逃去，争斗亦不了而自了矣。

争斗既结，一胜一败，强者得势，弱者则自此绝对服从，更不有所怨恨。第亦有执念旧恶，刻图报复者，恒于祭日晚间潜伏中途，袭击其敌，又有以一年前争斗细故，犹相寻仇者。此他更有以阴谋报其旧怨，即离群政策是也。法在务使其敌与同伴忤，夺其乐趣，如游戏谈笑或旅行时，屏不与共，凡事悉施以妨碍，或中伤之。在儿童受者至为难堪，使快活之心转为阴郁，性猜忌而多疑。顾此法非有多数赞助不易施行，则有数法可用，如：一、多散谗言，毁其名誉；二、以物品投赠，买众欢心。是即儿童之外交，所以表示己善而扬敌之恶，以求多数之同情。使儿童当此不惜其财，则率可成功，唯其影响于品性养成，其害甚大，司教养之责者，务当注意矫正之也。

四、反省

儿童无自觉心，故于事后不能如成人内自反省，凭其良知以定善恶。即或反省，亦多是认前事，不觉其失。争斗之后，退而思索，大率追诉原因，返寻前迹，胜则喜悦，败则怨恨，更无自引责之时。盖在儿童，亦自有儿童之道德，与成人社会所有道德大相殊异。争斗之事，在儿童道德本所自认，故即使反省，亦第以儿童之道德意识为主，与成人思想有殊，自不克如教师父兄所拟，能自省而悔也。

儿童之道德，在道德史上为元始时期，今藉教育之力，欲使渐进化，至于普通道德意识之域，训练导引，为业至难。故如儿童争斗，曲直显然，而儿童不能自明，亦即不克悔悟。使加以强迫，则适起其反感，陷于猜疑，尤为不善。有教育保护[1]之责者，所当注意也。

---

① “护”原作“获”。

尝见教师以儿童争斗痛加训责，令其反省，自知悔悟，儿童因恐叱责，勉从师训，谢过而罢。但此仅在表面，实则心方自谓：先生见责，乃由憎我，不公孰甚？且其为此，当由偏听敌手之告诉，今当乘隙复痛惩之，以报此恨。因此唆使同伴，或自出面，益与敌手为难。然则昔逢教师谴责所流之泪，非悔悟之泪，乃恐惧与怨恨之泪，而教师之训诫非徒无功，且益激之使进于恶而已。其故盖由教师对于儿童争斗，不调查其原因结果，不体会其心理道德，妄以成人之理性为标准促其反省，有以致之也。

虽然，余非谓儿童者不可理喻，不能反省悔悟者也。从长上之理性，因一己之内省，能自悔悟者，亦多有之。第以乏自制力故，不能久持。是在指导者因时施教，启发其良知，与以适当之培护，使儿童道德善成而上遂，庶乎其可也。

次当就儿童争斗之价值观与其道德，略论述之。

五、争斗之价值

今就儿童自身对于争斗之意见，汇而论之。儿童之理性与成人大殊，其对于争斗之价值观自益不同。下列四问，令小儿六十人对之如下：

甲问：争斗有何益处？

一、争胜可以骄人，故益。	答者十八人
二、败敌制胜，故益。	三人
三、胜则畅快愉悦，故益。	八人

乙问：争斗有何损处？

一、斗败则蒙损伤痛楚，故损。	三十六人
二、斗败被掷倒地，故损。	六人
三、被非议，故损。	六人

四、被叱责，故损。　　六人

五、争斗易于过激，致生伤害，故损。　　六人

六、斗败被人愚弄，故损。　　十二人

七、斗纵胜亦被惩戒，故损。　　三人

丙问：不争斗佳乎？

答：弱者不斗为佳。缘负则被殴，且不复能自大，常为人所愚弄，不得不卑下事人。如始终谦退，不与人争，受侮亦不至如斗负之甚。答者凡三人。

丁问：争斗佳乎？

答：斗佳。以争斗愉快故，且胜复有利。如逢人挑斗而不之应，则将被嘲为孱夫。如是答者凡居多数。

综以上诸答观之，儿童社会上之争斗，与元始社会或野蛮部落中相同。其斗也，所以为自己保存自[①]我发展计，故视为必要。其可斗时，自必出于斗，即平和无事之时，陵侮弱者，用以发扬其势力，亦无不可。盖其为斗，不自同情与人格着眼，第从一己之利益与结果观之。故问以斗之是非，则答弱者败，故不斗佳；强者胜，故斗佳；且不斗反损，亦大愚也。

教师父兄援引道理以训儿童，然其对于争斗之意见大相悬殊。儿童虽当时谢过，谓后必复尔，而决无效验。在弱者斗败，或作是想，不更与人争斗，及见有人弱于己者，辄复思陵烁之。己所不能，勿施于人，其理非儿童所能喻。且儿童正以亲受困苦故，愈益思以是诸困苦加诸他人，以为快意。多有小儿在学校中受强者之虐待，归后即以其身受者还施诸小弱之儿童。盖儿童无不冀为强者，而强者之第一要件，即在善斗。知识才能，名誉财产，在儿童社会中

① “自”原作“主”。

了无价值，且或反见排斥，为众所疾妒，非纳款于强者以求庇护，殆不容安步徐行者也。

又如脱离利害关系，亦有以争斗之事愉快可喜而斗者，在成人视之，不异戏笑。如甲遇乙，辄挑之曰："汝视何俨然？"乙曰："竖子敢何言？"甲曰："汝敢斗乎？"乙曰："斗则斗耳。"同伴即怂恿之，呼曰："斗，斗！"二人则置书包于地，各相扭[①]打。儿童相斗，不甚暴烈，但堂堂正正，各取阵势相对，于是或仆或起。逮斗少剧，旁观者即劝止之，二人亦便止，别无所怨恨，谈笑自述其斗状，或手足泥污，共就井次洗之，互拂其衣上尘土，其斗盖如相扑演剧，以取娱乐，别无深意。多有家人因小儿争斗互相口角，而儿童已自和好，嬉嬉共游，如此者数见不鲜，皆职是故耳。

六、争斗之道德

儿童对于争斗之价值观既如上述，故其争斗道德自亦与成人大异其趋。在儿童社会中所信守之约束约有数端，如任侠、强刚、报复、结党、坚忍、利己等皆是。儿童为谋发展势力，扩张自我故，为功名心故，为报仇故，其所取手段，即唯争斗之一法。顾儿童虽是认争斗，非谓凡斗即善也。儿童争斗，亦自以其群之约束标准评其曲直。苟其斗与约束有背，则即为曲，群起而排斥之。计儿童争斗，分别部类，可立三部：

（一）为自己利益之斗；

（二）为任侠之斗；

（三）为拥护争斗道德之争斗。

第一之斗最为普通，如本于前述之目的原因而起者皆是，第二

① "扭"原作"组"。

第三则与争斗道德至有关系。第二之斗，大抵多人结党，而非一人主动。在我自计，可不出于争，第为友朋徒党之故，乃始为之。在儿童社会至以为重，初不问事之是非利害，唯为群计，进而参与其事。使不能行，则将见斥为孱头，鄙不齿数，或以为不能共事而疏外之。第三之斗，乃凡为儿童首领者之分内事，其责在监视争斗，察其原因之是非，方法之正否，加以判断，直者助之，曲者惩之。今举其不合于争斗道德，为儿童所非认之事，约有数端：

（一）先动手者；

（二）欺陵小弱；

（三）以众陵寡；

（四）妄为障害；

（五）阑来劝阻；

（六）告诉师长；

（七）先肆嘲骂，激怒他人；

（八）为卑怯之举动；

（九）不守中立。试举一例：如二儿相斗，有人与两方皆无关系，亦不审争斗之原因，妄加偏袒，或肆嘲笑，监督者则叱而止之，如或不听，则争斗即又始矣。

（十）时机已至，而不听劝止，反加殴骂者；

（十一）不守争斗约束者。如斗时先立条约云，不许持棒及用爪甲，或不得污损衣服，随时酌定，违者为有罪。即无先约，但视争斗之原因及其情状，亦有自然之制裁，大抵以投掷倒地者为胜。倘或投石持棒，监督者即判为不正，得夺其器械，或别加惩罚是也。

凡是诸道德，在儿童社会，众所共守。教师之训示叱责，虽亦听从，唯其效止及表面，得儿童首领一言，乃中边皆彻，豁然省悟。其故盖由教师不知儿童之道德，强以成人思想为标准，而儿童首领

则感情相通，又正准儿童道德以为判断故耳。如二儿相斗，同至师所，各有主张。在师视之，两者皆误，则并叱责之，第自儿童首领观之，必有一曲而一直，故亦一赏而一惩。则二儿之意，自以首领之言较教师为尤恰于心而合于理矣。盖教师之训戒，第以修身之纲领为本，而与儿童实际生活之习俗相隔至远，斯于儿童之心即未能悉当。故为教师者，当常与儿童相接，观察其特有之道德，因势利导，使渐进于完全之域，乃为善也。

希腊女诗人[1]

1914年4月19日作，曾刊绍兴《禹域日报》
署名启明
收入《自己的园地》

希腊女诗人萨福，正言萨普福(Sappho)，生当耶稣纪元前六百年顷，在中国为周定王时代。其生前行事已不可考，唯据古代史家言，萨福有二弟，一名赖列诃思(Larikhos)，为乡宴奉爵者，旧例是职以名门子弟之慧美者充之，故知其为勒色波思(Lesbos)贵族。次名哈拉克琐思(Kharaxos)，业运酒，至埃及遇一女子，名罗陀比思(Rhodopis)，悦之，以巨金赎其身；罗陀比思者谊云蔷薇颊，旧为耶特芒(Iadmon)家奴，与《寓言》作者埃索坡思(Aisopos，旧译伊索)为同僚也。后世或称萨福嫁安特罗思(Andros)富人该耳珂拉思(Kerkolas)，而事实无考，且该耳珂拉思本谊曰尾，(引申为男根，案如中国云交尾，)安特罗思者牡也，盖希腊末世喜剧作者所造，用作嘲弄。又或谓萨福慕法恩(Phaon)之美，欲从之而法恩不

[1] 曾于1915年收入《小说月报》刊《异域文谈》，1926年重刊《语丝》时内容有增加，见第四卷(26·012)。

肯，乃投白岩（Leukas）而死。（相传爱慕不谐，由岩上投海，或不死，则旧爱亦自灭。）顾考一世纪时赫法斯谛恩（Hephaistion）所编投岩人名表，无萨福名，希腊诗人亦称萨福葬于故乡，非死于海，近世学者断为后世诬言，殆犹易安居士再嫁之故事耶?

希腊神话中有九神女，司文章音乐之事，人称萨福为第十神女，又以诃美洛思（Homeros，旧译荷马）为诗人，萨福为女诗人，推重备至。顾后世基督教人病其诗太艳逸，于三百八十年时并其他希腊人诗集拉杂焚之，故今日不传，第从希腊罗马著作中所引搜辑得百馀则，成句者仅半，成章者不及十一矣。其诗情文并胜，而比物丽词尤极美妙，今略述其意，以见一斑。其一云：

凉风嗫嚅，过棠棣枝间，睡意自流，自颤叶而下。

善能状南方园林之景，谛阿克利多思（Theokritos）牧歌第七云，"白杨榆树动摇顶上，神女庙边灵泉自涌，如闻私语，"盖仿佛近之。其二云：

月落星沉，良夜已半，光阴自逝，而吾今独卧。

其三云：

满月已升，女伴绕神坛而立，或作雅舞，践弱草之芳华。

其四云：

甘棠色赪于枝头，为采者所忘，

——非敢忘也，但不能及耳。

甘棠（Glukumalon）者以频果接种于柚树而成，用之作昵称，谛阿克利多思诗第九云："吾欢乎，吾歌汝甘棠也。"其五云：

如山上水仙，为牧人所践，花萎于地。

罗马诗人加都卢思（Catullus）云："汝毋更念旧欢；已杀吾爱，如野花之压于锄梨矣。"又佛吉刘思（Vergilius）诗状少年之死云："彼倏萎死，如紫花为梨所割。"殆皆从此出也。或称萨福喜蔷薇，恒加以咏叹，比之美人，如上所[1]举亦足为见其一例。萨福又善铸词，如上文之甘棠，又谓莺云春使（Eros angelos），爱云苦甘（Glukupikron），英诗人斯温朋（Swinburne）最喜用之，尝有句云，"甘中最苦苦中最甘者。"萨福又咏爱云：

爱摇吾心，如山风降于栎树。

尚有二章亦歌爱恋，篇幅较长，为集中冠，兹不克译。译诗之难，中外同然，虽以同系之语且不能合，况希腊与华言之隔，而萨福诗又称不可传译者乎。故余仅能选取一二，疏其大意如右，不强范为韵语，倘人见此以为萨福诗不过尔尔，则是皆述者之过，于萨福之诗固无与耳。

---

① "所"原作"如"。



《古童话释义》引言[①]

1914年4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7号
署名启明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中国自昔无童话之目，近始有坊本流行，商务童话第十四篇《玻璃鞋》发端云，"《无猫国》是诸君的第一本童话，在六年前刚才发现，从此诸君始识得讲故事的朋友。《无猫国》要算中国第一本童话，然世界上第一本童话要推这本《玻璃鞋》，在四千年前已出现于埃及国内"云云，实乃不然。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今略举数例，附以解说，俾知其本来意旨，与荒唐造作之言，固自有别。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然而非所可望于并代矣。

---

① 与以下《吴洞》《旁㐌》《女雀》本为一篇，今析为四篇。



吴洞

古童话释义(一)

1914年4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7号
署名启明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南人相传,秦汉间有洞主吴氏,土人呼为吴洞。娶两妻。一妻卒,有女名叶限,少慧,善淘[1]金,父爱之。未几父卒,为后母所苦,常令樵险汲深。时尝得一鳞,二寸馀,赪鳍金目,遂潜养于盆水,日日长,易数器,大不能受,乃投于后池中。女所得馀食辄沉以食之。女至池,鱼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复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鱼未尝见也。因诈女曰:"尔无劳乎,吾为尔新其襦。"乃易其敝[2]衣,令汲于他泉,计里数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鱼,鱼即出首,即斤杀之。鱼已长尺馀,膳其肉,味倍常鱼,藏其骨于郁栖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复见鱼矣,乃哭于野。忽有人披发粗衣,自天而降,慰女曰:"尔无哭,尔母杀尔鱼矣,骨在粪下,尔归可取鱼骨,藏于室,所

① "淘"原作"陶"。
② "敝"原作"敝"。

须第祈之，当随尔也。”女用其言，金玑衣食随欲而具。及洞节，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远，亦往，衣翠纺上衣，蹑金履。母所生女认之，谓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觉，遽反，遂遗一只履，为洞人所得。母归，但见女抱庭树眠，亦不之虑。其洞邻海岛，岛中有国名陀汗，兵强，王数十岛，水界数千里。洞人遂货其履于陀汗国。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其轻如毛，履石无声。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锢而拷掠之，竟不知所从来。乃以是履弃之于道旁，即遍历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叶限，令履之而信。叶限因衣翠纺衣，蹑履而进，色若天人也。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洞人哀之，埋于石坑，命曰“懊女冢”。洞人以为禖祀，求女必应。陀汗王至国，以叶限为上妇。一年，王贪求，祈于鱼骨，宝玉无限。逾年，不复应，王乃葬鱼骨于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为际。至征卒叛时，将发以赡军，一夕为海潮所沦。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

按右《支诺皋》所载，在世界童话中属灰娘式。坊本《玻璃鞋》即其一种，辛特利者译言灰娘，今叶限之名谊虽不详，然其本末则合一也。中国童话当以此为最早。埃及传说今存者八篇，未见此事。二世纪时埃利阿诺著史，中曾言希腊妓罗陀比思浴川中，其履为鹰衔去，坠埃及王怀中，物色得之为妃，略近似耳。今世流传本始为法人贝洛尔所录，在十七世时，故柯古此篇应推首唱也。

此类童话中，恒有一物阴为女助，如牛马鸟蛇等，今则为一鱼。在蛮荒传说，其物即为女母，或母死后所化，或墓上物，盖太初信

仰，物我等视，异类相偶，常见其说，灵魂不灭，易形复活，不昧前因，佑其后世，此第二说之所本也。逮文化渐进，以异闻骇俗，则为之删改，如德国灰娘中，女以母墓木上白鸽之助，得诸衣饰，法国为女之教母，乃神女也。《玻璃鞋》本其说而线索中脱，乃觉兀突。吴洞之鱼当为母所化，观后母之刻意谋杀可见，否者或以图滕意谊，与死者有神秘之关系，而原本缺之，殆前传闻异词之故欤。

执履求女，各本皆同，其履或丝或金，或为玻璃，亦有以金环或一缕发为证，物色得之者。感应魔术有以分及全之法，凡得人一物者，即得有其一身，故生此式。又其发者以表颜色之美，其环或履者以表手足之美，初无所异，埃及王得履，令求主者，曰屐主必美妇人，以有是美足也。吴洞述求女及禁治洞人，又祈鱼骨等，事较繁细，盖传说交错，非粹纯童话，当系本土世说，而柯古杂述之者耳。



旁㐌

古童话释义(二)

1914年4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7号
署名启明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新罗国有第一贵族金哥,其远祖名旁㐌。有弟一人,甚有家财,其兄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国人有与其隙地一亩,乃求蚕谷种于弟,弟蒸而与之,㐌不知也。至蚕时,有一蚕生焉,日长寸馀,居旬大如牛,食数树叶不足,其弟知之,伺间杀其蚕。经日四方百里内蚕飞集其家。国人谓之巨蚕,意其蚕之王也,四邻共缫之不尽。谷唯一茎植焉,其穗长尺馀,旁㐌守之,忽为鸟所折衔去。旁㐌逐之,上山五六里,鸟入一石罅。日没径黑,旁㐌因止石侧。至夜半月明,见群小儿赤衣共戏,一小儿云,尔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儿露一金锥子击石,酒及尊悉具。一曰,要食。又击之,饼饵羹炙罗于石上。良久,饮食而散,以金锥插于石罅。旁㐌大喜,取其锥而还,所欲随击而办,

因是富侔国力，常以珠玑赠[1]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蚕谷事，仍谓旁㐌试以蚕[2]谷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锥也。旁㐌知其愚，谕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蚕之，止得一蚕，如常蚕。谷种之，复一茎植焉，将熟，亦为鸟所衔。其弟大悦，随之入山，至鸟入处，遇群鬼怒曰："是窃余金锥者。"乃执之，谓曰："尔欲为我筑糠三板乎，欲尔鼻长一丈乎？"其弟请筑糠三板，三日饥困不成，求哀于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归。国人怪而聚观之，惭恚而卒。其后，子孙戏击锥求狼粪，因雷震，锥失所在。

右亦《支诺皋》所载，此类童话多出一型，大抵一人得利，他人从而效之，乃至失败，颇有滑稽之趣。日本童话有《舌切雀》，言翁媪畜一雀，一日雀食浆衣粉糊，媪剪其舌斥之去，翁归往寻之，至雀居，大见款待，临行以葛笼为赠，翁择其轻者，中皆珍宝。媪欣羡亦往，负重者归，半途笼启，妖魔悉出，惊恐逃回，改行为善。此他又有《花笑翁》及《瘤取》皆近似，而《瘤取》一篇尤妙。有翁病瘤，入山樵采，遇大风雨，匿树穴中，及雨霁忽闻人声，有鬼方酒宴，翁为所见，出而跳舞，鬼大悦，命次日更来，取其瘤为质。邻翁亦有瘤，明日往舞甚拙，鬼怒，以瘤加其颊，乃负两瘤而归。与旁㐌弟之鼻长一丈，皆多谐趣，可相仿佛也。

越中童话亦有《雀折足》一篇云，有媪见雀折足坠地，养之及愈纵去。雀衔南瓜子一粒来，媪种之，结一瓜，剖之皆黄金。邻媪折雀足，亦养之，雀报以瓜子，亦得一实，内乃粪秽。仿佛有彰善瘅恶之思，意东亚受佛教影响[3]，故为独多，如衔环赠珠之类，见诸传记。

---

① "赠"原作"赡"。

② 原无"以蚕"二字，今增。

③ "影响"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欧洲亦有此式童话，大抵用诸季女式中，鲜有以翁媪作主人者，或亦因思想之异，东方固多趣于消极欤?

旁㐌金锥为民俗中习见之物，中国俗信如意聚宝盆，正其著例。儿时闻童话，有石臼，投物其中，越夕辄满。一夕邻妇误以鸡笼置臼上，粪屑坠落，次日臼满鸡粪，后遂不验。各国传说，或案或磨或箱不一，率能随意取物，用之不竭，盖原人所求首在衣食，而得滋不易，自尔生此思想。日本财神大黑天手持小槌，正与金锥类。又狂言《鬼之槌》一篇中，亦言鬼有隐身蓑笠及小槌，可如意求酒食也。



女 雀

古童话释义（三）

1914年4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7号
署名启明
收入《儿童文学小论》

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车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名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为子，人养小儿不可露其衣，此鸟度即取儿也，以血点其衣为验，故世人名为鬼鸟。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①]鸟，匍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走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令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取衣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飞去。

右见郭氏《玄中记》，《太平御览》所引《搜神记》同，但作豫章新喻县。又《水经注》引《玄中记》，阳新男子于水次得女雀，遂与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日本《近江风土记》载，近江男子伊香刀

---

① “是”原作“自”。

美见八天女浴川中，潜取羽衣一枚藏之，女遂留为夫妇，后得衣飞去。欧[1]洲有《鹄女》传说，大致相同。其根本思想即出于精灵信仰及感应魔术，盖形隔神通，故人兽可接，衣入人手则去住因之。或言古人多信怪鸟，因生此想，观上言姑获鸟信仰可见。然此种传说不仅限于鸟类，多有走兽鳞介化为人者，大抵源出于一，第以风土所习，斯生变化，山居者言禽，水居者言鱼，就各所见者而已。且审《玄中记》鬼鸟似别一事，殆因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二语，而联引言之。今绍兴亦忌小儿衣夜露，谓九头鸟过颈血滴衣，令儿夭殇，即所云以血点其衣为验。日本亦谓常[2]令儿夜啼，但不言何鸟，故意鬼鸟与豫州女雀传说未必相涉也。

越中又有《螺女》传说，言有农人畜田螺于缸中，每自田间归，则饮食毕具。异而伺之，有女自缸中出，为洒扫作食，既为所见，遂留不去。今儿歌尚有"嚗嚗嚗，你那娘个田螺壳"之句，此即介类为人者也。此类童话，初由人力作合，而实有无限之势力隐伺其后，如失衣而女住，得衣而女去。盖民俗学中禁制，其律本于宗教，设立约束，逾越则败，中国有破法之说，殆亦其一例欤？

此外尚有马头娘、槃瓠，又刘阮天台、烂柯诸事，皆属世说范围，故今不及论焉。其言童话种类及与教育之关系，可检《童话略论》诸篇也。

---

① "欧"原作"歌"。

② "常"原作"当"。

外缘之影响[1]

1914年5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8号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外缘之影响于人生，其效至巨，可于林中人征之。林中人者，幼少亡失，潜居山林，与禽兽处，人而兽者也。欧洲自十六世纪后半至十八世纪末凡十见，其二为女，法人尹达百计教育之，终不可得，但能少驯扰之，略解人意，有似猕猴，然终不能言。近来欧洲已不复有，唯在印度西北各省时有狼人，即同此类。狼攫小儿去，多被啖食，但亦有抚育为己子者。猎人入山，辄于狼穴中并得之。狼儿见人殊死斗，终被捕获，则致诸教会留养之。事已数见，第无一能言者，亦不知人事，不解工作，其知识殆未及庸人之半程。巴尔教授著《印度山林生活》中曾记其事。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巴尔方为印度地质调查委员，闻有狼人，捕致散加地孤儿院。越二年过其地，往观之，则已早死，而别有一儿在，乃于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时土人于狼穴得之者。至院后久不驯服，予以食，嚼食如猛兽，又自碎

① 英国加伐威尔教授著。

裂其衣，渐始安靖，能发声以表其喜怒，顾终不成音，踞坐地上，状如猩猩。巴尔言曰，狼儿容貌异于白痴，前额殊低陷，举止躁[1]妄，时时露齿狞笑，下颚牵动，非复人状。其辨物以臭不以味，则尤劣于野蛮，而与动物相近。令之作事，非常加监董不克自持，如使持筐，人偶他顾，即立坠地。其臂至短，不及二尺，殆以终日匍行故也。被捕后数月不能直立，久之仅乃能步，状至可笑，如人行深草中，一步一震，首亦常左右顾，目光闪烁，如防袭击。其时年可十五，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卒，终生不改云。孤儿院长亚勒哈德又谓前一狼儿四月而死，其举止俨如野兽，不肯近人，唯蛰伏暗陬，时或哀号如狼吠，而与前儿特友善云。

观狼人之例，不知使人间小儿转为兽物，其故何在。将以外缘抑制，遂使其人性无由长发，抑仅以无激刺故，而自发活动之能乃以阻滞欤？意其居狼穴中，偶作人声，或为狼母所怒禁不然，或自淡忘，皆不可知也。今姑不论二者孰为正解，第综言之，则可得结论如次：儿童虽有自发活动，顾非以适当之时，处以顺应之境，则仍不能上遂。如狼儿以外缘影响故，其谈话本能乃致衰歇，逮至六七岁时，置诸人间，教之言语，则已太晚。在常儿此时，其脑中主语之部分犹至柔软，及时训练，乃善发达，唯狼儿以时机已过，不可复挽，而言语之能乃终中绝矣。

儿童心理发达，总出二因，一为天性，一为外缘。若以教育言之，二者之中，以外缘为重。盖以是二因，唯有外缘为人力所可及，能左右之。儿童天性已定于有生之初，无可为力，加以外缘为之补助，正如食物之用，一身之强弱准之。第身体精神，二者自有差别，如人身机官，各有所需，资其长养。第吾人不能意为决择，偏取一

---

① “躁”原作“燥”。

物，使此一肢体特别发达。假如养料悉具，而缺石灰质，则骨受其害，而全体皆病。其在精神，乃能适应外缘，听其抑扬，而生偏长，即狼儿之事亦可以见。在皮相观察，似狼儿人性已尽绝灭，实乃不尔。其高等天性固已无存，惟下等天性，如自卫自存等本能，则以外缘之影响，反益发达，近于动物。如图中狼人（原书有图）状稍和平，是惟居世人久，乃始渐化其蛮性，以至此状耳。

人言教育者，恒以外缘影响为至微末，外缘善者，固能辅助天性，满足发达，其不善者亦能减杀其力，顾天性之不可变乃如故。今若一视狼人之图，斯当知外缘影响之力，实至大而可怖，而人言之不尽诚也。或有天性特绝者，少受外界激刺，不至为所推移，第非所论于常人。故今若定论，以外缘势力为造成人格之重因，固蔑不可尔。

爱尔阑大学教授加伐威尔著《芒德梭利主义与实施》，其第三章论自发活动，末言外缘之影响，引狼人为例，事至新颖，译录如右。今中国家庭社会，荒芜无纪，学校之教，但如一暴十寒。教育效果，百年之后，果可期否乎？



活 猻 国

1914年6月3日刊《笑报》第138号
署名仲密
未收入自编文集

……[①]他们的牙齿因天天嚼骨头，更加坚固了；他们的眼睛因天天看牌背，更加明亮了；他们的淫具因天天干那事，更加发达了。但是不用心思，脑子渐渐缩小，同茶钟一样。看他形状，已经三分像猴，七分像鬼了。又加那天天斲伐，看看人口只有减少，不久就要绝灭。可怜他们毫无知觉，兀自胡闹不休。那人国的人看不过去，曾经屡次会议，想个救助之法。但是这类猿人性质呆而且坏，毕竟撩发[②]不起，只好算他命苦，随他罢了。也有激烈派，主张索性把他一起毒死了，省得流害社会。但是这类猿人倘若死了，腐烂起来，不免酿成瘟疫，也有不便。所以随他去天生天化，自过日子。好在即使不去收拾他，他们末路也自近了。

当时在下说道："这班类猿人的来历已经明白了，但是所谓人

---

① 《笑报》残损缺文，以删节号示之。

② "发"原作"划"。

国的人却在那里？为何在下不曾遇见一人？”

老人指着城外一座山曰：“即此便是。他们因憎恶这类猿人，所以不到这里来住。”

在下又道：“但是老丈为何来此？”

老人笑道：“老夫不是人国的人，却也不是类猿人，不过与足下一样，同是外来的旁观人罢了。”说罢便同在下作别，扬长而去。



《童话释义》引言[①]

1914年6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9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童话应用于教育，其说始于德国，今已盛行欧美。日本虽未用入小学，然幼稚园悉以是为正课，编为绘本以供小学课外读物者，尤极夥多。盖取其适合儿童心理，足以浚瀹其性灵，为后日问学地，与各科皆有联络之用，而于艺术教育尤有功焉。

今中国方将以奥义微言为启蒙之具，则是诸儿歌童话，自难与争席。今聊聚丛残，加以笺识，以供治民俗学者之参考，且于幼稚教育，仍不失其价值。肫恳之父师，其或犹有取焉。

前二则系前作《童话研究》中文，今从《教育部月刊》第七期转载。所收皆越中传说，以儿时所闻者为主，恨见闻不周洽，不能博采详征，亦不得已也。前著《古童话释义》，今即以承之，故亦名"释义"。

---

① 刊出时题《童话释义》，引言后仅有《蛇郎》一节，今析为二篇。又有未刊童话数则（均未"释义"），分别单列于后。



蛇　郎

童话释义（一）

1914年6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9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樵人有三女，一日入山，母谓之曰："到上山，斫柴去。金花银花弗能够，草草花拗朵女戴戴。"（女，奴丸切）樵方折花，乃遇蛇郎。问何用，答言予女。问长女貌如何？曰长女烧饼脸。问次女，曰挡叉脸。问三女，曰小女瓜子脸。蛇郎言当以一女见妻，否则将以畚斗大之头，车箩大之腹吞汝。樵归问女，长次女皆不愿，三女独曰："不可吞爹吃，宁可嫁蛇郎。"请往。他日长姊造访，妒其富美，诱使窥井，推而溺之，自以身代。蛇郎归而问曰："汝面何麻？"曰："适枕袋皮午睡。"问："身何长？"曰："引身取物故。"问："足何大？"曰："门口久立望汝归耳。"遂亦不疑。女死，怨气未消，化为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蛆为食，故名），哀鸣树间。蛇郎祝曰："使为我妻，飞入我袖。"果飞入。姊复溺泔水缸中杀之。煮食之，蛇郎食之多肉，姊食之皆骨也。倾诸园中，因生白蒲枣。蛇郎食之，其实甚

甘，姊若取啖，皆化毛虫（一作姊往摘一无所有）。乃伐以为烧火凳，蛇郎坐之甚安，姊坐辄蹶。又碎而燃之，木乃暴裂，中姊之目，遂瞎（一作火发烂姊手，遂废）。

案蛇郎传说，越中止此一种，别无类似。季女贤而被害，有哀曲之气氛。惟末述姊终瞽废，则恶报已彰，全案解决。在儿童心中，惩恶（非尽为道德上之恶）之事，亦甚快意，不亚于赏善也。计此篇中有三处可留意，一为以蛇配人，二姊杀妹而代之，三灵魂化诸物形。浅视其事，似属不经，实乃根于古代信仰习俗，益可比量而知之也。

此话犹欧洲童话之美人与兽一类，所谓物婚式是也。蛮荒之民，人兽等视，长蛇封豕，特人之甲而毛者，本非异物，故婚媾可通。况图滕之谊方在民心，则物婚之事，纵不谓能见之当世，若曰古昔有之，斯乃深信不疑者也。东方之俗，有凭托术数，以人配鸟或树，用为诃禁者，如印度人所为，谓能厌丧偶，正古风之留遗[1]也。

物婚式童话最为近纯，其中兽偶，皆洵为异类。北美土人传说，多有妇人与蛇为匹，极地居人亦言女嫁守宫[2]事。其关于图滕起原者传说尤众，中国所传盘瓠之民，即其一例。迨及后世，渐见修饰，则其物能变形为人，或本为人类而为魔术所制者，西方美人与兽之说，即为其第三类。盖其初为物，次为物魅，又次为人，变化之迹，大较如此，可按而知也。

此式童话中，多具折花一节，盖亦属于禁制。又以草木万物，皆有精灵，妄肆摧折，会逢其怒。故野人获兽，必祝其鬼，或诿咎于

---

① “遗”原作“遣”。

② “宫”原作“官”。

弓矢，伐木则折枝插地，代其居宅，俾游魂有依，不为厉也，于此仿佛可见遗意。

化鸟一节，多见之故妻式童话中，大都由人以术化女为鸟或鱼鹿等，而自代之，其人率为妖巫，或为后母，或为女姊，鸟自鸣冤，复得解脱，置罪人于法。新希腊一说，有奴溺女于井，化而为鳝，奴伪为主妇，取鳝杀之，弃骨园中，化为柠檬，复伐作薪，木语老仆，以株击上下，女得再生。此与回生式中埃及之兄弟传说近似，惟男女易性而已。原人信仰，以为精魂不死，能自变化，见诸物形。即今越中，如人死未殓，遇虫鸟入室，亦咸惊诧，谓死者魂见也。

易女之事，亦可以实例明之。原人婚礼，夫妇幽会，不及明而别，及生子乃始相见。欧土乡曲，亦有新婚之夕不相觌面者。中国新妇之绛巾，亦其遗意。童话中如希腊之《爱与心》，亦言女不守约，中夜燃火窥夫，遂即离散。所谓破禁式者，即申此意。由此推引，故合婚既久，而中道代易，弗及觉察，正为常事。蛇郎以姊大足而面多瘢痕为怪，姊诡言由于操作及枕麻袋故尔，则殆后世夸饰。盖世说之初，以宗教族类之关系，务主保守，故少变易。迨为童话，威严已去，且文化转变，本谊渐晦，则率加以润色，肆意增削缘附以为诠释，此童话分子之所以杂糅也。

童话述兄弟或姊妹共举一事，少者恒成，或独贤良，说者谓长兄既先尝试，相继败绩，终及少子，故必成事，此或行文之法使尔。然征诸史事，乃别有故。欧洲中世有所谓季子权者，法以末子传家，无子传末女，英国十三世纪时犹有行者，东方鞑靼诸族亦有此制。论者谓诸子既长，受田为公民，不复数为家人，故以幼子承业，若人情之爱少子，盖亦为之傅助，以成此俗。今遗迹之见于童话者，人称季子式（或季女式），《蛇郎》亦其一也。

国民传说虽与民歌异格，而杂用韵语者亦多有之。盖叙说之

中，意有特重，则出以歌吟。如蛇郎欲得樵人女，长姊皆不可，季曰“不可吞爹吃，宁可嫁蛇郎”是也。此他尚有“金花银花”等语，皆为其例。亦有方言未见正字，而精意所在，不可移易，但应疏注而存之者，此采录童话者所应将意者也。



老虎外婆[1]

童话释义(二)

1914年6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母归宁,遗二女守家。属曰:"归时当叩门三下,可启之。"有虎(虎一作野扁婆)潜闻其语,黄昏先至,三叩门,女启户纳之。入门,女执其手,曰:"何多毛?"曰:"着皮袄耳。"问:"足何阁阁有声?"曰:"外婆予我以树底[2]也。"将往取灯,答曰:"吾目羞明,可勿需也。"进以倚,亦拒之。索油墩坛,入尾其中而坐。(一作索瓮,云将以盛豆,遂内尾于中,扰之如倾豆声。)

及睡,长女触虎股,问曰:"母何以股上着毛?"曰:"外婆因吾寒,遗以皮衣耳。"夜半,杀幼女食之。长女闻声,问曰:"母何食?"曰:"外婆所予鸡骨头糕干耳。"女求食,掷一小指予之。女见而悟,诡云欲遗,虎不可,曰:"可便溺床中。"(一无令溺床中一节。)女曰:

① 自本篇至《狡鹿》凡五篇(另有《蛇郎》一篇,与已刊文字大同小异,不重录)均据未刊手稿,想是准备撰写《童话释义》的材料。

② "树底"疑指木鞋底。

“被湿畏冷。”虎乃令出，但索带系女，执其一端。女以带系户，登树而匿。

虎久待不至，牵带但闻户响，出见女在树颠，曰：“吾行召阿三来！”遂语猿曰：“汝可援木，以索繁女，汝呼，吾便曳之。”猿以圈套颈，登木方半，女惶急，遗溺猿首。猿惊呼曰：“热！”虎误闻令曳，力掣其索，猿堕地而死。（一作野扁婆至树下，女惶急遗矢，即逃去，无使猿登木一节。）

（江西一说虎作猩猩。幼儿被食，长儿逃出，猩猩逐之，儿复先返。猩猩以手探门，被斫断其指，呼曰：“长手指来，短手指回。”乃去。）



老虎怕漏[1]

童话释义(三)

1914年6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日,夜雨。虎入农家之园,闻二人聚谈。甲曰:“虎可畏。”乙曰:“漏尤可畏。”虎方惊疑,会有盗牛者来,暗中遇虎,以为牛也,即跨之,驱行。虎见盗被蓑,毛毵毵然,疑为即“漏”,大惧而奔。至天明,盗始知误,急上树避之。

虎遇猿,告以夜来之祸。猿不信,请同往观之。猿以索绕颈,跨虎而行。虎见蓑影,复大恐而逃(此处似有脱悮)。猿坠地,曳之而走,及出林外,止馀一首矣。虎叹曰:“幸速走,不罹其害,猿身且已为所攫去矣。”

---

① 以下四篇未释义。



老虎精

童话释义（四）

1914年6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老妇有一子，方病。妇出买莱菔三个，有虎、狼、猿过之。虎狼各乞莱菔为食，猿亦乞得一，妇不可，曰："吾子病，需放汤。"猿曰："汝不肯予，当于今夜背汝去耳。"

妇惧而哭。卖豆腐浆者见而问之，告以故，曰："吾予汝豆腐浆一碗，可入镬煮之至沸。"卖鸡蛋者继至，曰："吾予汝二卵，可置沸汤中。"卖席者予席二枚，令铺扶梯上。卖水鸡者予以水鸡二只。卖针者予针，令插席及帐门。卖锣者予锣二面，置被脚板上，待虎至击之。

至夜，三兽果至。猿弄水鸡而被啮，虎舐豆腐浆而伤其舌，狼[①]食蛋而盲其目。及梯，席滑且有针刺，不能上。终至帐外，又有针在焉。妇急鸣锣，皆皇遽逃去。（末似有脱误，当由儿童传述不能详尽故也。）

---

① 手稿无"狼"字，今增。



弟与兄[1]

童话释义(五)

1914年6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兄弟二人析居,弟富,兄不平,拟谋杀之。一日相偕上坟,午后抵一古庙。兄曰:“今夜止此,何如?”弟曰:“甚善。”兄窃喜,问之土人,言庙中有怪,不可宿,兄遂遣弟登岸,潜自开船而去。弟不得已,上树而宿。

夜半,群怪集庙中,曰:“何来生人气? 可取食之。”或曰:“今夕甚饱,且留之明日。”又相语曰:“皇后有疾,吾胡卢中药可疗。”一人曰:“即食池中鱼亦瘳。”天明,弟遂赴都自投能疗后病,以池鱼进之,果愈。皇帝大喜,赐予甚厚。

兄闻而羡之,即至其地,仍宿树上。是夜怪又至,执而食之。

---

① 原无题目,今增。



狡鹿

童话释义（六）

1914年6月作
手迹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鹿行山中，遇虎，惶急不知所措。虎不知为何物，亦不敢进攻，见巨角颇骇，问曰："公头上何物？何所用之？"鹿知虎且惧己，可免于害，然身仍战战不自禁，强答曰："吾食虎肉有馀，置叉上干之，备匮乏也。"虎又曰："身上斑文，复何所用？"曰："吾食一虎，辄增一斑，以识其数。"虎见鹿颤不已，疑而问曰："但身何为战栗不已？"鹿曰："身子抖抖，就要动手。"

虎大惧奔去，遇猿问故，备告之。猿曰："此鹿耳。以彼全身之力，不逮公之一爪，所言诳也，何不搏之？今请同往取之，以雪前耻，吾亦少得分甘焉。"虎迟疑曰："吾必不去，汝素狡狯，吾倘为所卖，奈何？"猿曰："请以一索分系吾二人之足，吾为前导。倘彼果猛兽，必先食吾而后及汝，吾安所避？"虎从其言。

鹿见猿导虎来，大恐，虑必不免，忽得一计，向猿大呼曰："汝前博败，约以三十六虎偿我，今仅引一虎至，何也？"虎恐且怒曰："今

中彼计矣！"急反奔，猿曳于地上。行十数里，虎止反顾，则猿已脑裂[1]死矣。

---

① "裂"原作"列"。



书籍绍介：广学会书

1914 年 6 月 20 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 9 号
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上海广学会以书籍来展览于承天学校，一往观焉。寄售英文多佳书，但一先令作洋七角，价乃稍贵。馀皆其会中出版，如《进化论》《观物博异》等皆佳。去年所出诸书，改用洋装，尤觉精善。译文达雅，读之大可益知。一外国教会之事业，乃视全中国书肆所为，尤优胜也。

《格物概论》 汤穆森著，原名《科学导言》，价五角，为英国“家庭大学丛书”中首册。内分八章，论科学之观念、目的、规则、分类，及与哲学美术宗教之关系，末章综论其效用，读之可知学术之大意。且吾人平日思想纰缪，观察颠倒，今于此书，可得教训不少。又有《宇宙进化论》，亦译汤氏原著，价三角。

《生命世界》 英国华丽士著。华氏发见进化之理，与达尔文同时，惟其说不专重物质，仍主灵气。虽赫胥黎克洛特一派极攻击之，而华氏持之有故，别自立一帜。此书凡分二十章，通论生物进

化之理，仍执守其前说，为千九百十年著，盖其晚年自表其意之作也。价五角。

《托氏宗教小说》 托尔斯多为俄国文人，晚岁笃信宗教，以化世善俗为务，所著短篇小说，多寄此意。兹集译其佳者，虽多含教旨，而文情佳胜，读之可以怡情养性。惟译文少生硬，如圣书体，则译者乃西人，自不足怪。然较文如史汉而颠倒讹错失其本谊者，犹为愈也。价四角。

此外有"家庭大学丛书"译本甚多，如迈尔斯之《史源》，狄克逊之《气象学》，皆佳。



学校成绩展览会意见书

1914年6月20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9号
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本会发起学校成绩展览会，意将以励儿童向学之心，征学校教育之效，且因以知各期儿童知识材能之发展与外缘之关系若何，于幼稚教育或足为一助焉。

儿童教育，本依其自动之性加以激厉，引之入胜，而其造诣所及，要仍以兴趣之浅深为之导制，徒恃赏黜，未克有功。斯会主旨，故在品第而不重利诱。唯儿童乘此时机，喜得自表见，或能于制作之时少增兴趣，荣誉之心复为之副，足以鼓励其勤勉之习。此展览会旨趣之一也。

教育者百年之事业，不可旦夕计功。然大用大效，小用小效。今罗列各级学生之成绩，依班级年岁之别，而示其学业之深浅，俾世俗知一日之教育即有一日之实效，所以为社会告。且凡事以有比较而有改良，此又足供教育界之观摩，互证其长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愿各校之取资焉。此其二也。

蒙养之要，不在理论而在方术，欲通其术，要当以儿童为师而自求之。如儿童之性生习染、知识技能为状若何，外缘感受之效若何，苟明乎此，于教育方术可得会通。今兹展览，旨在集儿童醇真之作，视其年岁学级与家族土地之情形，比量研究，得知绍兴在学儿童，当某级几岁时，其普通知能程度统计若何。虽纸上推量，难得真相，当亦可粗具大略，或足供蒙养研究之参考。此其三也。

故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而本会审查之标准，即依此而行之。勉在体会儿童之知能，予以相当之赏识。如稚儿之涂鸦，与童子之临帖，工拙有殊，而应其年龄之限制，各致其志，各尽其力，则无不同。斯其优劣不能并较，要当分期而定之。世俗或以大人眼光评儿童制作，如近来评儿童艺术展览会者，揄扬少年（十四五岁之男子或女子）所作锦绣书画，于各期幼儿优秀之作未有论道，斯乃面墙之见，本会之所欲勉为矫正者也。

此次开会，在于展览在学儿童之制作品，而儿童以年岁区别，自分时期，每期复各有其本色。今所期望，即在多集不失本色之制作品，统计其结果，足以为儿童研究之一助，而儿童与学校之荣誉，亦自与之俱矣。



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

1914 年 9 月 20 日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 10 号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行展览会一周，所见品物，有独别致，引人注目者，如同仁之竹工坐车，师范附属县校之竹工墨床，城立第八之陶工香炉，信成之农具，广智之茅亭，热诚之筋斗童，辨志之毛竹茶壶皆是，而女校之编线物[1]，尤为群众所注意留连叹美者也。

尝窃听观者评骘，大都偏于无明之主[2]观，以形色新艳、悦目快心者为美，上者亦就事论事，一概等观，以技术之精粗定工作之优劣而止矣。然此次成绩展览，非将以儿童艺术与成人竞胜，亦非聚各年岁不等学业不同之学生互竞上下也，所当各就其异而考视其所同，乃可有得。特其业至不易，出品者与批评者之主见既相一致，故偏重三四年级学生著作，而于一[3]二年忽焉不备。夫以一二

① 原无“物”字，今增。
② 原无“主”字，今增。
③ 原无“一”字，今增。

年生之文字画艺与三四年较.固相形见绌矣,然彼亦各自有其相应之成功,相应之努力,不可一概而论,偏为轩轾也。成绩批评,诸新闻言之详矣,今就私见所及,略记一二,以供印证。时日既远,印象半已模胡,但以手帐中所疏者记之,不能详也。

尚德校手工线编物二件皆佳,校中无此项功课,盖系儿童自作之品,可以见家庭作业之一斑。

光亚校初等一二年贴纸十张,一年画四张,皆佳。厚纸工以高等一年魏介清之圆合,赏维埮、李彦珍之杯为可,以其最自然也。

又新校厚纸工九九牌、星期表皆甚佳,但不注姓氏年级,大为缺点。牌面盖薄纸,以色纸编名字作篆文,过为修饰,反失之矣。

高阳校初等二三年贴纸皆佳,于疏末处见其真率,如糊痕可见,虽潦草之风非所当奖进,然亦胜于矫揉造作者耳。又四年章堪贴纸为横幅,颇见巧思。

又初等四年张罗十四岁,纸折护书,真实可取,凡复合五叠,共三十一格,上折菊形十六。以学级年龄论之,不得为出群之作,但其琐细谨固处确系儿童本色,故为佳胜。得如此一品,胜如精良之市货十矣。

稽东镇立第一校初四贴纸多新奇之作,如沈尊爵之蝶及水,模样皆佳。

螭阳校初一折纸船及花,简单而多趣。女生张澐英六岁贴纸蝴蝶尤自然美妙,为会中唯一之作。又三年张运炳十二岁贴纸鱼,仿佛七巧板式,亦佳。

热诚校厚纸工多佳制,如裘佩祖之六角盒及花瓶,用墨面拓花为装饰,颇妙。但署[①]名喜用不恰当之罗马字,少年通病,所不取

① "署"原作"署"。

也。竹制团扇甚精，非老手不办。竹尺精粗不一，要皆有本色可取。地球仪不易制作，金属度计及木台皆难自制，故无可取，不如梅花杯、茶杯等，学生自力有活动之地。但各品不注学级年龄，为缺点也。

同仁校初二三临画佳，竹工造诣甚深，以药水作书画竹上，虽巧而无足取。

师范附校[①]竹工亦精，阮贻森刻花胡芦最佳，其取材颇多趣味。高二张绍祖厚纸制炕床亦佳，不亚于团扇也。

东江校初一贴纸佳，但或因年龄故，以已十三岁也。国文太偏重词章，如四年姚如浩十四岁《邀友旅行书》多用俪语，又三年封家寿十三岁文中自称“鲰生”，皆不足取。小学国文，止须简要清通。施身自谓，除程式规定外，但有余吾我三字，足以应用一切矣。

东如校初一二绘洋伞皆佳，国文《说房屋》多系儿童意思，但字句有修正处。言文分离既久，故以文写意，至非易易。就中冯子文为胜。折纸荷包，惜无说明。

范氏校初一钱纪洪十岁画茶杯果篮，钱纪孟八岁之鸭，范钦镛七岁之洋灯，范继祖十岁之书案，皆真纯可取，其稚气殊不可及也。

长乐校以荷叶折制老虎，颇新巧，形色亦古雅，但无说明。

毓菁校竹工靠手板皆佳，高三娄廷桢作尤精洁，刻镂之工，乃在其次。厚纸合四周贴花纸亦妙，唯有数幅原为西洋食料广告，少觉不伦耳。

兴贤校厚纸工信插制作纯朴，但题字不适宜。初一鲍诚槙七岁折纸蛙，具见童心。初三国文《说衣》多清疏，修正处亦少。

毓秀校初三四手工花果，少板滞而有本色，但标题缺丁戊二项。

---

① “校”原作“范”。

郑钟校初二郑禹范社会教育论文颇疏通，但此种题目不甚适于儿童，以理致太深，范围太大，非百十言所能憭也。

李宅校图画多朴实，但先用钩勒，再以笔敷述，故不足取。

娥江校初一临画瓜、荷、猿、鹤、虎、蕉扇、书案，皆真纯。分校初二三纸制护书皆佳，其配色及糊合处，可以见儿童经营之苦心。漆纸篮及鱼篮亦精美。初一造句太佳，一年勤读，未能即抒思运文，故窃意文言记述于一年级不甚适宜。

城立第一校国文多佳，逾出程度，如《越铎》所[1]记之宋树荫《苏秦论》是也。

梅村校国文、历史刊本两种，系旧时成绩。其作文法至新奇，但其流弊，使学生逐字阐发，按层逼进，务在描模神气，陷入制艺一路，为大忌也。

匠门校三年女生王伯玉十二岁线编校旗，字亦用线结，甚觉巧妙。又章蘩姒编小儿帽亦佳，但少本色可见。

四业校二年女生陈光汉线编钱袋，四年周运文编胡蝶皆佳。

信成校农具甚新奇可赏。乡村儿童便于自然观察，胜于城市远矣。初三女生陈必贞陈福年合制护书，冯元珠线编扇面，简单处甚佳，但不记年岁。

城立第八区陶工甚佳，制作精致，非老手不办。电话翻板皆儿童自作玩具。厚纸老虎头虽似粗俗，却佳。皮包亦颇有趣。国文多俗字，如国内从民是也。

安昌镇立第一校初三马孝珍编物提包，又朱淑媛月季花二盆皆佳，但不记年岁。月季其一花叶甚佳，茎软尤为自然，其一花赤白色太浓重，叶亦绿白溷杂，了无姿势，茎直而不曲，优拙悬殊矣。

---

① “所”原作“如”。

敬义校高三贴纸手工多出色之作，纸花三盆则粗疏无甚特色可取。

镜西校初一二三临画皆少修饰，龙尾山风景四幅颇可人意。

敬敷校初级临画多佳，二年级之丝瓜尤妙。但画本脱胎日本，多有彼土事物，不适用于中国者，如箪笥等，所当分别去取者也。

崇文校初三贴纸，以画为本，颇觉新异，但日本箪笥，亦仍沿用之。

广智校图画颇多，敷色浓重，似儿童本色。二年手工贴纸甚佳，竹椅纺车亦颇可喜。靠手板两枚，刻镂粗末处却佳。茅亭内设置具备，但联额反以不用为妙。绒绳编领一支，在编物中为至简易之类，然却诚实可取。

成章女校四年王冬生临裸体画，以素画论，当不免为恶品，姿色亦懈，下题英文，亦所不取。徐杏宜自作自动车一幅，落新闻插画窠臼，不见佳处。但二生魄力尚可取耳。陶思璧之凫与猫皆精妙。又三年庄文琁庄文璋洪美云临画房屋，庄文琁作佳，二人少拘，然皆自然。线编物有陶思璧之照相架，中插小绘，甚佳。又裘庆瑷洪美云樊素兰之儿鞋，王冬生[1]之花瓶茵，陶思璧之扇袋，裘庆瑷之小儿帽，皆为优品，就中又以裘、陶二生最为佳胜。诸编物多用杂色线，及以金纸映衬，二生作较为清疏可赏，而陶生尤长于配色，如所作扇袋可以见也。

明道校出品，只线编品廿九件，馀皆无之。其师范科生制作不在展览范围之内，兹不具论。高等三年生刘靖胤之镜架颇细致，牡丹花色少觉过火，但姿势颇佳，凤色凝重少不称，大体可为优品。一年夏云刘申玉编秋海棠，花皆大开，枝叶笨重，盆嵌罗马字六，不

---

① “生”原作“王”。

成文义，尤无意味。又杨梅二盆，中嵌篆文，盆上广下锐，而作方格，一见凌杂，大为减色。三四年编扇皆佳，张振坤用茶色，尤可称焉。

此次展览出品，图画手工数为最多，通览全体，成绩颇佳，但意匠枯窘，造形配色无自由活动之气。绘画手工，非仅为将来工艺之应用，于练习儿童之观察感觉与习作之能所恃尤多。今偏于此不以儿童为本位，非执著于实利，则偏主于风雅，如此制作，纵至精美，亦犹匠人之几案，画工之丹青，于艺术教育之的去之已远。振而起之，愿大有望于将来焉。

小学国文，要能以发表自我意思为臬，修饰文句尚在其后，亦不必骛为高远之言。如政治哲理人生社会诸问题，学生此时学问未周，思虑未密，尚无论决之力。观此次国文，作者太执定中国旧日文章二字之意义，斤斤于古文笔法，故有文词而无性情。其下者学语未完，依傍坊本，强作文句，要亦不适也。题目范围亦无一定，有高深复杂，极难下笔者，如“学于万物论”“说尊孔”“问五族开化孰早”“论苛捐之害”“论国会之原起”“论自治委员之责任”“今日政界之人以进为退论”，若梅村校之以古文出题，尤其著者也。倘能调查儿童心理之内函，应其级量，与以激导，收效当速于此。愿教育界之勉力有以造始也。

会当记述之责，草率书此，非敢雌黄，冀有以寤焉。



读书论

1914年11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近来新出书籍，读不胜读，亦读无可读也。见德人淑本好尔《读书论》，有足备省鉴者，采译其言作是篇。

天下文章，是分二道，殊途并进，两不相知，一真而一幻也。真者，贤哲之士为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以渐。统欧洲全区，百年之间，仅可[①]得十书，顾皆天下至文，永久传世。幻者，庸众之人以文章学术而生者治之，其进也骤。张皇号召，声动一世，一岁之中，得书千馀，第不阅十稔，更问其书何在，昔日大名今复焉在，则去之已久，亡也忽焉。唯真与幻，一久一暂，正相对待，有如此也。

昔者希腊史家海罗陀多思记言，克塞耳绥思尝阅兵，其数不可计极，乃潸[②]然泣下，念是千万人，不及百年，将更无一存也。今若披通行书目，见是中书籍将十年而尽亡，言念及此，更焉得不流涕

① "仅可"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潸"原作"潜"。

耶。

文字之域，芜杂不异人间。人若涉足尘世，当见顽愚群众，到处麇集，挠害万物，如夏日青蝇。唯恶书亦然，其在著作林中，若田有蔓草，夺良苗之膏泽而阻其长。是复垄断天下人之财货光阴精神知力，悉聚于己[1]，使无暇以及他书。故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试观近世著作，十九皆是，推其原旨，第欲得钱耳。文人书估，朋比为奸，以欺世人。更有进者，佣书卖文之徒，不知醇美趣味与时代文明，俨为文苑领袖，教世人以趋时，使读最新之书，以为社交谈助，而己以是得阴售其志。如斯宾特勒、笠顿希和之属，著述浩瀚，有名一时，皆其类也。己则利矣，而读者迫于时尚，强使日诵庸书，不遑休息，斯大可哀悯者耳。著者既皆庸凡，复为金资而动，故其数亦至众。天下之人以读其书故，于古今杰作转致荒废，但知其名而已。

欲救其敝，不读一法最为切要，是在独立主见，不妄读书。无论[2]政治宗教诗歌小说，毋以群众欣赏，名震一时，一年而数易板，遂取诵之。须知恶俗之书，为愚人而作者，恒得多数赞美也。但当诵习贤哲著作，其思想感情超越古今，悠久不朽者，斯乃足为教益耳。吾人读书，恒患多逢恶札，鲜见佳本。恶书者精神之鸩毒，其害及于心思。人欲读佳书，当从不读恶书始。何者？盖人生实短，而时光精力皆有所限也。

---

① “己”原均作“已”，下同。

② “论”原作“问”。



妇学商兑

1914年12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2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昔章实斋氏著《妇学》，于当时风气甚加訾议，而未尝持不读书之说，其言颇平。特所论列，唯以礼法为衡，非本据于科学，故亦仅十得六七而已。礼法为物，本非一成而不可变者，唯可渐移而不可骤革。使冒昧为之，则旧本已摇，新根不固，鲜有不败。民德漓涣之时，亦即民族衰微之日，征之历史，事实昭然，此言礼法者所亦不可非也。然即以为人生之指归，则犹有间焉。

女性问题，世无定论，则女子教育之臬极可弗言也。近有奥人华宁格耳，本生理心理之学，独倡一说，新警多真谊，今取其中正确实者言之，则谓女子本务，专在孳育，其体质精神皆亚于男子，故不堪任重，为劳心劳才之事，如从事战斗工作或治精微之学是也。才女风气如实斋所言，今尚少见，而海内女子略受耳食之学，辄漫言有从军之志，其不思甚矣。至其不可之故，虽乡妇村妪亦当自审，无待明证。秦君洗氏，世故有之，第千古而一出，未可以概凡众也。

使经邦之责半可分诸妇人，事亦甚佳，特虑文化发达史中不能容是剧变之例耳。

今所排者，特风气流行之敝，若学校教练，则无可议。诚以妇人之事，在于齐家教子，为国民后援，其责非不重大，且生计之说，亦以渐兴，皆非学不可。第女子当读书之故，犹别有在，所以陶镕其性情，调节其感兴，斯为尤要也。人类原生，等于动[①]物，顺其天赋本能以行，逮文明上遂，人能以理知判断之力自为防闲，故得不及于乱。特在妇稚，较近自然，多率性而行，因以入于罪戾或蒙道德之诛者，世多有之。今使读书，能知大义，增其理解，则知尘根之享非人生极谛，而一切浮华逸乐皆不足耽，别求怡悦于性灵之间，更不至随心恣意，丧其神守矣。太炎先生有言曰：调御大夫，当为宇宙之忏悔者，不当为宇宙所漂流者。人不能匡自然而正之，独安可役于形体，自汩没乎？世俗妇女，多不读书，思虑兴趣，类至猥琐，不出室家之事，是皆为自然所漂流者也。悬测来者，不知当如何。观女子在学，德业未修，而多矜色，何所执持，生是差等，抉鉥其隐，乃为自炫，属于本能，种业深长，不可移也。滔滔方往，亦已焉哉。

辛亥夏作是篇，未几光复军兴，海上女子竞言北伐，金陵一役，背负逃归，自此女军人之风亦以戢矣。教育大势，趋于实际，今社会之所需者，不在一二女杰，而为多数之贤母良妻，以奠家庭教育之基。窃意今之妇学，当以教养之事为本，辅之技工，以求合于实用，进之艺文，以陶淑其性真，庶其有用。寻常女校亦当注重家政学一门，总摄其要。英戈斯德著《民种改良之教育》，有言曰：

---

① “动”原作“物”。

依善种学说而论教育，则其最要问题在当如何养成子女，具诸才力，俾将来足为人父母是也。

妇学问题亦正可于是得解决，而无待繁解矣。



英国最古之诗歌

1914年12月刊《叒社丛刊》第2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各国文章缘起，大抵诗先于文，盖书契未作，专恃记诵以为流传，且感情表见，利于永言。《毛诗·关雎》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元民文学，传说与歌谣同时并生，而踏歌以音节调整，便[①]于咏诵，随乐师之迹，流行遍于国中。初皆简短，各自为篇，及有文字之时，乃经排比，聚神人世说，古英雄行事，区别部居，参订成书，长数千行，乃成史诗。史诗出于民歌，所叙多先民事迹，陈说庄严，有如史书，故称史诗，与琴歌别也。英国诗歌起于七世纪时，凯特蒙著。第其前尚有古诗数篇，不知著者姓名年代，多残缺不全。有《培阿邬尔夫》一诗，篇幅最长，亦特完好。培阿邬尔夫者，古瑞典英雄，意言蜂狼，即云狼也。其诗初为短篇，流布北欧之地，及英人渡海，定居不列颠之岛，此歌亦相与俱来。后

① "便"原作"使"。

人集录，汇为长歌，凡三卷四十二章，三千一百馀行。今所传者，为七世纪末抄本，以时代论，在欧洲史诗中，舍希腊二诗外，此为最古，亦最有价值者也。

诗言丹麦王赫罗什伽筑享殿于海滨，高会群士。有巨人名格伦兑耳，居大泽中，恶其喧嚣，乘夜入殿，执武士三十人杀而食之，众不能敌，殿遂荒废，凡十二年。峨斯王子培阿邬尔夫闻其事，乃自瑞典浮海而至，愿为王驱除之。夜宿殿中，巨人复至，因与徒搏，力握其腕，巨人不得脱，断臂而去，反走死沼中。王大喜，置酒为贺。（右卷一[①]）夜阑，格伦兑耳之母复来报仇，攫一人去，明旦王告培阿邬尔夫，迹之至于大泽，入水与斗，杀之，遂携重赏返其故国。（右卷二）五十年后，培阿邬尔夫为峨斯王，已年老。会其地有火龙守宝藏，有人偶入其穴，乘龙熟睡，盗一玉杯。龙醒大怒，每夕出而为灾，焚毁村落。王出与战，龙嘘气如火，不可近，卒力斗杀之，而王亦被殊伤，遂死。国人哀悼，为筑台山上，火葬之，且谥之曰："是王中最，以温良对群臣，慈惠对百姓，唯荣誉是宝爱者也。"（右卷三[②]）

是诗三卷，可分为二段落，第一二卷言除怪，第三卷言杀龙也。传说中言巨人、侏儒，率指本地遗民，盖土人为异族所逐，退居内地，而相仇未已，时潜出劫越，历世相传，渐近神怪。故传说言其居处，必在山林沼泽之中，或有神术大力，而容貌无异于人。诗第二十章叙格伦兑耳之状，亦云状如生人而尤巨大，丑如老妇也。神话中之龙，本于上古信仰，当出于蛹虫。宝藏所在，有神物守之，龙即其一。各地其说甚多，如越中卧龙山，有童子入山窃珠，其一例也。

---

① "卷一"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原无"三"字，今增。

《培阿郛尔夫》为英人入不列颠岛前所作，距今千数百年，诗中所现国民特性，初未有变。北方之地，阴寒严厉，风土人情，相因而生，诗叙英雄毕生之苦战，自然背景，正与应合。四周萧索，惨然无欢，无鲜美之物色、温柔之情绪为破其沉寂。盖所图者非梦中仙乡，而为真实人间世，是中所有，唯是艰难灾害。培阿郛尔夫往来其间，正不啻示人以入世之典型，人生之臬极也。武勇荣誉，坚忍独立，委心任命，尽力而行，生命不足惜，欢乐不足耽。方其将与巨人斗也，自审恐不敌，曰："倘其死也，命之所定，人孰能逃命。"（第七章）又曰："吾之来，将为大君奏此功，不然则身死享殿。"（第九章）又云："人既死矣，徒伤何为，不如力图报之。人皆有死，倘得时机，所当于未死之先，力求荣誉。勇士死后，但当留名以为纪念耳。"（第二十一章）是则勇往直前之气，又即由委心任命之意而生。诗经后代改订，多杂景教文句，而元始民族崇信宿命之谊，通彻全篇，固不相掩[①]，读之觉庄严之气，悲哀之情，透纸而出矣。

诗以古英文著作，即盎格鲁撒逊文也。其文章质朴古雅，为史诗所同，而其描写上古居民情状，尤至为有味。如当时君臣之关系，男女之交际，战斗游戏，宴会酬应，城市舟车之状，皆仿佛如见。又其图画物色，亦至佳妙，其图不施色彩，而阴湛深重，自具北方之特色。如第二十章状格伦兑耳窟穴云：

> 其地无人迹。陵谷居狼，岩壁多风，沼径阴暗，山泉潜流，水行于地中。相去不远，大泽在焉。霜林上掩，大木虬[②]根临水而仆，入夜乃见妖祥，火发水中，泽之浅深不可得而知也。

---

① "掩"原作"奄"。

② "虬"原作"虯"。

> 鹿遇犬逐，自投林丛，乃甘野死，不敢近水次。其为地不祥，大风怒吹，波浪陡立，上接云汉，颢气重浊，苍穹鸣号。

是其一例，为全诗中佳句之一也。

《培阿邬尔夫》世称英国国民史诗，在英人视之，非特为文学之粹，抑亦民族之夸。故或名之曰英国之圣书，著英文学史者，悉以是为首最。盖文字转变，虽已殊形，而精神流传，实出一本，国人之宝重是书，盖有故也。

闺　情[1]

1914年12月刊《叒社文丛》第2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友语余曰：人言病人有时昏呓，自言其隐，信乎？余曰：信然。余数见有病人狂夫，道其衷曲，皆人清醒时所不肯言者。日前余行医于邻村，曾遇一事，今请以语君。

女病已六日，一夕热大升，乃遣人迓我。女家唯一老母，性甚和易，但少褊心耳。母涕泣乞余救其女，余尽吾力为之调治，退坐客室，以观其变。少选复往视女，热乃益甚，昏不知人，常作谵语，似梦中见鲜华与棘刺也。女见华则向人而笑，俄忽棘刺其手，苦痛见于颜色。余心自语，此幻景耳。女忽复顾笑，断续私语曰："爱我不爱我？"言次动其指，似一一摘华片去之。（案：欧土有花草占。任取一花，回首他向，一一摘其瓣，且摘且言，至末瓣为定，以卜心事之谐否。大抵小儿或妇女为之，其语各地略有异同。上所述者，

[1] 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作，后编入《域外小说集》，改题《秘密之爱》，文字有改动。

盖希腊及意大利所行占语也。）

余示意老母下楼小憩。母就炉次为余点茶，且称述其女，余遮之曰："第母亦知女曾有所欢乎？"母曰："先生，吾女性情纯洁如小羊，无是事也。"老母盖秉姥教，以为爱恋之事，殆唯荡女乃有之耳。余曰："第女或有幽怨乎？苟知之，则医药或尚可为。"母曰："嗟夫！使莱妮阿信有是，为吾家名累，则吾宁见其早入丘墓耳。"余见言不见听，遂饮茶，复一视病人，留药而归。

三日后女死矣。女病已亟，但其病心病也，苟略得尉藉，当可挽回。葬之日，余心窃怜之，亦往送葬。女严妆安卧，面带微笑。老母抚尸，擢发恸哭，见之惨伤。圣歌既奏，吊客当进嗅死者之额告永诀。众方曳老母去，舁尸将葬，忽有少年来，请与死者诀。少年约十七八岁，居邻村，与女家谂。以余测之，殆与女昔同学也，故今亦垂泪而来，未足为异。未几棺既入穴，众皆散去。余亦将行，第不自大门出，拟从后门绕道至市。才至圣殿后，乃见少年独立墓场僻处，涕泣不已。余怅然伫立寻思，欲进与语，告以莱妮阿病中所云，但余心不复能堪。其爱初既生于秘密之中，今亦当任其死于秘密之中耳。



同　命[1]

1914 年 12 月刊《叒社文丛》第 2 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病人语余曰："乞君诚言，内室病人顷乃若何？余不复闻其呻吟声。君其语我，岂妻尚生，抑已死耶？"余慰[2]之曰："君胡为此言？夫人固在，且渐佳胜，三夜不瞑，今方睡耳。君且少假寐，热未尽去，宜少得休息。余今当为君招姊氏来，日来调护其妹，忧勤备至，或倦且睡乎？"

余乃出室。二人方新婚，伉俪至笃，自邻村移住妻家，忽俱得急病，至无暇告其家人。幸妻姊为之调理一切，且视家事。余入内室，一瞥即知凶耗矣。姊方以手阖女口目，闻步声回顾，积泪满眶。余俯而视，脉更不复动，已与半生忧患相随俱逝矣。余语姊曰："汝今可去招一媪来为助。余当侍病人，待汝归也。"女披巾于顶而出。

余独留室中，既乃转入病室，蹑足徐步，惧惊其睡。余入时，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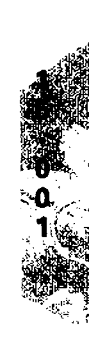
① 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作，后编入《域外小说集》，文字略有改动。

② "慰"原作"尉"。

人方假寐，余旁视良久，面容沉静，状虽疲苶，似有转机。特余殊不知其愈也，将为喜欤，抑为悲也？使彼更得安睡，可望得生，第其醒时，倘闻此事，则将如何？余当先诫女姊，毋露片言，或下滴泪。病夫气力未复，使其知此，则百事皆已矣。

余即蹑足下楼，停立门口，以待姊归。未几女偕一媪来，媪之业，盖专为人易服陈尸，且司守夜者也。至门次，媪语姊曰："今吾侪当先为此可怜人易嫁时衣衣之。"余遂授以机要，当如何行事，俾病人见之不生疑也。

三人同登，余先入，二女继之。余方入室，乃见病人卧地上，僵矣。余无暇告姊以故，使弗入，仓卒以两手遮其面曰："且出，至病室。"女愕然，顾如命而出。余亦出，以手作势，令媪勿声，遂使之出，而自引姊至廊下语之曰："吾诚语汝，汝弟不在室中矣。汝当见其已与挚爱之妻相傍长眠，二人至死不相离也。"彼殆有所疑，因自起视。彼病甚，纵起而见妻尚生，亦且死。今见妻先死，犹为大幸，以彼若先死，亦将以杀其妻矣。余驻村中凡二日，得及送二人之棺入墓穴也。



何以处此生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一)

1915年1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3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某生欲逃学,其父督送之。将至校,生驻足不前,强之则大喊,若校中有至可畏惧者在焉。教师闻声出,生见教师,即闭口无声,随之入。其父诉逃学情形于教师,并请从严惩戒而退。当此时也,教师严加惩罚,则此生尤以学校为畏途,而不肯来学;若从宽免究,恐此生以[①]校规为无足重轻,而愈欲逃学。怪石不敏,无法处置,望教育界诸君有以指示之焉。

---

① "以"原作"为"。



答第三期处置逃学学生之疑问[①]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二)

1915年2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4期
署名鹤声
未收入自编文集

学生至于逃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日学校教育严，则其念萌；家庭教育不得其术，则其事生。观某生情形，得毋类是。虽然，治校犹治国也，能以恩威并济，斯为上策。不然，与其宽，宁使严。且彼家庭能督送来校，安知不能督教于家，二者似未可以全非也。以是言之，则某生之刁顽甚矣。且生既敢逃学，迨其父督送至校，而犹敢驻足不前，强之则大喊，及见教师，而始唯唯从命也，目无父兄，其刁顽又可概见矣。愚以为惟其刁顽，则凡所以虑之者，不妨从严，重惩之而又训导之。重惩所以禁其刁，训导所以启其顽。如是而后，如彼犹[②]以学校为苦，而再逃学，则令父兄再督送至校，而再如前严惩之。至第三次，彼必不敢再逃矣，何也？彼知无可幸而有所惮也。于是可稍济以宽，惮其威亦示以恩，庶有以禁其邪僻之

① 据抄件。

② "犹"原作"尤"。

心而启其自新之念。不然，惮其威而不示以恩，彼身虽不敢逃学，而心则未曾无逃学之念也。且师生之间必成一种恶感，甚非教育之福。示以恩而不惮其威，则视校规为无足重轻者，岂止某生而已哉？将效尤踵起，有不堪收拾者矣。是皆未得恩威并济之道也。虽然，得乎恩威并济之道，遂足以言处逃学乎？曰，尽善矣，未尽美也。何也？盖恩威并济于逃学之后，不如恩威并济于逃学之前。学校之中，能恩威并济于平日，家庭之间，又时时训诲之，开导之，使子弟日亲学校，而不以学校为苦，学校家庭又从而联络以相助相成，如是则逃学之念息，逃学之事弭矣。斯为能真处逃学，斯为能真办[1]教育，尽善矣又尽美也。吁！是所望于良教师与好父兄耳。

① "办"原作"尽"。

答第五期初小女生亦可照常收费否①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三)

1915年4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6期
署名鹤声
未收入自编文集

小学自收费以来，女生遂日形减少，鄙意以为此时当权且免收，以资挽回，不可任其去校，试陈其理由如左。

夫学校者社会性质，而非营业性质也。故学校经济苟可支持，无论男女学生，贫乏者固不宜收费，即富裕者亦不宜斤斤较量于锱铢学费之间，而转碍生徒之向学、教育之普及。此当免之理一也。

且原夫学校之所以收费者，每因经济困难，不获已而借赀补助者也，故学费收入，非学校经费之大宗。且一校之中，男生多而女生少，女生学费为数尤微，收之则不足以裕经济，而影响所及且有妨于女学之进行，于此无益，于彼有损。免之则经济上不甚受其困，而固有之女生且可以保全，或又足以广招徕，于彼无损，于此有

① 据抄件。

益。此当免之理二也。

今日社会上之心理视女学为无足重轻，故学校一收学费，无论贫乏之家庭不能出费者惟有使女子不学，即富裕之父兄亦不愿出费，宁可使女子不学。夫女子为国民之母，中国四万万人，女子居其半，乌可无学哉？彼家庭父兄见小而出此者，固不足责，而负教育之职者，对于女学，凡所以提倡振兴，则当较男学为尤汲汲。彼因惜此区区而去，而我又乌可惜此区区而任其去哉。此当免之理三也。

有此三种理由，故愚以为当权免学费也。且能如是行之，十年二十年之后，社会稍有开通，女学稍有进步，或有可以收费之一日，亦未可知。因书以答高山先生之雅问，未识学界诸君以为如何也。



愤怒动作之说明[1]

1915年2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达尔文发明进化之说，应用于各种学术，极有进步，而以生物及人类学为最著。物始于微，渐以演进，终极于人，人复由草昧以至文明，此为自然之程序。而考之个人生活，其自胚胎而至诞生，变化之迹，同于生物进化；其自婴孩以至成人，发达次第，复同于文明进化，节节相印，殊不少爽。故人间性习缘起，若以是解之，多有可通。意大利人摩沙著《恐怖之研究》，有言曰，所谓本能者，盖先世之声，留在吾人神经细胞中，振作回响。凡人类之知能经验，上自洪古，食茅实，战猛兽，裸死林中之人，以至近代祖先心力之劬劳，皆融会而发现于此也。美国霍尔博士曾本进化学说研究人类愤怒之情状而说明之，颇有趣味，略举数端于下。

一、吞咽。人怒，喉间多自吞咽，盖本于食肉兽类，见敌欲食，自作此状。

---

① 据抄件。

二、流涎。怒则口生津，兽见物欲杀食，先感好味也。

三、喷唾。人相诘难，唾而不受，但在儿童多以唾为攻。如猛兽多有之，猫之喷吐尤至习见，正其例也。

四、坌息。怒时气息迫急，盖本为深泅久伏之预备，如两栖类，初行深呼吸极速，继屏息不动，良久以为常。

五、喧呼。儿童争斗，大声呼号，大人亦多有之，与动物同。狼犬等之群嗥，流为野蛮之战呼。运动会中同僚喧呼助势，亦其类也。

六、姿势。争斗前却立作势，亦类动物，如猫犬皆习见者。

七、牴触。儿童争殴，多先首，如俗称头走及牛头拱，黑种亦多行之。盖水陆脊椎动物首皆居先，习惯相传，以首拨除障碍，又挥首横触（即头走）。或儿童怒起，侧首示威，则令人回忆人类进化世系中戴角之类也。

八、践踏。斗殴时践人趾足等，有如动物之蹂躏其敌。野蛮舞蹈以扬武，亦踏地极重。如今人顿足怒骂，亦属此意。

九、装鬼脸。儿童作鬼脸向人，野蛮喜文面或著假面，古时战士用面具，不尽以护身。在动物界中亦多见之，如猴类作态，以为戏弄，或以吓敌也。

十、咬嚼。儿童争斗，时以齿啮。野蛮、白痴、低能者（俗语称呆）、犯罪人亦如此，则甚与动物近。常人怒极切齿，只其初步也。

十一、搔摘扭掐。儿童每行之，犹有用爪之遗风。婴儿把握极紧，或言数月之儿，两手握竿，能自支其身，悬于空中，亦林中生活之微影也。

十二、挟持。小儿怒急，辄力挟其人或物。动物如熊类，以前肢挟敌死之。

十三、推打。此类动作已属人类，唯类人猿等有之耳。

十四、对于无生物之愤怒。儿童颠蹶触物，辄怒反击之，野蛮亦然。无教育者亦多迁怒于物，以泄其忿。盖上古之时，人信物皆有灵，人禽木石，形色虽异，等为有情，故视若一律。所谓精灵信仰，此其思想之残存者也。

怀陶君焕卿①

1915年10月24日刊《笑报》
署名长庚
未收入自编文集

焕卿死三年矣。见陶社通告又将以重九日举行秋祭，感念今昔，可胜车过腹痛之感。君尽忠故国②，炳烺大节，众所共晓。即其平居言行学业刻苦卓厉，亦在在足为景行之资。聊就所记述其一二，以为故人纪念云尔。

余初见焕卿在丙午夏，相遇上海，衣和服，草履左右异式，行马路上，见者疑为乞食沙门。丁未六月徐案发，君走东京，相见于本乡寓楼，落拓之状，固③如旧也。

君奔走江浙，联络会党，据所自述及传说，其辛苦之状可想。尝出示所订约束，有一条云，不遵守规矩者以刀劈之，相与大笑。山林集会，其粗豪真率处殊不可及也。

---

① 据抄件。
② "国"原作"图"。
③ "固"原作"故"。

君在东，恒与龚君未生偕行。每来谈，饮茶甚豪，盏有馀沥，辄交互注空盏中，或倾壶中，又入沸汤，仍注饮之，殊不自觉。天雨，赤足着皮靴，饭时探袂出巾，将以拭面，则引黑袜出，已破烂失其踵，复纳之，探袂底，始得巾焉。

太炎先生居民报社，见君辄呼为焕皇帝，或云焕强盗。君少愠，则下庭盘旋，曰太炎先生又作如是语矣。太炎先生垂发及肩，新世纪报社中人诋之曰长发老贼，太炎先生亦以自号，为笑乐焉。

君湛通经史，文章质朴而有奇气，闲论及春秋时形势，口讲手画，瞭若指掌，似其得意之学。所著书只《民族权力消长史》等二三种板刊于世，小篇散见《河南》及《教育今语》杂志，多半散佚，搜辑刊存，亦后死之责，陶社诸君子其亦有意乎？

君在东，生计颇刻苦，间或不给衣食，售所编著书以为补助。《消长史》尝暂存余等居舍，一日来取，两手各挟一巨捆，往复数四。云交番警察屡目送之，似以为疑，然微见其为书，故亦不果检索也。

《大家谈谈》一则[①]

1915年10月25日刊《笑报》
署名长庚
未收入自编文集

章太炎先生学术文章举世所宗，而性殊和易，且喜滑稽。尝戏为测字，以人姓名分拆得义，惜多已忘失。唯康有为之有字云："弄得大清大不成大，清不成清。"梁启超之超字云："召见后便出走。"刘师培之妻名何震，方办《天义报》，主张女权，则测之曰："何者言可人，震者言云雨直到辰时。"则殊谑而虐矣。

---

① 《大家谈谈》为《笑报》专栏，此据抄件。



《会稽风俗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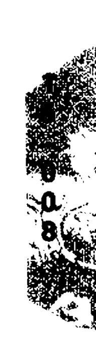
读书杂录(一)

1915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5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王梅溪著《会稽三赋》，风俗一编最[2]为详赡。周世则作注，引证古籍，疏山川人物之本事，已至精核。史铸更为补注，则文章典实悉表而出之，尤便初学之诵习矣。明南逢吉所注多采旧本而更浅显，有上虞尹坛、山阴周炳曾两增注本，实无所异，疑南注[3]本来如是也。湖海楼刻周、史注，会稽章氏刻南、尹注，皆颇佳，唯今陈板闻已毁，章板亦不知存否。《三赋》一书，唯于旧书肆中偶一遇之，已鲜新本可得。尺木堂刊本虽粗，今亦少见矣。陶篁村《广会稽风俗赋》补阙续短，不愧虞仲翔之于朱对，唯本无单行，今《泊鸥山房集》又复不可多见，殊有淹没之惧。如得方闻之士为之疏证，刊印行世，于越中文献当至有裨益也。

---

① 自此至(16·006)计二十二篇，刊出时总称《读书杂录》。
② "最"原作"再"。
③ "注"原作"驻"。



《三不朽图赞》[①]

读书杂录(二)

1915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5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张宗子著《於越三不朽图赞》,刻成于其外孙陈祖谋之手,已极希有。

余所见只余氏慕村补刻本,后归朱氏,又为山阴陈昼卿先生所得,修补刊行。虽少逊前刻,然先烈仪容,故自宛然,后生小子,时一展对,足以激发志气。顾三十年来,已不审板片何在,前王子馀君以铜板镂印,亦迄未成书,殊可惜也。

昼卿先生为大父业师,儿时屡闻称道及之,后见其集中正续文牍,尤惓惓于故乡文献,别录《三不朽图目》《诗巢祀位》等文,为《越中观感录》一卷,八杉斋[②]徐氏刻行之,似肆中尚有售者也。

---

① 据抄件。
② "斋"原作"齐"。



徐文长[1]

读书杂录(三)

1915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5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儿时闻乡人谈文长逸事，多诞妄可笑。其一云文长居寺，与僧有隙，每晨僧未起，窃冠其帽，至后园对楼而溺。楼为显者女所居，恶其无礼，言于父，执僧杀之。今袁中郎著传，言有沙门负赀而秽，谓酒间言于胡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似即其事。文长杀妻系狱，陶石篑传言谓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系杀其后妇。文长自著《畸谱》云，"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似狂易中所为。然其三十九岁时记云，"夏入赘杭之王，劣甚，始被绐而误，秋绝之，至今恨不已。"则猜刻见于言外矣。文长好奇，自署云田水月，近于剌[2]谬，未免可议也。

---

① 据抄件。

② "剌"原作"刺"。



王半村[①]

读书杂录(四)

1915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5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王濬,山阴人,著有《红鹅馆集》。《越风》所载,有"诗书岂合蒿蓬老,贫贱翻教骨肉轻"之句,评云,"十四字抵多少悲凉愤激语",盖亦不得志于时者。余见其《红鹅馆诗选》二卷,则多在凤山时作,似非全稿。山阴孙大濩《春华集》有哭王半村诗,注云:"乙未九月三日,半村过余,蹙然相向,欲有所言,以他客在坐,逡巡辞去,即于是夜自沉于罗纹坂。"又云半村母丧负逋,卖文偿之,不足,卒以此自毙。诗云,"岂是鸿毛轻性命,翻因鹅眼贱文章,"乃与半村之句正不期相照也。

① 据抄件。

范啸风[1]

读书杂录(五)

1915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5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范寅自号扁舟子，前清副榜，居皇甫庄，与外祖家邻。儿时往游，闻其集童谣，召邻右小儿，令[2]竞歌唱，酬以果饵，盖时正编《越谚》也。曾以意造一船，仿水车法，以轮进舟，试之，本二橹可行，今须六七壮夫足踏方可，乃废去。余登其舟，则已斥轮为火舱，仍用橹矣。晚岁老耄，辄坐灶下烧火，乞饼饵为酬，盖畸人也。《越谚》虽有遗漏，用字亦未恰当，但空前之作，亦难能而可贵。往岁太炎先生著《新方言》，蔡谷清君以一部进之，颇有所采。《越谚》中之童谣可五十章，重要者大旨已具，且信口记述，不加改饰，至为有识，贤于吕氏之《演小儿语》远矣。

---

① 据抄件。
② "令"原作"今"。

禹陵窆石题字[1]

读书杂录(六)

1915年4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6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两浙金石志》,窆石在会稽禹陵庙中,高六尺,周广四尺,顶上有穿,状如秤锤。篆文今存三行,行十六字,字径二寸.每行首一字下有断裂痕,隐隐辨玉石乾象并天文真黄等字。《嘉泰会稽志》云,此石有古隶不可读,则其坏已久。予按其篆文,极似《天玺纪功碑》。后检《太平寰宇记》会稽县引《舆地记》云,禹庙侧有石船长一丈,云禹所乘也,孙皓刻其背以述功焉。后人以皓无功可纪,乃覆船刻他字,其船中折,据此为三国孙氏刻审矣。《嘉泰志》称直宝文阁王顺伯复斋定为汉刻,未之得也。

徐勉之《保越录》,元至正末兵变,石为胡大海所仆。王思任《先后游吾越诸胜记》云,有所谓窆石者,玉钟倒悬,为恶俗官车断,其下不可知。故今屡次续断,白垩[2]狼藉矣。王记又云,五十年前,

---

① 据抄件。

② "垩"原作"恶"。

余摩娑石钟古隶,如九疑文,犹有痕似,今渐漶没矣。相去又复三百年,视其文尚略可读,岂后复修正之者欤?

妙相寺造像题字[①]

读书杂录(七)

1915年4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6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嘉泰会稽志》,石佛妙相寺在会稽县东五里,唐大和九年建,号南崇寺,会昌废。晋天福中,僧行钦于废寺前水中得石佛,遂重建,治平二年赐今额。石佛今在寺中,高才[②]二尺馀,背有铭曰,"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凡十有八字,笔法亦工。案会稽未尝号吴郡,此石佛既得之水中,又[③]一人可负之而趋者,安知非吴郡所造而迁徙在会稽耶?天衣有维卫铜像,云门雍熙又尝犁地得铜像,亦维卫也,盖古多作此像者。

王继香《越中古刻九种》第八,即影印此题字。跋云:《杜氏金石记》引《三宝感通录》云,晋建兴元年,松江渔者遥见二人浮游海上,吴县朱膺闻之,洁斋迎之,二人随潮入浦,渐近渐明,乃是石像,

① 据抄件。

② "才"原作"财"。

③ "又"原作"叉"。

舁还通玄寺。像高七尺，背铭一名维卫，一名迦叶。据是则维卫像本在吴郡通玄寺，好事者因就其地模造，迎归供养耳。

案《三宝感通录·西晋吴郡石像浮江缘》末云：今京邑咸阳长公主闻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图之，在京起模，方欲显相云。意自晋以来，模造必多，因以流通入越，不必定在越造，施王二说为胜。如《两浙金石志》勉欲证明吴会二郡有改并之事，未免凿矣。维卫亦名毗婆尸，此云胜观，为七佛首。题字三行，正书径八分，今肆中拓本尚有售者，但已颇漫漶，不及《古刻九种》中者远矣。据言系光绪初年所拓，距今才四十许年，已改观至此。古迹保存，能不汲汲也？



跳山建初买山石刻[①]

读书杂录（八）

1915年4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6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陈其荣《清仪阁金石题识》云，是刻在会稽跳山，上列一行，“大吉”二字，下列五行，行四字，曰，“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万历《绍兴府志》云，土人传谓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跳避此山壁上，书大吉二字，不足凭也。癸未之夏，山阴杜春晖叔子兄弟觅冢地憩此，剔除积藓，文字尽出。阮福《两浙金石志补遗》所记略同，云以建初尺度计之，字大六寸五分及二寸五分不等，近年始为山阴杜氏所获，盖当时买地券文也。案县志云，跳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富盛山北，俗传钱王微时跳躲此山，故以为名，题壁[②]之说当由此附会而成。拓本亦尚有之，俗名大吉碑，文颇清晰，殆因发见未久，尚少伤损之故。造字省口从牛，塚作冢。

---

① 据抄件。

② “壁”原作“壁”。

浙中汉晋碑刻甚少，唯砖别尚常有之。今见存石刻中最[1]古者，当推此石为首，次则窆石题字及石佛背铭，而皆适在会稽，诚足为吾越之光矣。

① “最”原作“再”。

馀姚三老碑

读书杂录(九)

1915 年 5 月 20 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 7 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云,三老讳字忌日记,八分书,无年月,以记中忌日皆在建武年,附于末,在浙江馀姚。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三老碑于咸丰壬子新出馀姚客星山土中,今藏县人周氏家,其碑九行,凡二百十七字,其字法由篆入隶,古拙可爱。据称其母之忌日在建武廿八年,则此石当在中元永平间所立。浙中石刻,向以嘉庆间会稽跳山新出建初元年大[①]吉买山题记为最古,建初为汉章帝年号,此石盖更在其前,其出土乃更后。碑额已断,无由考其姓氏,其文字体制,非表非志,疑是碑阴所题。故称之曰"三老碑",为两浙第一石也。

《馀姚[②]县志》载碑高二尺七寸,广一尺四寸,藏陈山周世熊家。世熊字清泉,居客星山下之严陵坞,著有此碑释文,跋序得碑缘起,

① "大"原作"友"。

② "姚"原作"桃"。

末云：

> 碑出咸丰壬子，上溯建武壬子，正得一千八百一年。辛酉之乱，贼火吾庐，亭相去稍远，得不毁。事平，碑仆于地，旁甃汉晋砖数十，如灶突然，盖贼用以作炊。石受薰灼，左侧黝黑而文字无恙。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知海内好古家同此愉快也。

俞樾《春在堂随笔》亦有注释，唯越缦言字多已漫漶不可辨，则考证当亦甚难。此碑出土于今已一周甲，不知现尚存否。因系家藏贞石，故拓本流传似不甚多。询之店家，云新拓绝无，唯偶有旧本，但亦不易多遇矣。



《无双谱》

读书杂录（十）

1915年5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7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幼时喜观绣像，有《剑侠图传》《於越先贤像传》《百美新咏》《无双谱》诸书，日夕玩弄，初不甚解。二十年来，此等书已如麻沙古本，不可多觏矣。

《无双谱》初但知为金南陵作，后查《画征录》云："一时雕本，有《无双谱》，山阴金古良画，古良名史，以字行，人物名手也。"始知其为越人。陶元藻《越画见闻》卷中云："金古良善画人物，有《无双谱》四十小幅，极其工致，好事者雕行之，足与嘉兴朱宾古《凌烟阁功臣图》颉颃争胜。每帧皆制乐府一首，亦琅琅可诵。余最爱其《垓下叹》《河源[1]槎》。"毛奇龄序云："南陵与余同学诗，与徐仲山同学书，未为画而画精。是谱名无双，而实具三绝，有书有画又有诗也。"案今本书殊不佳，岂非复原刻？所见一本，有陶式玉、徐咸清、宋俊、董良槺序，王士禛[2]、卢询题词及古良自叙，而无奇龄文，不知

---

① "源"原作"原"。

② "禛"原作"祯"。

何也？每图有“无双”二字朱印，歌辞后题“射堂”，下钤“墨禅”“默然”“默禅”“老髯”“老禅”“良然”“禅止”“船子”“古良”“南陵”诸记，又一印曰“金粪”，一曰“刘”，盖取本姓之谊。《赏奇轩四种》本即依此翻刻，而颇粗疏，不及原本矣。其画仿佛老莲，诗亦奇妙，阮亭简称为西涯之后一人而已。图后就其人行事绘为图案，题词其上，颇多巧合，如焦先后作一括囊，董快堂极称道之。董无休有子名良骕，亦善绘事，不知即此人否也。

《剑侠图传》《於越先贤像传》皆任渭长绘，画至奇伟，惜儿时涂抹过半，墨痕狼籍。后别求得一本，及所画《高士传》《列仙酒牌》，唯皆系翻板，不免失真耳。渭长名熊，萧山人。《越缦堂日记》云：“渭长画法直逼陈老莲，尝见其画《越中八十贤人像》及《列仙酒牌》，古艳横逸，衣冠器物，皆有证据，须发缕缕可指，真奇笔也。”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渭翁画本最多，顾艮庵世丈藏有六大册，皆昔为姚梅伯孝廉所绘者，题词皆梅伯所著，惊心动魄，得未曾有。余在怡园展阅二次，其奇绝处真不可思议，有观止之叹。”案渭长著作雕板行世者，大抵仅上述数种，此六大册不知所绘何物也。

偶于书摊见《百孝图》残本一本，题会稽俞葆真辑。后于都门得其全书，书凡四卷，各列二十五事，题五言一句，如《百美新咏》例。何云梯为之图，梓工未佳，画亦仅如世俗绣像，赋物写形，少有生气。其编辑亦凌杂无序，似因选句属对，多为牵就之故。唯引用故事，悉注出处，尚为切实。此书盖仿《二十四孝》，本以劝善为旨，非文章艺术之醇者，第以其系越人所作，为表而出之。葆真字兰浦，云梯不知其名，疑系粤人，序但言其居陈村而已。书以同治辛未刊于广东，其板似尚存也。



唐龙瑞宫记[1]

读书杂录(十一)

1915年6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8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两浙金石志》云，唐龙瑞宫记石刻在会稽县宛委山龙瑞宫后飞来石上，文十二行，正书径寸。《嘉泰会稽志》云，龙瑞宫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有禹穴及阳明洞天，道家以为黄帝时尝建候神馆于此。至唐神龙元年置怀仙馆，开元二年因龙见改今额。《唐书》："贺知章于证圣初擢进士，历官至秘书监，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里。"书碑当在归里之后。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此刻而不及其年月，是记后本未书年，今石上四围有界线可证也。

案记文十行，行十五字。《两浙金石志》所载，与僧达受《宝素堂金石书画编年录》中各有出入，今依拓本录之如左。

宫记，秘书监贺知章(原两行)

官自黄帝建候神馆，宋尚书孔灵产入道，奏改怀仙馆，神龙元

① 据抄件。

年再置。开元二年敕叶天师醮龙现，敕改龙瑞宫。管山界至：东，秦皇酒瓮射的山；西，石篑山；南，望海玉笥香炉峰；北，禹陵。内射的潭五云溪水府白鹤山淘砂径茗坞官山麂迹潭，葑田茭池。洞天第十天，名天帝阳明紫府，真仙会处。黄帝藏书，□□盖门，封宛委穴，禹至开，得书治水，封禹□。

石上刻有清光绪年间陶心云题记，十六行，行七字，八分书。文曰：

此为宛委山阳明洞天，《吴越春秋》谓黄帝藏金简玉字之处。龙瑞宫久废，记存飞来石摩崖。贺秘监书，海内乏真迹，唐人称其深得二王法。光绪癸巳三月，予披丛莽访得之，摩挲仰俯，如见山阴父子，且与荥阳郑氏诸刻足相证印，实宇内宝书也，即以此为金简玉字所在可矣。会稽陶濬宣记。

余近得宫记并陶记一枚，兹并录之。杜氏《越中金石记》释缺字曰“磐石”，末曰“穴”，又“麂迹潭”作“鹿”，今姑从拓本焉。



唐董昌生祠题记[1]

读书杂录(十二)

1915年6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8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唐景福元年，岁在壬子，准□建节度□相国陇西郡□□公生祠堂。

□年十二月十六日开山建立(缺)，遍山栽(缺)，□柳枝。

《金石志》云，右刻在山阴县蕺山东麓天王寺后石壁，凡十行，前六行字径七寸，后四行字径三寸五分，俱正书。《新唐书・逆臣传》：昌始立生祠，刳香木为躯，内金玉纨素为肺腑，冕而坐，妻媵侍别帐，百唱鼓吹于前，属兵列护门户。属州为土马献祠下，列牲牢祈请。不言建祠年月，得此刻知在昭宗即位之四年也。

五月中令匠人拓得一枚，字已多缺泐，“景”字下半已缺，“生祠”亦缺其半，末行后二字只存末笔，嘉庆县志云“节度”，阮君释作“柳枝”，杜记则从阙，似为长也。

---

① 据抄件。



吴越崇化寺西塔基记[1]

读书杂录(十三)

1915年6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8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吴越王长舅郑国公吴延福载兴砖塔二所。香泥木石,为此镃基。厚二丈馀,其固若山。他日制为,请无疑也。唐下元戊午年七月二十八日勾当并结塔僧契庄、劝缘僧延祝。

右祇园寺西塔基记。寺在萧山县治西,建于晋,为崇化,宋改今名。有东西二塔,乾隆四十一年邑大水,西塔圮焉,废砖中得是记及舍利铜塔一。铜塔署显德五年戊午十一月夏承厚铸舍利塔两所,与是刻前后四月耳。显德为周世宗纪元,吴越向[2]奉中国正朔,显德二年尝入贡于周,是年不应称唐,当以铜塔为合。两记并云结塔二所,则东塔内亦有舍利塔及塔基记可知。《越中金石记》载是刻藏山阴小云栖寺,粤寇后三十年,久访无获。今岁祇园寺僧普勤修寺与二塔竟,予属重访此

① 据抄件。
② "向"原作"乡"。

记，未旬日得于汤氏废园，去寺不数里，杂厕瓦砾间，断为三而无缺，不知何时复移至此，若有扮呵驱遣而出之者，岂非佛力之广大，而物之显晦亦有时耶？爰与舍利同供浮图上级，永镇山门，并志获石颠末。光绪庚寅十月会稽陶濬宣记。

古塔基记及题记并舍利塔铭共拓一纸。塔记断裂，已缺数字，“日制为”三字半残，“丈馀其固”及“也”字已全泐矣。舍利塔底方博五寸，铭文五十九字，方折而旋，文云：“弟子夏承厚并妻林一娘阖家眷属，舍净财铸真身舍利塔两所，恐有多生罪障业障，并愿消除，承兹灵善，愿往西方净土。戊午显德五年十一月三日记。”海盐张燕昌《金石契》亦载是铭，核与今拓字迹迥异。案“弟子夏承厚”蔡英《舍利塔记》释作承原，钱大昕《金石文跋尾》云当为厚字。今拓本显作厚字正书，使原铭如是，蔡云白不至读为原矣。且其文审非椎拓，似反文刻木印成者，故疑《金石契》所载为真，今本则翻刻也。但不审心云何以未加判别，岂其所见舍利塔固已如是耶？翻本尤有数字笔划脱夺，不及《金石契》中摹本之为有神气也。查杜记云藏小云栖者，乃别一塔砖，文云唐下元戊午年七月二十八日延祝，非指塔基记，陶记所言，盖误会也。



建初买山题记[①]

读书杂录（十四）

1915年8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9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跳山建初石刻已著前录，此刻在道光癸未为山阴杜氏所获，距建初元年丙子已阅二十九甲子矣。右首有题名一段，高三尺六寸，广二尺八寸，五行，行字不等，正书径四寸，为吴荷屋所书。文曰："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武进陆耀遹、山阴杜煦杜春生获石同观。"凡三十九字。但匠人椎拓，大都止及原刻，故此题名拓本殊少见也。获石缘起详见《越中金石记》，今抄录之如左：

癸未仲夏，余偕兄尺庄觅先世葬地，偶憩兹山。其石高不及二寻，迤逦围十馀丈，色黝然而黑，土人云有字在石趾，剔除苔藓谛视，乃东汉人题记（成李特、后秦姚苌、西凉李暠皆以建初纪年，与越中无涉），为自来金石家著录所未及者，喜逾望

① 据抄件。

外。盖在其前者，唯秦泰山残石十字，琅邪台八十七字，汉五凤刻石十三字，居摄坟坛二十二字，永平开褒邪道一百二十字，总五种二百五十四字[①]而已。记文五句，凡三用韵。古人先韵诸字，多读入真，故年钱与人为韵也。

《娱园诗存》卷三载陶子缜太史《跳山访汉大吉碑赋》一首，以题为韵，盖皋社社集分作，故入《娱园萝赏集》中，今转录之，亦以当是刻之一题记也。赋曰：

绎山倾圮，窆石岩峣。蓬莱阁峻，岣嵝碑遥。讯会稽之篆刻，溯前代之镌雕。玉检金泥，辉煌溪壑；赤文绿字，照耀云霄。千年考东武之遗，仙岩虬锁；一镇卫南维之极，天阙龙跳。地有跳山者，在越城之东间。邑治远计以卅里，山势遥拱夫千鬟。奇峰密迩，鸟道[②]回环。路近担山之麓，崖临镜水之湾。近代犹传松壑，遗文或蚀苔斑。若探宛委奇书，曾忆前头禹穴；欲语寒陵片石，且看满眼稽山。有汉碑焉，兀然相向。大吉之文特镌，建初之年足尚。证雅事于社公，怀古风于宗匠。体或由隶以变真，事则铭幽而纪葬。也记直钱三万，杨绍之莂同文（晋太康三年杨绍买地莂）；何疑积卷千缗，寰宇之碑续访。况乎旧石沦亡，遗文断烂。永明之造象谁知，天监之残砖多漫。陵谷或慨变迁，坐卧谁资摹玩。既日炙而雨淋，亦星移而物换。漫说禊春兰序，字书或但恨[③]无王；岂同避地桃源，论世直不知有汉。乃自录始杜君，讹传嘉泰；邑乘多疏，萃编未

① 五种合计当为二百五十二字。

② "道"原作"石"。

③ "恨"原作"很"。

荟。西凉之纪无凭，东京之书为最。十字非出于延陵，二将或传于吴会。考昆弟六人之字，无须名在千秋；比姚江三老之碑，安见物难两大。而访之者古趣横生，雅怀独逸。手拓穹隆，身登峭崒。非求金简之藏，非征石匮之室。赞皇坛数字同珍，琅邪台几行足匹。比冢中之坠简，字出安厘；同瓦当之奇型，文留永吉。近则朱博贻于东土，定国摹自西陲。石室补何攸之象，河平留孝禹之规。上庸之佚文可采，沙南之古迹可追。吹角坝之摩崖未泯，李夫人之题字犹垂。南天之金石何贫，但存溧水校官之志；东州之蛟龙永镇，尚有娥江幼妇之碑。由是吊古空山，搅奇昔墓。玉笥同探，宝林共慕。文献非等于无征，武肃已知其有误（大吉碑土人讹为钱武肃避兵所书）。杨量买地，赝鼎皆知；往生纪文，李唐足数。尧章高士，辨山阴保母之铭；柯亭爨馀，留汉季中郎之赋。

案此刻只记买山造冢，与冥券有别。上虞罗振玉著《蒿里遗珍·吴黄初买地瓦券考释》云：地券之制，前籍未详。以传世诸刻考之，殆有二种：一为买之于人，如建初建宁二券是也；一为买之于鬼神，则术家假托之词，如此券及晋杨绍、南汉马氏二十四娘、宋朱近等券是也。此虽荒诞无稽之俗，然由吴晋讫于唐宋，相沿不改，亦可异也。今跳山石刻当属第一类。黄初券言从东王公西王母买地，杨绍莂言从土公，马氏券从地主五夷王，今则未言。且冥券纪值率百十万，此只三万，与建初武孟玉券之田廿三亩直钱十万二千，建宁孙成铅券之田一町买钱万五千，皆相适合，可知非买之于鬼神，赋云证雅事于社公，似少失考也。

“二将或传于吴会”，盖指《箫二将祠堂记》。《金石记》引钱玫《上虞金石志略》云，《嘉泰志》称吴断碑，今此碑中裂显然，与施宿

所见正同，惜字实近体，杜氏亦谓玩其笔迹，不类汉魏间人所为，盖非孙吴旧物矣。至碑仅高二尺馀，额字居其半有奇，此式亦所罕见。案记文十九行，行八字，行书径一寸，余旧得拓本一纸，字已残泐过半，而杜记载其全文，岂当时尚未残缺至是邪？今据墨本，参以记文，录之如左：

箫二将祠堂记

将军秦人也，姓箫氏，讳阘。始皇东征，与其弟闳同辅王鄣领兵东之越。既之虞，弟闳溺于海，将军乃植金鞭于地而自誓曰，化为黄竹，吾当血食此土，以福斯民。遂随以没。已而果生黄竹，大十围，长九十八丈，迨今犹存焉，其地因名黄竹岭。百姓悯之，乃共营小祠庙，以营香火，于兹有年，凡旱劳之祷，无不随应。兴来令是邑，民有请者，始大其堂而奠焉，因为之记。吴太元二年三月日县令濮阳兴立。

原文第四行末二字，辨迹系“弟闳”，《金石记》作“而鄣”，不知何据，今改从拓本焉。

“往生纪文，李唐足数”，《春在堂随笔》云，禹陵旁禹寺内有唐开成五年所立往生碑。今年六月往访，则寺已占为民居，碑更不复可见矣。



三老碑文[1]

读书杂录（十五）

1915 年 12 月 20 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 10 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馀姚三老碑已著前录，今夏从馀姚张君求得一枚。碑文右横分四列，第一列四行二十二字，第二列六行四十六字，第三列六行三十八字，第四列五行二十九字。左直书三行八十二字。俞曲园、周清泉、宋仁山皆有释文，今依墨本，参以诸家原释，分录如下：

三老讳通。字小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讳。字宗君。癸未忌日。（以上第一列）

掾讳忽字子仪。建武十七年岁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忌日。母讳捐字□君。建武廿八年岁在壬子五月十日甲戌忌日。（以上第二列）

伯子玄曰大孙。次子但曰仲城。次子纡曰子渊。次子提馀曰伯老。次子持侯曰仲雍。次子□曰少河。（以上第三列）

① 据抄件。原无"文"字，今增。

次子邯曰子南。次子士曰元士。次子富曰少元。子女曰无名。次女反曰君明。（以上第四列）

三老德业赫烈。克命先已汁稽履仁难名兮而右九孙日月亏代。犹元风力射。邯及所识祖讳。钦显后嗣。盖春秋义。言不及尊。翼上也。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及□敬晓末孙。□副祖德焉。（以上[1]直书三行）

按第二列缺字但存言字偏旁，周释作谒。第三列阙[2]字存下半作皿，周释作盆，俞作盈，皆未能定。末行及字上下，周作严焦二字，《谭复堂日记》则作严及焉，副字上谭作其，周云疑古莫字，罗振玉《读碑小识》云当为冀字，其说为长。

周跋："三老讳通，邑志失传。掾讳忽字子仪，考《后汉书·任延传》，延为会稽都尉时，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称多士，如董子仪严子陵，延皆以师礼待之。此讳忽字子仪者，殁于建武十七年，时地悉合，岂即董子仪欤？"

魏稼孙记称其刻止一刀，故旁多迸裂，拓至模糊。今所得墨本即遵其法，拓后以小纸团蘸墨细扑，故石花尽灭，字乃显见，但古趣稍失，或反不如模糊之初拓为有神耳。碑文奥衍不可句读，只就可憭者圈识之。碑名应从《续寰宇访碑录》作"三老讳字忌日记"，今姑从俗称三老碑云。

① "以上"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原无"缺"字，今增。



禹寺往生碑

读书杂录（十六）

1915 年 12 月 20 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 10 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俞荫甫《春在堂随笔》云："会稽大禹陵旁有禹寺，老屋三楹，无可观览。其左墉有一碑，尘积寸许，拂拭而读之，则唐开成五年往生碑也。碑皆真书，额题往生碑三字。碑文完好，字体朴茂，亦希觏之物，自来金石家未著录。"（以上原文）余于今夏往访，则寺已久圮，尚馀正殿，并作民居，问碑则云无之，以为佚矣。偶以语碑估，越数日即为拓数本来，盖守庙者以余异言异服，因疑虑不以实告耳。碑文录下：

结九品往生社并序，沙门处讷撰（原两行）

唐开成五年，岁次庚申，皇帝升极。是岁夏五月，会稽[①]禹寺请玄英法师讲金刚经于馀姚平原精舍，会次募一千二百五十人，结九品往生社。夫为善者迷于所趣，无量寿佛，追念不息。遗民

① "稽"原作"计"。

挂冕，康乐投簪，史氏称之，其风不泯。英公学我真教，抱其遗踪，施有等差，阶陈九品，旁求贞石，书其姓字。不以余管见，命序其事云。

后列九品人名。序言一千二百五十人，而所列只二百三十三人。第二品下不列姓名，殆不得其人而阙之欤？碑隙有近人题记数则，今并录之：[1]

道光二十八年，禹寺僧鉏地，得此碑卧灌莽中。江阴方可中洗拓示余，亟命儿子同善置趺承之，移树殿中。案唐文宗以开成五年正月崩，是月武宗即位，明年改元会昌。序称开成五年皇帝昇极，谓武宗也。碑以是年立，嗣是会昌五年，即诏毁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此寺以禹故当不毁，而社中九品人惧罹祸，或瘗其碑，盖至今一千五十馀年，始复出土，故锋颖完整如新云。

十二月二十二日，知绍兴府事汉军徐荣铁孙记。

① 言"题记数则，今并录之"，而只录一则，或有脱页。



绍兴古刻存目[①]

读书杂录(十七)

1916年1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1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越中石刻,虽无丰碑巨碣,而寸珍瑰宝,致足尊贵,如汉之大吉题记,吴之窆石残字,南齐之石佛背铭,大江以南,莫之或先焉。唯沧桑屡变,敲火砺角之馀,金石虽坚,亦莫自保,故昔之存者已佚,完者已缺,抚今追昔,可胜叹惜。今就见闻所及,列为存目,自汉迄五代,凡十一种,以原石见存者为限。山会二邑以外之刻,所未及详,亦不列焉,愿以俟诸异日。

汉建初买山题记(隶书):章帝建初元年刻。在会稽跳山摩崖,俗称大吉碑。

吴禹陵窆石残字(篆书):年月阙。在会稽禹庙。《杜氏金石记》列入汉刻。

南齐石佛像背题字(正书):武帝永明六年刻。在会稽石佛妙相寺。赵撝叔题识云:南齐造象,海内止此一石。

① 据抄件。

唐龙瑞宫山界至记（正书）：贺知章书。无年月。在会稽宛委山飞来石摩崖。叶昌炽评其书云：仙童乐静，摆脱尘壒[1]，如见四明狂客气象。

贞元开山题字（正书）：德宗贞元五年十一月刻。在山阴卧龙山望海亭摩崖，俗称金抽斗银抽斗处是也。

禹寺往生碑（正书）：处讷撰。武宗开成五年五月立。在会稽禹庙侧。

戒珠寺陀罗尼经幢（正行书）：武宗会昌元年六月立。旧在蕺山书院，后移至府学内。奚奖书。上虞有上福寺经幢，奚虚己书。或谓虚己即奖之字云。

又残幢（正书）：年月阙。旧在蕺山书院，今亦闻在府学。

董昌生祠题记（正书）：昭宗景福元年十二月刻。在山阴天王寺后蕺山摩崖。

吴越崇福侯庙记（行书，额篆书）：钱武肃王镠撰。梁太祖开平二年立。在卧龙山城隍上庙。

道士杨政题名（正书）：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刻。在宛委山飞来石摩崖。

此他如李北海法华寺碑，唐太宗十哲赞碑等，皆系翻刻，已非原本，故悉不录焉。

---

① “壒”原作“搕”。



越中名胜杂说[①]

读书杂录(十八)

1916年1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1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越中素多名胜古迹,兰亭禹陵,海内共仰,不仅限于方隅。大抵名胜之地,可分二类:其一山水映发,天成胜景;其一史迹遗留,过者凭吊今昔,自生感慨。此二原素,或分或合,初无一定,然终不逾此范围。兰亭之地,自娄公起陆,一路山冈回亘,溪流萦带,至可人意,一至亭前,则索然兴尽。默念此文昌阁下,为永和群贤流觞赋诗地,自觉不伦,诚反不如一片荒原,楬片石以识修禊遗迹,犹足令人低回也。渡东柳桥,但存白水,而过其地者,不禁忆及余王二公之大节,初何待夫夸饰。至攒宫吊宋六陵,见数堆荒冢,虽旷达之士,亦必代为宋人感亡国之哀,此情境适合,发于自然。兰亭为古风雅之地,而以尘俗污之,山水虽灵,亦反为减色。今闻将修葺,其能有以改正之,无为右军羞可欤?

禹庙逼处会稽山下,无风景可言,但令人怀七年治水之绩,起

① 据抄件。

崇敬之思。惜塑像拙陋，俗气可掬，唯以较仓颉之四目肉角，已大胜矣。左偏有窆石，为海内有数之古刻，足供考古者之摩挲。但一及春游，无赖少年群集亭上，以小石投石称堕之孔，以肖[1]生子。案此种信仰本于元始宗教之生根崇拜，原为不异，但于石不免残损，所应禁阻。石旁又有某令立二短碣，粗砺恶刻，至为障目，安得有胡大海拔而去之。

怪山今称塔山，云自东武飞来。山顶有塔，二十年前曾陟其颠。光绪丁未夏，塔灯火发，遂灾，骨骼仅存。乙卯夏往游，于瓦砾中得坠砖二，皆断。一云“护国禅师月江，杨文正书”，侧存“嘉信”又“三块魁”五字，阴文行书。一云“应天佛塔砖”，侧存“信女剌氏男”五字。按塔建于晋，而屡经修葺，不知此为何时之砖也。灵鳗井只洼然一潭，了无他异。许征士祠本奉许玄度，如戒珠之于右军，去年春忽为诸无赖改作朱天君祠。世俗淫祀尚不足怪，独当地士夫充耳不闻，纵不好古，于坊里之事亦何忽不过问耶？

---

① “肖”原作“小”。



义国夫人虞氏墓志[①]

读书杂录(十九)

1916年2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2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云:保信军节度使赵与华妻义国夫人虞氏墓志,正书,道光己酉江阴方可中得于会稽三十二都昌原水中,今不知所在。

魏锡曾《非见斋碑录》载义国夫人虞氏志文,注云据会稽潘君良骏录本,十八行,第四行三十五字,馀行三十六字,正书。赵扬叔云,石高裁尺二尺二寸,广一尺五寸,咸丰庚申杭州六佚。今转录其全文于下:

> 先妣虞氏讳与恭,世居越之山阴。曾大父讳宾,朝散大夫,比[②]部郎中,知饶州。妣桂氏,封宜人。大父讳明夫,朝散大夫。妣某氏,封恭人。父讳卿,儒林郎,池州录事参军。妣

① 据抄件。

② "比"原作"此"。

杜氏，正献祁氏五世孙也。先妣生于开禧丁卯五月二日，及笄归于先君保信军节度使与华，为楚孝节王伯旿之曾孙妇，吴宣献王师意之孙妇，咸宁郡王希丞之冢妇。淳祐七年，以荣文恭王娣妇，特封宜人。景定三年进封硕人。咸淳六年，以孟榮该皇后款谒恩，特转和州防御[1]使，进封咸宁郡夫人。七年该明禋恩，封禾政郡夫人。先妣秉性温柔，律己勤俭，事上以孝，待下以宽，接姻族以和，处闺门以肃。不幸先君蚤世，嫠居谨守，柏操甚坚，唯延师教子，期绍家声。孟榮侍[2]母游宦，入缀宗班，未尝不以承顺为先。咸淳壬申冬得旨特转福州观察使，充荣王园令，奉侍归里，以便[3]亲养。暮景优游，自谓可登上寿。忽一夕呼孟榮来前曰：吾衰矣，势必不久。复戒之曰：忠孝勤俭，尔家相传之道，尔宜遵守。言未竟，翛然而逝，人皆谓此生平好善之应。母子相依，俄顷永诀，呜呼痛哉！时咸淳癸酉十月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七。讣闻，度宗悯悼，特辍视朝，锡脑汞秘器以敛，颁内帑金帛以赙，恩隆世母，追封义国夫人。纶诰有"柔嘉有仪，慈俭为宝"之褒，其为哀荣可谓至矣。男一人孟榮，孙男二，长由烈，承节郎，次道真尚幼，孙女四俱幼。忍死以德祐乙亥正月一日奉柩葬于会稽五云□□乡□□之原，从先志也。葬日薄，未暇乞铭于当世巨笔，姑识岁月纳诸幽。孤哀子赵孟榮泣血谨志。眷末中奉大夫直秘阁会稽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赵时弥填讳。

附近人题字二段，并录之：

---

[1] "御"原作"集"。
[2] "侍"原作"待"。
[3] "便"原作"使"。

道光己酉六月，江阴方可中得此石一角于禹陵北二里，使人求诸河，三日乃得全石。案夫人为宋度宗世母，葬应不薄，今其墓无可考矣。石泐其姓，谛视是虞非卢。知绍兴府事汉军徐荣记。（右正书二行，在志前）

此刻虽五百馀年，文中诸人，妙是越中名贤，可宝贵也。己酉六月得此石，因记。可中注。（右行书二行，在志后）

案此志与《往生碑》先后出土，去今才六十馀年，而原石久毁，墨本亦稀如星凤，魏氏碑录所据亦只当时录本，可以见矣。计自己酉以至庚申，首尾十二年，此石不知为何氏所有，著录未及，文亦不见于他书，今备录之，亦越中文献可宝重者也。志有数字残缺，或仅存偏旁，据魏录原注引越氏言，云皆凿去者。今审皆地名姓氏，不知何故为此。志文第二行氏字上，赵云疑葉字而不敢定，只其上草头可见而已。虞赵诸字虽凿而未泐，故仍全著之。



越中游览记录[1]

读书杂录(二十)

1916 年 2 月 20 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 12 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张陶庵作《梦忆》,瓯山金氏本旧序云,兹编载方言巷咏、喜笑琐屑之事,然略经点染,便成至文,读者如历山川,如睹风俗,如瞻宫阙宗庙之丽,殆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者欤?其书杂记江南风物,越中故实不及三之一焉,然以文言道俗情,并冷爽绝伦,如握冰雪。读《龙山放灯》《越俗扫墓》诸篇,每为神往,想见明季奢华之状,令人感慨系之。原书一卷,金氏刻入《砚云甲编》,王纯生所得钞本凡百二十五篇,始厘定为八卷,即粤雅堂本所自出,虑亦已非本来之旧。《谭复堂日记》云,在娱园见王见大所刻《梦忆》,甚工雅,伍氏《粤雅堂丛书》犹有阙失。余幼时数游娱园,惜未得见,今秦氏图书散失都尽,不可[2]究诘矣。

王季重著《文饭小品》,其浙江游览记中有《先后游吾越诸胜

① 据抄件。

② 此处原衍"不"字,已删。

记》一篇，记卧龙、炉峰、柯岩、吼山、禹庙、六陵等之游，凡二十六则，语极清妙。其评吼山曰恫疑虚愒，又称柯山石宕为此山川入无间地狱者，皆有识力。唯禅机谐语，时作凡响，是则明人山林习气，谑庵亦未能免俗耳。

《萝庵游赏小志》一卷，李慈铭著，番禺沈氏晨风阁校刊，为《晨风阁甲集》之一，而书目集中不列此种，不知何以析出单行。所记游览，始自道光庚子，终于咸丰己未，于湖塘风物之美尤三致意。自序云，同治壬戌，客居京师，涕泪幽忧中，间取昔来游赏之事一一志之，冀假虚沤以沫枯鱼，设寓食以起饿隶，后有览者，不亦[1]悲乎。盖亦陶庵“梦忆”“梦寻”之志，读之正自怃然令人起今昔之感也。

祁忠惠公著《越中园亭记》六卷，山阴杜氏编为忠惠集第八卷。末有樊廷绪题识云，此本予得之门人何南湖，南湖得之所亲祁氏。以无刻本故，乾隆间修府志，不之采入，予故宝而藏之，一以见幼文先生之性情，二以备府志之遗忘。案嘉庆《山阴志》书籍门中录有此记，亦正樊君所采访者也。宣统末《绍兴公报》附登此记，为《越中文献辑存》书之九，所据似别一抄本。原记卷六末有城北未游园五处，但文大半残缺，辑存本未列，且雠校亦未尽善，惟卷末缺文稍可互相补正。东海郁蓝生旧序，据杜君按，郁蓝生为馀姚吕天成别号，天成著有《越园纪略》，见孙月峰《居业次编》，是篇当即吕氏自序，忠惠取以附载书中，非为此记而作。闻此记与《寓山注》皆曾刻有单行本，似系安越堂平氏所刊，但亦未得一见之也。

---

[1] “亦”原作“其”。



越中砖剪文录

读书杂录（二一）

1916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越中古甓见诸记录，以郑缉之《东阳记》、顾野王《舆地志》为最早，以后方志金石诸书，代有所益，总计可九十品。大都冢墓间物，只记年月姓氏，多一二十字而止。今择其最长者录之，亦斐然成章，且为故乡文献之一，所可宝也。

东汉建宁买山剪

建宁元年正月山阴潘延寿墓剪

兄弟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凤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建宁元年正月，合剪大吉，左有私约者当律令。

王继香《越中古刻九种》云：右剪光绪甲申出萧山县东杭坞山古圹中。五凤里见《嘉泰志》，即今山阴北乡安仓镇。安仓今作安昌，其地尚有马卫桥可证。

吴神凤买冢莂

神凤元年三月六日，孙鼎作莂。

会稽亭侯并领钱唐水军绥远将军，从土公买冢城一丘，东南及凤皇山巅，西极湖，北极山尽，直钱八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凭，有私约者当律令。大吴神凤元年壬申三月破莂大吉。

《古刻九种》云：右莂不审何年出土。凤皇山在杭州府南，其人史志无文。其字体隶楷相杂，遒劲可喜。

吴贺齐墓砖

徐州牧贺齐墓，会稽山宇九亩半，正向赵良北道，左界馀姚虞公墓，凭石□临道东侧溪水之阳，北邻太原家庙丘墟（下缺）

罗振玉《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云：右吴贺齐冢记，刻砖上，楷书五行，每行十字至十馀字不等，末行已残，仅一势字可辨。贺齐《三国吴志》有传，齐山阴人。此砖不知藏谁氏，殆吾越出土者。书法宽博朴厚，字仅三分许而有寻丈之势，极似钟太傅。孙吴遗刻存世者，仅受禅国山碑及窆石残字与谷朗葛祚两刻。窆石本在吾越，今又得此，吾乡古刻，可为富矣。

晋太康买地莂

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东极阚泽，西极黄滕，南极山背，北极于湖，直钱四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凭[1]。

---

① “凭”原作“任”。

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对共破莂。民有私约如律令。

《徐文长集》卷四云：柳元谷以所得晋太康间冢中杯及瓦券来，易余手绘二首。详玩右文，似买于神，若今祀后土义，非从人间买也。二物在会稽倪光简冢地中，于万历元年掘得之。地在山阴二十七都应家头之西，尚有一白瓷狮子及诸铜器，铜器出则腐败矣，狮尚藏光简家。案此券归山阴童二树家，久传已佚。方若《校碑随笔》云，后归粤东温氏，然则尚在人间也。

晋王献之保母砖志

郎邪王献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广汉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归王氏柔顺恭勤。善属文，能草书，解释老旨趣。年七十，兴宁三年岁在乙丑二月六日无疾而终。中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閍冈下，殉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植双松于墓上，立贞石而志之。悲夫！后八百馀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焉。

案：右志以宋嘉泰壬戌六月出山阴黄閍古圹中，始末具详《金石萃编》及《越中金石记》。黄閍旧志无考，《古刻九种》云，黄閍岭俗呼会稽山，去谢墅山步约十五六里。官山嶴圣姑庙前有宋嘉祐二年界碑，有曰□至会稽县黄祊村，可证也。



三老碑考证集录[1]

读书杂录(二二)

1916年6月20日起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5、16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馀姚汉三老碑，为浙中最古石刻，唯出土最晚，故金石志记不见著录。今就见闻所及，集录各家考证，以备参校。后有所见，当续录焉。凡十有一事：

(一)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

三老讳字忌日记，八分，无年月，浙江馀姚。

(二)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三老讳字忌日记，分书。赵㧑叔以记中忌日均在建武年，附建武朝。然分书波磔，决非东汉初年之物，移入汉末。

---

① (七)至(九)据抄件。

（三）光绪《馀姚县志》十六

汉三老碑，高今工部营造尺二尺七寸，广一尺四寸，右横分四列，第一列四行二十二字，第二列六行四十六字，第三列六行三十八字，第四列五行二十九字，左直书三行八十二字。藏陈山周世熊家。

浙东存石，此为第一。诸生宋仁山实始访得此碑，稔周世熊有金石癖，偕之往观。世熊既得其处，夜即独乘小舟载碑还。朱观察朗然有记叙获碑事甚详。

（四）周世熊跋

先君子解组后，卜居邑之客星山下严陵坞，即汉征士严先生故里也。咸丰壬子夏五月，村人入山取土，得此石平正，欲以甃墓，见石上有字，归以告余。余往视，碑额断缺，无从辨其姓氏，幸正文完好，共得二百十七字。因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案东汉光武、晋惠帝、东晋元帝、后赵石虎、西燕慕容忠、齐明帝、魏北海王皆纪元建武，唯光武有廿八年，且值壬子。碑记其母忌日，即未必刻于是岁。字法由篆入隶，与永平建初诸石相类，定出东汉初无疑。三老讳通，邑志失传。掾讳忽字子仪，考《后汉书·任延传》，延为会稽都尉时，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称多士，如董子仪严子陵，延皆以师礼待之。此讳忽字子仪者，殁于建武十七年，时地悉合，岂即董

子仪欤?[1] 汉碑盛桓灵朝,当建武时,碑制未备,额右乜形,颇类碑篆末笔。其文奥衍,大意为子仪第七子邯追远而作。祖母母有讳字而不及氏,末云贵所出严及焦,或二母之氏欤?碑出咸丰壬子,上溯建武壬子,正得一千八百一年。辛酉之乱,贼火吾庐,亭相去稍远,得不毁。事平,碑仆于地,旁甃汉晋砖数十,如灶突然,盖贼用以作炊者。石受熏灼,左侧黔黑而文字无恙。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知海内好古家同此愉快也。

案:右跋亦见县志,今夏从友人处见手抄本,与此微异,疑系原稿,而此则后定,即魏稼孙所谓更定数十字之本也。

(五)方若《校碑随笔》

三老讳字忌日记,隶书,作四列,列四五六行,行六七八九字不等。归馀姚周氏。建武二十八年五月。

石咸丰壬子出土,归馀姚客星山下周氏。后经辛酉之乱,乱党用以作灶,石虽受熏灼,字幸依然完好。初出土拓本,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笔未损,直线外尚有石少许。近拓泐及线内,遂连末笔。

---

① 原注:吾邑董氏,盛于汉代,董昆、董春、董袤,见《太平御览》,《北堂书抄》注引《会稽典录》,谢承《后汉书》,《会稽先贤像赞》诸书。

(六)叶昌炽《语石》三

古时宗法未亡,族葬掌于墓大夫。墓道之中意必有刻石,志其昭穆之兆域,而今亡矣。唯越之馀姚新出汉三老讳字忌日记,具详生卒年月,皆在汉建武中。

道光丙午,许州民穿井,得冢中砖文五通,皆魏青龙二年造。赵抝叔曰:盖造冢时记亡者年月,与三老忌日记同意。按正定花塔寺有唐开元十五年佛座,刻唐诸帝后忌辰。盖古人忌日刻石,本有此例,特汉魏唐三刻皆近时出土,欧赵诸家所未见,故无举例及此。

(七)谭献《复堂日记》一

稼孙属余审定馀姚周氏藏石汉三老碑文。汉人最重避讳,恐祖祢久远,子孙或不知而误触,此碑当施于家庙之庭或堂,非墓碑蕴石比。文有曰:"念高祖至九子未远,所讳不列,言事触忌,贵所出严及焉,敬晓末孙,其副祖德焉。"文义明白。碑载其父母忌日在建武十七廿八两年,而为第七子邯所立石,计时相距不远。仿翁方纲年月表,当附建武后矣。

(八)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傅节子见贻三老碑拓本,碑于咸丰壬子新出馀姚客星山土中,今藏县人周氏家。其碑九行,凡二百七十字,前五行分四层横隔之,后三行总曰"三老德美喆烈"云云,字多漫漶不可辨。自来以建武纪元者,晋元帝仅二年,齐明仅五年,后赵石

虎至十四年，然于越无涉，唯汉光武至三十二年，其十七、廿八两年正值辛丑、壬子。其曰三老者，汉时卿名[①]有三老，见于前后汉书者不一。曰掾者，汉晋自公府至令长，其曹佐皆曰掾，此单言掾，则非公卿州郡可知，盖县掾也。《礼》云，内讳不出门。西汉及六朝史家间书妇人之名，然不悉出。唯范氏《后汉书》则皇后纪皆书后讳，其馀妇人亦多书名。献帝伏皇后纪载废后诏云皇后寿云云，可知当时诏策皆书妇人之名，故此碑于妇人皆书讳字，其两女亦有名，是为东汉之制无疑。其字法由篆入隶，古拙可爱。所记诸子，有名提馀字曰伯老，名持侯字曰仲雍者，亦可证当时民间固已多用二名。据称其母之忌日在建武廿八年，则此石当在中元永平间所立。浙中石刻，向以嘉庆间会稽跳山新出建初元年大吉买山题记为最古，建初为汉章帝年号，此石盖更在其前，其出土乃更后。碑额已断，无由考其姓氏，其文字体制，非表非志，疑是碑阴所题，故称之曰三老碑（原注：汉无贵贱碑碣之分），为两浙第一石也。

（九）俞樾《春在堂随笔》二

咸丰二年，馀姚客星山新出一汉碑，碑文首有三老二字，故即名曰三老碑。宗湘文观察源瀚以拓本见赠，余详其文义，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孙，此碑乃九孙中第七孙名邯者所立，以识祖父名字，且存忌日。然祖及祖母忌日，有日而无年月，亦殊略矣。所引《春秋》之义，殆即《谷梁传》孔父不名为祖讳之说，意其人乃为《谷梁》之学者也。父殁于建武十七年，则九子之

① “名”原作“各”。

生，必有在王莽之世者。莽禁二名，而提馀、持侯，名皆二字，其亦有用汉腊之意乎？名字俱备而姓氏竟不得详，当更考之。又其文字有不可识者，姑作空围记之。闻藏是碑者为周君世熊，字清泉，有释文。当求其详，并证异同也。

（十）又《春在堂随笔》七

碑云三老庚午忌日，祖母癸未忌日，但云庚午癸未，不载年月日，何于祖父祖母遂疏略如此，此必有故也。窃疑古人以干支[①]纪日，不以初一初二纪日，其家相传三老于庚午日死，祖母于癸未日死，相传既久，忘其年月，民间不知历术，安能推知其为某年某月某日乎？于是子孙遇庚午癸未日，则以为忌日，盖古人忌日之制本是如此。试以子卯疾日证之，子卯有二说，郑司农以为五行子卯相刑，此固不必问其何月也。贾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纣以甲子日亡，则有日无月，似不可通，乃郑康成、何劭公等翕然宗之无异词者，盖援忌日之例，止论干支，不问为某月第几日。如纣以甲子亡，以三统术推之，为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至次年二月五日，乃上年纣亡之日，在今人必以此为疾日矣。古人不然，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即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即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有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并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为忌日，非古矣。因三老碑而得古人忌日之制，故补记之于此。

---

① “以干支”原作“为干枝”。

(十一)罗振玉《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

三老碑末行"敬晓末孙□副祖德焉"之缺字,以前著录家皆不识。亡友邱君子蕃曩尝以为问,当时无以答。今细审之,乃冀字也。此字久不能识,一旦得之,惜邱君墓已宿草,不及告之矣,记之不胜感怆。

(十二)魏锡曾《绩语堂题跋》

三老碑椎凿而成,锋从中下,不似他碑双刀。故每作一画,石肤坼裂如松皮。非细审原石,不能定为某处字画,某处泐痕。即佳手精拓,非用小墨团加扑数四,其凹陷之笔亦都不显。方出土时,周君命工拓百十纸,但存形模。自余拓后,转语碑工张文蔚,渠如法为之,近拓乃朗晰胜前矣。

碑中义字及字右波,但刻外框,中不去空,与太室石阙前铭同,前人称为双钩,实则刻工取省笔耳。

案:右见《书汉三老碑后》篇中,唯其文实系越中访碑游记,今但摘录其与三老碑相关者如右。余所得墨本,文颇清晰,审之有充填痕迹,盖自后椎拓,悉用魏君法,以小墨团加扑矣。唯文字虽清疏,而古趣少损,或反不及初拓之有神采耳。



征求校联小启[①]

1916年1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1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校联雕虫技尔，然平仄匀谐，对仗工整，铸词运典，煞费匠心，学者宜讲习焉。征求所得，刊布本志，大雅宏达，或不以不贤识小讥之。　　怪石谨启。

① 据抄件。



检定教员与师范讲习所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四)

1916年1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1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张君梓生以论文一篇(题为《评绍兴今日之小学教育》)嘱余刊载杂志,余校阅之下,不觉心有所感。以其指绍兴教育界有学识经验两无足取者滥竽教员,致学校成绩未臻优美云云,诚可谓切中时弊至当不易之论。而莘莘学子以最贵光阴,大好心力,竟消磨于麻木不仁之教员手中,宁非大可惜哉。旋见报载教育部饬京兆地方检定小学教员之方针,有考核各科平均至六十分以上者为合格,给与证书,其有一二科合格者,仅给一二科证书,不合格者,令其入所讲习。美哉美哉,是足以除张君所说之弊病矣。

今吾绍师范讲习所早已成立,其中学员大抵由高小毕业,或私塾师居其多数。造就速成师范,以为普设国民学校之基础,自是该所本旨。第吾以为预备将来固不可缓,整饬目前尤为先务,县行政长官应先饬县视学查明现任教员未谙教育者详报县署,一俟讲习所招生之际,即由官厅召集全县小学教师,举行检定,不合格者照

京兆办法饬令入所肄业。其县视学查明原报中有不应检定或经检定不合格而不愿入所肄业者，一律不得充当教员，则教育前途，庶有豸乎。



告各公署之主办教育者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五)

1916年2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2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虑天下人之各自为政也,设公署以统治之,公署之命令,即为办事之标准,主办者宜慎重将事,何待言哉。乃近日各公署颁发教育上之功令,不但道署与省署不同,即同一公署亦有前后互异者。呜呼!地方办学人员其将何所适从耶?

记者之为此言,非无因也,有所见耳。会稽道第二联合县立师范讲习所与本县旧设师范讲习所,道饬则曰另办,省饬则曰合并,几经周折,始得确定,此其一也。本县县公署教育主任任厚甫君,任事以来,异常认真,乃前日因事请假,不知由何人代理,致批各学务委员要求调查私塾公费文内,于甲曰转详请示,于乙曰碍难照准,详同而批异,此其二也。呜呼!地方办学人员其将何所适从耶?



教科书与时局之关系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六）

1916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3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帝制发生，全国震动，学校教科书[1]亦因而改变材料，以符因时制宜之道而免抵触国体之嫌。然以仓猝之间重编改订，周转为难，故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禀准教育部，将所出各书暂行通用，并刊发校勘表随书附送，其用心亦良苦矣。今则云南事起，势成瓦解，帝号取消，民国复见。是则该书馆所发校勘表，因帝而生，亦可随帝而没也。各学校之担任学科者，可以置此表于纸簏矣。

---

① 原无"书"字，据题目增。



近今塾师之花样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七)

1916年3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3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调查私塾后，一般塾师大起恐慌，有禀请改组国民学校者，有迁入内房教授者，有乞邻出面请馆者，更有塾师与塾师互相攻讦以招罗学生者。皋比席上，花样正多，可笑亦可怜也。

吾有一诀，以告塾师：教授适宜，调查者自能认定为代用国民学校，学龄儿童亦自然趋从，毋庸禀请改组及迁入内房，更毋庸借名请馆[1]与彼此攻讦也。塾师其从吾言乎。

---

① "请馆"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学界之害马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八)

1916年6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5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学校为陶铸儿童之重地，教员负陶铸儿童之专责。故教员对于一身当保持师道之尊，对于学生应不失亲爱之态，使全体学生畏而生爱，爱而不狎，则学校教育方克有效。乃查闻城区第八校教员王元德，其在校时期，专事阿附学生，攻讦其他教员，及解约后，更率领全体学生出校，向各公署控诉校长，要求撤换。虽屡经驳斥，不知自愧，至今犹盘踞校中，未曾迁移。呜呼，以教师之资格而出此无理之行为，借髫龄之学子而忍作攻讦之器具，教育界何不幸而有此害马耶！

虽然，病之未来，应严于防范，病之已至，当急于医治。该校发生风潮已非一二日矣，事前防范之不密，至今日亦毋庸追咎。独怪有维持学务之学董，不闻有驱逐害马之详请，有[①]监督学务之官长，不闻有驱逐害马之功令。噫！亦奇矣。

---

① 原无“有”字，今增。



叹今日之争夺校董者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九)

1916年10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6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筹款兴学,为地方绅耆之良心;任劳不辞,固地方人民所崇拜。奈何攻讦校董之声,时触于吾人耳鼓耶?

私立正谊校、作新校之停办,无非为校董也,乡立东皋校、安仁校之争执,亦无非为校董也。校董一职,岂可藉以为莫大之利薮乎?抑因[1]热心过度,而为此无理之争闹乎?吾不禁为绍兴教育前途哭。

---

① “因”原作“固”。



对于提倡教育会联合会感言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十)

1916年10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6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吾绍自上届教育行政会议提出城镇乡教育会案决议后,各处学务人员纷纷组织,接踵成立者计已十数,良友濒来,吾心欣然。

夫各个人之意见不同,乃集会而互师所长,则各会中之情形或异,亦当联合以集取其成。教育会联合会之组织,其容缓乎?孙君子松有见于此,呈请县公署通令遵办,其可谓关心教育者矣,吾因书此以志感。



教育方法讨论会议决案应由县视学查察各校能否实行

绍兴教育杂志短评（十一）

1916年12月20日刊《绍兴教育杂志》第17期
署名怪石
未收入自编文集

虑各校教授之未能统一也，设讨论会以讨论之；虑各个人之意见不一也，集全县小学校校长以共决之；虑校长教员之主张或异也，则预布议案而先使研究之。以绍兴言，则绍兴县教育方法讨论会之议决案，果利用于绍兴全县小学校，而为全县小学校所当力行之也。

然就讨论会一方面言之，将议决案呈报县署，通告各校，其责任已尽，而各校之能否实行，仍未知之焉。如其不行，则讨论会形同虚设，安用议为？

虽然，吾有说焉。县视学巡视各校之际，如以各校能否实行讨论会之议决案为办理成绩之一种，则各校自然实行矣。未识主持教育行政者以为然否？



《须华勃拟曲五章》引言[①]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拟曲者，言模拟之曲。古者希腊仲春之月，举句萌之祭，歌舞迎神，以祈长养。心有所期，形于舞蹈，故模拟事物，表见其志。逮信仰转移，而礼仪未改，仅存模拟之动作，已无祈求之倾向。戏曲起原，即本于此（见英国哈利森女士著《古代仪式与艺术》）。拟曲者，亦众流之一支，希腊称“米曼巴”，盛行于中国周季，今皆散逸，唯存海罗达思作七章，余曾译其《媒媪》《塾师》二篇，载诸杂志。今所录者，为法国须华勃著，虽仍袭旧名，而别出新杼，全书二十一章，皆古艳可喜，兹选其五。旧有序说一首，曾载《越社[②]文录》中，虑亦不能启发其意趣，并不复及，世之览者，各以神会可也。

① 原无“须华勃”三字，今增。

② “越社”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婚　夕[①]

须华勃拟曲五章(一)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是灯以新蕊清[②]脂，焚长庚之前，阈上散红薇之华，儿童所未撤[③]。舞人挥其残炬，火光如指，撑距夜阴之中。乐僮幺小，复举骨笛三弄，其声清锐。舆台者至，携箱笼，中满足钏。一人敷墨于面，以方言调诙。二女子幕绛巾，方以丹沙涂手，则微笑。

长庚既上，繁华重叠掩闭。有巨酒瓮，上覆石板，雕镂有文。旁坐一小儿，莞尔而笑，足着金履，挥松枝之炬，光射暗陬。其口半启，如果之绽裂[④]。儿乃嚏，转而左向，足下金光烂然，吾知其将一跃逝矣。

猗阿！其视新妇之黄巾，珊珊其迩，女侍奉持之。其撤炬！吉

---

① 以下五篇原即《须华勃拟曲》之一至五章，法国须华勃原作，后收入《域外小说集》，案语有修改。

② "清"原作"蔪"。

③ "撤"原作"彻"，下同。

④ "裂"原作"列"。

室既具，吾将导之前。锦衾灿烂，其相迟矣。猗阿！其以灯蕊注诸芳膏，灯光腾踔乃死。其灭炬火！猗吾新妇，吾举若至胸，俾汝足弗碎阈上之芳华。——右第八。

［案］ 小儿盖指许曼，希腊婚姻之神，紫衣秉炬，结婚时呼其名以求佑。吉衣尚黄，取火焰之色也。室饰以鲜华，唯忌为新妇所践，故抱之入室。越中婚仪亦有此式，仿佛近之。



舟　师

须华勃拟曲五章(二)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倘若疑吾弗习巨桨，可视吾手及膝，都凋敝如古道具。吾知海中野草，色如蕣华，时作青碧，又识螺贝，一一知其故。有草木是含生气，其目明澈如凝脂，体若娄猪之乳，有细枝无数，亦为其口。蚌壳离娄，中有异贝，贝穿千孔，孔孔出肉足，举贝以行。

过赫拉克勒思之柱，瀛海变状，益以狂暴。

海上列岛，其地暗淡，异人居之，亦多怪兽。是有巨蛇金髯，善治其国。国中女子，指端各长一目，或有喙[1]及冠若鸟雀，或类人世。又抵一岛，其民以腹为首，见客则折腰为礼。他若圆目、巨灵、拳人[2]、地子，不复具详，其数众矣。

吾睹异物，无所诧怪，亦弗恐怖。唯一夕至斯屈拉，舟傍昔该

① "喙"原作"味"。
② "人"原作"入"。

利亚沙碛，吾方持[1]舵，乃见水中有妇人首，阖其目，发若黄金，状如湛瞑[2]。尔时吾乃战栗，惧见其目。吾知苟见其目，必转舵反棹而趣漩洑之中矣。 ——右第十。

[案] 赫拉克勒思[3]之柱，海峡名，相传本是一山，为赫所裂。峡外皆异物，非复人境。水中妇人盖指舍伦，谊云缢女，鸟身女首，舟人闻其歌，辄惑乱投海死。圆目、巨灵等皆见希腊传说，犹《山海经》所志之异物也。

① "持"原作"特"。

② "湛瞑"《域外小说集》改"沉睡"。

③ 原无"思"字，今增。



萨摩思之酒

须华勃拟曲五章(三)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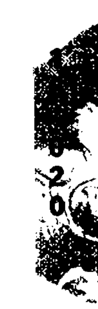
多力王命进酒三品,封贮异尊中。官奴选瓶三具,一黑石,一黄金,一澄明之琉璃,而酒监荒唐,三瓶皆注萨摩思之酒。

多力王视黑石之罂而颦蹙,破石膏之印,嗅其气曰:"此器盖凡物,尊中酒气,亦不中我意。"

王举黄金之罂,顾而赏之,启封言曰:"蒲陶赤实,其叶绚烂,器则美矣,酒犹未也。"

王持琉璃之罂,迎日光觇之,酒绛色,荧荧有光。多力王去封,倾酒于盏,一吸而尽,太息言曰:"是酒也,余所饮酒中圣也。"置盏案上,掷罂碎为千片。 ——右第十二。

[案] 多力王原名颇列列克拉台思,为萨摩思之君,生当中国春秋时,以侈富名当世,后为邻邦所嫉,劫而杀之。



昔思美

须华勃拟曲五章（四）

1916年6月刊《若社丛刊》第3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汝所见枯瘠，名昔思美，德拉多女。女幼时但识蜂与羊，长而尝海水之味，既乃为驵侩致诸叙利亚白屋。今严妆束，卧石荚中如宝像。可数其指上晶环，数正如其年。视其缠额锦丝。女于是毕瑟受定情之欷嘁[①]。其抚此玉，色惨白，攒作星斗，是昔时[②]女之胸也，是欢首之所安息。

女侧有镜，已昏冥。有银投[③]子，琥珀长针，昔用饰发者。盖女二十岁时——环数凡二十——身为宝玉奄被[④]也。

太守多资，凡以是予女，皆妇人之所贪也，昔思美未尝忘之。至今纤纤素骨，亦不弃绝金玉。

太守令建此华坟，以庇弱骨，以膏瓶泪壶绕女左右，昔思美感

① "欷嘁"原作"欸嘁"，《域外小说集》作"呜唛"。

② 原无"时"字，今增。（《域外小说集》作"之"）。

③ "投"《域外小说集》作"骰"。

④ "奄被"《域外小说集》作"掩蔽"。

谢之。

第汝倘欲知芳心之隐者，可启左手纤指，中当得琉璃小环。环本明澈，岁久而昏黯。昔思美爱之。毋多言，其知此意。

——右不列号。

［案］ 须氏全书二十章，此篇后作增入，列第十五十六之间。



明　器

须华勃拟曲五章（五）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吾以绿柳一枝，红灯银盏各一，纳吕珊兑尔墓中。

绿柳者——不一季将为尘土——使其暂念故人之情。弱草青碧，羔羊游牧，拱背穹然[①]，山曲阴凉，吾侪所高卧地。且忆人间供养，既及冬季，果蓏咸登，共相采撷贮双持[②]（壶两耳可持者）中时也。

红灯雕镂作裸妇人把臂而舞，芳膏会涸，灯之陶土亦岁久而碎。吕珊兑尔当毋忘欢乐之夜，素体横陈，灯光之所照临，炎火赤舌，亦用薙股臂柔毫，使视触增美。

银盏缠蒲陶枝叶，及黄金之实。有神挥其杖，上绕薜萝。息勒诺思之驴，鼻孔犹翕张如生。盏中时注醪醪，或醇或杂。有希阿思之酒，味染羊皮之香。有阿吉那之酒，则盛瓦缶悬风中凉之。吕珊

---

① “然”原作“尔”。

② 此处原衍“有”字，已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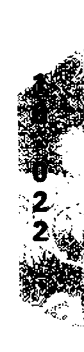
兑尔临大酺诵诗时，以此盏饮酒，是唯酒魂，乃赋以诗思，而忘其尘鞅。今其灵常在，柳当朽坏，灯亦破灭，而银盏长留墓中。彼或当举此盏，中满空虚，时时饮之，为昔欢乐极时纪念也。

——右第十六。

［案］ 挥杖者指希腊酒神拔诃思，持松实之杖。息勒诺思为其师保[1]，恒酩酊骑驴随行云[2]。

① “师保”《城外小说集》作“保傅”。

② “随行云”《城外小说集》作“从之”。



江村夜话

1916年7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7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仲秋天气，为候阴阴然，时鸟鸣虫皆应候而叹，有异夏日，如感秋气，百凡风物，咸凄然如无欢者。顾虽尽芳菲之节，而未入凋零之会，故当凉淡中，仍含和爽之意。居水乡小市，临此物华，其趣致足为[①]乐。于时田事方忙，农家丁壮多夜作陇中，车水出田，以乡间秋每苦潦，桔槔声恒彻夜不绝。老人则皆居守，夕食既已，辄就门外纳凉，据小几而坐，与邻右老翁谈村市琐事。而村人之事樵苏渔猎者，夜来罢作，亦多来共话。每当夕阳入地之顷，河滨坐人，三五皆遍，隔岸语声相闻，至三更不已。

一日，正八月之初，骤雨初过，天色转为嫩蓝，微微似有日光映岸柳塘蒲上，蒸作异色。空中西方[②]有霞如绮锦，光彩烂烂，射日脚作互斗状。村端时有数人，方据地饮酒。其处为一小原，面临河

① “足为”二字原倒错，今乙正。

② “方”原作“领”。

流，后有村人古祠一，可三楹，一塾师课童子其中。祠侧有方塘，中植茨菇，长叶甚茂，上蓄积雨，宛转如珠。塘边伏蛙至多，鸣声宏厉，与童子读书声相应。循塘侧小堤上行，则为村之中坚，双岸灯火可望，中以一桥通之。桥制甚陋，下不能容人，以村中舟皆无篷[①]，然每出入，持橹之人亦必蹲伏始过，人不以为苦也。返行自祠堂而下，弥望皆为田陇，更无居人。祠之对岸，有小舍临河而峙，盖守船栅者所居。栅以圆木为柱，锁诸两岸，横亘河身，去水可二寸，以防夜间盗舟者。平居或疏其系，使浮水上，舟来可横木而过，船底触木，隆然作巨声。守者恒自窗隙探首出，与舟人问答。秋晚村居景物，皆历历可记，吾今所述，则惟及此一事：

时饮酒者三人。一为渔父，年可五十许，箕踞，方举大卮牛饮。二人皆农，甲已老髦，头发皤然，面枯悴而皱；乙尚少壮，而举动伶俐，殊不似村农之拙陋。雨过野草润湿，三人皆以蓑衣为藉，席地而坐，中置鱼酒各一器。渔夫之舟，方系村边，以棕绳缚桨枝，植之岸上。塾师则高坐就祠堂门外，状故如拥皋比，一手挥大蕉扇，旋力扑椅后，诧曰："咄！蚊来何众，吾背且肿如王瓜矣。彼塘中孑孓滋多，化而为蚊，自不知越几千万。且祠堂梧桐树下，乃又有绿蚊甚大者，何耶？"渔父笑曰："先生饭既，在理宜少以饷蚊。吾辈方食，奚能即以分甘者？然以实言，吾虽以水上为家，顾未尝窘于蚊乃如先生之甚。"乙农曰："闻青蛙甘孑孓，塘中多蛙，宜孑孓无噍类[②]矣，今胡弗尔？"渔父曰："蛙日夜鸣，更何暇啖孑孓？若宁不见先生课童子读，不许间食，有挟瓜入塾者，辄扑而夺之耶？"先生大笑，二农亦笑。甲方食，因不觉大噎。渔父顾之笑曰："老牛贪啖，

---

① "篷"原作"蓬"。

② 原无"类"字，今增。

初不暇拂蚊虻之嘬若背，今乃又过饫而哇耶？”甲以手自拭其吻，张目嚎曰：“若诬我。先生初与若谈蚊，吾何知者。吾侪穷子，惟求入陇勿为马蟥所啖足矣，更何暇论蚊虻之幺么者，吾故弗言。顷闻若语，乃以先生为青蛙，故吾笑耳，宁呕耶？”先生复大笑。渔父曰：“若言太戆，幸先生恕，当弗见怒，否则当罚菱实一斗为吾寿。”甲曰：“吾言即犯先生，何以反当寿若？”先生面之曰：“老渔所钓白鲦，即若菱荡中物耶？”甲曰：“然。今岁时令弗佳，水涨，菱多拔根而起，或决藩而去，所收滋歉。且田复病潦，而所畜牛牲亦老病且死，恐将益丧吾资，十月纳租尚不知何若。田家苦，殊弗及先生。”先生曰：“吾居孤祠，何乐者？”乙曰：“祠中有桐，下多鬼魅，惧不祥。”先生曰：“然。祠堂本为鬼室，吾故与鬼居耳。”

渔父言曰：“若方怨菱收不稔，第是尚当恩我，非我钓鲦于若荡中者，菱且尽败弗实。”甲诧曰：“何也？”渔父曰：“吾钓鲦去，能令龟毋害菱。”甲曰：“龟自害菱，钓鲦何能为力？”渔父故作庄容曰：“否，龟自以嗜鱼来，无鱼则去矣。”甲顿悟，大笑曰：“汝无礼！我不过啖若小鱼数尾，乃即见嘲骂耶？”众方轰笑间，已见二人远远循隔堤来。时暮色虽合，而四野空青，似生虚白，渐近已可辨状。一为村农，方自市归者。一小儿，年十岁[1]许，裸体着短裤，遍身皆涂泥滓，一手提鲤鱼二尾，泼然而动。当田间放积水时，鱼多逆流而上，逮水浅下，乃匿空陇蹄涔中不能出。儿童夜就摸索，得之滋易。鱼亦可食，惟少着土味耳。渔父停饮，见来者即遥呼曰：“嘻！若来，将得甚消息来耶？”

来者曰：“无他，惟闻米又增值，且媪死矣。”甲闻之应声而呻，不知其呻为米，抑为媪也。渔父曰：“终竟死矣，冤孽哉！”先生急问

① 原无“岁”字，今增。

曰："如何？"渔父徐应曰："诺，先生，其事言之长矣。"举手擎其卮向甲曰："老友，幸为我满之，我将少润喉吻，为先生道故事也。"甲无言，为倾酒杯中，乙则眯其目而笑。来人亦至座边，置所挟竹笼地上，负手而立，曰："然，媪死矣。彼死时乃无人知，至今日地甲复来促迫，始见死廊下，旁有几，置炉香，盖方跽而祷吁，猝以殂亡者。今其家人皆去，无与为殡。邻右咸惧累，勿敢近。人言于瘗后官复须人，则为之葬者家又破矣。"先生力摇其扇，面色小变，疏髯簌簌而动。甲复呻而声益微。

渔父渐下其卮[1]，曰："先生，……彼家业之破，盖由一女耳。老农居邻村，家亦小可温饱。其人良懦无能为，盖良民也，特为性少慕荣利，为城中某富豪佃。……且有一女，少有风华，居恒自意非终为农者妇者。"乙哆其口曰："女良不恶，垂涎者果众。"渔父续曰："当是时也，老农为豪家佃，众宁不歆之。虽豪催租恶，顾农不恤，谓依怙之荣，已足偿其所失。……今年四月早稻成，例须偿租，豪子遂乘巨舟而至。舟泊村口，老农待之至谨，杀鸡作[2]黍，且见其女。然豪子何人？……吾殊弗能言其状，要之亦不言可喻，花线鸡而已。"言已，先生与来者皆笑。乙亦强笑曰："若言太刻，惧损阴德矣。"渔父曰："吾日日渔，为忒多矣，是何伤。吾今惟言农款豪子，其礼殆至隆重。豪家平日索租，无问[3]旱潦，必取盈始已，今岁忽恕，所取且不及泰半，人咸谓豪子仁也。"遂笑曰："吾则弗知，特闻豪子信宿而去。……"至是，渔父突[4]止语四顾，坐中寂然。

先生忽摇扇大声骂曰："畜产！……"众皆惊，而童子闻其师

---

① 此处原衍"斗"字，已删。

② "作"原作"为"。

③ "问"原作"间"。

④ "突"原作"斗"。

叱，大震，鱼坠草上，泼剌不止，众复大笑。渔父曰："诸语非我亲闻，盖老农见告者耳。当日吾方棹小舟，垂钓河中，农自市反，力呼吾与语。时适有鱼来，吐沫出水面，泡泡有声。吾视绳上浮子微动，方欲引之，闻呼而竿震，鱼遂逸。老农便告我以状，云将婿豪子。吾嗤之曰：'若试自镜，以若老牛，堪为豪子妇翁否？'而农言之甚庄，曰：'彼已誓矣。且人相吾女，云当贵，今其言盖应矣。'至七月，人言农女已媍，吾始信前事皆有因也。一日，见老农调之曰：'此贵种也。'农亦不愧恚。未几，随闻农入城，诣豪门有所陈白，为门者所拒，怏怏而返。越二日，即有胥役来，云以逋租事，拘其一家去，家具悉毁。惟其妻以在社祀神得幸免，第今亦死矣。被逮后，老农洎其子尚拘未释，其女一夕暴病死，盖前日事耳。……"来人曰："吾微闻发难者实非豪氏。彼豪子坐丰养厚，侍妾多人，欲得农家女，便竟买之可耳。使不然，斥不复理，农亦安能与抗？闻尔事已数见，亦何必覆其家为快耶？是盖即村人所为，昔以赛神有隙，今为豪邻阍者，故报怨耳。"

甲喟曰："人心险哉，然即不出此，农家亦破。彼女失所，农亦何以聊生？彼老牛舐犊，爱女挚也。"来人曰："第今则益弗能久矣。"甲复叹曰："然。"先生蹙额曰："衅皆由豪氏，在理宜尽法以治。"乙微笑曰："彼家有田八百亩，孰敢一嗅之者？"先生怒曰："则先籍其田八百亩！"乙曰："彼与当路皆稔，先生又胡能籍之？"先生益怒，额上血管[①]暴涨，面赤过耳，吐气咻咻[②]然。惟天色已暮，殊弗能见，使能见者，当较昔日午睡初起，见童子偷闲泅伏水步摸蛤蚌，欲执而扑之时，为尤怒也。渔父见二人欲斗，亟解之曰："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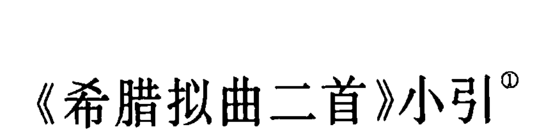
---

① "管"原作"筦"。

② "咻咻"原作"休休"。

富豪大抵皆尔，胡能峻责。第吾属农夫，胡乃欲妄与晋接，则毕竟老农错耳。且女郎为物，殊不宜家，谚云‘女郎豆田难管守’，此言滋信。而老农不谓然，且益纵之，奈何不尔。”甲恚曰：“若言又过。若无妻女室家，终日放浪江湖间，胡知此？”渔父笑曰：“死罪死罪，吾竟忘若亦有女，失检点矣。……然此亦公言，颇不能为一人左袒。”因大笑曰：“吾今又忆前事，可供一笑。吾昔浪游，去此有千里之远。侣中一渔人，亦有爱女，一日罢钓夕归，已弗知所往。明日来见吾辈，因诉此事，且曰：‘吾女素娴静，居恒见一男子便面赪奔避，不知今胡以去。’予笑曰：‘是必因老父为男子，因奔去太远，不复归耳。’”

渔父言已，复大笑良久，曰：“吾老不自爱，口业多矣。”乃捧壶而吸。甲已藉草而卧，以手支头。乙举头语来者曰：“老农今蹶，不知佃者谁继之，若知之未？”来者俯而视地，以足自蹴其笼，徐答曰：“否。”状似弗悦。先生自坐而起，摇扇徐步，行河边一周，随返身直进祠堂。时微风忽起于木末，萧萧然似有振箨之意。空际云气渐淡，西山有钩月一缕，微光欲死，下照草间。聚人皆寂不言，如笼薄雾中，盖夜将半矣。



《希腊拟曲二首》小引[①]

1916年10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10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拟曲者，亦诗之一种，仿传奇之体，而甚简短，多写日常琐事，妙能穿人情之微。古作者中，以海罗达斯为最胜，生当中国汉初，著书尽逸，二十年前始于埃及败棺中得其稿，仅存七章及断简三四而已。今译二篇，其述塾中师生及媒媪行状，历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远，所可笑也。余译此，深得余师美国泰克氏之助，敬致谢意。

---

① 小引与拟曲二首刊出时作一篇，今析为三。1934年出版《希腊拟曲》一书时，此二首都用语体文重译了一次，《媒媪》并易题《媒婆》，小引未收。

16·024

媒 媪

希腊拟曲二首(一)

1916年10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10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人物:美德列该(少妇,其夫曼特列思方远行)
　　瞿利斯(媒媪,美德列该之保母)
　　忒勒娑(美德列该之婢)
地方:在美德列该宅,主婢二人居内室中。

美　忒勒娑,有人叩吾门,可往视之,得非吾友自故乡来者耶?(忒勒娑下)

忒　(在户次)　孰叩门者?

瞿　我也。

忒　汝何人? 胡尔毕瑟,不敢前耶?

瞿　汝岂无目,不见我已前耶?

忒　汝何人?

瞿　吾瞿利斯,非罗尼雍母也,为传语主人者。

美　可命客进。(瞿利斯上)来者为谁?

瞿　瞿利斯也。

美　瞿利斯,吾保母耶,婢子可去。(忒勒娑下)瞿利斯,汝善来慰吾岑寂,有若神使。人不见汝上吾门者,已五月矣。

瞿　吾居远地,道上多泥淖,深没人膝,且吾复孱弱如秋蝇。唉,光阴追我,死影已近矣。

美　瞿利斯,毋诅汝老年。汝犹壮健,可拥欢子耳。瞿利斯,不其然耶?

瞿　汝可恣意戏谑,少年人喜嘲弄,实亦可[1]得。虽然,孺子,汝良艰辛,老于孤寂之中,独拥寒衾,渐以憔悴,其为时已几何耶?曼特列思去埃及已十阅月,未尝有一字相寄,嗟乎!彼已忘汝,湛湎于爱神之酒矣。汝知埃及全区,实亚孚罗迪谛(爱神名)之祠堂,世界万物,无不具备,富贵尊荣,声闻逸乐,帝王神女,学士狡童,文苑大庙,金盘宝玉,角觝演戏,醇酒妇人……唉,以言妇人,抑何其数之多也!吾凭幽冥女王而誓,埃及多妇人,过于天上之明星,其状皆都丽,如昔巴黎斯所遇神女。吾渎神名,甚多罪,第汝独温寒衾,何所得者?行自憔悴以死,无有知者,芳菲之时,瘗于灰烬。今可善自遣,姑易行二三日,别求新友,自行乐耳。汝知一舟一碇,未为安泊,一旦曼特列思殂落,百事皆已,人死不能复生。孺子当知暴风起于清和之日,无人能知未来事者,青春之时,倏忽已逝。……顾邻无人耶?

美　无人也。

瞿[2]　然则听之:巴泰戢雍妇[3]摩多勒尼之子格吕罗思(本谊

---

① "可"原作"何"。

② "瞿"原作"曼"。

③ "妇"原作"女"。

曰豚),角力者也,已得五胜。一在亚颇罗之祭,时犹未冠。次在珂林多斯海神之祭,两胜少年。复次在阿灵丕亚大祭,以拳技胜两壮夫。其人富裕,性温柔,不扰一草木,且未尝溺于妇人。其行坚实可信,密如符印。当密舍降生祭日,得见汝颜色,乃忽生眷恋,发为狂易,战动如海波,日夕不去吾户,唯呻吟叹息,呼吾为阿母,几为情死矣。孺子可听吾言,但作此小孽以为惠施,且及时善事爱神,惧年光之不汝迟也。汝于此可得二益,既可行乐,复得馈赠,其重思之,善听吾计。嗟夫摩拉(运命之神),吾言实为汝,唯以爱汝故耳。

美 瞿利斯,汝星星白发,殆已尽夺汝智矣。吾凭地母而誓,使他人敢以此言进者,必不忍受,吾当诲以邪说惑人之道,使跛行而去,怨吾阶陛也(足创不便□升,故恨及阶陛)。保氏休矣,毋以是言来,是不能动主妇之听闻,但可持语女郎耳。毕谛思女美德列该,将自温其寒衾,无相扰为;曼特列思亦当毋以妻故,为世人所指点者。虽然,语有之,言近而旨远,不其然耶。忒勒娑!(忒勒娑上)可拭酒缶,注酒三升,和以水,授媪牛饮之。

忒 瞿利斯,今饮之。

瞿 予我酒。吾今日岂以诱汝来,实为招汝赴宴耳。

美 吾知之,此汝所以甘吾旨酒也。

瞿[①] 吾祝汝酒当大熟。善哉地母,瞿利斯未尝得饮旨酒如美德列该家酿也。孺子其多福,善自珍重。吾亦愿吾二女密多尔、黎西美,终吾生时,永永少好也。

① "瞿"原作"美"。

塾　师

希腊拟曲二首(二)

1916年10月1日刊《中华小说界》第10期
[译文]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人物:阑比珂思(塾师)
可泰洛思(弟子不受教者)
可加罗思　佑谛思　菲洛思(并弟子)
美德洛谛美(可泰[1]洛思母)

地方:在阑比珂思塾中。师方课读,美得洛谛美牵可泰洛思上。

美　阑比珂思,师倘能为我惩此儿,司文之神会当锡君福祉。其痛抶之,至魂自口出而后已。嗟夫!小子且以投钱之戏毁吾家矣,掷骰犹不足,渐益即于下流。彼不能告我塾师之居何在,或孰为月晦当纳束脩之期,纵吾嘶号如难奈珂思(古王预知洪水将至呼号吁天者),亦卒无效。但熟知博场所在,阍侍逃奴之所止集,且能

[1] "泰"原作"寮"。

引他人入其地也。其所用简毕，吾每月为蜡之(简毕如今石板之属)，乃横陈榻前，颦蹙而视，如见冥王，且未尝有所书志，唯搔爬致蜡尽去。而骰子则常卧囊底，光滑泽润，过于日用之油壶。教之识字，即汝咆哮及六七过，乃犹未识字母之首字。三日以前，其父教之书摩伦(古英雄名)一字，而彼乃写作西蒙(俗称无赖子之通名)。吾不禁自诅我愚，乃多令读书，不使习饲养骡马也。顾吾昔日所望，老髦之时有所依恃耳。其父耳目已弱，或命代诵经文，乃点滴而出若漏卮，曰"亚颇罗……畋猎……之……神"，是则吾家老妪，虽不识一字，且能言之，即走卒家奴亦能之也。吾倘一扬声谴责之，便尔逃去，三日不上门，就其祖母居。不然则攀援登屋，倒悬下覗，有若猿猴，令吾见之心伤。第吾非以此子为念，特以屋瓦碎裂若饼然，比冬日至，吾当忍泪以偿，一瓦百钱。邻右传语，且谓美德洛谛美子碎人屋瓦，而人言实诚，以是吾家长贫，无以为食。师且视其衣，长日行林薄中，都成蓝缕，见者将疑为乞儿。小子熟知每月初七二十之期(皆希腊祭日)，终夜卧思游宴之乐，至不得寐。今也，阑比珂思，君倘欲司文之神锡汝富贵者，当笞此儿若[1]干数。

阑　美德洛谛美，无多求为。即微汝言，小子亦当得其罚。佑谛思来，汝可[2]加罗思、菲洛思，可速往负小子至，如亚克绥思言，月已中矣。(俗言有舟师亚克绥思，且不事事，及夕乃力作，常言曰，姑待之，俟月之中也。)可泰洛思，闻汝懿行已久，汝胡勿掷骰自娱，如汝同塾儿所为，乃犹不足，欲往博场学投钱耶？吾今当柔汝，使温顺如女郎，至不能动一稻秆，即欲戏不得尔。其与我牛尾之鞭，是吾杖中最巨，恒于密室中痛抶顽童者。速与我鞭，无待吾怒发

---

[1] "若"原作"如"。

[2] "可"原作"牵"。

也。

可 嗟汝阑比珂思！吾凭司文神女及汝长髯并汝爱女古谛思之名，乞汝勿以巨杖挞我，他鞭唯命，幸甚。

阑 不然。小子可泰洛思，以汝奇顽，人莫能袒，纵在异域，其地有鼠食铁，陈汝奴市，将售诸人，恐估人亦不能强词揄扬汝美也。

可 然则汝将挞我几许？

阑 此非我事，但问汝母可矣。

可 阿奶，将笞汝小子若干耶？

美 仅汝背所能当耳。（阑比珂思笞可泰洛思。）

可 嘍！且止！阑比珂思，笞已足矣。

阑 然则汝悛乎？

可 然。吾不复为恶。阑比珂思，吾凭神女誓之矣。

阑 小子喧嚣乃尔，倘不止其呼号，会以枚勒汝口。

可 诺，吾已默矣。吾愿汝勿笞我至死。

阑 可加罗思，今可纵之下。

美 阑比珂思，勿遽止，当挞之至于日没。

阑 第小子背已青黑如斑蛇矣。

美 然则荒学之罪，当作何论？其迹较微，可更与二十杖，纵彼誓言此后当善读如文昌神，亦勿听也。（可泰洛思奔去，吐舌嘲其母。）

阑 今汝见纵，又得伸舌舐蜜，任所欲矣。

美 吾返家当诉诸老人，且将往求桎梏，使司文之神观小子缧绁而舞也。



荷马史诗[1]

一蓑轩杂录(一)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希腊诃美洛思，旧译荷马，著有史诗二篇，为欧土最古之诗歌，今人多撮录其本事，以教童蒙。近林琴南从英人包尔温氏本译为华言，曰《秋镫谭屑》。其一云《织锦拒婚》，述阿迭修斯之归家；其二云《木马灵蛟》，即伊里翁隳[2]城之事也。古代异域之书，多以神话为之基本，其意隐晦，不能即憭，则率以神怪二字了之，以为文人好作荒唐之言，本无可稽也。实则神话之作，本自天成，其所依据，乃在民族之信仰及习俗，故神话与宗教相系至密。生民监于自然之神秘，自由畏敬而生拜物思想，生[3]死老病之无常，形影梦幻之不测，而精灵信仰益以完具。当此之时，如为述故事，相告语曰，有神降于庭，鬼哭于野，木石能言，人兽为婚，当无不信者，以与其所信

---

① 自此至(17・004)原总题《一蓑轩杂录》，今析为九篇并分别加题。

② "隳"原作"堕"。

③ "生"字前原衍"先"字，已删。

者合也。逮文化渐进，政教改易，而旧说流传，犹仍其故，后世之人，乃至读之莫明其指，此神话之所由多误会也。自英人阑士以人类学法解释神话，乃始了然，其法以[①]当世蛮荒之礼俗，印证上古之情状，而知凡是荒唐之言，皆本根于事实。能得此意，则读神怪之书，自当别有会心，而不以其稚气与妄言为可嫌矣。如史诗言伊里翁太子巴里斯牧羊于伊陀山中，阿迭修斯归时太上皇赖耳台斯方耕田宫外，率尔一读，宁不可笑？要知当时之王，无以胜于今日之酋长，则其躬自耕牧，亦何足怪。更视诗语，非特不觉唐突，且反愈益趣味深长矣。

英国麦恺洛克著《小说之起源》，哈德阑著《童话之科学》，阐陈此谊，至为浅显。欲明古文学中神话传说之意义者，于此求之，有馀师矣。

① "以"原作"之"。



条顿神话

一蒉轩杂录(二)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条顿神话中有所谓仙人者，高约尺许，绿衣绛巾，貌若老人，性好戏弄，恒居坟垄中，或依附人家。索士比亚所著曲《夏夜梦》(林译《吟边燕语》题云“仙狯”)之迫克，《风暴》(林译《飓引》)之爱理尔，即可为其代表。爱理尔歌曰：

蜜蜂吮华，余吸其馀。
荼蘼之朵，为余卧榻。
夜鸱鸣时，余蹲居而不动。
闲跨蝙蝠之背，以遨游四空。
长夏既至，繁华满枝。
余牧居其下，其乐陶然。

殊飘飘有仙气，为索氏佳什之一。

案此种精灵传说，盖为土民客族之变相。民族争长，弱者败绩，远遁[1]深山，然犹时见形迹，为居民之所畏忌。时日渐远，遂附以神异，或变为巨灵，或退为侏儒，实亦第苗瑶之属耳。唯耳濡目染，渐由想象而生幻视，故英国乡人小儿，多有见幺么仙人，作种种游戏者。培林戈尔特著《民俗研究》，自言幼时出游，曾见数小人，长约尺半，跳跃马前，唯时车行野外，沙石铺地，又坐车沿，烈日当头，故相映照而生幻觉，所见之状，则一如世俗所说者也。

十二世纪末，纽堡威廉著《英国编年史》，记有一事云：英伦东部，乡人于林中得二小儿，形体不异常人，唯肤色纯绿。有凯因氏收养之，投以谷食，皆不取，见有蚕豆，始欣然取而生啖之。其一人男也，郁郁病死，一为女子独存，渐习粒食，绿色亦退，后适人生子，唯行多不检。自言其族皆绿色，居深林中，不见阳光，终日如黎明。一日出游，行少远，闻钟声，喜而迹之，至一穴口，匍匐而出，为日光及外气所中，昏厥不省，乃为人所得云。此颇可证俗传仙灵之本有其物。近又在印度大林中屡得狼儿，见石庚诸家之研究，则此中古之纪载，故亦当可信赖也。

---

① “遁”原作“遯”。



英国俗歌

一蒉轩杂录(三)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英国有一种俗歌,名巴拉特,多主记事,故与普通言情之民谣异。其原始不可考,美国庚密尔诸氏谓民众赓歌,口占而成,英人汉特生等以为不然。盖始亦个人之手笔,递经传唱,代有损益,乃成今状。法人巴里博士释之曰,俗歌盖中古时歌人所作,多取材于民间传说,武士故事,先代歌谣,及当世事实,但一经镕铸,自呈彩色。又或出于作者想象,邃古之初,文化未立,信仰礼俗,皆近蛮野,遗风残影,留于人心,因以流入诗歌,多奇古之致。其说最为简明。俗歌本只口授,后始有人记录之,美国却尔特教授辑十卷本最完善,总三百馀篇,中多佳构,唯传译虑失其神气。兹述其一,大意云:

今日风兼雨,余有所欢,已卧冰寒墓中。(一解)

余将往坐墓次,悼吾所欢,历十二月有一日。(二解)

（右男所言）

一年一日已过，死者乃言：

孰坐墓次涕泣，令吾不得眠。（三解）

（右女答）

余坐墓次，令汝不得眠，

余来求得一唼汝土冷之唇吻。（四解）

（右男答）

汝求唼吾吻，唯吾呼吸有土气，

倘一唼吾土冷之唇吻，汝命且不久长。（五解）

园草青青，吾侪昔共游之地，

芳华鲜艳，今枯于枝上。（六解）

花枝枯槁，心肝亦摧，

汝且善自遣，以至见召于地下。（七解）

（右女答）

辞旨凄婉，颇有古意。案：俗谓生人过于哀悼，令死者不安。一歌云，有兄见形于其妹，语之曰，汝泪湿吾葬衣，永不干燥，令吾寒冷，不得安卧。又有儿乞母弗哭，谓在冥间以一瓶贮泪，今量太重，不便挈之与群儿戏云。神怪之事，多以十二月有一日为期，盖由于奇数之神秘，犹中国之言七七四十九日也。



日本之俳句

一蒉轩杂录（四）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香山苏子谷编《文学因缘》，序有云，“夫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良，况诗歌之美，在乎节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可谓知言。

余观于日本之俳句而益信。其简单微妙处，几乎不能着墨。其体出于和歌，但节为十七字，以五七为句，寥寥数言，寄情写意，悠然有不尽之味，仿佛如中国之绝句，而尤多含蓄。如晋宋间句①，“池塘生春草”及“暧暧远人村”等，可以喻其音②韵。

英人赫伦，后归化日本，从妻姓③曰小泉八云，著《日本杂记》，其“小诗”一章中有云：

---

① “晋宋间句”原作“宋晋问句”。

② “音”原作“人”。

③ “姓”原作“性”。

日本诗歌之原则，与绘画相合。歌人用数单字以成诗，正犹画师之写意，淡淡数笔，令见者自然领会其所欲言之情景，其力全在于暗示。倘白描着色，或繁辞缛彩，反失之矣。盖其艺术之目的，但在激起人之神思，而非以大餍[1]饫之也。故读佳妙之短诗，如闻晨钟一击，幽玄之馀韵，缕缕永续，如绕梁而不去。

其言颇透辟。

俳句以芭蕉及芜村作为最胜，唯余尤喜一茶[2]之句，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至于俳句翻译，百试不能成，虽存其言词，而意境迥殊，念什师嚼饭哺人之言，故终废止也。

① “餍”原作“厌”。

② “茶”原作“荼”。



日本之盆踊

——蕢轩杂录(五)

1916年6月刊《叒社丛刊》第3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每岁以中元节祭祖，日本亦然。于先二日为莲叶饭，招客宴[①]飧，又遍赠亲友。列先祖牌位，设精灵棚，具茶果香华种种供养。燃灯笼，焚苎壳以迎神，至十五夜复送之，称盂兰盆供，俗率简称曰“盆”。乡间于十六日夕，多聚男女舞于野，明灯击鼓，歌呼相和，名曰“盆踊”。

盆踊歌词，各地互异，检《歌谣类聚》《俚谣集》诸卷，颇多佳作。如相模歌曰：“曰来，曰来，瞻望河下，不见伊人，但见蒿艾。”筑后歌曰：“三里柴山，二里荒河，曰是跋涉，为谁之故?”萨摩歌曰：“夜色虽暗，欲行斯行，伽罗之香，导汝以前路。”肥前歌曰：“嗟汝萤火，昼匿影于草际，夕秉光于路歧，为行夜者作明月。”皆有中国子夜之流风。唯不易移译，只举其数章以见一斑而已。

---

① “宴”原作“晏”。

外国之童话

——萤轩杂录（六）

1917年4月刊《叒社丛刊》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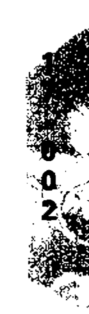
童话者，艺文之一种，其源最古。在未有文字以前，文化渐进，民或采其美粹，融成英雄神话，如希腊阿迪修思故事，流传为诗。而纯朴野人，则犹口相传授，不失其旧。西方童话，亦散在民间，近始辑存之，如德格林兄弟所编书，最闻于世，此皆自然童话也。路易十四时法人始有仿之为小品者，假其旧式，以抒新思，人称曰文学童话，如陶耳诺夫人所著，今犹通行。英国有铿斯来、凯洛尔，各著数书，儿童喜诵之。又有摩陀那尔特著《幻景记》，寄其神秘主义。而丹麦人安兑尔然最有名，作书若干卷，各国传译殆遍。近见荷阑人亚罩著《小约翰传》，则托罩思于丽文，渊微幽妙矣。法之孟代，英之淮尔特（亦作王尔德），亦有著作，皆极优美。孟代书曰《纺轮小话》，淮尔特书二，一曰《榴实之家》，一曰[1]《安乐王子》也。

各国童话，靡不自具特色，足以见风物人情，而以俄国之秾厚

---

[1] “曰”原作“日”。

瑰奇为最。若文人之作，行辞抽思，悉本文心，故复盎然多诗致。异国初学人，读之甚适，视诵近人通俗小说，较为佳胜，得益亦多。尝思中国旧来，鲜知自然之美，虽风花雪月时时见于诗句，而信能欣赏物色，于是中得少佳趣者，盖复寥寥。童话取材，不离天然，虫言鸟语，莫不可亲，至足以涵养童心，进于优美，而教训所予，尚其次焉。中国童话，自昔散逸，儿时所闻，仅有《蛇郎》等数则，又未经识者搜集，虑不更越一世，将尽湮失，亦可惜已。见英人辑译本，则其中所录，皆未前闻，意其采自闽粤。童话亦因地而异，越之童话，将亦越所独有欤？搜而存之，是诚益不可缓者矣。



安兑尔然

——黄轩杂录（七）

1917年4月刊《叒社丛刊》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安兑尔然以千八百五年生于丹麦一小岛，十二岁时丧父，母为人浣衣以自给。越二年，独行至都，落魄无所寄。有珂林思者见而奇之，为言于王，予以官费，令肄业。阅六年，乃入大学。至三十五年，著小说曰《即兴诗人》，叙意大利物色甚美，为世所称。同年出童话一卷，中凡四篇，皆温雅美妙，为世希有。安兑尔然之名乃从此立，时年三十也。尔后每岁继出，至七十二年止，总可百五十种。此他所著小说传奇尚多，顾其天才所见，乃在童话小品，今古文人，莫能与竞也。七十五年春，为安兑尔然七十生日，国人为建铜像于京，且设大酺以祝，又集十五国语翻译所作童话《母》一篇，合刻一书，为之记念。而安兑尔然时已病，是岁八月乃卒。

安兑尔然颀身长臂，貌不甚扬，性和易坦白，有如童稚，而少刚果之气，故论者谓安兑尔然七十生涯，未脱童时，短于常识而富于神思。其所作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

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其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据诺威人波亚然著《北欧文学评论》）其词句简易，如小儿言，而文情菲亹，喜乐哀愁，皆能动人，且状物写神，妙得其极。其叙鹅鸭相语，使鸭鹅信能言谈，殆必尔矣。他如一草一石，一针一带，亦各具性情，不能相假。

其书实涵异美，鲜可方物。有如山川物色，倒[1]影水晶球中。或如小儿研皂角吹作水泡，色如虹彩，若欲以理数推寻，触之以指，便立消散。又或迷离如在梦境，见诸异事，令人怡悦，而忘[2]其怪诞。（波氏说）故童话一物，实为纯粹艺术，而亦安兑尔然诗中之英华也。（德人诃伦著《北欧文学史》）中如《丑小鸭》《一荚五豆》《皇帝之新衣》《鹳》皆佳。又有《阿来路克阿亚》一篇，阿来人名，路克阿亚此言锁眼，盖丹麦梦神之称，儿童将睡，阿来即至，吹雾面上，锁其目，为之道故事，则即夜中所见之梦也。是篇凡分七章，记哈摩尔七日所梦，其文迷[3]离恍忽，曲尽梦境之妙。别有《无画画帖》一卷，为千八百四十年作，记月自叙所见，凡三十三则，亦类童话，而特多诗趣，复兼绘画之美。古人称画为无声诗，则此名无色之画，正称其实也。

---

① "倒"原作"到"。

② "忘"原作"忌"。

③ "迷"原作"迷"。



波阑之小说

——黄轩杂录（八）

1917年4月刊《叒社丛刊》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波阑富于文学，唯以语言隔阂，不见知于异域。克拉绥夫斯奇著历史小说，仿佛司各得，外国多传译之。稍后有显克微支，著《何往》一书，大为世赏，声名满天下，亦波阑之荣誉矣。

显克微支名亨利克，以千八百四十六年生于奥属波阑。初作小品，描写民间疾苦，以诙谐之笔记悲惨之情，至为动人。九十六年著《何往》，叙奈禄王时新旧宗教之冲突，又作《历史三部曲》，亦有名于时。唯其杰作，乃在小品。丹麦人勃阑兑思著《波阑文学论》曰：

亨利克显克微支，系出高门，天才美富，文情悱恻，而深藏讽刺。所著《炭画》，记一乡妇欲救其夫于兵役，至自鬻其身，文字至此，已成绝技，盖写实小说之神品也。又《天使》及《灯台守》诸小品亦极佳胜，写景至美，而感情强烈，至足移人。晚

近模拟大仲马作历史小说，叠出不穷，因是而得盛名，且获厚利。唯余甚惜之，所为不取也。

余在东京时，收得其小品全集读之，凡二册二十八篇，皆美人寇丁所译。寇丁初不通波阑文，以慕显氏著作，始自学习，因尽译其书，亦可谓有志者矣。余曾转译之，曰《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炭画》，凡五篇，殊不能传其神采也。

显克微支又竭力于波阑独立运动，故为俄国所忌，亡命美洲，后至瑞士，以一千九百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卒，年正七十也。



日本之浮世绘①

一蒉轩杂录（九）

1917年4月刊《叒社丛刊》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日本绘画，初多模拟唐土，不自成家。后堀川天皇时，藤原信实始创大和风绘，其孙土佐守经隆立为土佐派，传至光信，业始大成。光信弟子元信别立狩野派，皆日本画也。岩佐又兵卫画仿土佐，而多写时代风俗，启浮世绘之端，人称之曰浮世又兵卫。菱川师宣继起，初作浮世绘本刊行于世，又有一枚绘，即为江户锦绘之起源。往昔画人多仿汉风，但书别号而不名，师宣始自署名字，题曰大和绘师。盖浮世绘至菱川而独立，始成日本固有之美术，至今不替。其后有岛居、铃木、歌川诸家，各自名世。及喜多川歌麿出，时称极盛。次有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皆自成流别。明治之世，绘师尚多，举其著者，如尾形月耕、镝木清方等，今尚存，此绘史之大略也。

浮世绘多以木板印行，不若墨迹之名贵不易得，故民间流行至

① 本文1942年7月17日又由作者重录一遍，文字有修改。

广。绘皆线画,曲线柔美,色彩秾丽,雕镂模印,靡不精妙,一纸之画,实合三人之力而成,可谓缜密矣。盖浮世绘者,原日本独有之艺[①]术,而木刻之技亦所专长,为世希有,故可贵也。中国仇十洲、费晓楼善画士女,顾鲜[②]得见其真迹,且剞劂不良,试披通行图籍[③],皆索然无生气,美人之目,多见圭角,他可知矣。

日本昔慕汉风,以浮世绘为俚俗,不为士夫所重。逮开关后,欧土艺术家来游日本者,始见而赏之,研究之者日盛。日本近亦有提倡其事者,模刻古人名作,成《浮世绘鉴》十馀卷。[④] 二三十年来,浮世绘册价日[⑤]腾贵,如喜多川作原版《鲍取图》三枚,海外时价[⑥]千五百金,可谓不廉。日本有新板翻刻,每枚值数十文[⑦],其精美不亚原本也。[⑧] 余于浮世绘,知识亦至浅鲜,但记数言,为之绍介。

---

① "艺"重录稿作"美"。

② "鲜"重录稿作"希"。

③ "籍"重录稿作"画"。

④ "有提倡其事者,模刻古人名作,成《浮世绘鉴》十馀卷",重录稿作"有发愤兴起,编刻古人图籍,刊杂志,提倡其事者"。

⑤ "日"重录稿作"目"。

⑥ "时价"重录稿作"市值"。

⑦ "文"重录稿作"钱"。

⑧ 以下文字为重录稿所加。



《笑报》所载杂文目[①]

1917年3月7日[②]作
手稿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笑话考（甲寅四月初六日）

读《孽冤镜》题词（同初十日）

绍兴奇丐传（同十二又十四日）

淫书杂说（乙卯三月廿一、廿三、廿八，四月初三日）

接吻考（同四月初十日）

缠足考（同十九日）

怀陶君焕卿（同九月十六日）

修造兰亭之商榷（同十一月十八日）

改元与更名（丙辰正月十三日）

寺僧毁学之闲评（同十四、十五日）

---

① 据手稿。

② 周氏日记本日记云，"检阅《笑报》所载旧作，甲寅以来凡三十五首"，本篇应作于此时。

角先生考（同十六日）
最近小说界之趋势（同廿六日）
新因果说（同廿七日）
僵尸考（同二月初七日）
女学商兑（同十一日）
采补辨（同初十日）
学生时代之回忆（同三月初八、初九、初十日）
清明日游南镇记（同初七日）
豆腐说（同四月初十、十一日）
乌龟考（同十二、十三日）
朱天君说（同五月廿三、廿四日）
读旧小说之效用（同六月初一、初二日）
御女延年之批评（同七月廿四、廿五日）
绍兴长毛时事（同八月初五、初六、初七、初八日）
读《国民浅训》感言（同廿、廿一日）
不蓄婢妾说（同廿二、廿三日）
《柳塘诗思图》序（又九月初二日）
听蔡先生演说记（又十一月初十、十一日）
怀苏子谷（又十三、十四日）
学生作文之通病（又十七日）
韩非子之笑话（丁巳正月初七、初八日）
《柳塘诗集》序（又十四日）
说青川畚（又二月十一日）
《秋草闲吟》序（又十二日）
禹庙观花鸭子记（又十五日）

共三十五篇。



《一文钱》译记

1917年4月刊《叒社丛刊》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俄国斯谛普虐克著。斯氏名舍尔该，姓克拉夫罄斯奇，此其别号也，义曰大野之子。千八百五十二年生，后以国事逃亡英伦，九十七年出行触火车而卒。著书多言俄国民间疾苦，有名于时。又有小说二卷，传奇一卷，此小品一种，原名《戈贝克之故事》。

戈贝克者，俄国铜钱，值可十文。斯氏为虚无论派之社会改革家，于官僚僧侣至为疾恶，篇中所述，虽多诙①谐，而诚者实太半，特稍张大而已。戊申秋，太炎先生方主《民报》，命为撰述，爰译是文进之，载二十三期中，时以满政府禁，不得分布。次年春，同伯兄编印《域外小说集》，遂附刊二集卷末，亦流行不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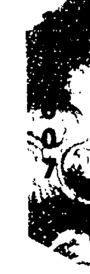
今年二月，叒社诸子以丛刊第四将次付印，来索稿，而余适将北行，匆匆不能执笔，重违其意，辄举此篇畀②之，使斯氏名著不至

① "诙"原作"诙"。
② "畀"原作"颇"。

湮没，抑亦敝帚自珍，未能免俗耳。

原作见伏尼契编《俄国滑稽小说集》中，斯氏序言系少年时作，想当在千八百八十年出亡之前，游说农民时所撰也。

丁巳二月，周作人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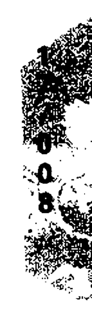
《蜕龛印存》序

1917年4月刊《叒社丛刊》第4期
署名启明
未收入自编文集

印盖始于周秦，入汉弥盛，所以封物以为验，故其文止于官守名氏。后世喜事，益多其制，向壁刊勒，古法荡然。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世稍稍景附，乃复见《尔雅》之风，至于今不绝。夫秦书八体，五曰摹印，施于印玺，汉氏因之。今秦鉨希有，而汉印时见一二，审其文字，大都方正勾曲，绸缪凑会，又能体字画之意，有自然之妙，视盘旋圆转，以曲线取胜者，相去盖远。又古之印章，执政所持，作信万国，故铸凿之事，必有世守之法度，可为后来准的。铁书之宗汉铜，固非徒以泥古故也。

岁丙辰三月，张梓生示《蜕龛印存》一卷，云是山阴杜君泽卿之所作也。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然犹神情浑穆，函无尽之意，后世日有迁流，仍不能出其封域。故欧土言图绘雕刻者，必溯希腊，凡玉物之浮雕，土缶之彩绘，

不以沉埋掩其辉光，以较后之名世著作，且隐然为之先导。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是知以汉法刻印，允为不易之程，夫岂逞高心，以为眇论哉。予于杜君未相见，唯读其书，窃熹抱守遗阙，不以世论失其故常，有同志者，因序之云。



显克维支[①]

小说丛话(一)

1917年8月20日作
手稿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丁巳暑假，旅居无事，客来辄坐槐阴下谈小说，退而记之。所言别无精意，聊为消遣之资。又客次无书，但凭记忆，错误遗漏，尤所不免，阅者谅之。

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奥属波阑人，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生，以小说著名于世。其在本国，乃尤以志士闻。盖波阑文人，大抵皆然，如诗人密克微支(Adam Mickiewicz，音正当作 Milskjevich)。显氏后任波阑光复会长，素持大斯拉夫主义，主亲俄。一千九百十六年，俄政府对波民宣言，许以独立。显氏力鼓吹之，事尚未成，以是年十月卒于俄都旅次。所著长篇小说有《何往》(Quo Vadis)一书，述罗马王奈罗时基督教与古多神教竞争事，举

---

① "小说丛话"手稿四篇，本篇原在第四，今按文末所注日期改定次序。又全稿后原有题"戈果尔与显克微支"，无下文。

世称美，与俄国枚来日珂夫斯奇（D. Merezhkovski）著《诸神之死》（述罗马王尤利安复兴多神教事）并称。又有三部小说，一曰《火与剑》，二曰《洪水》，三曰《滂·密哈尔》（滂者，波阑尊称，如曰公），记波阑累世与突厥诸族战事，世论比之司各得。美国费尔普思教授谓古今历史小说能得诃美洛思（Homeros）史诗之神髓者，唯显氏此书与俄国戈古尔（Nikilai Grsol）著 Taras Bulba（人名，记中古科萨克英雄事）矣，推崇甚至。（显氏又著有《十字军战士》《无宗旨》诸书，兹不具录。）

丹麦批评家勃阑兑思著《波阑文学史论》，则尤称其小品，称其情文兼至，悱恻动人，如《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等，而《炭画》一篇尤佳，述一农妇欲救其夫于兵役，至自卖其身，盖世间绝作也。

美人有寇丁者，慕显氏之书，自习波阑文字，卒尽译其书，可谓难矣。

显氏长于言情叙事，故作无不佳。而余尤喜其写民间悲苦诸作，尤凄婉动人。昔托尔斯多作《艺术论》，谓叶斯比亚作曲，但写富贵者之哀乐，力抵排之。英人圭勒高支（A. Quiller-lonch）作《麦克迫司论》为解其纷，以为写在上者之没落，乃文家贴衬之常法，所以增加观者之感兴。如贫儿为丐，事所常有，不足为异，若以帝王卿相之尊，以偶尔因缘乃至辱且大，则动人尤深矣。其言亦自有理。

唯更推论之：才智之士，以一步之误，趣于灭亾，固自可哀，而村市小民，安居无争，无帝王之野心，无士女之执恋，乃为社会所播[1]弄，如驱鸡鸭，宛转呼号，以就汤火，则可悲尤甚已。

《乐人扬珂》及《天使》之主人公，皆一童骙小儿，《炭画》《生计》

---

① “播”原作“翻”。

……亦皆市井细民，而其灭亡之悲哀，固无异人。巴德克以亡国贱俘驱而应战，目睹国人之槛而待死而不能救，至以酒自放，战胜返乡，见侮于奥国塾师，及临选举，复迫令举其仇，以至流离，去其乡土。以较《炭画》之勒波为麻木不仁之社会所虐，《生计》之……为自然播弄，以覆其巢，其范围有广狭，而其悲痛则等也。

且波阑分于三国，人生之苦痛，以视常人，尤有甚者，吾读……尤不能不悲著者之志也。

显氏名作，大抵惨恻无欢，而文特奇妙，能以轻妙诙谐之笔出之，愈以增其悲痛，殆如戈古尔自谓"笑中有泪"者邪！浅人不察，至以滑稽小说目《乐人扬珂》，斯失之矣。

余前译《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载《域外小说集》中。又《炭画》单行，比为火毁，不复存。《酋长》一篇，遍寄上海书肆，不纳，久置箧内，近已失之。今唯此一卷，译而公诸世耳。

（六，八，二〇）



莫泊商[1]

小说丛话(二)

1917年8月23日作
手稿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法国莫泊商著作,近渐绍介于中国。以余所见,最早为冷血译《毛白石》一篇(忘其篇名,登《新月月小说》),以后多见诸杂志中。莫氏小说篇篇可读,唯其聚会精神之作多未翻译。其《隐士》一篇,曾见之近年《小说月报》,而忘其译名。其事仿佛与《聊斋》中《董公子》相类,二人皆无意中犯其女,隐士遗产予女而出家,公子则杀女而赂鸨妇,此固东方自然之风气,然正可谓怙恶不悛者也。

莫氏为自然派名家,自言图写"卑下的事实",读其《小洛克》一篇,良为耸然。某村长人素厚重,中年丧偶,尝行林中,见幼女浴川中方起,径迷惘奔赴之,恐女子呼,力扼其颈,遂死。次日事发,罪人终不可得,人无疑村长者。而村长为良心所责,无复安时,一日伐木,拟压木下自杀,不遂。终拟自首,已投函邮筒中,而复悔之,欲求返函不可得,乃登楼自投而死。

---

① 据手稿。

人间兽性之奔突，恒破理性之防闲，乃至可畏。俄国安特来夫作《深渊》，差可竞爽。有士女相悦者，散步林中，忽为众暴徒所袭，男被击而晕，及醒，见女白身昏卧，极意调护，终亦不克自制。他如亚支波舍夫作《恐怖》，(警察长、推事、医官三人醉犯一女教员，女自缢死。官吏讳其事，曰盗案，拘门子囚之。村人群殴警察长，后兵来，夷其村。)事亦至惨厉。然非常之事，常人所不易犯，若如《小洛克》及《深渊》所言，则自好者亦或所不能禁，此所以尤可畏惧者也。

英国圭勒高支论悲剧在示人以可哀可怖，一寻常不异吾辈之人，仍以过失至入于灭亡，而其过失又复为吾辈所未必能免者，此其所以可哀也。读《小洛克》，正令人有此感想。(六，八，二三)



《脂团》与《人生》[1]

小说丛话(三)

1917年8月28日作
手稿未署名
未以入自编文集

莫氏最著名之作为《脂团》,为其最初所作,与陶台、淑拉诸家小品同登短篇集《末丹夜话》中。

脂团者,路安之倡女。当普法之战,普占路安,有绅商及家属与二尼一民党及脂团共乘一车,避难他往。晚宿旅次,其地有普鲁士兵官驻守,召脂团侍寝,女拒之,众亦愤激,怒普人之无礼。次晨众欲行,乃为兵官所扣留,次日复然。众渐怨脂团之累己,百计怂恿之,令就兵官,明日车果能行。

及脂团登车,众敛裾避之如恐或浼,隔座贵夫人自庆不与之并也。女乃啜泣,民党不平,高唱自由之歌,众病之而无可如何。车中各人,代表富贵神圣各级,而乃不及一倡。民党虽有以唧筒灭火器之条陈,且于廊下要劫脂团,然在众中已为佼佼者矣。

脂团盖实有其人,本名 Andrcenne Raguet,晚年流落,在今十

① 据手稿。

馀年前，穷困以死。

莫氏又有长篇小说数种，以《人生》为最佳。书纪一女子嫁后，不见所望神圣高洁之爱情，唯有恶俗之人欲。其夫复事游荡，初通侍婢，继复与伯爵夫人相识，一日方会于牧舍（板屋下有轮，可以移转），为伯爵推坠岩下而死。逮其子长，外出，暱一女，向其母索资，母与婢奔往，则已移去，唯留一女婴，母遂将之归。主仆坐车中，冥想人生，不知是苦是乐，读之可深长思。其描写新婚之夕，蜜月旅行之止宿，女欲得子问计于牧师之一节，皆坦然直书，不加讳掩。顾诵其书，如披科学的记载，觉其但以事实示人，不涉遐想。予尝戏称之为“正经淫书”。所见英国译本数种，多将此等处节去，似为未广。然在中国，此书全译能否得正确理解，正亦在未知之数也。

（八，二八）



俄国之战争小说

小说丛话(四)

1917年8月31日作
手稿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克利米亚之战,有托尔斯多之《舍佛斯多堡战纪》三篇;俄土之战,有伽尔洵之《伊凡诺夫日记》《四日》等;日俄之战,有安特来夫之《赤笑》,皆世界战争文学之菁华也。欧战以来,不少佳作,然可与此竞爽者,尚未之闻。托氏著此书在一八五五年,且其从军第四炮台,最称勇烈,而其书不赞美战争,唯表露其悲惨之境,晚年非战之意见,固已萌芽于此。

伽尔洵本托氏私淑弟子,俄土战兴,伽尔洵日于报章上读战争死伤纪录,为之惨痛,无有宁时,终至不能再忍,乃自投军中,冀分受人间之苦痛。后以伤退归,所作日记及《四日》,皆其所亲历也。论者谓如天假之年,必能绍托氏之薪传,乃以悲观入于狂易,一日投阁自杀,年三十三。

安特来夫多读伽氏著作,颇受影响。美国菲尔普教授谓读《赤笑》不能不忆及《四日》。《四日》记战时刺杀一埃及兵,而己亦受

伤，卧战场上者四日，历受身体、精神诸大苦痛，目击死埃及兵之腐化，终至唯见白骨露齿，着军衣，金扣烂然，悔艾哀伤，不能自已。与日本樱井氏之《肉弹》所歌舞赞美之战争，迥不侔矣。

安特来夫书中则记之曰："林际见有物色赤，浮游不定。息陀罗夫忽倒地，默然张其目视我，有血一缕自其口溢出，吾犹记之甚审。"又言："尝遇一少年兵卒，向之举手，见其失色，问曰：'汝恐乎？'忽见有血自胸流出，少年苍白之面，忽变为不可言说无齿之怪笑。——是赤笑也。"战争惨象，在肉体上者已极凶厉，而于精神上乃尤甚焉。恐怖、疲劳，多驱战士入于狂易。而此军官负创归家，终以赤笑狂死。其弟欲续成其书，亦随卒。故《赤笑》一书，以谵语终。论者谓反对战争文学中，未有猛烈如《赤笑》者也。

德人勃虑克那曰："读安特来夫著作，无一不动人心魂者。"安特来夫于一千九百〇八年著一书曰《七死囚记》，卷首署云，"呈托尔斯多伯，"以表赞成托氏废除死刑之意。书述五革命党人、一强盗、一杀人犯同日就刑，纪其犯事始末及在狱时心理的情状。安氏有致美国译者书云："吾著书之旨，在指示死刑之恐怖与不法，正直勇敢之人徒以过怀爱情，主持正义故，致罹刑戮，惨痛伤心，果为甚矣，然在蒙昧小人之缳首，其恐怖斯尤甚。吾于威尔纳与穆萨等革命党人之死，视扬生（书中强盗杀人之白痴）支干诺克（鞑靼种剧盗），伤痛之情犹为稍减耳。"观此可知安氏之意见与陀斯多夫斯奇一致，慈悲与同情充满纸上，读之感人至深，与陀氏著作相似，唯激刺极强，时不能终卷。或谓读之能令冷汗发出，殆非虚语也。

（六，八，三一）



论中国之小说[①]

1917年9月作
手稿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小说起源最早为神话，原是宗教性质，含有宇宙人生诸大问题。及言英雄事迹，贤俊逸闻，则为传说故事，转为历史性质。神话与传说虽性质有异，然人民以为事实，视作典要，则相同也。

时代变迁，传说亦一变面目而为志怪，蛮荒社会所谓民谈，儿童社会所谓童话也。同一情事，在古时属之英雄，以人为重，本为传说；及至今日，归之某甲，以事为重，则为童话。在甲地，在宗教制度，相应奉为神话；在乙地，情状不同，不明其本旨，则但以为怪谈，互相传述，用为娱乐，不尽以为事实矣。

中国小说，自古以来归入稗官，后稍变而成志怪。至于今日，犹未脱离此境。或称之曰野史性质，曰闲书性质，较为明晰。二者或分或合，为一切小说之根本。宋以前之文言小说可无论矣，就今日所知之平话言之，《五代史平话》与《宣和遗事》纯以历史为本，

---

① 据手稿，原无写作日期，因其缀于《小说丛话》诸篇之后，姑定为9月。

《三藏取经诗话》稍偏重志怪;《京本小说》之《拗相公》为故事,《西山一窟鬼》则民谈也。此四种形式虽特别,实只取《穆天子传》《汉武故事》《搜神记》《齐谐记》,而以口语演之,别无差异。

自《水浒》《三国志》而后,小说稍进步矣。虽愚民仍信关爷爷、宋押司为实事,然世间多知其为虚构,以闲书称之。由是而至清末,新旧撰著小说,其数不可殚记,然率无甚差违,皆闲书也。

近十馀年来,小说与群治之论兴。《官场现形记》而后,稍稍脱闲书之域,然欲求能称问题小说者,盖未之见也。

小说与社会改良之说,原不能谓之谬。唯世俗作所谓社会小说之人,仍以小说为闲书,但欲借闲书以寄教训,故仍多浅薄,不能甚胜于纯粹之闲书。现既以小说为文学之一种,文学之意义,由今日言之,已趋于人生之艺术之一面。故小说自亦随之转变,非仅供娱乐,或为观美,当关于人生根本问题有所关连,乃有价值可言。改良社会自亦在范围之内,唯不仅限于一部分,亦不能以皮相之解释为足。盖问题至为溥博而深切,吾人不能轻为解决,而当以研究为要也。

试举其例,如死刑问题,此实为一极重大之问题。第在中国,非特小说中未曾论及,即上下国人,恐亦鲜念及之者也。托尔斯多在巴黎见杀人,尔后力主废除死刑。安特来夫之《七死囚记》,亦即论此。法国于俄之作,尤为世所习知。死刑当否废止,在法制上别为一问题,第以人杀人,其理固大可思索。《研堂见闻杂记》载李森先捕优人王紫稼,与三遮和尚相对枷死,宛然红娘法聪,"人见之者,无不绝倒"。一般民间之感情,盖可见也。

次又如娼妓问题……[1]

---

[1] 手稿未完。



古诗今译[①]

1917年11月14日作
［译文］手稿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一）Sappho

你好象那甜频果（Grykomalon），长在枝头面发红。长在树枝上头，那采频果的不曾见。——可不是不曾见，祇是他攀不着。

（二）Meleager

你不为爱神，却祇为“死”解了你的带（女子嫁而解带）。箫声才充满了你的新房，清早却带来了悲叹。伴姑围绕着你的喜床，祇惨凄凄的不语。结婚的火把还送你往坟墓。（右咏Klearista）

---

① 本篇与1918年2月15日刊《新青年》4卷2号的《古诗今译 Apologia》作于同日，当时并未发表。有的诗后曾收入《希腊的小诗》（③ 23・051）等文，译文有改动。

(三) 无名

蒲陶青时,你拒绝了我;蒲陶熟时,你又不理我。我劝你分我一球罢,如今蒲陶虽已是干枯了。

(四) 同上

我赠你这乳香:不是要你因了他香,衹是要他因了你更香。

(五) 同上

我是 Tarsos 的 Dion,睡在此地。活了六十年,不曾娶妻,衹恨不得我的耶也不曾娶。

(六) Plato

我的爱人,你现在可正看星呵,我愿变作那星,把千百只眼来对看你。

(七) Mnasalkas

快飞的鸟,你每来这树上且休息。Pimander 如今已是瓮中的灰,这里再没有他的黏竿。　　　　(右猎人墓铭)

(八) Leonidas

可爱的燕子,你莫到这石象胸前去作窠。他杀了他自己的,怎能保护你的儿。

(右咏燕巢 Medea 像上。Medea 为 lason 妻,因妒杀其二子。)

(六,一一,一四)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评语[①]

1917年11月30日刊《教育公报》第15期
未署名
未收入自编文集

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

① 与鲁迅合拟。《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周瘦鹃译。